
武俠世界
第35年
11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是馬騰先生撰寫的俠情恩怨故事「怒劍狂龍」。婁雲樓生性殘暴，外號「狂龍」，被無辜殺害的善良百姓不知凡幾。歐陽漢生的表兄妹無端被殺，他仗劍追查，誓爲他們報仇，巧遇唐鳳璇千里追兇至開封，夜遇襲擊，歐陽漢生仗義援手，因而兩位年輕人同仇敵愾，携手追兇，却發現了案中有案，尚有幕後指使人……故事曲折迂迴，洋洋千言揮洒自如，描寫細膩，表達了幕後指使人欲置唐鳳璇於死地的原因，闡明了導致親女弑父的因果，勸導世人爲善最樂，不可不讀。

*　　　*　　　*

本期刊登的「風塵俠隱記」、「圍剿紅毛賊」之二，故事生動，內容豐富，請欣賞。另新刊載的長篇「快樂花子」，情節緊湊，文筆流暢，辛棄疾先生作品向以詼諧有趣稱著，請繼續鑑賞。

*　　　*　　　*

下期刊登石天先生精心撰著的巨型小說「望斷雲山多少路」，短篇「龍君天姥」，屆時請留意，切勿失諸交臂。

82.7.9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1期
（總號176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怒劍狂龍

新派湖海俠情恩怨故事／馬可

騰・文
飛・圖

鬧市殺人

狂龍婁雲樓手提一把朴刀，怒氣衝衝地闖入一家酒樓內，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人便劈。

首先遭殃的是酒樓內一個伙計。

那伙計可謂倒霉透頂，兇星照命。他看見狂龍婁雲樓走進來，忙趨上前去招呼，那知道他話未出口，便給婁雲樓一刀劈倒，死於非命。

第二個遭殃的是坐在櫃枱內的掌櫃，他看見婁雲樓莫名其妙地一刀殺了那個伙計，嚇得他大驚失色，禁不住發出一聲恐駭的驚叫聲。婁雲樓聽聞，立時扭頭向那驚嚇得臉無人色的掌櫃瞪了一眼，身形一轉，有如一股旋風般捲撲到那個掌櫃跟前，手起刀落，不但將那個掌櫃劈成兩爿，連那張櫃枱也給劈開來。

狂龍逞暴

店堂內的食客都給驚動了，莫不大呼小叫，驚慌失措，爭相走避，店堂內頓時亂作一團。

婁雲樓卻一聲不吭，兩眼兇光畢露，舞刀殺入店堂內，所經之處，走不及的酒客都倒在他的刀下，非死即傷，濺血當場。

只不過眨眼工夫，已有七八人浴血倒地，店堂內血跡斑斑。

狂龍婁雲樓像是瘋了一樣，在店堂內揮刀霍霍，追殺那些雞飛狗走的店伙及酒客。

婁雲樓踢飛一張翻倒的櫈子，劈開一張桌子，縱身追上一個走避得稍慢的酒客，手上的朴刀一揮，斜劈向那個酒客的身上。

那個酒客肯定躲避不過婁雲樓那一刀，會給劈開兩截，駭叫聲中，雙腳發軟，癱倒在地上。

眼看着婁雲樓那一刀便要斬在那人的身上，「噹」地一聲激响，一把厚背鑌鐵刀替那個酒客擋下婁雲樓那把朴刀，迸射出一蓬星火。

那個酒客雖然逃過一死，卻嚇得暈死過去。

婁雲樓發出一聲狂吼，手上的朴刀狂斬那個橫裏殺出來的程咬金——及時出手救了那個酒客一命的漢子。

那個漢子急舞厚背鑌鐵刀，一口氣接下婁雲樓十七刀，給震得退開兩步。

婁雲樓十七刀之後，又是一刀——第十八刀。

石破天驚的一刀。

那漢子舌綻春雷的發出一聲暴喝，奮起功勁，橫刀擋接婁雲樓那一刀。

婁雲樓那一刀乃是一招力劈華山。

「鏗」一聲，婁雲樓手上那柄朴刀雖則劈不斷那漢子的厚背鑌鐵刀，但卻將那漢子震得一屁股跌坐下去，婁雲樓手上的朴刀乘勢力壓而下，那漢子擧起橫架着的厚背鑌鐵刀，拚盡全身功勁撐着，撐得臉紅脖子粗。

無論從身形及氣概來看，任是誰也會說那漢子稍勝狂龍婁雲樓一籌，因那漢子不但長得高大，而且膀粗腰壯，比婁雲樓足足高出半個頭，配上一張紫黑臉膛，樣子甚是威猛。

此時，店堂內已走得不剩一個人，就只有那漢子跟婁雲樓在拚命。

那漢子亦是酒客之一，一個人在獨酌，看見婁雲樓發了狂般逢人便殺，看不過眼，出手阻止，那知道婁雲樓功勁之深厚，大出他意料之外，以至陷於苦撐之劣勢。

事實上，那漢子確是膂力過人，單看他手上那把厚背鑌鐵刀，起碼有三四十斤重，若沒有那份膂力，如何舞得動那把厚背鑌鐵刀。

反觀婁雲樓那把朴刀，輕多了，那知道他卻是深藏不露，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兩人相持之下，若在這個時候有人出現，出手攻擊婁雲樓，不但可以解救了那漢子的重圍，還大有機會殺了婁雲樓。

可惜，店堂內除了在力拚的兩人外，其他人為了逃命，全都逃竄精光。

說起來，那些逃得一命的人，眞要感謝那漢子的出手阻止，要不，肯定還會有人死在婁雲樓的刀下。

說起婁雲樓這個人物，在開封城內，可是個响噹噹的人物，城內的人聽到他的大名，鮮有不皺起眉頭的。

婁雲樓外號「狂龍」，其為人行事，可從他的外號得知，事實上，婁雲樓確是一個狂人，誰要是惹上他，或是他狂性大發的時候，就是皇帝老子也不賣賬，照樣動刀殺人，小孩子聽到他的大名，也會嚇得不敢啼哭。

曾經有人想效法為民除害，宰了那條狂龍婁雲樓替開封城的百姓除害。可惜，不但殺不了婁雲樓，還賠上一條命，算一算，先後有六個武林正道人物死在婁雲樓的朴刀下。

婁雲樓這一次闖入酒樓內大開殺戒，誰也摸不着頭腦，為了什麼殺人，死在他刀下的那兩個掌櫃及伙計，還有五六個酒客，可謂死得寃哉枉也。

＊　＊　＊

驀地，婁雲樓口裏暴喝一聲，壓在那漢子刀上的朴刀倏地往下一沉，那漢子撐起的手臂頓時屈曲。

「嗨」一聲，那漢子兩眼圓睜，於吐氣開聲的剎那，雙手猛地往上

撐起來。

狠勁往下力壓的婁雲樓居然給那漢子運勁往上撐拒得彈起來。

那漢子心裏方自驚喜不已，欲一刀斬向婁雲樓的刹那，胸膛上已重重地捱了一下，張口大吼一聲，噴出一股血箭，整個人翻飛開去。

那漢子是給婁雲樓一脚踢中胸膛，給踢飛開去的。

他上了婁雲樓的當。

婁雲樓猜到那漢子在他力壓之下，必會奮力反抗，果然不出他所料，那漢子給他力壓下沉的刹那，奮起全身功勁反抗，他立刻卸勁，乘機反彈起來，一脚踢向那漢子的胸膛。

他既是謀定而動，那一脚之勁，可想而知。

那漢子捱了婁雲樓那一脚，胸肋塌陷，人剛飛撞在墻下一張倒翻的櫈子上，復給婁雲樓那把脫手飛擲出的朴刀射插入身上，重重地跌落地上，雖則雙眼圓睜，却已沒了氣息。

任何人在那種情形下，相信也活不成了。

獰笑一聲，婁雲樓走上前去，從那漢子身上抽回朴刀，大踏步離開酒樓。

那漢子死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唯一知道的，他不是本地人。

＊　＊　＊

就在婁雲樓血洗廣元樓的第三日，一個女子獨自到廣元樓去飲酒。

廣元樓自從被婁雲樓血洗過後，生意大減，城裏人幾乎沒有人敢去那裏飲酒，平日高朋滿座的店堂，如今冷冷清清的，只有三幾桌酒客。

不但店家叫苦，就是那些伙計，也愁眉苦臉，提不起勁來。

酒客多，小賬自然也多，幹起來自然勁頭十足。

一個伙計看見那女子走入店內，懶洋洋地迎上前去，招呼那女子在一副座頭上坐下來。「姑娘要喝酒還是吃菜？」

那女子抬眼瞥了那伙計一眼，嬌聲道：「來三斤女兒紅，三個下酒菜。」

那伙計以為聽錯——一個女子居然要三斤女兒紅，眨眨眼，不大相信地道：「姑娘要三斤女兒紅？」

那女子用力點一下頭。「嗯！你沒有聽錯。」

那個伙計忙道：「小的聽得很清楚，姑娘請稍坐，小的這就去拿酒來。」說完，急急往放酒的地方走去。

須臾，伙計送上杯筷及三斤女兒紅，還殷勤地替那女子斟了一杯酒。

那女子從身上拿出一塊銀子，足有三兩重，遞給那伙計。「賞你的。」

那伙計頓時雙眼大睜，滿臉驚喜之色，急忙伸手一把接過。「謝姑娘賞賜，姑娘要什麼只管吩咐小的。」連連向那女子打躬作揖致謝。

說真的，那伙計在廣元樓幹了這些年，雖然時常得到客人的賞錢，但却以這一次最多，怎不教他喜出望外，心花怒放。

女子喝一口酒，擺手阻止伙計繼續作揖。「有一件事，我想向你打聽一下。」

那伙計忙道：「姑娘有什麼話只管說，小的知無不言。」

那女子道：「兩三日之前，這裏是否有近十人給一個叫狂龍婁雲樓的莫名其妙斬殺了？」

伙計點頭不迭，「有這麼回事，想不到姑娘也有所聞。」

那女子一口將一杯酒喝光，「被殺的人中，聽說有一個使刀的好漢，為了阻止婁雲樓那狂徒繼續殺人，結果亦死在婁雲樓的刀下？」

「嗯！」伙計點點頭，臉上露出敬佩之色。「咱們都很敬佩那個好漢的所為，要不是他出手阻止狂龍婁雲樓，恐怕死的人不只那個數，那個好漢捨命救了其他的人，着實叫人敬佩。」

「聽說貴店將那個好漢葬了？」那女子語聲有點激動。

「嗯！」伙計點一下頭。「咱老闆敬佩那好漢捨己救人的俠義行為，拿錢出來，殮葬了那個好漢。」

「知道那個好漢葬在那裏嗎？」女子問。

「葬在城西外約三里遠的墳崗上。」伙計道：「那日，小的也去送殯。」

一頓，又道：「由於不知道那個好漢的姓名及那裏人氏，墓碑上只好刻上『好漢無名氏之墓』七個字。」

女子待伙計說完，低頭道：「小二哥，沒有什麼事了。」

伙計識趣地應諾一聲，退開去。

那女子飛快地用衣袖抹抹雙眼，才抬起頭來，迅速地掃視了店堂內一眼，看不到有人特別瞧着她，輕輕吁口氣，繼續喝酒。

女子的酒量似乎不錯，三斤女兒紅，待到她結賬離去的時候，起碼給她喝掉兩斤有多，却看不出她有一絲酒意，那個伙計看着，不禁暗暗咋舌。

他自忖喝不了兩斤酒。

那女子離開廣元樓後，便逕自向城西那面走去，出了城，直奔向那個伙計所說的墳崗，抵達墳崗，

在崗上找了一會，便找到一座新墳，看清楚墓碑上所寫的七個字，好漢無名氏之墓，立時噗地跪倒下去，放聲悲哭起來。

哭了好一會，慢慢止住哭泣，悲痛地向着墓碑道：「大哥，阿妹不會讓你白死的！阿妹會拿那廝的人頭來祭大哥你在天之靈。」說完，連叩三個响頭。「求大哥你陰靈保佑，讓阿妹得以手刃那個兇徒，替大哥你報仇！」

驀地，「呀」一聲，一隻烏鴉自墳後不遠的一棵樹上飛起來，拍着翅膀飛向崗下。

那女子吃一驚，看清楚是隻烏鴉後，才定下神來，抽出腰間佩劍，將無名氏三個字削掉，以劍尖刻上向雄風三個字。

那漢子原來名叫向雄風。

那女子應該也姓向的了。

刻好那三個字，女子收起佩劍，合掌拜了三拜，口裏喃喃道：「大哥，待阿妹手刃狂龍，拿他的首級來祭奠大哥你的亡靈時，阿妹才一道帶備三牲祭品，重新拜祭你。」

拜罷，女子站起身來，抹乾臉上的淚水，往崗下走去。

＊　＊　＊

狂龍婁雲樓自天香院內走出來，一副滿足而又慵懶的樣子，連脚步也是懶洋洋的。

昨晚，他在天香院那個出了名的騷娘子賽天仙那裏留宿，直至日上三竿，他才戀戀不捨地起床離去。

他記起有一件要緊的事要辦。

想起賽天仙在床上的浪勁，婁雲樓禁不住嘴角綻起一抹淫笑，吐出一句話：「好一個騷貨！」骨一聲吞了一口口水。

陡地，他雙眼一下子睜得大大的，色迷迷地瞧着一個正迎面走來的女子。

那女子大約二十上下年紀，樣貌俏媚，身段婀娜，正自嬝嬝娜娜地向婁雲樓走來。

婁雲樓瞧得目光發直，直嚥口水，恨不得將那女子一口吞下去。

他想起賽天仙那具羊脂白玉般的赤裸軀體，幻化成眼前那個女子給「脫」得赤條條的嬌軀，不由一陣神迷。

那女子很快便走到近前，居然朝他嫣然一笑，擦着他的身子走過去。

婁雲樓不由神為之奪，不由自主停下脚步，扭頭回望。

那個跟他擦身而過的女子剛好亦回首瞧着，露出微笑。

婁雲樓再也按捺不住，張開雙臂，便去摟抱那個女子。

那個女子臉現驚色，慌忙閃避開去，那裏來得及，被婁雲樓一把摟個正着。

那女子驚叫一聲，伸手推拒，手上忽然多了一柄不到一尺長的利刃，疾刺向婁雲樓的腹部要害。

婁雲樓那刹那發出一聲怪叫，收腹暴退的刹那，左手一甩，抓着那女子的右臂，將那女子扯帶開去。

「刷」一下急响，那女子手上的利刃過處，仍然將婁雲樓腹前的衣衫皮肉劃出一道口子來，皮開血現，痛得他禁不住哼了一聲。

那女子手上的利刃乘勢向婁雲樓的左手刺去，逼他鬆開抓住她右臂的手。

婁雲樓不得不鬆手縮臂，避開那女子刺來的利刃。

那女子脫身的刹那，左手急襲向婁雲樓的腰脅部位。

婁雲樓嘿一聲，身形急縱起來，險險避過那女子的一掌，同時間雙脚乘勢踢向那女子鼓起的胸脯。

他那一招，可謂下流至極。

那女子臉色一沉，口裏怒叱一聲：「下流！」身形急矮的刹那，右手回削婁雲樓雙腿。

婁雲樓雙脚急收，凌空一個後翻，翻掠開去。

那女子嬌叱一聲，身形縱掠，追擊婁雲樓。

婁雲樓由於身上沒有帶着朴刀，赤手空拳，不易招架那女子手上利刃的攻擊，不得已一退再退，給那女子追逼到一堵墻下。

若是有朴刀在手，他早已將那女子擊敗。

那女子的武功算不上很高明，由於她每一招都是狠着，因此，婁雲樓於一時間應付不了。

那女子將婁雲樓逼到墻下，眼裏滿是殺機，切齒厲聲道：「姓婁的狂徒，我今日要你血債血償！」

右手施出一招雪飄梅落，但見她手上的利刃幻化成點點寒光，飛刺婁雲樓身上五處要害。

婁雲樓陡地暴吼一聲，左拳疾出，兜心擊向那女子的心胸。

婁雲樓這一着，是兩敗俱傷的拚命招數。

因他無法招架或是閃避開那個女子的那一招雪飄梅落殺着。

那女子居然不顧一切，跟婁雲樓拚命。

「呃」「啊」兩聲痛叫同時响起，婁雲樓身上有三處地方淌血，那女子則飛跌出去，口裏噴出一道血箭。

婁雲樓左右胸及腹腔部位都捱了一下，鮮血流淌，但却傷得不重。原來他在那女子的利刃刺在他身上那三處地方的刹那，亦一拳擊在女子胸脯上，將那女子擊飛開去，刺入他身上三處地方的利刃因

而無法刺得深入，只像蜻蜓點水一樣，在他左右胸膛及腹部位「點」了一下，刺入一分左右，沒有傷及內臟。

那女子却慘了，重重地捱了婁雲樓一拳，雖不至當場氣絕身亡，但也受了重傷，幾乎掙扎不起來。

婁雲樓不愧是個狂人，對於身上所受的三處刀傷，一點也不着緊，像個沒事人一樣，接連兩個箭步搶到剛剛掙扎着站起身來的那個女子身前，咬牙切齒道：「賤人！我與你素未謀面，因何要殺我？妳是什麼人？」

那女子身子擺動兩下，又吐出一口血來，忍痛强吸一口氣，總算穩住身子，右手仍然緊緊握着那把利刃，雙眸怒睜，嘶聲道：「狂徒，你無緣無故殺我兄長，我要取你人頭，祭我兄長之靈！」

婁雲樓打個哈哈：「妳以爲我剛才眞的被妳色相所迷？哈哈……妳太高估自己了。憑妳這副容貌，就算脫光了衣衫，也未必能夠令我色授魂與，妳以爲我是個未見過女人的黃毛小子？哈哈……昨晚我才在天香院內，跟那個出了名的騷娘兒快活了一晚，你這個小娘們居然想色誘我，然後乘機向我下手？未免異想天開了。不怕對妳說，我一眼看到你，便看出妳心懷不軌，妳的雙眼告訴我，妳會對我不利，於是我心生一計，裝出色迷迷的樣子，看妳如何向我下手！」

女子舉袖抹去嘴上的血漬，悲憤異常地道：「你殺我兄長，我一定要你這狂徒血債血償！」

「那一個是你兄長？」婁雲樓問：「死在我刀下的人，沒有一百，也有五十，誰是張三，那個是李四，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女子眼中噴火，「我兄長就是三日前，在廣元樓內，死在你刀下的那一個好漢！」

「赫！我想起來了，妳兄長原來就是那個不知死活，强出頭，自尋死路的傻瓜！」婁雲樓咧嘴直笑。「妳兄長姓甚名誰？」

「向雄風。」女子一字字道。

「向雄風？」婁雲樓搖頭道：「無名之輩，死不足惜！」

女子怒道：「你這個狂徒才死不足惜！」說話間，猛撲向婁雲樓，手上的利刃幻起一道寒芒，向婁雲樓的頭、頸、胸前疾刺。

婁雲樓狂笑一聲，身形急閃，施展出擒拿手，向女子的左胸及肩臂抓去。

女子拚着一口氣，身形偏閃，殺着連施，跟婁雲樓拚鬥起來。

十招不到，女子因內傷的關係，顯得有點力不從心，不但脚步浮動，招式也慢了下來。

婁雲樓覷準機會，一手格開女子的右手劍刃，左手一把攫住女子的右肩井穴。

女子悶哼一聲，半邊身子痠痲發軟，仍然咬牙拚盡氣力，利刃戳向婁雲樓的腰眼。

婁雲樓「嘿」地沉喝一聲，右手一下子擊在女子的右手腕上，將女子手上的利刃擊落地上，接出指連點了女子身上兩處大穴。

女子立時失去反抗之力，給婁雲樓制住。

「狂徒，我死了也不會罷休，做鬼也向你索命！」女子破口大駡。

婁雲樓在女子的臉上摸了一把，邪笑道：「好兇狠啊！婁某人天不怕地不怕，還怕你這個小娘兒做鬼跟我要命麼？妳已死到臨頭，還說什麼狠話！若妳好言哀求，我或會饒妳一命！」

女子怒駡：「狂徒！休想我向你哀求饒命！殺啊！只管殺我！怕死的便不會找你報仇！」

婁雲樓嘿嘿直笑，眼裏突然射出一縷淫邪的目光。「小娘兒，妳想死還不容易，我一掌便送妳到地府去跟妳那個傻瓜兄長相會！可是，妳的狠勁兒很對我的胃口，瞧妳年紀輕輕的，一定還未嚐過男女歡好之滋味，嘿嘿……若不讓妳嚐嚐那種欲仙欲死的滋味，便將妳殺死，太可惜了！」

「你敢！」女子杏眼圓睜，心膽俱裂，神色驚怒。

婁雲樓淫笑道：「婁某人自出娘胎，還沒有什麼是不敢幹的！」

「你……」女子驚怒欲絕，下面的話還未出口，便給婁雲樓點了啞穴，連話也說不出來。

婁雲樓淫褻地在女子的胸脯上摸了一把。「妳這小娘兒雖不及賽天仙那般騷浪，狠勁却有過之而無不及，又是個鮮嫩貨色，想來也不會差到那裏去，哈哈……小娘兒，待我帶妳到一個地方去快活，說不定妳快活過後，改變主意，既不想死，也不想再跟我拚命，替妳兄長報仇！」一把將那女子摟抱起來，往前路奔去。

婁雲樓挾着那女子在橫街窄巷內左奔右繞，來到一座破敗的小宅院前，身形一縱，從一個圍牆缺口內掠進去，進入屋內，在裏間將那女子放落地上。

看屋內空空如也的情形，這座小宅子該是給人棄置了的。

吁口氣，婁雲樓急不及待地蹲下去，動手扯脫那女子身上的衣衫。

可是，他突然住了手，睜大眼看着那女子，口裏說一聲：「怎麼死了！」

那女子確實死了，雖則雙眼仍然怒睜，但却瞳孔散渙，緊閉着的

嘴角有一絲血滲流出來。

「你奶奶的賤人！居然嚼舌自殺！」婁雲樓終於看出女子是怎樣死的，口裏吐出一連串不堪入耳的髒話，突然發狂般動手撕扯女子身上的衣裳。「妳奶奶的，以爲死了便叫我不會姦妳！桀桀桀……妳落在我手上，就算妳死了，我也要姦妳！」

他已狂性大發。

他果然沒有放過那女子，扒光那女子的衣裳後，姦了她！

是姦屍！

如此行徑，令人髮指。

可惜，沒有人看到。

直到兩日後，那女子的裸屍才給幾個在附近玩捉迷藏的孩童給發現。

荒棄的破屋內發現一具女子裸屍，自然驚動了官府，亦傳遍了開封城，結果，由官府出頭，料理了那具女屍。

雖然發生了命案，負責查辦的開封城總捕頭郝剛在毫無頭緒之下，將案子不了了之。

＊　＊　＊

總捕頭郝剛這日才從衙門內出來，便有一個人找上他。「閣下就是開封府的郝總捕頭？」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的年輕人截住郝剛去路，向他抱拳作拱。

郝剛怔了一下，隨即瞪眼道：「什麼人，膽敢攔阻本捕頭去路！」

那年輕人道：「區區歐陽漢生，閣下果然是郝總捕頭，區區有一事請問，郝總捕頭可否借一步說話？」

郝剛翻翻眼，擺起架子。「本捕頭有事要辦，無暇跟你……」

「郝總捕頭，請看在這個……上面，移步跟區區一談。」年輕人的手上忽然多了一錠黃澄澄的金子，在郝剛的眼前晃了晃。

郝剛雙眼頓時一亮，看着那錠足有五兩重的金子，口裏連聲道：「成，成，成！請問公子有何事？」

年輕人牽唇一笑，將手上那錠金子遞給郝剛。「郝總捕頭，請到醉仙樓喝杯酒，慢慢說話。」

「好，好。」郝剛邊迭聲說，邊急急伸手接過那錠金子，揣入懷中，兩眼迅速地向左右掃了一眼，看不到有其他的人，心裏樂極了。

要知道，醉仙樓乃是開封城裏第一大酒樓，郝剛雖然貴爲總捕頭，也不敢貿然光顧，原因醉仙樓的酒菜都很貴，不是他這個每月只有二十兩俸銀的公差可以負擔得了。本來，憑他總捕頭的身份，那一處不可以白吃白喝，可是，醉仙樓是知府大人的大舅子開設的，他那裏敢去打秋風，所以，醉仙樓這種地方，他只光顧過三五次，還是別人帶挈去的。

那年輕人不但給他一錠金子，還請他到醉仙樓去喝酒，郝剛要是不答應，眞是個天大的傻瓜。

來到醉仙樓，坐下來後，郝剛才想起還未請教那年輕人的姓名，忙抱拳道：「郝某失禮，還未請教公子的大名。」

那年輕人身材頎長，面目英俊，穿着一件團花錦緞長衫，腰佩長劍，看上去是一個貴介公子，不似是江湖中人，是以，郝剛才會稱他爲公子。

那年輕人欠身還禮道：「區區姓歐陽，名漢生，方才在街上已報上姓名，郝總捕頭這麼快便忘了？」

給那年輕人——歐陽漢生一說，恍然記起歐陽漢生確曾報上姓名，只是當時自己愛理不理的，沒有放在心上，忘記了。當下尷尬一笑，拍了拍腦袋，自嘲地道：「郝某大概忙昏了，居然記不起歐陽公子已報上大名，教公子見笑了。」

自從接受了歐陽漢生那錠金子後，郝剛對歐陽漢生已然另眼相看了。

一個伙計上前來招呼兩人，先恭敬地稱呼郝剛一聲：「郝總捕頭賞面光臨，請恕小的怠慢，招呼不週。」邊說，邊殷勤地拿抹布將枱面再抹了兩遍。「請問郝總捕頭喜歡吃喝些什麼？」

郝剛張口欲說，倏地想起請客的是歐陽漢生，忙將話咽住，帶點尷尬地向歐陽漢生道：「歐陽公子，喜歡吃些什麼？」

歐陽漢生微微笑道：「主隨客便，郝大捕頭想吃些什麼，只管叫。」

郝剛當下不再客氣，開口說道：「一個醋溜松子魚、醬爆鴨舌……」一口氣說了六個他最喜歡吃的菜，末了，補說一句：「酒麼，先來五斤陳年狀元紅。」

他估計，這頓酒菜，非要二十兩銀子結賬不可。

歐陽漢生一點也不心痛，還說：「郝總捕頭，不用替區區的錢包着想，還有什麼喜歡吃的，都叫啊。」

郝剛倒不好意思再叫——六個菜恐怕已吃不完，當下連聲道：「夠了，夠了，歐陽公子別客氣。」

歐陽漢生當下對那伙計道：「小二哥，就照郝總捕頭說的，請快些送上來。」

伙計知道請客的是歐陽漢生，頓時對他改容相向，堆着笑，恭敬地道：「是，是，小的這就到廚下去，吩咐大師父先替兩位燒菜。」向歐陽漢生連躬兩次腰，才退開去，急步走向厨下。

另一個伙計已然送上一壺香茗，替兩人斟了茶，才退開去。

郝剛喝口茶，抬眼看着歐陽漢生。「歐陽公子，有什麼話，只管說。」他知道歐陽漢生如此待他，必有所求。

歐陽漢生道：「區區有一事相詢，還望總捕頭據實相告。」

郝剛本着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想法，爽快地道：「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據實相告。」

歐陽漢生正想說話，那個伙計剛好送上兩壺酒，跟着另一個伙計送上兩個菜，於是改口說道：「總捕頭，咱們邊喝邊談。」拿起酒壺，先替郝剛斟了酒，才給自己斟酒，拿起杯子道：「請。」

郝剛馬上拿起杯子，跟歐陽漢生碰碰杯，喝了一口，忍不住讚道：「好酒，果然香醇。」

歐陽漢生再替他斟酒。「總捕頭，既然是好酒，多喝幾杯啊。」

郝剛也不客氣，連連點頭。「好酒當前，不喝白不喝，喝醉了又何妨。」說完，一口喝光一杯酒。

吃喝了一會，歐陽漢生才言歸正傳。「總捕頭，不久之前，城裏可是發生了一宗姦殺案子？區區聽聞，一個女子給人發現倒斃在一座荒棄的破院子內！」

郝剛連連點頭道：「嗯，有這麼一件案子。」一頓，好奇地道：「歐陽公子提起那件案子，莫非有什麼……因由？」

歐陽漢生道：「區區懷疑那個給兇徒姦殺了的女子，是區區的表親，所以，區區才有此一問。」

郝剛剛想說話，歐陽漢生已然說道：「總捕頭可否描述一下那個女子的模樣？」

郝剛喝口酒，說道：「那女子看上去大約二十上下年紀，相貌俏麗……」詳細地描述出那個給人姦殺了的女子樣貌。

歐陽漢生一張臉陰沉下來，放在枱面上的右手亦不由用力拳握起來，沉痛地道：「總捕頭，那正是區區的表妹。」

郝剛道：「歐陽公子，那遇害的女子既然是貴親，該知道貴親的姓名吧？」

歐陽漢生緩緩道：「區區表妹姓向，名紅玉。」一頓，問道：「總捕頭可查到些什麼？」

郝剛大搖其頭。「什麼也查不到，由於不知道貴親的身份姓名，加上沒有人看到貴親被……殺的情形，屍體又是兩日後才給人發現的，在毫無頭緒之下，咱們根本無從追查。」

「可否詳述發現……屍體……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可能由於悲痛的關係，歐陽漢生說的話亂了條理。

郝剛喝了大半杯酒，才向歐陽漢生覆述當時的情形。「……經過件工查驗屍體，發覺貴親是嚼舌自殺的，但在死前受了極重的內傷，而且……件工還認爲，貴親是在死後，遭人……姦屍的。」

「太可惡卑鄙！」歐陽漢生再也按捺不住心裏的悲憤，情不自禁怒吼一聲。一拳擂在枱面上，幾乎將枱面上的酒菜震翻落地，其他的食客都給驚動，紛紛向兩人所坐的座頭投以驚詫的目光。

郝剛忙低聲對歐陽漢生道：「歐陽公子請節哀，對於貴親的……死，我心裏也很難過。」

歐陽漢生自知失態，吸口氣，將心裏的激動強壓下去，抱歉道：「總捕頭，區區剛才……不能自己，失禮了！」

郝剛擺手道：「我很明白你此刻的心情。是我無能，至今也查不到害死貴親的兇徒是誰。」

他這句倒是眞心話。

默然一會，歐陽漢生道：「總捕頭，可否告知區區表妹葬在那裏？並帶區區到區區表妹遇害的地方去看看？」

「成！」郝剛爽快地道：「不過……」郝剛看着擺放在枱子上的菜，欲言又止。

歐陽漢生馬上明白他的意思。「不吃白不吃，吃完再去也不遲。」

郝剛笑了，拿起筷子道：「暴殄天物是一種罪過，來來來，快快吃了它。」挾了一箸菜，吃起來。

歐陽漢生那有心情再吃喝，坐着看郝剛吃喝。

郝剛有點不好意思獨吃，於是找話說。「歐陽公子，貴親是那裏人氏？」

「洛陽。」

「貴親到開封來幹嗎？」

「區區跟舍表兄妹在此相會，到白馬寺去隨喜遊玩。」

「以前可曾到過這裏？」

歐陽漢生搖搖頭。「頭一趟到開封。」

「貴表兄長叫什麼名字？」

「向雄風。」

「都會武吧？」

「嗯。」

「你跟貴親既然是第一次到開封，該不會在這裏有什麼對頭人吧？」

歐陽漢生搖搖頭。「區區跟舍表兄妹雖然會武，却從沒有惹上什麼江湖恩怨。」

「這就奇了！」郝剛吞下一大口菜。「貴親總不會無緣無故遇害的呀！」

歐陽漢生道：「區區也是大惑不解。」

「公子跟貴表兄妹不是一起到

來的麼？」

歐陽漢生又搖搖頭。「區區因要到一個地方去看望一位長輩，在路上跟舍表兄妹分了手，相約在開封城裏那家福升老棧會合，那知道區區昨天趕到這裏，找到福升老棧，詢問掌櫃的，却說六日前只有一個姓向的姑娘——也就是區區的表妹來投棧，住宿了兩日，便一直沒有回棧，掌櫃的雖然奇怪，也有點擔心，但却沒有多加理會，因舍親交了十日租金，店家也就沒有將舍親的房間收回。至於區區那個表兄，則一直沒有出現，區區實在不明白，舍表兄怎會沒有跟舍表妹一起來到這裏投棧，區區跟他倆分手時，舍表兄妹在一道的。」

「會不會在路上遇上什麼事？」郝剛說出他的看法。「要不是惹上麻煩，怎會無緣無故一個失踪，一個遇害？」

「總捕頭所言甚有道理。」歐陽漢生同意郝剛說的話。「區區也是這麼想。」

「喝足吃飽了，結賬走吧。」郝剛打個酒呃，伸伸腰，站起來。

歐陽漢生立刻招手叫來一個伙計，結賬離去。

* * *

歐陽漢生站在亂葬崗一個新墳前，垂首默哀。

那個新墳下，埋了他的表妹向紅玉的屍首。

那塊墳碑上只寫着，無名遇害女子之墓八個字，跟郝剛告訴他的一樣，因此，他知道這就是埋葬了表妹向紅玉的墳墓。

落葉歸根，他決定回到開封城後，找人來取出向紅玉的棺木，運返洛陽安葬。

「玉表妹，無論上天入地，闖刀山下油鍋，我也要替妳報仇雪恥！」歐陽漢生仰首向天，在心裏默禱。

跟着在墳前拜了三拜，才返回開封城內。

抱着一絲希望，才踏入客棧，立刻向掌櫃詢問可有一個叫向雄風的人來投棧。掌櫃的搖頭說沒有這麼一個人來投棧，令到他大感失望。

他却不知道，向雄風比他妹子還早遇害——死在狂龍婁雲樓的刀下。

返回房中，他沒有心情吃飯，和衣躺在床上，想着向雄風兄妹一個失踪，一個遇害的事，心裏又難過起來，只盼向雄風沒事，盡快出現，可算不幸中之幸，要不，他不知回家後，怎向爹娘及姨父母交代。

想着想着，慢慢地，大概是想得倦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夢中，他見到向雄風兄妹一身是血，慢慢向他走來，口裏發出聲聲悲嚎，越走越近，走到他跟前，仍然繼續向他走來，他大聲呼叫向氏兄妹停下來，兄妹倆充耳不聞，依然向他走來，終於跟他撞上，他大叫，用力推拒，却給兄妹倆撞倒，往他身上踏，情急之下，他大吼一聲，一把推倒兄妹倆，挺身坐起來。

驚醒過來，他發覺自己挺坐在床上，出了一身冷汗，才知道自己剛才發了一個噩夢。

舉手抹去額上的冷汗，定定神，發覺一顆心仍在卜卜直跳，窗外殘月斜掛，蟲聲唧唧，驀地一縷夜風自窗外吹進來，禁不住打個寒噤，心裏陡地升起一絲不祥之念——莫非雄風表兄也遇害？要不，他怎會跟玉表妹一樣，全身披血？

一念及此，他心裏頓時惶恐不安起來，呆坐在床上，心裏一個勁在說：「不會的，雄風表兄要是遇害，怎會一點風聲也沒有？」

驀地，他的身子陡地動了一下，仰身躺下去。

「颯」一聲，窗外一條人影驀然閃過，快得有如鬼魅閃現，要不是目光銳利，恐怕會看不清楚是否有人影閃過。

歐陽漢生清楚地瞥到閃過窗前的那條人影。而且，他在那條人影在窗前閃過之前，已然發覺窗外有夜行人竄掠帶起的風聲，才能夠及時躺下去。

看來，他不但目光銳利，耳朵也極之聰靈。

那條人影在窗前閃過後，便沒有折返，那表示不是衝着歐陽漢生來的。

歐陽漢生却禁不住好奇心——那條人影到底意欲何爲，挺身坐起，一手抓起擱在身旁的佩劍，跳下床，標到窗前，探頭往窗外望，已然不見了那條人影，立刻一手按在窗上，縱身躍出窗外，循着那條人影閃掠的方向追下去。

沿着那一列客房的後窗往前掠去，驀地，他聽到前面第三個後窗內，响起一聲叱喝：「何方鼠輩，在瓦面上鬼鬼祟祟的，給我滾下來。」隨着那聲叱喝，只聽那個後窗上的瓦面响起一聲暴响，「嘩啦啦」聲中，一條人影自後窗內掠出來，凌空一翻，落在地上，向窗內呼喝一聲：「鼠輩，給我滾出來！」

歐陽漢生在窗內那條人影穿出來的刹那，疾快地閃靠在身旁的一扇窗後的牆上，聽那人影的呼喝，應該不是從他窗前閃掠過的那條人影。

換言之，那人影該是剛才自房內發出叱喝的那個人。

「颯」一聲，窗內緊接着掠出一

條人影，凌空二刀斬向第一條人影。

刀光在夜空中閃爍如電。

歐陽漢生看出，那第二條人影使的是一把朴刀。

——刀勢好不凌厲。

第一條人影似乎不敢招架，身形倏閃，劍光乍閃，刺向使朴刀人影的左邊腰脅。

那知道使朴刀人影那一刀是虛招，刀勢倏變，反手斬向第一條人影的長劍。

第一條人影似乎不敢跟第二條人影的朴刀硬碰，急忙收劍退步。劍光一顫，刺向第二條人影的腿膝部位。

第二條人影「嘿」一聲，身形陡地凌空往上翻起，手上的朴刀迴掃第一條人影。

歐陽漢生瞧得禁不住在心裏喝一聲彩：「好身手！」滿有興趣地瞧下去。

使劍的與使朴刀的戰作一團，只見劍光閃爍，刀芒射光，兩條人影閃躍縱挪，鬥得好不激烈燦爛。

客棧內的店家跟客人早已被驚動，只聽人聲喧嘈，却沒有人出現，大概都恐怕惹上無妄之災，誰都不敢走近來瞧看，躲在遠處大驚小怪。

使劍的人影在激鬥中發問：「鼠輩何人，欲夜襲……區區，豈有此理！區區跟你有何仇怨？」

使刀的悶聲不吭，一招緊過一招，招招却是殺着。

使劍的見使朴刀的不答話，氣得哼了一聲：「鼠輩不說話，待會將你拿下，看你嘴巴有多硬！」

歐陽漢生看着兩條人影在激鬥，不一會便看出使劍的雖然劍法奇妙巧捷，但跟那使朴刀的刀法相比，却氣勢稍遜。因此，他暗忖那使劍的可能會在二十招後，處於下風。

他猜得沒有錯，二十招後，使劍的果然漸落下風，給使朴刀的招招壓逼，忙於應付那使刀的凌厲刀法。

三十招剛過，只聽使朴刀的驀地發出一聲沉喝：「着！」只聽鏗的一聲，刀劍相擊，使劍的手上那把利劍給震得脫手飛掉，張口發出一聲驚呼，身形急退。

「那裏走！」使朴刀的暴喝一聲，欺身揮刀，刀光電閃，雷劈電擊般揮斬向使劍的那人。

歐陽漢生就在這剎那出手——將劍鞘飛擲向那個使朴刀的人影。

他之所以出手，是看出那個使劍的可能應付不了使朴刀的攻擊，加上不知怎的，認爲那個使朴刀的夜襲使劍的，行徑可疑，不會是好人，於是忍不住出手相助。

使劍的確實險象環生，給使朴刀的的「颼颼颼」一連三刀，逼得幾乎避不過。使朴刀的得勢不饒人，似乎非要斬殺對手才肯罷休，三刀之後，又是一刀——雷霆驟發的一刀！

那剎那，歐陽漢生的劍鞘剛好擲到，那使朴刀的驚覺之下，大驚急避，顧不了對付使劍的人。

使朴刀的刀勢一窒，身形往橫裏一歪，颯一聲，劍鞘自他身側頭上掠射過。那使劍的乘這空隙，身形閃縱，脫出使刀的刀勢範圍之外。

使刀的斜縱出數尺外，橫刀於胸，回身喝道：「你奶奶的什麼傢伙暗箭傷人，給老子滾出來，看老子不將你斬成數段！」

歐陽漢生按捺不住，冷笑一聲，自窗後牆下走出來。「閣下摸黑潛入客棧，欲對那位兄台不利，實乃鼠輩行徑！是正人君子的，都看不過眼，不恥爾之所爲！是以，區區出手阻止爾傷害那位兄台！」

使朴刀的重重地哼了一聲，厲聲道：「狗咬耗子，多管閒事！既然你要找死，老子便一併成全你！」

歐陽漢生夷然不懼——他於觀看使刀跟使劍的動手激鬥時已然看出，憑他的本領，足以應付，箭步標前，手上長劍斜指使刀的，一眼看清楚使朴刀的面目時，不禁又發出一聲冷笑：「果然是個鬼祟的鼠輩，連面目也不敢示人，當眞不是好東西了！」

使朴刀的原來半截臉面用一方布巾遮掩起來，只露出雙眼以上的部位，因此，叫人看不清楚他的面目。

使朴刀的雙眼一翻，煞光暴射，低吼一聲：「臭小子，老子要你片刻之後，永遠閉上你的鳥嘴！」身形閃撲，一刀斬向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口裏說得輕鬆，心裏却不敢稍存輕視之意，因他知道使朴刀的是一個勁敵，當下身形掠開去，手中劍一招丹鶴回首，斜刺向使刀的右手肘。

使刀的刀勢倏變，朴刀捲起一道罡風，斬向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縱步擰身，長劍不偏不倚，點擊在使朴刀的刀脊上，「叮」一聲，以巧勁將朴刀擊得斜撇開去了。

使朴刀的「嘿」了一聲，刀勢展開，縱橫捭闔，剎那間將歐陽漢生封堵住。

刀光霍霍中，一道劍光尋隙抵罅，與刀光交擊纏鬥，聲聲叱喝自兩人的口中發出，更增兩人激鬥的聲勢。

「鼠輩，教你來得走不得，看你到底是何許人也！」那個使劍的突然叱喝一聲，揮劍加入戰圈。

使劍的乘歐陽漢生跟使朴刀的動上手的空隙，找回了他給擊飛的利劍，立刻出手跟歐陽漢生一同對付使朴刀的。

歐陽漢生跟使劍的聯手之後，起初因爲配合不上，對使朴刀的未能構成威脅，直到十七八招之後，兩人才配合無間，威力大增，壓逼得朴刀的漸呈吃力，不再應付裕如。

兩人眼見聯手之下，漸佔上風，精神大振，加緊施爲，壓逼得使朴刀的幾乎只有招架之功。

這樣下去，使朴刀的遲早會敗在兩人的劍下。

使朴刀的突然狂吼一聲，刀勢狂暴如急風驟雨，硬是將歐陽漢生跟使劍的逼開去。

兩人立刻發一聲喊，加把勁施展，企圖將使朴刀的勢道壓下去，那知道使朴刀的已乘那霎間的空隙，抽身倒縱，脫出戰圈，身形凌空一個翻掠，掠上瓦檐上，手中的朴刀往瓦面上一撥，數塊碎瓦片飛射向正自縱身追掠的歐陽漢生及使劍的。

兩人急忙舞劍擋撥，待到兩人應付了那幾塊瓦片後，那個使朴刀的經已消失了影踪。

使劍的仍想追，歐陽漢生忙道：「窮寇莫追！要追，恐怕也未必追上。」

使劍的聽他那麼說，才剎住勢子，猶自不甘心地道：「給那鼠輩跑了，眞叫人下不了那口氣！」

一頓，馬上抱拳向歐陽漢生致謝。「剛才要不是得兄台及時援手，區區恐怕難逃那鼠輩的毒手。兄台救援之恩，區區銘記於心。」

連連向歐陽漢生拱手爲禮。

歐陽漢生忙抱拳還禮。「路見不平，應當拔刀相助，小事耳，何須兄台掛齒。」

直到這時，兩人才眞正看清楚對方的樣貌。

使劍的年紀很輕，大約不到二十出頭，身形頎長，劍眉朗目，齒白唇紅，有如臨風之玉樹，好一個人物。

不過，歐陽漢生却感到，使劍的俊朗得帶幾分脂粉味，欠了幾分男子氣概。

使劍的但覺歐陽漢生英偉不羣，雖則透着幾分書生氣，唯是這樣，更顯其儒俠風範，禁不住在心裏暗暗喝彩，對歐陽漢生更增好感。

「請問兄台怎樣稱呼？」使劍的眼中光彩閃射，牽唇笑問。

歐陽漢生忙報上姓名：「區區複姓歐陽，雙名漢生。」

「歐陽兄。」使劍的道一聲。跟着不等歐陽漢生請教，自動報上姓名。「區區姓唐、名鳳璇。」

「唐兄。」歐陽漢生抱拳一禮。「敢問唐兄可知那個欲對你不利的鼠輩，是何許人也？」

鳳璇遲疑了一下，才道：「區區初到開封，人生路不熟，根本不知那鼠輩是何方神聖，更不明白那鼠輩因何摸黑潛入客棧，欲對區區不利。」

歐陽漢生道：「唐兄到開封，可是來遊玩？」

鳳璇點頭道：「正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區區這數月來，歷經陽漢洞庭等地，眼界大開，見識增廣，心胸也開闊了。想不到才到開封，便遭遇上殺身之厄，眞掃興。」

歐陽漢生道：「唐兄請別將今晚之事放在心上，或許那鼠輩只想偷點財物，給唐兄你發覺了，惱羞之下，一不作二不休，欲……出一口氣，又或是那鼠輩找錯了人，誤將馮京作馬涼。」

鳳璇搖頭道：「歐陽兄，觀乎那鼠輩的身手，絕非一般鼠竊狗偸之輩，偸鷄狗盜之輩，那有如此好身手的，區區猜度，那鼠輩決非尋常人物。但願他確是找錯了人，要不，區區恐不免再遭其襲擊！」

一頓，笑笑道：「歐陽兄也是住宿在此客棧麼？」

歐陽漢生點點頭。「區區也是初到開封，那麼巧，跟唐兄你投宿於同一客棧，算得上是有緣了。」

他很願結識鳳璇這個朋友。

鳳璇目光一閃，似乎有點靦覥。「語云：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歐陽兄若不嫌棄，區區極盼跟歐陽兄你交個朋友。」

歐陽漢生喜道：「區區正有此意，難得唐兄不嫌棄，肯跟區區結交。」

鳳璇顯得很高興。「歐陽兄，咱們這個朋友便交定了！」

歐陽漢生認眞地點點頭。「交定了。」跟着又道：「唐兄客房瓦面已破，料不能再住宿。」

鳳璇忙道：「有勞歐陽兄關心，區區這就去找店家，要他們給區區換個房間。」

歐陽漢生本想道「若唐兄不嫌棄，請到區區房間暫宿一宵」，聽鳳璇那麼說，只好將下面的話咽住。

鳳璇向歐陽漢生抱拳一拱。「歐陽兄且請回房安睡，區區這就去找店家換個房間。」

歐陽漢生聽他那麼說，只好向他抱拳揖別。「唐兄一切小心。」返回自己房間。

鳳璇看着歐陽漢生轉身走回自己房間，才去找店家。

*　*　*

一夜無事，翌日歐陽漢生才起

床，漱洗完畢，鳳璇便找到來，歐陽漢生忙讓他進房，關切地道：「唐兄，夜來無事？」

鳳璇感激地道：「謝歐陽兄關懷，昨夜平安無事。」

日間當然比夜間在黑暗中看得清楚。日間的鳳璇眉目更見清朗，但却透着幾分嫵媚，身形頎長中帶幾分嬌弱，要是易弁而釵，倒是個絕色佳人。

歐陽漢生看清楚鳳璇的容貌後，禁不住在心裏暗道：「天下間居然有像唐兄這般俊俏得像個女兒家的男兒，少見得很！」

鳳璇看到歐陽漢生瞧着他不語，沒來由臉上一熱，顯得有點不自然。「歐陽兄可想到城裏各處走走？」眼睫毛眨動一下，垂下眼瞼。

「原來唐兄這麼臉嫩。」歐陽漢生微微一笑，心裏那樣想，口裏說道：「正想到外面去走走，見識見識。」

鳳璇喜道：「歐陽兄可願跟小弟結伴同遊？」

歐陽漢生本欲拒絕，又覺不好拒人於千里，當下說道：「正有此意，不敢請耳。」

「歐陽兄打算到什麼地方去遊玩？」

「聽說城隍廟是個好去處，唐兄可有興趣到那裏走走？」

鳳璇道：「好啊！就到城隍廟那裏走走吧。」

兩人離開客棧，依照店家所說，往城北那面走去。

開封城不愧是個大地方，街上店舖林立，行人川流不息，一片繁盛景象。

城隍廟確是一個好去處，廟雖不大，廟前的空地却很大，廟後樹木林蔭，廟旁石碑聳立，最小的也有二尺高，最大的足有丈高，廟前兩棵大柏樹高大蒼鬱，有如兩尊守護神一樣，廟雖小却頗具氣勢。

由於時候尚早，廟前頗爲冷清，只有幾個攤檔在擺賣，三幾個孩童在玩耍嬉戲。

歐陽漢生猛地想起，城隍廟要到夜裏才熱鬧，那時候百藝雜陳，吃喝俱全，乃是開封裏唯一的夜市。

「唐兄，咱們來錯了時候，城隍廟要到晚上才熱鬧好逛，白天冷冷清清的，何不改到另一個地方去？」歐陽漢生停下脚步。

鳳璇搖頭道：「歐陽兄，既來之，則安之。熱鬧有熱鬧的興頭，冷清亦有它的好處，不用鬧哄哄的你擠我擁，可以從容自在地細意瀏覽。」

聽鳳璇那麼說，歐陽漢生笑着道：「唐兄所言甚是，日間遊了，晚上也可以再來逛啊！看看日夜之間，有什麼不同。」

兩人先在廟前的空地走了一匝，觀看那些攤檔擺賣的玩藝兒，不外是一些手工作品，和一些小吃，最特別的是一個賣猴子棗的，棗子只是普通的大紅棗，特別的是，有人買的時候，賣棗的漢子將棗子放入帶來的一頭猴子的口內，然後再揑開猴子的嘴巴，將棗子吐出來，才交給買主，那就叫猴子棗。最叫歐陽、唐兩人感到奇怪的是，棗子放入猴子的口內後，饞嘴的猴子居然不囫圇吞棗——將棗子吞下去。

詢問之下，兩人才知道，那頭猴子不吞下去，內裏有原因的。原來，賣棗子的漢子早已用一個頸箍將猴子的脖子箍得緊緊的，但又不至箍得猴子透不過氣來，但却不能將棗子吞下去，所以，那頭猴子雖然很想吃下棗子，由於吞不下，只好將棗子含在嘴巴內。

鳳璇覺得那頭猴子很可憐，心裏大是不忍，對那賣棗漢子道：「給你一錠銀子，將猴子賣給我，好嗎？」說着拿出一錠重約五六兩的銀子，遞給那漢子。

歐陽漢生一時間猜不透鳳璇買那猴子來作甚，但又不好說什麼，只好看着他跟那賣棗漢子作交易。

賣棗漢子看到是錠五、六兩重的銀子，忙不迭道：「賣！賣！賣！公子喜歡這頭猴子，俺就將牠賣給你。」一手將繫在猴子頸上的繩子交給鳳璇，一手便去拿那錠銀子，一把揣入懷中，站起身道：「公子要是愛吃棗子，俺將這籃棗子送給你，只管拿去吃。」說完馬上拔脚便走。

鳳璇不知道一籃棗子賣不了多少文錢，更不知道，五兩銀子可以買兩三頭猴子，還好心地道：「唏，我不要你的棗子，拿回去賣錢吧。」

那漢子頭也不回，沒有理會鳳璇的叫喚，一溜烟走了。

鳳璇又叫喚了兩聲，眼見那漢子走遠了，才動手解開箍在猴子脖子上的繩箍，抓了一把棗子給猴子吃，並招呼在附近玩耍的幾個孩童過來吃棗子。

那頭猴子給解除了束縛，又有棗子可吃，歡喜得吱吱叫，在地上翻觔斗蹦跳，幾個孩子看得高興，跟猴子玩在一起。

鳳璇看着，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拍手助興。

歐陽漢生本也看得興高采烈，無意間瞥到鳳璇那燦爛如花的笑臉，禁不住心頭跳動一下，心裏暗道一聲：「眞像一個女孩子啊！他要是一個女孩子便好了。」出神地瞧着鳳璇。

鳳璇突然轉眸看向歐陽漢生，

口裏說道：「歐陽兄，那頭猴子好可愛啊……幹嘛瞧着小弟？」

歐陽漢生臉上一熱，驀然警覺到自己失態，忙收回目光，有點發窘地道：「唐兄，你笑起來的樣子，很好看，有點……」下面的話剛要出口，猛然想起有點不敬，忙將話嚥住。

鳳璇的臉居然紅了，飛快地抬眼瞥了歐陽漢生一眼。「小弟有什麼好看？比起歐陽兄你，小弟不過是個醜八戒。」

歐陽漢生窘態稍減，「唐兄若是醜八戒，區區豈不是要挖個洞鑽下去，不敢見人？」還扮了個鬼臉解窘。

一句話，說得鳳璇笑起來，神態也變得自然了。「歐陽兄若是鑽到地下，小弟恐怕要自投大海。」

驀地，那伙跟猴子在嬉耍的孩童大呼小叫起來，歐陽、唐兩人忙轉眼看去，原來那頭猴子乘人不覺，一溜烟往廟後林間竄去，幾個孩童呼叫着在後追趕。

憑歐陽、唐兩人的身手，要追上那頭猴子不是一件難事，歐陽漢生口裏說一聲：「待區區替唐兄你將那頭猴子捉回來！」縱身便欲飛掠前去，却給鳳璇一把拉住。「讓牠走吧，小弟本來亦想放了牠。」

歐陽漢生收住勢子，笑笑道：「唐兄菩薩心腸。那頭猴子也眞可憐，放了牠，由牠自由自在也好。」

鳳璇忽然嘆口氣：「歐陽兄，小弟小時候也像那頭猴子一樣，家裏人管束得很嚴，長到十二歲，從未離開家門一步。直到……小弟才第一次踏出家門，當時有種感覺，就像一隻衝出鳥籠的雀鳥，海闊天空，無拘無束，外間的天地比家裏那個小天地廣闊有趣多了，自那次之後，小弟便愛到處遊歷，不要做籠中之鳥。」

一個孩童忽然跑回來對兩人道：「不好了，那頭猴子竄入廟後林內，爬上樹上，咱們無法捉回牠，兩位大哥哥……」

鳳璇搖搖手道：「小兄弟，讓牠在樹林子內自由自在過活吧，我買下牠，就是想放了牠，免牠受到拘管。」

那孩童聽鳳璇那麼說，點點頭，跑向廟後，告訴玩伴不要再去理會那頭跑了的猴子。

「歐陽兄，時候不早了，咱們到廟內走走，然後找個地方吃午飯，怎樣？」蹲着的鳳璇邊說邊站起來。

歐陽漢生點頭跟鳳璇並肩向廟前走去。

兩人走到廟門前，給兩尊擺放在廟門前的天神石像吸引着，仔細觀賞起來。

那兩尊天神刻得栩栩如生，神態活現，兩人驚嘆雕刻的工匠鬼斧神工。

驀地，一聲慘厲的尖叫聲自廟後傳來，跟着是一陣驚呼慌叫。歐陽漢生跟唐鳳璇聽出第一聲尖叫發自一頭猴子，接下來的驚呼慌叫，發自一伙孩童之口，兩人互相看了一眼，急忙向廟後跑去。

廟後必是發生了什麼事故，才會發出那一陣尖叫驚呼聲。

兩人才跑出廟旁，便見到那幾個孩童一臉驚惶，爭先恐後奔跑向廟前空地，歐陽漢生喝問：「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小孩乍見兩人出現，心神略定，紛紛停下來，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孩童猶有餘悸地伸手往廟後林子指去。「猴子……殺死了……」語無倫次。

「別驚慌，慢慢說。」鳳璇溫言對那孩童說。「怎麼回事？」

那孩童吁口氣，嚥下一口口水。慢慢說：「猴子死了，是給人殺死的，自林中樹上給人扔出來，好可怕。」

「看到那個殺死猴子的人麼？」

鳳璇一臉憤怒。

那孩童搖搖頭。「咱們先是聽到那猴子一聲尖叫，跟着便見到猴子從林中扔出來，看不到林中有人。」

「太可惡了！」鳳璇憤怒得一張臉漲紅。「對一頭猴子下毒手！待我去看看，是什麼人那樣兇殘？」

歐陽漢生倏地心頭一動，一手拉住欲向廟後衝去的鳳璇。「唐兄，此事恐怕不簡單！」

鳳璇一怔，隨即明白歐陽漢生的意思，吸口氣，道：「多謝歐陽兄提醒。」跟着向廟後衝去。

歐陽漢生揮手向那幾個孩童道：「回家去，別再理會這件事，快！」

那些孩童起先有點猶豫，看到歐陽漢生聲色俱厲，才哄一聲拔脚急跑。

歐陽漢生恐鳳璇有什麼閃失，忙向廟後急掠。

掠到廟後林前，只見鳳璇滿是驚怒之色，看着地上一頭鮮血淋漓的猴屍，胸脯急速起伏，佩劍已然出鞘。

歐陽漢生一眼看清楚地上那條猴屍，有一種想嘔的感覺。

殺死那頭猴子的人手法好殘忍，不但將猴子的天靈蓋抓碎，腦漿血水流了一身一臉，還將猴子開膛破肚，腸臟流露，教人慘不忍睹。

「什麼人幹的！」鳳璇突然抬頭向林內怒喝。「既然有膽向一頭畜牲下這種毒手，爲何沒膽走出來露面？無膽鼠輩！出來呀！」

喝聲未落，林內陡地嗤嗤聲乍響，數點寒光激射出來。

歐陽漢生疾喝一聲：「小心！」鳳璇已用劍封擋，只聽叮叮錚錚數下激響聲，數點寒光給鳳璇悉數擋撥地上，看清楚，是一種叫棺材釘的暗器！

「鼠賊給我滾出來！」鳳璇猛喝一聲，仗劍欲縱入林內。

歐陽漢生急喝一聲：「唐兄，小心上當！」身形急掠，追截鳳璇。

鳳璇給歐陽漢生一喝，心頭一震，急忙刹住身形。

歐陽漢生眼見鳳璇收住勢子，頓時鬆一口氣，亦收住勢子。

林中響起一串奸笑聲：「爾兩人才是無膽之輩！」

鳳璇給林中那人一激，氣往上衝，怒叱一聲，便要衝入林中，給歐陽漢生喝止，「唐兄別中那傢伙的激將之法。」

鳳璇給這一言驚醒，打消了衝入林內的念頭。咬牙切齒道：「放把火燒了林子，看你這鼠賊還能夠躲得了！」

林中一點聲息也沒有。

歐陽漢生悄聲道：「唐兄，敵暗我明，還是不跟他糾纏爲妙，咱們速離此地。」

鳳璇深以爲然，點點頭，跟歐陽漢生回身往外掠。

掠出廟前，爲免驚世駭俗，兩人刹住身形，像平常人一樣放步往前走。

「歐陽兄，往那裏去？」鳳璇不時扭頭回瞥一眼。

歐陽漢生道：「找個熱鬧的地方去吃午飯，人多的地方，那傢伙不敢貿然向咱們下手。」

鳳璇點點頭。「歐陽兄，那人分明是衝着小弟來的！極可能就是昨晚夜襲小弟那個人。」

歐陽漢生早已想到林中那人是衝着鳳璇來的，從林中人殺了那頭猴子及昨晚那人夜襲鳳璇，足以叫人聯想在一起。他沒有說出來，是不想令到鳳璇心裏更加不安。「唐兄，在未查清楚之前，不要胡思亂想。」他安慰鳳璇。

鳳璇搖搖頭。「歐陽兄，小弟知道你不是那樣想。剛才那回事，肯定跟昨晚那回事有關聯！而且，可能是同一個人所爲！」

歐陽漢生正想開口說什麼，鳳璇已說道：「歐陽兄，小弟很感激你的一番好意。事已至此，小弟也不想隱瞞下去。」

歐陽漢生忙道：「若唐兄有難言之隱，請不要說，區區不是個不明事理的人。每個人都有不足爲外人道的私隱的。」

鳳璇道：「小弟要說的，也不是什麼大秘密。小弟相信歐陽兄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相信歐陽兄不會對小弟……不利。」

一頓，又道：「小弟這次到開封來，其實不是來遊玩，實是來找一個大仇人報仇的。」

歐陽漢生沒有說話，聽他說下去。

鳳璇接着道：「小弟那個大仇人跟小弟有不共戴天之仇。小弟發下毒誓，若不能手刃那惡賊，不得好死！」

歐陽漢生仍然沒有插口。

鳳璇又說下去：「小弟經多方追查，終於查到，那惡賊匿居在開封城內，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可惜小弟不知那惡賊匿藏在那裏，還要花一番工夫查出他的所在。昨晚小弟遇襲，小弟懷疑那惡賊已得到風聲，來個先下手爲强，派人來對付小弟，免得小弟找到他，他難逃一死！」說到最後，鳳璇顯得很激動，眼眶也紅了。

歐陽漢生看在眼內，心裏替鳳璇難過，但又不知說什麼好，想想才道：「唐兄，你剛才不是說，皇天不負有心人？區區相信，唐兄一定可以手刃仇人，報却大仇！」

鳳璇面露憂色。「歐陽兄不用安慰小弟，小弟有自知之明，小弟縱使力有不逮，亦必全力以赴。」說着泫然欲淚。

歐陽漢生看着，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激發起他的俠義之心，不由慨然道：「唐兄，江湖上有一句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爲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你我雖然交淺，也算是朋友，區區不揣冒昧，欲助唐兄一臂之力！」

鳳璇感激地道：「歐陽兄俠膽義肝，令人敬佩。小弟心中銘感。只是，小弟怎能讓歐陽兄你牽涉其中，遭遇兇險？」

「唐兄，你我一見如故，交淺言深。若唐兄你視區區爲友，便不要拒絕區區相助。」

鳳璇面現爲難之色，歐陽漢生瞧着他，顯得有點緊張，却沒有說話。半晌，鳳璇才道：「小弟要是拒絕歐陽兄一番好意，未免矯情，但小弟又不想歐陽兄因此而涉險，小弟心裏實在爲難。」

歐陽漢生着急地道：「有什麼爲難的，只要唐兄一口答應，不就解決了？」

一頓，接又道：「不用猶豫不決了，就這麼決定吧！」

鳳璇神態激動。「歐陽兄，小弟有幸結識兄台，實是小弟的運氣了。」

「唐兄，一言爲定。」歐陽漢生鬆口大氣，伸手去握鳳璇的手。

鳳璇猶豫了一下，才伸手與歐陽漢生相握，竟然露出害臊的神態。

歐陽漢生握住鳳璇的手，感覺柔軟如綿，大感奇怪，暗自道：「怎麼唐兄的手像沒有骨頭那樣，柔軟纖巧，不像男子手脚那樣，大概他自小嬌生慣養，所以才會皮光肉滑，帶點脂粉氣。」

一握之後，鳳璇馬上抽回手，默然垂首往前走。

歐陽漢生見他默然不語，心裏有點不安。「唐兄……」

唐鳳璇搖頭道：「歐陽兄，小弟一時間想起那深仇大恨，心裏悲憤難平……跟你沒有關連。」

歐陽漢生鬆口氣，「唐兄且放開懷抱，報仇之事，必能如願，有志者，事竟成啊！」

「但願如歐陽兄所言。」唐鳳璇展唇一笑。

歐陽漢生瞧得目光一呆——那一笑嫵媚有如女子，心頭跳動一下，忖道：「唐兄莫非自小長於脂粉叢中，所以沾了女兒之態？」

幸好唐鳳璇一笑已回頭，沒有瞧到歐陽漢生那怔呆的樣子，要不，肯定會引起尷尬。

對於唐鳳璇的身份，歐陽漢生心裏生出一絲疑惑。

惺惺相惜　携手追兇

總捕頭郝剛神通廣大，居然找到福安客棧——找到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料不到郝剛會來找他，怔了一下，問道：「總捕找上區區，未知有何貴幹？」

郝剛咧嘴一笑，「本捕頭特來找你請喝酒。」

歐陽漢生瞧着郝剛，微微笑道：「總捕頭公事繁忙，不會單爲喝酒來找區區吧？」

郝剛伸手一拍歐陽漢生的手臂，笑吟吟道：「歐陽公子果然是個聰明人，本捕頭此來，實是有事相告。」一頓接道：「歐陽公子，就這樣站着說話……」

歐陽漢生忙道：「總捕頭請進，區區失禮了。」延郝剛進房坐下。「莫非總捕頭查到什麼消息？」

郝剛點點頭。「本捕頭有個怪癖，有好酒喝，說話時不會舌頭打結。」說話時連連眨眼。

歐陽漢生馬上明白郝剛的意思。「總捕頭要喝好酒，這裏大概沒得賣，這樣吧，區區急於知道總捕頭你欲告之消息，這裏有點小意思，算是區區請總捕頭你喝酒。」說話時，已從身上摸出一塊約二兩重的金葉子，塞入郝剛的手內。

郝剛也不客氣，馬上揣入懷中，口裏說道：「是這樣的，昨天本捕頭查悉，約半月之前，城內南大街廣元樓內發生了一宗命案，一個狂徒連殺數人，其中一人乃是外地人，跟歐陽公子你所說的貴親——向雄風年歲相若，本捕頭懷疑那個死者有可能是貴親，所以，特來相告。」

「可知道兇徒是誰？」歐陽漢生神色變得緊張起來。

「狂龍婁雲樓。」

「既知兇徒是誰，總捕頭爲何不將之緝拿歸案嚴辦？」歐陽漢生直瞧着郝剛。

郝剛冷笑一聲，「歐陽公子，別以爲咱們當差的都是欺善怕惡，見錢開眼的人，咱們於當天便將狂龍婁雲樓找回衙門，可是，那些苦主都說，死者是咎由自取，是他們死了的親人先動手要殺狂龍婁雲樓，想不到反爲婁雲樓所殺，所以，他們不打算控告婁雲樓！」重重地頓了一下，接着又說道：「官府辦案，要講究律例的，既然苦主都不具狀控告婁雲樓，衙門祇好將他放了，奈何他不得。」

「實情是否那樣？」歐陽漢生問。

「實情如何，你無需知道。」郝剛咳嗽一聲，「眼下最緊要的，是查清楚那個死在婁雲樓刀下的唯一外鄉人是否貴親。」

歐陽漢生嗯了一聲，「總捕頭，爲何那樣熱心幫忙區區？」

「得人好處，當然要替人辦點事。」郝剛說着已站起來，「有點渴，想去喝酒。」

歐陽漢生笑笑道：「總捕頭，可是想借區區之手，替你對付那個狂龍婁雲樓？」

郝剛邊往外走，邊道：「那祇是你的想當然，不跟你說了，喝酒要緊。」走出房間，扭頭拋下一句話，「但願那個外鄉人不是你的貴親。」

歐陽漢生用這句話送走郝剛，「總捕頭，待會別喝得那樣急，小心嗆了喉，一口氣回不過來。」

「歐陽兄跟誰說話啊？」一把帶笑的聲音在房外接上，房門外人影隨現——唐鳳璇。

歐陽漢生語聲入耳，便聽出是唐鳳璇，當下忙向房門前走去，抱拳道：「唐兄，區區剛送走了開封城的總捕頭。」

唐鳳璇目光一閃，「原來歐陽兄認識此地的總捕頭，日後有暇，倒要請歐陽兄你引介，說不定有助小弟找到那個大仇人。」

歐陽漢生道：「改日有空，區區一定引介唐兄認識那個見錢開眼的總捕頭。區區有一事急着要去辦，失陪了。」說着話，已走出房外，並將房門帶上。

唐鳳璇猶豫了一下，說道：「歐陽兄急着要辦的，可是緊要事？」

歐陽漢生點點頭，在門上下了

鎖。

唐鳳璇又猶豫了一下，才說道：「歐陽兄如不介意，小弟欲隨歐陽兄你一道……說不定可以幫點忙。」

歐陽漢生轉頭看他一眼，看到他殷切地看着自己，加上又不放心他一個人留在客棧內，於是點頭道：「有唐兄相伴，最好不過。」跟着又道：「唐兄一定很想知道，區區急着要去辦的是一件什麼事？」

唐鳳璇道：「沒錯。」

歐陽漢生道：「唐兄，咱們邊走邊談。」

快走到廣元樓的時候，歐陽漢生已將表妹向紅玉遭人姦殺，表兄向雄風失踪的事說給唐鳳璇聽。

唐鳳璇聽完後，臉色大變，「歐陽兄，小弟對貴親……的遭遇，深感難過，但願你表兄吉人天相，安然無恙。」

歐陽漢生吁口氣。「但願那個枉死在狂龍婁雲樓刀下的外鄉人，不是區區表哥，那還有一點希望，希望舍親還活着。」

說着話，兩人已走到廣元樓前，兩人略一停步，一齊走進店堂內。

由於時候尚早，店堂內祇有幾個客人，幾個夥記都很空閒，眼見有客人上門，幾個夥記中，有三個夥記同時迎上去。「兩位公子，喜歡坐哪裏，請隨便坐。」

唐鳳璇欲張口說不是來喝酒的，給歐陽漢生暗暗用手扯一下他的衣袖，示意由他來說。「小二哥，就那副座頭吧，請拿一壺狀元紅、兩碟下酒的菜來。」說完，當先向說話時用手指着的那副座頭走去。

一個夥記連聲說好，急急去拿酒菜，另兩個夥記跟隨兩人來到那副座頭，一個抹桌面，一個替兩人擺放杯筷，招呼週到。

待兩個夥記哈腰退開去後，一直忍着的唐鳳璇再也忍不住，說道：「歐陽兄，咱們是來查問……不是來喝酒的啊！」

歐陽漢生笑笑道：「唐兄，急也急不在一時，既然來了，若不喝杯酒，說起話來恐怕不大方便。」

唐鳳璇恍然點頭。「還是歐陽兄想得週到。」

去拿酒菜的那個夥記已將酒菜捧來，放下酒菜後，向兩人哈哈腰。「兩位公子慢用。」欲退開去，給歐陽漢生叫住。忙道：「兩位公子還有什麼吩咐？」

歐陽漢生道：「區區想向你詢問一件事。」

「公子請說。」那夥記馬上道。

「聽說貴店曾發生過一宗狂徒殺人……的慘事，當時有數人被殺，其中一人是個外鄉客，是嗎？」歐陽漢生邊說邊將一塊碎銀塞入那夥記的手上。

那夥記拿住那塊碎銀，滿心歡喜，忙答道：「確有其事，當日一共有七人被殺，其中一人確是外鄉人。」

一頓又道：「當時的情形好可怕，小的差點也死在行兇的狂龍婁雲樓刀下，幾乎嚇得暈死過去。可憐那個外鄉客，死了也不得歸葬故鄉。要不是咱老闆念在他拚死阻止那條狂龍繼續行兇，死在狂龍刀下，出錢葬了他，準會落個破蓆捲屍，給胡亂葬掉的下場。」

「那個外鄉客大約多大年紀？」歐陽漢生問。

「大概三十未出頭，長得高大壯健，那把刀又厚又重，他舞動起來，却像舞動一把木刀一樣。」

歐陽漢生心頭一震，疾聲道：「可知道那人給葬在那裏？」

夥記對歐陽漢生神色變異感到奇怪，不好詢問，祇好藏在心裏，點頭道：「怎會不知道，那日小的也跟着去，就葬在城西外約三里處的一個墳崗上，由於不知那外鄉客是何方人氏及姓甚名誰，祇好在他墳前立了一塊上寫『好漢無名氏之墓』幾個字的石碑。」

歐陽漢生從懷中拿出一塊碎銀，放在桌面上。「小二哥，這是酒資。」接對唐鳳璇道：「唐兄，咱們走。」

唐鳳璇二話不說，起身跟着歐陽漢生往外走。

店夥記看到兩人一口酒也沒喝便走，不由張口說道：「兩位公子……」眼見兩人頭也不回，便將下面的話咽回去，看着兩人走出店外，才拍拍腦袋，自語道：「那兩位公子一定是那個枉死的外鄉客的什麼人，要不，那兩個公子怎會聽聞外鄉客葬在那裏後，便匆匆離去。」

走出店外，唐鳳璇忍不住道：「歐陽兄可是認爲那個外鄉客極有可能是貴表兄？」

歐陽漢生連連點頭。「年紀、身形，所使的兵器都跟區區的表兄相似。」

唐鳳璇不再說話，跟隨歐陽漢生急急向城西那面走去。

來到那個墳崗前，兩人很輕易便找到向雄風的墳墓。

因爲，那塊墳碑已給向紅玉用劍改刻爲向雄風之墓，所以，歐陽漢生兩人一找便找到。

一眼看到那塊墳碑，歐陽漢生臉色慘變，悲呼一聲，「雄風表哥！」撲前跪在墳前，悲傷流淚。

唐鳳璇看着，亦禁不住黯然，垂首站在一旁。

半晌，歐陽漢生抹去臉上的淚痕，向墳墓拜了三拜，站起來，雙

眼却看着墳碑上的字，口裏喃喃道：「墳碑上向雄風三個字，一定是玉表妹找到後，改刻上去的！玉表妹一定是去找那個兇徒婁雲樓報仇，却又被……殺害！」雙手握拳得指節啪啪作響。

唐鳳璇看着，忍不住上前伸手輕輕搭着歐陽漢生的肩頭，可是，馬上又將手拿開，感然道：「歐陽兄，人死不能復生，不要那樣難過……小弟心裏……也很難過……」

歐陽漢生用力咬咬嘴唇，仰天長呼出一口氣，低沉地道：「雄風表哥、玉表妹，這個仇我一定會替你們報！拿那兇徒的人頭來祭你倆在天之靈！」

唐鳳璇欲言又止，祇是看着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舉拳向空。「我這就去找那狂龍婁雲樓，手刃此惡徒！」說完，大步向崗下走去。

唐鳳璇急忙追上去。「歐陽兄，既已知道殺害貴親的兇徒是誰，無須魯莽從事，待從長計議後，才找那兇徒討還血債！」

歐陽漢生脚步一窒，深吸一口氣。「謝謝唐兄提醒，區區絕不會魯莽從事。若區區有什麼三長兩短，那不但報不了仇，區區也會賠上一條命，此乃智者所不取也。」

「歐陽兄曉得這樣想，小弟就放心了。」唐鳳璇鬆口氣。「歐陽兄之事，就是小弟之事！」

歐陽漢生道：「唐兄，區區不欲你因爲舍親之事而涉險……」

不等歐陽漢生往下說，唐鳳璇打斷他的話。「歐陽兄，你可以爲了小弟之事兩脅插刀，却不許小弟助你一臂之力，這是什麼道理？莫非你不將小弟視爲朋友？」

「區區怎會不視唐兄你爲朋友……」歐陽漢生着急的道。

「那就成了！」唐鳳璇馬上道：「你幫小弟報仇，小弟幫你對付那個兇徒，這才是朋友。」

歐陽漢生頓時無話可說。

「歐陽兄，要知道那個兇徒婁雲樓的下落，去找那個總捕頭，一定知道。」唐鳳璇道。

歐陽漢生點點頭。「馬上去找郝總捕頭。」

* * *

郝剛聽歐陽漢生說，給狂龍婁雲樓在廣元樓殺死的人，就是歐陽漢生的表兄向雄風，不但不感驚愕，居然露出高興的神色。唐鳳璇忍不住道：「郝總捕頭，歐陽兄的表兄給狂龍婁雲樓殺死，你怎麼看上去透着高興？你沒有一點同情心的嗎？」

郝剛忙擺手道：「唐公子，本捕頭可不是鐵石心腸，怎會不替歐陽公子感到難過。只是，本捕頭確是有點高興，想到終於有人出頭收拾狂龍婁雲樓這開封一大害，本捕頭開心得想笑！」

唐鳳璇不滿地道：「總捕頭，殺人償命，那姓婁的兇徒既然殺了人，你們官府難道袖手不理？讓他逍遙法外？」

郝剛雙手亂搖。「唐公子有所不知，本捕頭何嘗不想將狂龍婁雲樓緝捕法辦，可是朝廷律例，辦案須憑罪證，本捕頭並非不知道姓婁的殺了人，可是，苦主不但不入稟衙門追究，還衆口一詞，供認他們被殺的親人該死，先動手欲殺姓婁的，以至反給姓婁的殺了，在這情形下，姓婁的不算犯了殺人罪，祇要上下打點一下，便可以脫身，所以，事發後本捕頭會將他帶返衙門，最終還是要放了他，奈何他不得！」

一頓，續道：「之前，姓婁的屢次犯事，但因有人替他開脫，所以他一直逍遙法外，開封城的百姓誰不知他爲開封一害。如今終於有人對付他，省却咱當差的一番手脚，本捕頭怎不高興。要是歐陽公子替開封除去此害，不但開封的百姓拍掌歡笑，本捕頭也會開心得放聲大笑。」

「總捕頭，那姓婁的狂徒眞的那麼可惡？」唐鳳璇這句話好不天眞。

郝剛道：「此人若不是作惡多端，開封城的百姓又怎會認爲他是一大害！」

「總捕頭，誰人包庇那兇徒？」歐陽漢生問。

「本城一個叫盧仕裕的大戶。」郝剛道：「姓婁的在盧家任教頭之職。」

一頓，又道：「姓盧的雖然算不上是城中首富，也算得上是巨富之家，跟本城知府大人及通判大人頗有交情，不怕對兩位說，嘿嘿……本捕頭也得過他的好處，不要不成呀！要不，遲早捲鋪蓋回老家種田！」

「總捕頭，區區很明白你是身不由主。」歐陽漢生道：「實不相瞞，區區祖上也曾當過官，小時候，區區常聽先祖講述官場的情形，先祖亦有他的一套爲官之道。」

郝剛道：「原來歐陽公子先祖是官場中人，倒是失敬了。」

「家先祖常說官場齷齪，所以家父不肯致仕，後來棄文習武，告誡區區兄弟，切切不可涉足官場，列爲家訓之一。」歐陽漢生神態端肅。

唐鳳璇說笑道：「原來歐陽兄是官場之後，看來小弟高攀了。」

歐陽漢生急急道：「家先祖辭官回鄉後，寒家已變回尋常百姓

家。唐兄請千萬別說高攀不起這句話，恐怕高攀不起的是區區。」

唐鳳璇瞥了歐陽漢生一眼，展唇笑道：「歐陽兄，小弟打趣說笑而已，你怎麼那樣認眞？」

歐陽漢生以感發窘，尷尬一笑，轉對郝剛道：「總捕頭，盧家在哪裏？」

郝剛道：「歐陽公子不是要到盧家去找婁雲樓吧？」

歐陽漢生搖搖頭，郝剛鬆了口氣。「歐陽公子，若到盧家去，婁雲樓，乃是極不明智之舉，盧家要是報官，本捕頭不得不奉命去阻止及抓人。因此，本捕頭奉告你一句話，最好以江湖規矩跟姓婁的了斷那段血仇！依慣例，官府一向都不介入江湖恩怨之中的。」

歐陽漢生點頭道：「總捕頭之言甚是，區區並不打算到盧家去找姓婁的報仇。區區祇想知道盧家的所在，在附近監視，看看姓婁的每天都到什麼地方去，然後再決定對付他的辦法。」

郝剛道：「這個主意不錯。」

唐鳳璇道：「歐陽兄，必須要一擊中的，要不，打草驚蛇，再對付他便不容易了。」

郝剛道：「歐陽公子有把握殺得了姓婁的？」一頓續道：「貴表兄妹都死在姓婁的手上。歐陽公子，不是本捕頭潑冷水，別要不自量力，強出頭，不但報不了仇，還白白送一命，那可划不來。」

唐鳳璇插口道：「總捕頭放心，縱使歐陽兄力有不逮，有小弟相助，以二對一之下，不信殺不了姓婁的！」

歐陽漢生咬咬嘴唇。「總捕頭無須替區區擔心，區區從來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傻到明知不敵，還逞英雄去找姓婁的報仇。」

郝剛輕捻一下頷下的短鬚，點頭道：「本捕頭也知歐陽公子不是那種輕浮無知之輩，祝你馬到功成，手刃姓婁的，替本城除一大害。」

* * *

盧家宅子在城東那面，是一座佔地甚廣的大宅子，建造得頗有氣勢，不愧是巨富之家。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這一日坐在盧家對面的一家小酒舖內喝酒，監視着從盧家進出的人。

由於郝剛已詳細描述了婁雲樓的身形樣貌，所以，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雖未見過婁雲樓，自信一眼便能認出來。

兩人足足坐了一個時辰，喝了三斤酒，仍然不見姓婁的走出來，這樣坐下去，縱使不惹人思疑，恐怕也會喝醉，唐鳳璇雖然喝得比歐陽漢生少，但已臉面泛紅，有了幾分酒意。

再喝下去，唐鳳璇恐怕會醉，因此，歐陽漢生不敢再喝，結賬離去。

才走出小酒舖，唐鳳璇暗暗碰一下歐陽漢生的手肘，悄聲道：「那個往盧家大門走去的人，似是婁雲樓。」

歐陽漢生忙抬眼順着唐鳳璇的目光瞧去；祇見從盧府大門左面斜對着的一條巷，走出一個人來，向盧府走去，瞧他的身形及樣貌，跟郝剛所描述的一模一樣，最觸目的是，背上背着一把朴刀！郝剛曾特別提及，婁雲樓使的兵刃是一把朴刀！那人不是婁雲樓，還會是誰！就是那姓婁的兇徒！」歐陽漢生目光一凝，話出口的同時，一雙手不自禁握起拳來。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

唐鳳璇喃喃道：「這個時候離晌午還早着，他不是離開盧府，而是返回去，莫非他大清早便外出，又或是昨晚沒有在盧府內住宿？」

看着婁雲樓走入盧府大門內。歐陽漢生道：「那惡賊這個時候回盧府，恐怕不會很快外出。」

「那咱們怎辦？」唐鳳璇問。

歐陽漢生一眼瞧到唐鳳璇醉紅上頰，白裏透紅，加上眼波如水，不由心頭一漾，暗自道一聲，「這神態活像一個穿了男裝的女孩子，好動人啊！」口裏說道：「咱們有的是時間，等他出來。」

「就在這裏等？」唐鳳璇問，臉上露出俏皮的笑容。

歐陽漢生游目打量一下四周，說道：「大可在附近走走，若是老呆在一個地方，會惹人思疑。」

「嗯。」唐鳳璇點點頭。「就到那頭走走吧！」指着街裏。

歐陽漢生往街裏打量一眼，再往盧府那面張望一眼，估量從街裏仍然看得到盧家大門前的情形，於是點頭道：「好啊！」偕同唐鳳璇往街裏走去。

街道雖然不甚寬大，却開設了頗多店舖，倒也頗爲熱鬧，兩人邊行邊瀏覽兩邊店舖擺賣的貨物——實則暗地裏瞥望盧府大門前的動靜，指指點點的，走得很慢。

接近街裏的時候，歐陽漢生發覺走動的人多是婦人女子——十個中有七個是女的，恍如走入了女人國那樣，兩邊店舖旁的都是胭脂水粉、首飾頭釵、布匹針綫之類的物品，頓時恍然明白爲何這段街道特別多女子走動。

因爲那店舖賣的，都是女人喜歡買的貨物。

兩人走在人叢中，幾疑走入了衆香國裏，引得不少年輕的媳婦及閨女投以愛慕的目光。

歐陽漢生給瞧得渾身不自在，尷尬得很，垂下目光，祇盼快些走

出這個「衆香國」。唐鳳璇却神態自若，嘴邊掛着淺笑，滿有興趣地東瞧瞧、西看看，引得不少女子向他投以傾慕的目光，甚至有幾個年輕女子暗地裏跟着兩人。

走到一家賣女紅的店舖前，唐鳳璇居然停下來，並暗中一扯歐陽漢生，將他扯停，興緻勃勃地細看店內擺放着的各色絲綫針物，不願離開。

歐陽漢生極力忍耐着，身旁不斷有女子挨擦過，有一個女子還向他拋媚眼，弄得他臉熱心跳，這還罷了，站了一會，驀然發覺自己跟唐鳳璇給六七個女子圍着，令到他手足無措，不敢動一下，免得碰上擠在身旁的女子。

「唐兄，這麼有興緻看那些針綫，莫非也好女紅？又或是想買點送給你的紅顏知己？」歐陽漢生不好催促唐鳳璇盡快離開那家店舖，祇好拿話來「刺」他。

那知他話未說完，幾乎給身旁的女子擠倒，幸好他會武功，總算穩住身形。

唐鳳璇身子微震了一下，忙抬起頭道：「歐陽兄說笑了，男子漢大丈夫，豈會喜歡這些玩意兒。小弟也沒有紅顏知己，不過想買點給舍妹作女紅之用，歐陽兄你大概已有紅顏知己吧，何不買些回去送給她？」說時，眼裏閃射出奇異的目光。

歐陽漢生大搖其頭。「像唐兄你這種人材也沒有紅顏知己，區區又怎會有呢！」

身旁的女子發出一陣歡呼聲。

驀地，一個女子從中鑽出來，喜孜孜地道：「公子若不嫌棄，小妹願做公子你的紅顏知己。」

兩人料不到居然有人如此「厚顏」不知羞，主動要跟他倆做「知己」，都嚇了一跳，定眼瞧看，那女子不過十七、八年紀，瓜子臉兒、柳眉鳳目，倒也俏麗可人，看其穿戴，不似是出於沒教養的人家，更不像煙花女子，心裏不由打個疙瘩，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歐陽漢生搶先道：「這位姑娘……看上的是他吧？」用手指一下唐鳳璇。

唐鳳璇大急，臉也紅了，正欲說話，那女子已然一手抓向他的衣袖，嬌笑道：「這位公子好俊朗啊！小妹最喜歡跟公子你這種人結爲知己啊！」

唐鳳璇嚇得驚叫一聲，急忙一縮身子，總算避過那女子的一抓，口裏急急道：「姑娘，男女……授受不親，請姑娘自重，區區跟妳素未謀面，怎好跟妳結交！」

那女子仍然厚着顏面道：「所謂一日生，兩日熟，普天之下皆兄弟姊妹也，公子你又何必拒人於千里呢？」

唐鳳璇給那女子說得啼笑皆非，不知如何是好。「這個，這個……姑娘不覺得有點那個嗎？」

那女子鳳眼一瞟，嬌笑道：「詩經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反之，嘻嘻……還不是一樣，公子可是看不上小妹蒲柳之姿，所以一再……」

唐鳳璇忙擺手道：「不，不，不是……姑娘容貌俏麗，討人喜愛……」

「既然公子不討厭小妹，小妹願做你的紅顏知己。」那女子說着已挨向唐鳳璇。

唐鳳璇嚇得一縱身，縱跳入店舖內。

那女子目光一亮，拍掌道：「原來公子也是個會家子，跟小妹乃是同道之人，那眞是天生一對！」說着一步縱入店舖內。

唐鳳璇急得欲叫歐陽漢生來解圍，那知道歐陽漢生却給幾個女子推擠拉扯到街當中，爭着要做他的紅顏知己，弄得歐陽漢生狠狽萬分，無法脫身。瞧熱鬧的人（大多是婦人女子），無不嘻哈絕倒，起哄助興。

唐鳳璇看到歐陽漢生也給弄得狠狽萬分，不禁啼笑皆非，眼見那女子已挨上來，急中生智，對那女子道：「姑娘若能替我朋友解圍，區區便答應跟姑娘交個朋友。」

那女子喜道：「當眞？」

唐鳳璇正色道：「區區從不打誑語。」

那女子二話不說，轉身衝出外面，向那幾個纏住歐陽漢生的女子喝道：「當街向男子獻媚爭寵胡鬧，不知羞恥，你們還要不要臉？」

那幾個女子冷不防給人一喝，頓時收斂了狂態，齊皆向那女子瞧去，認出那女子就是第一個不知羞恥，向唐鳳璇「示愛」的人，全都臉色一沉，紛紛喝罵道：「妳才不要臉！是妳不知羞恥，第一個向那個公子說什麼喜歡人家的，咱們不過跟妳……」

那女子勃然變色。「住口！妳這幾個不知羞恥的賤人，可知我是誰？」

那幾個女子給喝得怔住，其中一個女子尖聲道：「管妳是誰！妳幹得，咱們爲何不幹得？」

那女子大怒。「不知死活的賤人！我就是盧家大小姐！」突然撲出去，向那幾個女子拳打脚踢。

那幾個女子料不到自稱盧大小姐的女子會武功，給打得七零八落，東倒西跌，但却不甘心被揍，爬起身，叫罵着撲向那女子。

歐陽漢生早已乘機脫身而出，向唐鳳璇打個手勢，悄然往街道那

頭急奔。

唐鳳璇立刻閃出店鋪外，藉着瞧熱鬧的人遮掩，跟着歐陽漢生奔去。

那女子雖然會武功，在那幾個女子的糾纏下，一時間也無法將她們擺脫。

圍觀的人見有好戲上演，紛紛起哄助興。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奔到街頭的那一邊，回頭望去，仍然看到街裏頭滙聚的人羣仍未散去，兩人不敢停留，一溜煙跑得遠遠的。

* * *

「歐陽兄，想不到有那麼多女子爲了你而傾倒。」唐鳳璇似笑非笑地瞧着歐陽漢生。「看來，你是個甚得女子喜愛的人，將來一定艷福無邊。」

歐陽漢生吁口氣，苦笑道：「作夢也想不到，那幾個女子那樣不要臉，眞教人大吃一驚，想起來仍叫人害怕。」

一頓，接取笑道：「唐兄祇會笑區區，也不想想那個自稱姓盧的女子怎樣向你痴纏，你才是女子們心裏朝思暮想的夢中情人。」

「歐陽兄，說實話，那麼多女子喜歡你，你心裏一定喜不自勝，是嗎？」唐鳳璇認眞地看着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大搖其頭。「給她們嚇怕了才對啊！那些女子太過份了。」

「祇怕心裏不是那樣想吧？」唐鳳璇直瞧着歐陽漢生。

「區區從不說違心之言。」歐陽漢生正色道：「唐兄一再追問區區，莫非唐兄才是語有憾焉，心實喜之嗎？」

唐鳳璇一聲啐道：「小弟才不將那些不知羞恥，不要臉的女子看在眼內！對她們的所爲，嗤之以鼻！」

歐陽漢生正欲說話，唐鳳璇突然失聲說道：「歐陽兄，你剛才不是說，那個女子自稱姓盧，小弟還記得當時曾聽到那女子自稱是盧大小姐！」

歐陽漢生點頭道：「不錯，那女子確是自稱盧大小姐。」

「那女子會不會與盧家有關係？」唐鳳璇目光閃閃，瞧着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食指在桌面上點了一下。「對！區區怎麼沒有想到？那女子自稱姓盧，又在盧家附近出現，十九跟盧家有關連，極可能是盧府主人盧仕裕的女兒。」

「若然那女子是盧府大小姐，那就要存心認識她了。」唐鳳璇大爲興奮。

「唐兄可是想從那位盧大小姐的口裏，查探有關姓婁的底細，然後伺機對付姓婁的？」歐陽漢生不是個笨人，「聞弦歌而知雅意」。

「嗯！」唐鳳璇點點頭。

歐陽漢生咧嘴笑道：「唐兄，那就要委屈你了。」

唐鳳璇先是一怔，隨即明白歐陽漢生話中之意，裝出很開心的樣子，笑道：「那位盧大小姐人不賴，就是……急了點，少了一份矜持，也許她一時任性胡鬧，說不定她不是那種人，小弟跟她結識後，要是奪得美人心，那倒是一件美事。」雙眼有點緊張地瞧着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毫不在乎地笑道：「那唐兄你要多謝我這個大媒人了。」

一頓，收起笑臉，正色地道：「唐兄，剛才說笑吧了，說正經的，若要查探到姓婁的底細，而那人又確是盧府大小姐，確實需要勞煩唐兄你幫忙，因爲那位盧大小姐似乎對你情有獨鍾，結果自然事半功倍。」說到「情有獨鍾」那句話，忍不住微微笑起來。

唐鳳璇看在眼內，却裝作看不到，慨然道：「爲了助歐陽兄一臂，小弟說不得祇好勉爲其難，硬着頭皮上刀山下火海！」話未說完，她已忍不住嗤一聲笑起來，逗得歐陽漢生也忍俊不禁，失笑起來。

* * *

吃過晚飯，兩人返回客棧，路上，歐陽漢生道：「唐兄，這兩日爲了區區的事，躭誤了你報仇大事，很對不起，區區心裏很過意不去。」

唐鳳璇擺手道：「歐陽兄請別那樣說，報仇之事，急不來的，古語有云：欲速不達。何況，小弟根本不知那個大仇人匿在城中那個地方，要查出來，恐怕要花一番工夫。那倒不如由他來找小弟，省却一番工夫，而且，那個仇人大概已聽到風聲，那晚摸黑潛入客棧欲襲擊小弟的人，一定是那個仇人或是派出的殺手。既然他已找上小弟，何不以逸待勞，由他來找小弟，省却要冒凶險兼費時失事。」

歐陽漢生道：「他在暗，你在明，等待仇人找到頭上，那不但對你極之不利，亦防不勝防！」

唐鳳璇笑道：「有歐陽兄你在旁相助，小弟相信定能逢凶化吉。」

歐陽漢生道：「唐兄太看得起區區了。」

唐鳳璇道：「歐陽兄請別太謙，不怕對你說，小弟當初祇是憑着一腔仇恨，誓要找那仇人報却大仇，心裏一點把握也沒有，不敢想像憑一己之力，能否報得了大仇，直到遇上你，得你出手相救，小弟才充滿信心，深信在歐陽兄你相助之下，必能報却大仇！」

郝捕頭等人上小紅樓找盧大小姐問話……

歐陽漢生搖頭道：「唐兄太抬舉區區了……是了，這幾天都沒有什麼動靜，不知要對付唐兄你的人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

唐鳳璇蹙眉想了一下。「大概小弟這兩日都跟歐陽兄你在一起，要殺小弟的人有所顧忌，所以不敢貿然下手，這兩日能夠平安無事，都是拜歐陽兄所賜。」

歐陽漢生道：「唐兄又抬舉區區了，區區那有這個能耐，依區區猜想，要對付唐兄的人，這兩日不下手，乃是一個詭計，待唐兄你不自覺放鬆下來後，再驀然出擊，令到唐兄你措手不及，便會很易爲其所乘。因此，唐兄你切不可鬆懈大意。」

「謝謝歐陽兄的提點。」唐鳳璇感激地瞥了歐陽漢生一眼。「小弟會加倍小心防範。」

說着話，已走到客棧前，兩人返回客棧內，各自回房寢息。

在歐陽漢生跟他分手，返回房間時，唐鳳璇張口欲說，但欲言又止，看着歐陽漢生的背影出了一刹那的神，才輕輕透口氣，返身入房。

關上房門，唐鳳璇走到床前坐下去，呆呆地楞起神來，也不知他在想什麼，一會兒蹙眉搖頭，半晌，口裏喃喃道：「但願心想事成。」接露齒一笑，說一聲，「不要胡思亂想了，姻緣天註定，再想下去，徒招煩惱！」和衣往床上一躺，將被子扯到身上，閉上眼睡覺。

那知道他才閉上眼，後窗忽然「噗」一聲響，一物擊破窗紙，射入房間內，落在地上，「波」一聲響，爆發出一大團煙火，迅速地擴散開來。

唐鳳璇於後窗給擊穿的刹那，已然警覺，陡地從床上彈起來，一頭撞開帳子，掠上一根横樑上，一眼瞥到地上煙火爆發擴散，心知不妙，那煙火極可能有毒，當下不敢遲疑，自横樑上飛掠向房門，「彭」聲大響，一掌擊破房門，掠出房外。

一陣急如驟雨的暴響聲，即時自廊檐下的一根横樑上響起，一大蓬寒芒如疾矢般，罩射向唐鳳璇身上。

唐鳳璇身形才穿出去，還未着地，便遭到一大蓬暗器暴襲，人在空中，加上又在冷不防之下，縱使他反應再快，恐怕也很難應付得了。

事實上，他雖然全力以赴——以一招流星滾墜，劍光裏着往下滾墜的身形，祇聽叮叮噹噹一陣激響聲響起，射在唐鳳璇「身上」的暗

器，都給擋擊開去。

就在他身形即將落地的刹那，一件物件陡地激射落他身下的地上，波一聲，爆射出一大蓬牛毛針來。

剛才唐鳳璇僥倖應付了那一大蓬暗器，這一次恐怕應付不來了。

事實上，應付從地上反射起來的暗器，要比自高處射下來的暗器難以應付，因他人已快墜地，根本不夠空間讓他施展劍法封擋，在倉促之下，他決不可能將那大蓬反射起來的牛毛針悉數封擋住！

「刷」一聲，一條布帶似的彩虹乍展，一下子捲纏住唐鳳璇的身子，以驚雷閃電的速度，將唐鳳璇凌空拉扯開去。

祇聽「嗤嗤」之聲不絕於耳，那一大蓬牛毛細針，自唐鳳璇的身旁激射過，有幾支擦着他的衣服射過，說險，險到毫巔，驚得唐鳳璇出了一身冷汗。

「颼」一聲，一道刀光飛斬向被扯開去的唐鳳璇。

唐鳳璇因身子給布帶纏住，手腳施展不開，無法應付那凌空飛斬過來的一刀，驚得他駭叫出聲。

那知道他叫聲出口，整個人驟然往下急墜，重重地墜跌地上，摔得他「唷」地痛叫一聲。

原來那條纏住他身子，將他扯開去的布帶在那霎間突然放鬆下來，在驟然放鬆之下，令到他疾往下墜跌。

凌空飛斬過來的一刀斬了個空，可是，唐鳳璇却感受到刀風刺膚生痛，可見那一刀勢道之凌厲！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那凌空飛斬落空的刀勢倏地一迴，如秋風掃落葉般，向跌落地的唐鳳璇斬下去。

原來那飛斬的一刀是一人手執一把朴刀，凌空撲來，揮刀斬向唐鳳璇。

「叮」一聲，一道劍光如駭電閃射，於間髮之間，擊在刀身上，硬是將那斬向唐鳳璇的朴刀擊震開去。

人隨劍現，仗劍飛擊的人，乃是歐陽漢生。

唐鳳璇驚得心頭噗噗直跳，剛才連番遇險，要不是得歐陽漢生解圍，他如何能夠脫險。

那使朴刀的人一刀給擊歪開去，立刻順勢斜掠，落在地上，抖手發出一蓬暗器，射向唐、歐陽兩人。

歐陽漢生叱喝一聲，舞劍急擋——護住地上的唐鳳璇，那使朴刀的人乘機縱拔起來，掠上廊檐上，身形一閃而沒。

待到歐陽漢生將射來的暗器擋擊撥落，那使朴刀的人已溜得不見了影踪。

歐陽漢生也顧不得追截那使朴刀的襲擊者，急忙看顧經已掙脫布帶，跳起身來的唐鳳璇。「唐兄，可有受傷？」

唐鳳璇驚魂稍定，吁口氣道：「僥倖沒有受傷。」接着急道：「歐陽兄，那賊子溜了？」

歐陽漢生點點頭。「算了，追不上了。」

唐鳳璇抹把冷汗，猶有餘懼地道：「好險啊！剛才要不是得歐陽兄你出手相救，小弟恐怕已遭了毒手！歐陽兄兩番相救，小弟粉身難報。」

歐陽漢生連連搖頭道：「你我既是朋友，請唐兄以後不要再說什麼感恩報答的話，若再那麼說，便是不當區區作朋友。」

唐鳳璇忽然驚叫一聲，「瞧！那是淬了毒的牛毛針！」

歐陽漢生順着唐鳳璇手指處瞧去，祇見一條廊柱上，釘着幾根閃着暗綠光芒的牛毛針，那明顯是淬了毒的。禁不住心頭跳動一下，剛才要不是自己反應夠快，扯下腰帶飛纏住唐鳳璇將他扯開去，恐怕他已給那一蓬毒釘射中，毒發身亡！

他相信牛毛針上必是淬上了劇毒。

因爲，使朴刀的人可不是跟唐鳳璇鬧着玩，而是要殺他！

「唐兄，這次襲擊你的人，又是上一次那個使朴刀的人！」歐陽漢生不敢大意，仍然握劍防備。

唐鳳璇吸口氣。「好狠毒的手段！看來，要殺小弟的人非要殺我不會罷手！看來以逸待勞這個辦法行不通了，防不勝防之下，不會每一次都那樣走運，祇要有一次失手，那小弟便完了。」

「嗯！」歐陽漢生深以爲然。「一定要將那個殺手揪出來，才能擺脫死亡的陰影！」

一頓，續道：「唐兄，這一次襲擊你的人，除了那個使朴刀的，還有一兩個同夥！區區看得很眞切，發射毒針的並不是使朴刀那人，使朴刀的是從另一個地方向你飛身撲去的。」

「可能一共有三個人。」唐鳳璇掠一下散亂的髮絲，「另外有一個人從後窗外擲入一個煙火彈，逼小弟離開房間，好讓使朴刀的人及發射毒針的人向小弟下手。」

一頓，又道：「歐陽兄，你怎會知道小弟今晚會遇險的？」

歐陽漢生猶豫了一下，才說道：「區區沒有先見之明……回房後，躺在床上，越想越不放心，橫豎睡不着覺，便起床走出房外，在附近巡察，提防那晚襲擊你的人重施故技，那麼巧，居然給區區發覺有人向你施襲，令到區區趕得及出手搶救。」

唐鳳璇忽然道：「歐陽兄，小弟忽然聯想起一件事來，總覺得剛才那個溜走了的傢伙，跟殺害貴表兄妹的那個兇徒婁雲樓有關連！」

歐陽漢生雙眼倏睜。「唐兄有何根據？」

唐鳳璇道：「歐陽兄，難道你沒有想到，兩人同是使朴刀的嗎？」

歐陽漢生目光一閃，失聲道：「是啊！區區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朴刀雖是一般人愛使用的兵器，但能夠使得像那人那麼精妙凌厲的人，相信沒有幾人，在同一地方，出現兩個使朴刀的高手，不大可能！唐兄你所言有道理，兩個人可能是同一個人。」

唐鳳璇興奮地道：「要是兩人二而一，那太好了！咱們要對付的是同一人，那就不用分心費神去分別對付兩個人，對咱們有利無害。」

「找個機會一試那姓婁的身手，便能夠證實兩人是否同是一人！」歐陽漢生道：「唐兄，看來那人暫時不會再對你下手，但爲了小心起見，而唐兄的房間大概也不能寢宿了，唐兄若不嫌偪促，何不到區區房裏將就過一晚，彼此也有個照應，未知唐兄意下如何？」

唐鳳璇遲疑不決，吞吞吐吐道：「小弟……一向獨睡慣了，不喜與人……共睡一床……恐怕會擾了歐陽兄的睡眠……」

歐陽漢生笑道：「區區也不慣跟人同床共宿，那不是問題，區區可以睡在地上，唐兄睡床，那不就解決了？」

唐鳳璇道：「要歐陽兄睡在地上，那不大……」

歐陽漢生截斷唐鳳璇的話。「唐兄別過意不去，區區以前曾在荒野露宿，在地上睡，沒有什麼。」

唐鳳璇見歐陽漢生盛意拳拳，不好再推拒，頷首道：「那由小弟睡在地上，歐陽兄睡在床上……」

「那不成。」歐陽漢生道：「區區比唐兄你年長，該讓區區睡在地上。」

唐鳳璇遲疑了一下，說道：「歐陽兄，咱們別爭了，一起睡在床上吧，咱們可以聯床夜話。」

「好啊！」歐陽漢生道：「又或者咱們輪流睡，這就不怕那個賊子再來襲擊。」

「也好。」唐鳳璇點點頭。

兩人返回歐陽漢生的房間內，結果兩人坐着談到天亮。

* * *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大清早便來到盧府附近，監視盧家進出的人。

爲免惹人注意，兩人在附近慢慢遊逛，祇盼快點看到婁雲樓從盧家大門內走出來。

逛了多個時辰，打從盧家大門進出的人不少，可就是看不到婁雲樓的影子。

再這樣逛下去，不累也口渴，歐陽漢生看到唐鳳璇不時舉袖輕拭臉頰，起初還以爲天氣有點熱，走動之下，不免出汗，他的額上便微有汗漬，對於唐鳳璇抹汗的舉動不以爲意，待到再一次看到唐鳳璇舉袖拭汗，禁不住目光一楞，心裏訝異不已。「怎麼唐兄抹汗的舉動像女子手執絹帕拭汗那樣輕柔雅緻？男子不會那樣抹汗的，就像我，舉袖一抹便是，莫非他眞的學了女兒之態，又或是……」

「不！不！不！」他馬上暗自搖頭。「唐兄怎會是女扮男裝，他的舉動像個男子，不過偶爾露出女兒之態……他要是女子，準是個大美人，恐怕我也……」

驀地，他給一聲嬌媚的呼叫聲驚動，回過神來，忙往呼叫聲望去，祇見一個女子嬝嬝娜娜地急步向他們走來，一隻手掌不住招動。「哎，那位公子，本小姐眞是跟你有緣啊！又遇上了，本小姐好開心啊！」

歐陽漢生定眼瞧清楚，差一點沒有笑出聲來，那女子原來就是昨天纏着唐鳳璇「示愛」，自稱盧大小姐的那一個。

唐鳳璇一眼看到那位盧大小姐，馬上轉身欲避，可惜已來不及，急死了，悄聲對歐陽漢生道：「歐陽兄，如何是好？」

歐陽漢生忍笑道：「唐兄忘了嗎？昨天咱們不是說好了，由你結識那位盧大小姐，好從她的口裏，打聽姓婁的底細。」邊悄聲說話，邊向那個盧大小姐揚手道：「唏！姑娘！眞高興見到妳，區區這位兄弟自遇見妳後，一直念念不忘，驚爲天人。區區不忍心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因此大清早便陪他在附近逛，希望可以再遇上姑娘妳。皇天不負有心人，又見到姑娘妳，眞是天有眼，正如姑娘妳剛才說的，有緣啊！」

那位盧大小姐聽得高興萬分，笑臉如花，急走變成了「歡奔」。

唐鳳璇窘急得拿手碰了歐陽漢生一下，氣急地道：「歐陽兄還落井下石，小弟心裏慌啊！不知怎樣應付她，小弟不慣跟她這種熱情得教人吃不消的女子打交道啊！」

歐陽漢生咧嘴直笑，邊用手將唐鳳璇拉轉，邊道：「爲了盡快查出姓婁的底細，唐兄，請勉爲其難。」

唐鳳璇給拉轉回去，剛好跟那個盧大小姐朝個正着，嚇得他不自禁退縮了一下，那個盧大小姐好不「豪邁」，伸手一把抓住唐鳳璇的手，嬌嗔地道：「公子，你怎麼昨

天一聲不吭便走了，小妹依言趕走了那幾個不要臉的賤人，公子你可要依諾跟小妹交個朋友啊！」雙眼直勾勾地瞧着有點難爲情的唐鳳璇。

歐陽漢生看着，忍俊不禁，放聲大笑。

盧大小姐看到唐鳳璇難爲情的樣子，咭咭直笑。「公子的臉皮比小妹還薄，男女相悅，有什麼好害羞的，小妹也不害臊呀！」

歐陽漢生忍笑道：「姑娘不愧女中豪杰，比我這位兄弟大方熱情多了……」

唐鳳璇忽然鼓起勇氣道：「姑娘美麗動人，能夠跟姑娘結識，是區區的榮幸。」居然神態自然，絕無半點難爲情。

盧大小姐歡呼一聲。「公子說小妹美麗動人，可不是逗小妹開心吧？」

唐鳳璇忍笑認眞地搖搖頭。「句句都是心裏話！」他已想通了，不過是跟那位盧大小姐虛與委蛇，又不是認眞的，何須難爲情。

盧大小姐喜不自勝。「太好了，小妹開心死了！」雀躍不已。

歐陽漢生在旁看着，心裏暗道：「長了這麼大，第一次遇到這麼一個沒有半點矜持的女孩子，熱情得教人吃不消，不知她家裏人是怎樣管教她的。」

唐鳳璇朝歐陽漢生苦笑一下，歐陽漢生朝他咧嘴直笑，氣得他直瞪眼，引得歐陽漢生笑不攏嘴，幸好沒有給盧大小姐瞥到兩人在「作怪」。

盧大小姐確是「開心死」了，樂得手舞足蹈，可用放浪形骸四個字來形容，唐鳳璇不想引來太多「不以爲然」的目光，便開口對她說：「姑娘，請教芳名怎樣稱呼？」否則她還會繼續「樂」下去。

聽唐鳳璇那麼說，盧大小姐馬上收斂了狂態，一副喜不自勝，受寵若驚的樣子，忙不迭道：「公子，小妹姓盧，名桂丹。若公子不介意，大可稱呼小妹一聲丹妹……」

唐鳳璇忙截道：「區區認爲，還是稱呼姑娘妳一聲盧小姐較恰當。區區跟妳的交情，還未到稱哥道妹的地步啊！」

盧桂丹對於唐鳳璇說的話，一點也不覺得不領情，兀自笑臉如花，連連點頭道：「公子所言甚是，將來交往深了，自然改變稱呼，小妹還未請教公子高姓大名。」

唐鳳璇道：「區區姓唐，名鳳璇。」

盧桂丹拍掌道：「好姓名，公子眞是人如其名，還有，鳳對丹，再恰切不過。咱倆不但有緣，且天生一對！」拍掌直笑。

唐鳳璇畢竟臉嫩，給盧桂丹說得怪難爲情的，臉上一陣發熱，不曉得如何回應。

歐陽漢生看着，暗自在心裏道：「這位盧桂丹要不是想男人想得痴狂了，便是瘋了，那有女子如此不知羞恥，公然向男子『示愛』的，太放肆了。」

唐鳳璇不想跟盧桂丹扯下去，開口說道：「盧小姐，區區跟歐陽兄還有事要辦，告辭了，改天再見。」向她拱拱手，便欲離開。

盧桂丹却一把抓住他的手，着急地道：「唐公子這麼快便要走了？小妹還想請兩位到家裏玩玩，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啊？何不暫時丟下，陪小妹回家說話。」拉着唐鳳璇不放。

唐鳳璇大感尷尬，也有點生氣，正想嚴詞拒絕，却聽歐陽漢生說道：「唐兄弟，盧小姐盛意拳拳，却之不恭，橫豎咱們要辦的又不是什麼緊要之事，何不到盧姑娘府上去坐坐，親近親近。」說話時連連給唐鳳璇打眼色。

唐鳳璇馬上明白歐陽漢生的意思，但却擔心入「虎穴」後，脫不了身，但又不敢說出來，急得連連向歐陽漢生使眼色，歐陽漢生詐作看不到，瞧着盧桂丹，聽她說話。

祇見盧桂丹喜得幾乎語無倫次。「歐陽公子所言最中聽，太討人喜歡了，怪不得昨天有那麼多女子纏住你，嚷着要跟你相好……」

歐陽漢生恐她越說越露骨，忙截道：「未知盧姑娘府上在哪裏？」

盧桂丹轉身往前一指。「就在那裏。」

她所指的方向，正是盧府之所在。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雖已猜到，仍然禁不住心頭一跳——想到即將深入虎穴，心裏自不免有點忐忑不安。

「好大的一座宅子。」歐陽漢生不想被盧桂丹看出臉有異色，立刻讚嘆一聲，加以掩飾。

盧桂丹得意地道：「我家在城裏是數一數二的大宅，前有庭院、後有花園，樓閣數座，走遍我家，少說也要半日。兩位到了我家，不是小妹誇口，擔保兩位遊過之後，不願離去。」

歐陽漢生給挑起了興緻。「那非要到府上走走，見識見識了。」

唐鳳璇仍在向歐陽漢生打眼色，歐陽漢生詐作看不到，氣急得他暗暗咬牙頓脚。

——他恐怕進去容易出來難。

「唐公子、歐陽公子，請跟小妹走啊！」盧桂丹一扯唐鳳璇，拉着他便往前走。

唐鳳璇一張臉漲紅，急急道：「盧小姐請放手……給人看到不大好，區區跟妳走。」

盧桂丹瞥到唐鳳璇臉有不豫之色，識趣地放開手，與他併肩往前行。

歐陽漢生在後面跟着，看到唐鳳璇渾身不自然的樣子，掩嘴直笑。「唐兄臉嫩如女子，盧姑娘却豪放勝男兒，兩人居然遇上，眞像不是寃家不聚頭。」

「盧小姐府上有些什麼人？」唐鳳璇眼見不能打退堂鼓，逼着「上梁山」，祇好收拾心情，與盧桂丹說話，好從中打探盧家虛實。

盧桂丹見唐鳳璇跟她說話，滿心歡喜。「小妹上有爹娘，下有弟妹，加起來有六個人坐在一起吃飯，此外，有二、三十個僕婦、丫頭和幹粗活的下人；另外還請了八個護院，他們的功夫都很了得，小妹的功夫有些是他們教的。」

「這麼說，盧小姐的功夫有些是別人教授的了？」唐鳳璇滿有興趣。

「嗯。」盧桂丹似乎是一個毫無機心的人。「小妹自小便跟家父練武，可惜小妹無心學武，常被家人責小妹學了這些年，連一成功夫也學不到。」

「令尊一定是位高人了？」唐鳳璇笑問。

「小妹不知我爹是否很厲害，祇知道我爹從未跟人動過手，不知他的功夫有多了得，祇有一次看到我爹跟家裏那個護院頭兒動手過招，很好看，小妹正自看得眼花撩亂的時候，那護院頭兒突然抽身跳出戰圈，拱手向我爹認輸，小妹却看不出他怎會敗在我爹的掌下，問我爹，他却笑而不答，問護院頭兒，他祇說敗在我爹一招氣吞牛斗掌法之下，還說很佩服我爹的身手……」

「連護院頭兒也打敗，令尊確是一位高手。」唐鳳璇讚道：「盧小姐，聽妳那麼說，府上那位護院頭兒，該不是無名小輩，要不，令尊也不會聘他到府上任護院頭兒。」

唐鳳璇乘機打探盧家那位護院頭兒是否狂龍婁雲樓。

盧桂丹眉梢一揚。「說起來，我家的護院頭兒在開封城內，確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城裏，祇要提起狂龍婁雲樓，相信沒有什麼人未曾聽聞，我爹也對他很客氣。」

說着話，已走到了盧府大門前，守門的兩個漢子看到盧桂丹，馬上躬身抱拳，「大小姐回來了。」四道目光却溜着歐陽漢生跟唐鳳璇。

盧桂丹却不理會那兩個漢子的神態目光，逕自帶兩人走入大門內。

盧家確實很大，盧桂丹一點也沒有誇張，進入大門，轉過一面照牆，眼前是一個大庭院，少說也有畝許大，兩邊擺放了一排形態各異的盆栽，一條鵝卵石鋪成的丈寬石道直通向庭院那頭的一座大廳，將那個偌大的庭院分隔成兩爿，單是眼前的庭院跟那座大廳，便給人一種恢弘的氣勢！

盧桂丹帶着兩人走向一條通向大廳左邊的甬道，那條甬道祇有半丈寬闊，在庭院的邊沿，兩旁栽種了奇花異草，走在其間，花香撲鼻，教人心曠神怡。

遇上的下人，都對盧桂丹垂手閃立一旁，恭敬地叫一聲，「大小姐。」盧桂丹却哼也不哼一聲逕自走過，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都留意到，那些下人見到盧桂丹時，臉上都露出畏懼的神色。

繞過大廳，穿過一個月洞門，再左繞右拐了一會，進入一個小院內，祇見院內有一座小紅樓，有三層高，小巧玲瓏，院內遍植丹桂及月桂，雖未到丹桂飄香的季節，仍然隱隱透出一股丹桂的香味，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都看出，這個所在可能是盧桂丹的香閨。

盧桂丹逕自向小紅樓走去，兩個婢女大概聽到脚步聲，自樓內走出來，一眼看到盧桂丹，慌忙迎上前去，向盧桂丹行禮道：「大小姐回來了，請到樓內稍歇，待婢子給大小姐奉上香茗。」

盧桂丹瞧了兩個婢女一眼，「快來見過唐公子跟歐陽公子。」

兩個婢女忙走到唐、歐陽兩人面前，襝衽一禮，「婢子見過兩位公子。」

兩人忙道：「快請起來，不用多禮。」

盧桂丹道：「飄香，到厨下去吩咐弄幾個精美的菜送上來；本小姐要招呼兩位公子在此喝酒。」

左面那個婢女恭應一聲，向盧桂丹躬躬腰，才往院子外走去。

盧桂丹跟着吩咐另一個婢女，「玉荷，去拿酒來，要窟藏了十年的丹桂酒。」

那個婢女恭應一聲，自去取酒。

盧桂丹這才對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道：「兩位且請到小樓內坐一會，快靠晌午了，待吃過後，小妹才帶兩位到各處走走。」招呼兩人進入小樓，在廳內坐下來，親自奉上香茗，請兩人喝口茶解渴。

兩人確實有點口渴，客氣一句，端起杯子，喝了兩口，但覺入口香滑，直沁心脾，兩人不由讚一聲，「好茶。」

盧桂丹眼波流轉，瞟了唐鳳璇一眼，「那是我家秘製的丹桂茶，祇有貴客光臨，才拿出來奉客，並不是什麼人也喝得到的。」

歐陽漢生笑道：「區區深感榮幸，都是叨了唐兄的光。唐兄，區區要謝你帶挈，喝到這麼好的茶。」說話時，他忽然感了口裏舌間有一種甘甘涼涼的味道，不由又在心裏讚一聲，「果然好茶。」

唐鳳璇瞪了歐陽漢生一眼，「歐陽兄，怎麼說着又扯到小弟的身上？」

盧桂丹滿臉歡笑，「唐公子，歐陽公子說得沒有錯，小妹確是因為你，才請兩位到家裏來……」居然露出一抹羞態。

兩人看在眼內，不由相視一笑，各自在心裏道：「此姝眞是個妙人，當街當巷向男子示愛，一點也不覺難為情，居然在家裏會露出羞態，眞看不透她。」

盧桂丹看到兩人瞧着她笑，嗔道：「兩位笑什麼啊！莫非小妹說錯了話？又或是……」

唐鳳璇收起笑容道：「盧小姐很喜歡丹桂？」

盧桂丹頷首道：「是啊！所以小妹的名字也有丹、桂兩個字。」

一頓，問道：「唐公子喜歡丹桂嗎？」

唐鳳璇本喜丹桂，但却故意說：「區區不大喜歡丹桂，最愛是梅花。」

盧桂丹頓時沒了笑容，一臉緊張地道：「唐公子不會因此而連小妹也不喜歡吧？」

唐鳳璇硬不起心腸那樣說，況且在此作客，而且又暗懷目的，不好觸怒主人，因而含糊地道：「花草之物，怎能跟人相比。區區說不大喜歡丹桂，並不等於討厭它。」

盧桂丹聽唐鳳璇那麼說，臉上頓時重現笑容。「唐公子這麼說，小妹就放心了。」

那個叫玉荷的婢女忽然走進來，手上捧着一小罈酒，還有三個杯子，向盧桂丹道：「大小姐，婢子將酒捧來了。」

盧桂丹輕輕揮一下手，「將酒放下，這裏不用妳侍候。」

玉荷恭應一聲，將酒擺放在一張紫檀雕花小圓桌上，分別斟滿三杯酒，才退出去。

「兩位公子請過那邊喝酒。」盧桂丹起身招呼兩人，忽然省起唐鳳璇不大喜歡丹桂，慌忙道：「唐公子不喜歡丹桂，不知喜歡喝丹桂酒否？若不喜歡，小妹馬上着玉荷去拿你喜歡喝的酒來。」轉頭欲往樓外叫玉荷回來。

唐鳳璇忙道：「既是府上窟藏的好酒，焉會不愛喝，盧小姐請別麻煩了，待喝過後，區區不愛喝，才換另一種酒吧！」

盧桂丹聽他那樣說，才放下心，請兩人在小院桌前坐下，拿起杯子道：「唐公子、歐陽公子，請嚐嚐酒味如何。」

兩人未喝已聞酒香，忍不住拿起杯子，喝一口，但覺入口香醇馥郁，如喝甘露。兩人不禁讚道：「好酒，端的是佳釀，有如玉露瓊漿。」說完，忍不住又喝了一口。

「既是好酒，兩位公子請暢飲。」盧桂丹親自捧起小酒罈子，替兩人倒酒。

兩人恐怕喝醉，互相看了一眼，歐陽漢生道：「酒雖好，可惜區區跟唐兄弟都不擅飲。盧小姐，區區跟唐兄弟要是在貴府上醉酒失態，不大好啊！美酒該要細意品嚐，咱們淺斟慢酌如何？」

「兩位公子，小妹也不擅飲，淺斟慢酌亦是賞心樂事，特別是與唐公子你共飲。」盧桂丹嘴角生春，瞟着唐鳳璇，「唐公子，來！小妹敬你。」拿起杯子邀飲。

唐鳳璇聽盧桂丹說得那樣露骨，大感尷尬，拿起杯子，對歐陽漢生道：「歐陽兄，咱們一起喝。」

歐陽漢生笑笑，拿起杯子，三人碰碰杯，各自喝了一口，放下杯子，那個叫飄香的婢女已帶着兩個僕婦走進來，「大小姐，菜送來了。」向盧桂丹恭敬地道。

「端上來。」盧桂丹說一聲，飄香馬上招呼兩個僕婦上前，將三個提籃內的菜放在桌面上。

「退出去！沒有叫喚，別進來。」盧桂丹似乎對下人從不假以顏色，說話頗嚴厲。

飄香躬身應一聲「是」，帶着兩個僕婦退出小樓外。

盧桂丹立刻換上一副笑臉，對兩人親熱地道：「唐公子、歐陽公子，餓了吧？請吃菜。」親自挾了一箸菜，放在唐鳳璇的碗內。

唐鳳璇祇好說聲，「謝謝，區區曉得挾。」

歐陽漢生打趣道：「唐公子，最難消受美人恩啊！」

唐鳳璇瞪了歐陽漢生一眼，沒好氣地道：「歐陽兄若想，小弟願跟你換轉。」

盧桂丹抿嘴笑道：「歐陽公子美譽了，小妹那算得上是美人，恐怕唐公子看不上眼。」

歐陽漢生忍笑道：「盧小姐花容月貌，還說不是美人？跟唐兄弟眞是天生一對。」

盧桂丹頓時眉開眼笑，直向唐鳳璇拋媚眼，「唐公子，你也聽到歐陽公子怎麼說了，你說呀！對小妹可有意思？」

唐鳳璇聽着，祇覺汗毛倒豎，要不是暗懷目的，他眞想拔腳便跑。

——對於盧桂丹的毫不遮掩的示愛，他感到吃不消。

歐陽漢生看到唐鳳璇臉有不豫之色，知道他不大喜歡，忙道：「

唐兄弟大概有點醉了，盧小姐，待會區區跟唐兄弟欲拜候令尊令堂，區區跟唐兄弟在府上作客，若不拜候令尊令堂，實在有失禮儀。」

盧桂丹眼珠一轉，笑笑道：「兩位太客氣了，我爹娘昨天已到西山進香，改日有空，小妹再邀兩位公子到我家，跟我爹娘相見。」

「府上宅院宏大，想來一定是開封城首富。盧小姐，區區沒有猜錯吧？」歐陽漢生含笑道。

盧桂丹自傲地道：「我家若算不上首富，也算富有，聽我爹說，如今偌大的家財，都是我爹一手掙下來的。」

「府上一定是世居此地了。」歐陽漢生喝口酒。

盧桂丹搖頭道：「聽我爹說，祖籍是在這裏，先祖幾代都在外地謀生，至到祖父那一輩，才返回這裏定居，家道亦逐漸興旺起來。」

一頓，看着唐鳳璇道：「唐公子祖籍哪裏？」

唐鳳璇答道：「祖籍金陵，亦世居金陵。」

「金陵是個人杰地靈的好地方，難怪公子你生得俊朗過人。」盧桂丹雙眼直勾勾地瞧着唐鳳璇，彷彿恨不得將他一口吞掉。

「那麼，歐陽公子呢？」盧桂丹倏地轉眸問。

「洛陽人氏。」歐陽漢生道。

「三個不同地方的人，此刻坐在一起，太妙了。」盧桂丹拍掌笑說：「果然是有緣千里能相會。」雙眼又瞟着唐鳳璇。

唐鳳璇忽然站起來，「歐陽公子，咱們在盧小姐府上打擾了好一會，該告辭了。」

歐陽漢生想到盧府各處走走，以便知悉盧府內的形勢，因此，不想這麼快便離開，於是說道：「唐兄弟，美酒佳人當前，實在難得，何不多喝兩杯，跟盧小姐再親近多點……」

「小弟醉了……」唐鳳璇突然身子一軟，搖晃着坐下去，頭一重，伏在桌上，醉倒過去。

「唐公子，怎會這麼快便醉了？」盧桂丹急呼一聲，站起來看視唐鳳璇，「小妹仍未醉啊！」

歐陽漢生料不到唐鳳璇酒量這麼淺，總共喝了不到五杯酒，心裏大感奇怪，起身探頭道：「唐兄弟一定是詐醉，區區才不相信你的酒量那樣差！」

那知道他話未說完，驀地感到一陣暈眩，身子搖晃了一下，忙用雙手扶住桌面。「怎麼回事？區區……也醉了……不對勁……這酒……」陡地身子一軟，再也站不穩，歪跌下去，碰翻了櫈子，一骨碌跌在地上，醉死過去。

他在醉倒過去的剎那，僅聽到盧桂丹嘆口氣，「這麼快便不支醉倒，眞不中用！」以後的事，他什麼也不知道了。

蛇蠍美人　手段毒辣

盧府發生命案，報到官裏。

總捕頭郝剛奉命到盧府查辦此案，帶了四個捕快，跟隨着衙門報案的盧府總管盧四海趕去盧府。

郝剛邊走邊在心裏嘀咕，以盧家之財勢，誰人敢在……也不可能闖進……盧府內行兇殺人。

據那個盧四海所言，盧府內一個婢女被殺，殺人者是兩個在盧府內喝醉酒的公子哥兒，是盧大小姐的朋友。

至於那兩個公子哥兒姓甚名誰，盧四海却說不知道，因盧大小姐給兩個兇徒擊暈，至今仍未醒過來，無法從盧大小姐的口中詢問那兩個兇徒的姓名。

來到盧府，盧四海帶着郝剛及四個捕快逕自向盧大小姐居住的丹桂院走去。

郝剛曾到盧府兩次，但從未深入內宅，每次都是在第一進的大廳上跟盧家主人見面，這一次深入內宅，沿途曲徑廻廊，足足走了一刻鐘有多，才走到丹桂院，教他跟四個捕快大開眼界，驚嘆盧府之大，佈局之精巧，建築之堂皇美奐。

丹桂院前有兩個護院在守着，見是總管跟總捕頭和四個捕快到來，自然放行，讓他們進入院內。

院內樓前，亦有兩個護院在守着，盧四海帶着郝剛五人進入小紅樓內，一眼便看到護院頭兒狂龍婁雲樓迎上來，「婁爺，郝總捕頭帶了公差來了。」盧四海向婁雲樓招呼一聲。

婁雲樓雙眼一睜，「那好了，婁某不用在此呆看着那個死了的婢女。」接着目光一轉，落在郝剛身上，「郝總捕頭，咱們又見面了。」語氣透着譏諷。

郝剛冷冷道：「姓婁的，本捕頭不大喜歡看到你。」

婁雲樓冷笑一聲道：「郝總捕頭，這次惹上麻煩的不是婁某，而是裏面那兩個傢伙！」伸手往裏面一指。

郝剛不再理會婁雲樓，大步走入裏面，一眼看到地上的情形，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打個寒顫。

四個捕快亦駭然變色，往後微微窒退。

地上一共躺着三個人，一張紫檀小圓桌及兩張櫈子翻倒，杯筷碟子散碎一地，教人不忍卒睹的是地上唯一的那具女屍，身上衣衫破碎，不少地方裸露出來，身上插着兩把利劍，給開膛破肚，不但遍地血漬斑斑，腸臟亦流了出來，雙眼

翻起、嘴巴歪張，死相好不淒厲可怖，怪不得郝剛五人莫不駭然心驚了。

躺在那條女屍旁邊的是兩個年輕人，手脚已給綑綁起來，伏在地上，神態狼狽，腰間的佩劍祇有劍鞘，看樣子仍未醉醒，郝剛一眼看清楚兩人的樣貌，禁不住霍然變色，心頭劇跳一下，幾乎叫出聲來，「怎麼會是他倆？」好在這聲驚叫發自心裏。

「郝總捕頭都看到了吧？」婁雲樓自身後冷冷道：「不用婁某多說了吧？」

郝剛哼了一聲，「姓婁的，本捕頭要你說話的時候，自會問你！」

婁雲樓碰了個沒趣，臉上訕訕的，但又不敢發作，狠狠地瞪了郝剛一眼，心裏暗自道：「你奶奶的，終有一日老子要你好看的！」

「盧總管，被殺的女子姓甚名誰？」郝剛扭頭對盧四海道。

盧四海上前一步，「郝爺，她叫玉荷，是侍候大小姐的兩個丫頭中的一個。」

「地上那兩個人又是誰？」郝剛詐作不認識唐、歐陽兩人。

盧四海道：「祇知道一個姓歐陽、一個姓唐，至於叫什麼名字，那就不得而知。大小姐暈過去後，至今未醒，所以不能從大小姐的口裏詢問出什麼。」

「這麼說，盧總管你也不知道你家小姐是怎麼樣認識這兩個人的了？」

盧四海點點頭，「有關這兩個兇徒的事情，咱們一無所知。」

「是誰發現這兩個人殺死玉荷的？」郝剛問。

「是另一個侍候大小姐的丫頭飄香。」盧四海道。

「她在哪裏？」

「在樓上。」盧四海道：「飄香也給嚇暈了，由於受驚過度，要躺在床上歇着，外面的人聽到飄香的尖叫聲，趕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才知道玉荷給那兩個兇徒殺死，大小姐給嚇暈過去，倒在樓外地上，飄香則嚇暈過去。咱們聞後，急急趕來，婁爺比咱早到一步，眼見鬧出人命，婁爺馬上將那兩個兇徒綁起來，咱則趕到衙門報案。」盧四海一口氣將事情始末說出來。

「這麼說，飄香也沒有看到玉荷給殺死的情形了？」郝剛瞧着盧四海。

盧四海道：「飄香看到的情形跟眼前一樣，玉荷已給兩個兇徒殘殺了。」

「既然連最先發現玉荷給人殺死的飄香，也沒有看到玉荷是怎樣給人殺死的，你怎能夠斷言玉荷是給那兩個醉倒了的年輕人殺死的？」郝剛兩道目光變得嚴厲起來。

盧四海囁嚅着說不出話來，婁雲樓冷笑一聲，說道：「郝大捕頭，眼前的情形，再明白不過，那兩個公子哥兒酒醉亂性，不但將大小姐擊暈，還殺了玉荷！玉荷身上插着的兩把劍，不就是那兩個兇徒的佩劍？兩人的身上都染有血漬，兇手不是他們兩人還有誰？幸好他倆酒力發作，醉死過去，要不，恐怕大小姐也難倖免。擺在眼前的事實，大捕頭要是也看不出來，那眞是瞎了眼！」

郝剛橫了婁雲樓一眼。「姓婁的，有時候眼前的事情未可盡信！有人尚且掛羊頭賣狗肉，本捕頭不排除有人可能嫁禍陷害那兩個年輕人！」

婁雲樓惡狠狠地道：「郝大捕頭，請說清楚一點，憑什麼說有人嫁禍栽贓，陷害那兩個公子哥兒？」

郝剛道：「不憑什麼！本捕頭只說有此可能！姓婁的，你如此緊張，莫非作賊心虛？」

婁雲樓頓時瞪眼豎眉，怒不可遏，吼道：「郝大捕頭，別以爲你在衙門中當差，婁某便怕了你，什麼話也可以說，惹火了我，天皇老子也不賣賬！」

郝剛沉下臉，怒聲道：「姓婁的，可知道藐視本捕頭，等於藐視朝廷。哼哼，連朝廷王法也不放在眼內，莫非你想造反？」

造反可是殺頭誅九族的大罪，可不是鬧着玩的，盧四海一聽，慌了手脚，忙對郝剛道：「郝爺請別生氣，婁雲樓怎敢？他剛才說的，不過是意氣之言，郝爺大人有大量，別放在心上。」說完，急急對婁雲樓道：「婁爺，請少說兩句，這裏的事有四海看着，婁爺請到外面去吧。」

婁雲樓知道鬥不過郝剛，氣恨恨地哼了一聲，走出小樓外。

郝剛不爲己甚，對四個手下道：「在這裏仔細搜查一番，看看查到些什麼。」一頓，轉對盧四海道：「盧總管，本捕頭想見見盧大小姐和婢女飄香。」

盧四海爽快地道：「飄香只是受了傷，沒什麼事，郝總捕頭要見她，咱馬上着人上樓叫她下來，至於大小姐，恐怕有點不便，因不知大姐醒過來沒有……」

郝剛不耐煩地道：「要是方便，本捕頭可親到樓上去見貴府大小姐跟她的婢女，若盧大小姐仍未醒，本捕頭絕不會驚動她，成了吧？」

盧四海遲疑一下，才道：「好吧，請隨咱到樓上去。」

郝剛馬上道：「盧總管，請帶路。」一頓，吩咐一個捕快：「王青，想辦法弄醒那兩個年輕人，看他倆怎麼說，總不能聽一面之詞。」暗裏很擔心歐陽漢生跟唐鳳璇能否脫身。

一個叫王青的捕快答應一聲，與另外三個捕快將歐陽漢生和唐鳳璇翻轉過來，叫盧府的人拿一盆水來，弄醒兩人。

兩人也醉得厲害，就像死人一樣，沒有半點醒過來的跡象。

郝剛隨盧四海到樓上去。

原來樓上是盧大小姐的閨閣。

郝剛以前查案，曾出入過不少人家的內宅，可謂見多識廣，仍然驚嘆盧大小姐閨閣之華麗，幾疑不是人間。

飄香的房間就在盧大小姐閨房旁邊，兩個房間當然不可相比。飄香跟被殺的玉荷能夠睡在盧大小姐如仙境般的閨閣上，全因盧大小姐爲了方便使喚她倆和照顧自己，才讓兩人睡在樓上。

盧四海先帶郝剛到飄香的房間。飄香躺在床上，似已沒有什麼事了，看到盧四海進來，忙坐起身，欲下床相迎。「飄香不知總管到來。」

盧四海截斷她的說活。「妳沒事了吧？」

飄香下床道：「飄香沒什麼事了，這就去侍候大小姐。」

盧四海擺手道：「等一會，郝總捕頭有話問妳。」

飄香知道站在總管身旁的人就是郝剛(一身公差打扮)乖巧地向郝剛施了一禮。「飄香見過總捕頭大人。」

郝剛點點頭，正想開口說話，盧四海說道：「郝總捕頭，只管向飄香問話，咱到大小姐房中看看她醒來沒有。」

郝剛點點頭，盧四海退出去，往盧大小姐的房間走去。

郝剛馬上向飄香查問。

飄香所說的，跟盧四海所言一樣，唯一比盧四海說多一些的是：「飄香第一次見到那兩個……兇徒，瞧那兩人一表斯文，不似是……兇暴之徒……想不到玉荷死得眞慘。」說到玉荷慘死時，臉上現出驚恐之色，一個身子微微發抖，可見她驚嚇得很厲害。

「你家大小姐以前經常帶朋友回來的麼？」郝剛問。

「頭一趟。」飄香道。

「當時妳怎會不在場侍候？」

「大小姐要婢子到厨下去拿醒酒湯，那知道婢子拿了醒酒湯回來，便見到……」再也忍不住，悲泣起來。

「當時大小姐怎麼樣？」

「躺在門外地上，身上有幾處損傷，衣裳有兩三處破損，暈死過去。」飄香道：「婢子大驚失色，慌忙跑入樓內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一看給驚嚇得暈死過去。」

就在這時，盧四海走進來，對郝剛道：「大小姐已醒過來了。」

郝剛點點頭。「你家大小姐可以說話嗎？」

盧四海點頭道：「正要請你到大小姐房中說話。」

郝剛立刻站起來，跟盧四海到盧大小姐的房中。

盧桂丹靠在床上，頭上包了布帶，臉頰有一塊瘀黑，看到郝剛進來，立刻吩咐一個婢女給郝剛拿了張櫈子，請他坐下。

郝剛看到盧大小姐臉色蒼白，不似是裝出來的，當下對盧大小姐說道：「盧姑娘，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還記得嗎？」

盧大小姐點點頭。「當時我跟歐陽公子和唐公子在喝酒，彼此說話投機，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不知不覺間，喝多了酒，我由於不擅飲，故此喝得不多，歐陽公子跟唐公子都醉態畢露，我勸他倆不要再喝了，並着飄香去厨下弄醒酒湯給他倆喝，那知道兩人忽然……色迷迷的，狂態大發……欲對我……無禮……我欲奔出樓外，並大聲呼叫玉荷進來，給他倆堵着我，我奮力反抗，却敵不過他倆，幾乎給他倆制住……我不甘受辱，拚死反抗，結果給他倆一掌擊飛出樓外，跌落地上，額角撞在門檻上，昏死過去。在我給擊飛出門外的時候，玉荷剛巧奔入樓內，眼見兩人行兇，出手阻止兩人。我在給擊飛出去的剎那，聽到玉荷給唐公子刺了一劍發出一聲慘叫，跌落地上時又聽到玉荷發出一聲慘厲的叫聲。之後，我便暈死過去，以後的事情都不知道了，直至我醒來後，聽盧總管說，玉荷慘死在那兩個禽獸的劍下，如今回想……仍然心驚膽跳，想不到他倆是那樣的人，是我瞎了眼，引狼入室……」一臉又驚又恨的神情。

郝剛在心裏嘆口氣，歐陽公子跟唐公子恐怕水洗也不清了，單憑盧大小姐的供詞，便足夠定他倆死罪。」心裏那麼想，口裏說道：「盧姑娘，請問怎樣認識歐陽……兩人的？」

盧桂丹咬咬牙，道：「兩日前，在一家店舖前認識的，當時我見他倆英挺不凡，舉止談吐溫雅，暗暗心儀，以爲是可交之友，攀談之下，頗爲投機，遂結交爲友，今早在街上重遇兩人，便邀他倆到家中作客，那知道……兩人是衣冠禽獸，酒後露出原形，我……很後悔……」

從盧大小姐對郝剛說的這番話

看來，盧大小姐有揑造之嫌。

「這麼說，盧姑娘也沒看到姓歐陽的殺人了？」郝剛道。

盧大小姐搖搖頭。「那倒沒有。」一頓，不滿地道：「郝總捕頭，莫非懷疑我的說話？」

郝剛站起身。「本捕頭不過問個清楚，咱們辦案，無論任何細微的事情，只要與案子有關的，都要弄個清楚明白。很多時候，那些細微事節往往是偵破一件案子的關鍵。」

盧大小姐掀唇笑笑。「郝總捕頭不愧是個好捕頭！」

郝剛明知盧大小姐說的是反話，也不動氣，說一聲：「打擾了。」轉身走出房外，與站在房外等着的盧四海往樓下走去。

走下樓，郝剛看到歐陽漢生跟唐鳳璇給弄得一頭一臉的水，給弄醒過來，手脚上的繩索亦給鬆解了，却換上一副手銬，給反銬起來。看兩人的神情，似乎還未完全清醒過來。

郝剛不想讓盧四海和婁雲樓等人得知他跟歐陽漢生和唐鳳璇認識，向四個捕快叫道：「伙計們，將那兩個傢伙押回衙門，待本捕頭嚴加審問！」

四個捕快答應一聲，立刻將神態呆滯的歐陽漢生和唐鳳璇挾起來往外走。

盧四海壓低聲音對郝剛道：「郝總捕頭辛苦了，大小姐吩咐咱孝敬你老人家。」說時，暗地裏往郝剛的手中塞了一張銀票。

郝剛揑着那張銀票，口裏道：「盧總管，那是本捕頭職責所在，怎說得上辛苦，盧姑娘……」

盧四海咧嘴道：「郝總捕頭別客氣，應該的。」

郝剛不再客氣，將那張銀票揣入懷中。「盧總管，怎不見盧老爺？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盧四海急忙道：「老爺跟夫人昨天去了西山進香，至今未回。咱已着人趕去西山，將事情告知老爺夫人，老爺夫人聞訊後，一定會趕回來。」

盧四海親將郝剛送出大門外。

婁雲樓在郝剛走過身旁時，冷言冷語道：「上次總捕頭抓錯了婁某，這一次婁某敢說，不會抓錯人！」

* * *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完全清醒過來。

兩人給關在一間囚室內。

「歐陽兄，咱們怎會殺了人？如何是好？」唐鳳璇一副心急如焚的樣子，抬手將一縷髮絲往後掠。

歐陽漢生雙眼直勾勾地看着髮髻散亂的唐鳳璇，暗自在心裏道：「唐兄這個模樣，眞像一個晨起待梳粧的女子。」似乎聽不到唐鳳璇的說話。

唐鳳璇見歐陽漢生不說話，瞧他一眼，看到他直瞧着自己，一副出神的樣子，心頭一跳，忙別轉臉，語聲有點發顫，說道：「歐陽兄，你怎麼哪？」提高語聲。

歐陽漢生終於有反應。「唐兄，什麼事？」兩道目光慌忙垂下，神色有點尷尬。

唐鳳璇目光一閃，瞥了歐陽漢生一眼，說道：「剛才想什麼，那樣出神？」

歐陽漢生臉上一熱，慌忙說道：「沒什麼，區區……腦裏很亂。」

「歐陽兄可是想不明白，咱們怎會在醉倒過去後殺了人？」唐鳳璇吁出一口氣。「太可怕了。」

驀地，囚室外響起脚步聲，兩人忙閉上嘴巴，緊張地往緊閉着的囚室門瞧去，心裏「卜卜卜」直跳。

脚步聲在囚室門外停下來，兩人一顆心亦隨之沉下來——屏息緊盯着那扇囚室門。

門外響起開鎖聲，跟着吱一聲，囚室門給拉開來，一個人走入囚室。

兩人雙眼一睜，幾乎是同時張口，驚喜地呼叫一聲：「郝總捕頭！」

走入囚室的人，正是郝剛。

郝剛走到兩人面前，打量了兩人好一會，才搖頭嘆氣道：「兩位怎會殺了盧家一個婢女？唉，兩位恐怕跳到海裏，也無法洗脫殺人罪名！」

歐陽漢生霍然站起來，大聲道：「總捕頭，區區跟唐兄……想不起曾殺了人！區區之前曾經細想過，一個醉倒後，人事不知的人，怎會動手殺人？」

唐鳳璇亦急不迭接口道：「總捕頭，歐陽兄所言屬實，區區跟歐陽兄在那個情形下，別說動手殺人了，恐怕給人殺了，也毫無知覺。」

郝剛皺起雙眉：「兩位怎麼不去找姓婁的算賬，却去惹上盧家那頭雌老虎？這裏的人誰不知道盧家那位大小姐不是好惹的，也因此，那雌兒一直找不到婆家，城內那些體面的人家，聽聞是盧家那雌兒，莫不搖頭，不敢跟盧家做親家。」

一頓，又道：「當時的情形，加上盧家那雌兒的供詞，都証實你倆就是殺死那個叫玉荷的侍兒的兇手，本捕頭又不能隻手遮天，恐怕無法替兩位開脫。」

「盧桂丹怎麼說？」歐陽漢生急問。

「她說你倆醉酒後，狂性大發，對她色心大起……」將盧大小姐對她說的話，一五一十說給兩人聽。

唐鳳璇聽完後，第一個叫起來：「總捕頭，她說謊！整件事情從頭到尾都不是她所說的那樣……」

郝剛截斷唐鳳璇的話：「唐公子，本捕頭正要聽聽兩位怎麼說，實對兩位說，若不是本捕頭心有所疑，亦想替兩位開脫，本捕頭不會來聽兩位說話。單憑盧大小姐那雌兒所言及當時的情形，已可以判兩位死罪！」

「郝總捕頭，那個盧姑娘……區區想不到她是個蛇蠍心腸的女子！分明是存心陷害區區跟唐公子！」歐陽漢生咬牙切齒，隨即放鬆了臉容，對唐鳳璇道：「唐兄，區區連累了你……」

郝剛擺手阻止歐陽漢生說下去。「眼下不是道歉陪罪的時候。快將實情說出來，看看本捕頭能否幫你們脫身。」

「郝總捕頭，區區跟唐兄爲了查探姓婁的行踪，這兩日都在盧府附近監視。」歐陽漢生將怎樣認識盧大小姐，到醉倒後人事不知，醒來後變成殺人兇手的始末毫無遺漏地說出來。

唐鳳璇待歐陽漢生說完，馬上接口道：「郝總捕頭，請問一個醉得人事不知的人，如何能夠殺人？還有，區區眞的總共喝了不到五杯酒，便醉倒了，區區雖然不善飲，但也不至於喝了幾杯便醉倒，分明酒中下了迷藥！盧桂丹是存心陷害區區跟歐陽兄。」

「咱倆明知山有虎，仍然向虎山行，全因爲想從姓盧的陰毒女子口裏套問出姓婁的底細，以便伺機向姓婁的下手報仇，誰也料不到中了毒計。」歐陽漢生揑着拳頭，用力捶落自己的大腿上。「都是區區不好，唐兄已不願跟那陰毒不要臉的女子結識，區區一念之差——總想從她的口裏打探到姓婁的底細，害了唐兄。」

郝剛道：「兩位所言若是屬實，姓盧的雌兒分明存心佈下陷阱，讓兩位踩下去！」

「郝總捕頭，區區敢以性命擔保，絕無半句虛言。」歐陽漢生肅然道。

郝剛道：「本捕頭相信兩位所言屬實。」

唐鳳璇疑惑地道：「郝總捕頭、歐陽兄，有一點區區怎也想不明白，姓盧的跟咱倆素未謀面，姓婁的該不會知道歐陽兄要找他報仇，要不，早已找上歐陽兄。那他們總不會無緣無故，設計對付——陷害歐陽兄跟區區。」

「這只有一個可能……」歐陽漢生頓一下，接說下去，「姓婁的已查出區區跟舍親的關係，但却不動聲色，暗地裏跟姓盧的女子合謀施計對付區區，因區區而連累了唐兄。」

郝剛點頭道：「言之有理，盧家一直令人有看不透、摸不着的感覺，城裏的紳商世家，跟盧家都沒有來往，這一點已叫人感到奇怪。盧家雖說不上是首富，但也算得上是有數的巨富人家。常言道竹門對竹門，以他的家世，交往的非富則貴，怎會毫無來往的！」

「盧家在開封可是世家？」歐陽漢生問。

「不！」郝剛搖頭道：「是外地人氏，大約十七八年前搬到這裏，起先寂寂無聞，數年後，漸漸爲人所知，家業也越變越大，那座巨宅約在七八年前才建造的。」

「他是幹什麼的？」唐鳳璇問。

「幹的生意可多了。」郝剛道：「盧家在本城開設了錢莊、古玩店、絲綢莊、騾馬行，還經營官鹽，本城最大的天珍樓就是盧家開設的，至於還有那些生意，本捕頭也說不上來了。」

「盧家當家的多大年紀？」唐鳳璇問。

「年約六十左右。」郝剛道：「唐公子似乎對盧仕裕很感興趣啊！」

唐鳳璇忙道：「區區對此人確感興趣，想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生出一個如此陰毒的女兒！」

「說起來，盧桂丹完全不像她的爹。」郝剛道：「盧家出名的是那雌兒，她爹要不是錢財多，恐怕沒有什麼人知道本城有這一個財主。」

「聽盧桂丹說，她爹會武。」歐陽漢生道。

郝剛蹙起雙眉。「這個……本捕頭不大清楚，本捕頭很少跟他打交道。」

「郝總捕頭，無論如何請你想辦法替咱倆開脫，感激不盡，」歐陽漢生道。

「這個自然。」郝剛道：「要不，本捕頭也不會來看兩位。」

頓一下，續道：「兩位請放心，本捕頭一定竭盡所能，替兩位開脫罪名。那時，兩位大可找上姓盧的雌兒，並問清楚她爲何要陷害兩位。」

「謝謝總捕頭。」唐鳳璇跟歐陽漢生向郝剛一禮(兩人給關入囚室後，郝剛的手下已將兩人雙手改銬在前面)。「區區一定會報答總捕頭你。」

「這個……待兩位出去後，慢慢再說。」郝剛道：「兩位要是出不去，說什麼也沒用。」

不等歐陽漢生兩人說話，又道：「本捕頭這就去跟知府大人稟告，希望知府大人聽得進去。兩位稍安毋躁，靜候佳音。」向兩人抱拳一拱，打開囚室門，走出去。

囚室門立刻給關上，下了鎖。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相視一笑——苦笑。

一時間，兩人沒話好說。

片晌，唐鳳璇突然道：「歐陽兄，對於郝總捕頭這麼熱心幫忙咱倆，可有感到奇怪？」雙眼瞧着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想了一下，搖了搖頭道：「確實叫人奇怪。咱倆跟他相識不深，說不上有什麼交情，咱倆也沒有給他什麼好處，實在教人想不透他為何要幫咱倆。唔……唯一能夠解釋他那樣做的就是，他想借咱倆的手，對付姓婁的，免得時不時給姓婁的搞得滿城腥風血雨，不得安寧，他這個總捕頭幹不下去。」

唐鳳璇頷首道：「嗯，只有這個想法較合情理。」

* * *

大概看守囚牢的公差得到郝剛的「關照」，並沒有為難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送上的晚飯也不錯，不但有三個菜，還有一壺酒。

兩人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泰然處之，不去胡思亂想，免得心緒不安。

吃過晚飯，兩人無聊地坐着，歐陽漢生道：「唐兄，躺下去閉上眼睡吧，但願一覺醒來，郝總捕頭有好消息相告。」

唐鳳璇點點頭，躺在牆邊一張髒舊的窄小木板床上，歐陽漢生亦躺在另一邊牆下的木板床上，剛閉上眼，唐鳳璇陡地挺身坐起來。「歐陽兄，郝總捕頭會不會騙咱倆，實則暗中收了盧的好處，幫着盧家陷害咱倆？」

歐陽漢生頓時張大眼，望着瓦面發了會怔，才搖頭道：「不會吧？郝總捕頭這個人雖然不是什麼正人君子，而且有點貪財。可是，他無需要騙咱倆啊！縱使他坦白相告，咱倆也奈何不了他，唐兄，不要胡思亂想了，放心睡吧。」

唐鳳璇點點頭，躺下去，閉上雙眼。

兩人雖然閉上眼躺着，那裏睡得着覺，輾轉反側，就是不能成眠。

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終於迷迷糊糊進入似睡非睡的狀態，驀地被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驚醒過來，霍然張開眼，看着囚室緊閉着的那扇門。

兩人希望來的是郝剛——帶來好消息。

來人果是郝剛，而且沒有令到他倆失望，打開囚室門進去後，高興地對挺身坐起來，正欲向他招呼的歐陽漢生和唐鳳璇道：「兩位，知府大人聽了本捕頭的陳述後，讚同本捕頭所言，明天升堂開審時，開釋兩位。」

「眞的？」唐鳳璇高興得差點跳起身來，臉上滿是喜色。

歐陽漢生坐起來，欣喜地道：「唐兄，如今相信郝總捕頭全心全意幫忙咱倆了吧？」

唐鳳璇連連點頭。「相信，打從心裏相信。」

「夜了，睡吧。」郝剛打個呵欠。「本捕頭也要回去好好睡一覺了。」

兩人連聲道：「郝總捕頭，咱倆明天開釋後，好好地請你喝頓酒。」

郝剛咂咂嘴巴。「本捕頭等着喝那頓酒，兩位別忘了。」走出囚室，關上門，下了鎖，往囚牢外走去。

* * *

天剛亮，歐陽漢生跟唐鳳璇便起來，等着公差來押他們去知府衙門提審。唐風璇還小心地將有點散亂的髮髻攏好。看來，他是一個愛整齊的人。

可是，直等到靠晌午時分，仍未見公差來提押兩人到衙門去審問，亦不見郝剛到來，兩人心裏很是焦急，同時感到不安。

莫非事情有變？

驀地，外面有脚步聲傳來，兩人都臉現喜色，往門前走去，心裏想，莫非來押咱倆去提審？

脚步聲在門外停下來，兩人互望一眼，喜得差點歡叫出聲。

門開了，却不是整扇門，而是門下方的小門——那是用作自外傳、送飯菜給關押的人犯而裝設的，外面的公差自小門洞中放入兩碟菜，兩大海碗飯。

兩人空歡喜一場，睜大眼看着放在門前地上的飯菜，呆了，直到那扇小門在外面「啪」一聲關上，歐陽漢生才如夢初醒，大叫一聲：「差大哥，怎麼這個時候還不提審咱倆？郝總捕頭說今早提審咱倆的啊！」

門外那個公差冷冷道：「我什麼也不知道，我只負責送飯。」

「去叫郝總捕頭來見咱們！」唐鳳璇叫道：「咱們要見郝總捕頭。」

門外那個公差沒有理會唐鳳璇的說話，走了。

唐鳳璇又氣又急，用力拍打那扇厚重的室門。

歐陽漢生居然冷靜下來。「唐兄，別這樣，冷靜點。」

唐鳳璇發急地道：「到底是怎麼回事？說好了今早提審，開釋咱倆的啊！莫非郝總捕頭騙咱們？」

一頓，又道：「要是糊裏糊塗給處死，小弟死不瞑目！」

歐陽漢生雙眉攏起，想了一會，才道：「唐兄稍安毋躁，或許事情有變，知府大人突然病了，又

或是有急事要辦，因此暫將咱倆的案子擱下，在未明眞相之前，別胡思亂想，凡事往好處去想，那會開心一點。」

唐鳳璇並沒有因為歐陽漢生的話而稍安。「歐陽兄，小弟不會束手受死的，大仇未報，小弟說什麼也要逃出生天，報却大仇！」

歐陽漢生亦道：「唐兄，區區何嘗甘心給誣陷處死。可是，眼下有什麼辦法可想，心急只會徒招意亂心煩，於事無補。因此，咱倆必須放開胸懷，處之泰然，隨機應變，才是自處之道。」

唐鳳璇咬咬嘴唇，吁口氣，似乎平復下來。「歐陽兄，咱們必須未雨綢繆，從最壞處着想，事先想出一個脫身之法。」

「那只有逃獄一法。」歐陽漢生道：「未到最後關頭，咱們也不要出此下策。要知道，咱們要是逃獄，便會給官府通緝，說不定不能留在開封城內，那對你我報仇之事，大為不便。」

唐鳳璇點頭道：「歐陽兄所言甚是。」

「唐兄，不要想那麼多了。」歐陽漢生道：「且吃飽肚子，才有氣力應付任何變故。」將地上的飯菜拿起來，放在一張破桌子上。

唐鳳璇沒有再說什麼，默默地跟歐陽漢生吃飯。

一整天，兩人都在盼望與等待中渡過，郝剛一直沒有出現。

唐鳳璇又沉不住氣了。「歐陽兄，依小弟之見，須想個辦法越獄離去，萬一明天提審的時候，判咱們斬首立決，那豈不是連逃生的機會也沒有？」

歐陽漢生顯然亦已想到這一點，點頭道：「唐兄，請再忍耐一下，若天亮後，仍不見郝剛來看咱們，咱們再越獄離開。」

「歐陽兄想到什麼辦法？」唐鳳璇急急問。

歐陽漢生附在唐鳳璇的耳邊，悄聲說了一會，唐鳳璇聽得連連點頭，神態却有點異樣，欲避不避的，待歐陽漢生說完，馬上將腦袋偏側開一點，口裏連聲道：「很好，若明天情形不對，就照歐陽兄之言辦。」

歐陽漢生表面上聽着，心裏却訝異不已，「怎麼唐兄弟髮有幽香的，那該是女子才有的啊，咱從未嗅過男子髮有幽香的，他是第一個。」

唐鳳璇瞥到歐陽漢生失神地瞧着自己，禁不住心頭一跳，有點心虛地道：「歐陽兄，小弟臉上有什麼好瞧的？不是長了一個疙瘩吧？」

歐陽漢生臉上一熱，忙收回目光，發窘地道：「區區……忽然想起……想起一件事……一時間失神。」

「可以說出來麼？」唐鳳璇關切地問。

「是……區區忽然想起，……郝剛一整天沒有出現……說不定……出了什麼事……區區擔心得很。」

「歐陽兄，你不說猶自可，聽你一說，小弟亦很擔心，無論發生什麼事，郝剛要是無恙，不會不來看望咱倆，也會將今天不提審咱倆的因由說給咱倆聽。」

「區區正是這麼想，才擔心郝剛可能會出了事。」歐陽漢生道：「但願區區過慮了。」

一宿無話，這一晚兩人都睡得不安寧，兩人天未亮便醒過來，睜大眼一直看着第一綫曙光從室頂的一塊明瓦上透射下來，兩人再也躺不下去，幾乎同時起床，兩人都沒有心情說話，呆坐着。

坐得不耐煩，兩人開始在室內走動，盼望早點有個分曉，及早作出決定，總好過心虛的空自發急、煎熬。

一個早上就在兩人的焦灼不安中溜走，兩人一陣失望的時候，郝剛却出現了。

看到出現在囚室門前的郝剛，歐陽漢生跟唐鳳璇一陣驚喜，睜着眼瞧着郝剛，幾乎忘了說話。

郝剛臉上綳得緊緊的。「兩位，午後便要上堂提審。」

「郝總捕頭。」兩人終於歡叫一聲。可是，馬上發覺到郝剛臉色不大對勁，歐陽漢生忙道：「郝總捕頭發生了事情？」

唐鳳璇雖然沒有說話，神色亦變得緊張起來。

郝剛神色沉重，看了兩人一眼，說道：「兩位，本捕頭這一次也給人騙了，特來告訴兩位一個壞消息。」

兩人心頭一沉，唐鳳璇衝口道：「郝總捕頭到底是怎麼回事？」

郝剛帶點憤怒地道：「知府大人已改變初衷，認為兩位於盧府婢女玉荷被殺一案中，有重大罪嫌，要將兩位親自提堂審問，到時，盧家人証物証俱會在堂上作供，指証兩位殺人。」

「知府大人怎會突然改變主意？」唐鳳璇又驚又怒。

郝剛嘆口氣。「還不是受了盧家的收買。」

「果然財可通神！」歐陽漢生憤然掙動手上的鐵銬，發出錚錚的聲響。「聽郝總捕頭這麼說，盧府已買通了官府，區區跟唐公子會被判死罪了？」

郝剛沉重地點點頭。「據本捕頭打探到的消息，兩位會被判斬首之決！立刻押赴刑場斬決！」

「好個貪財枉法的狗官！」唐鳳璇雙眼怒睜。「還有王法麼？」

「唐兄，山高皇帝遠啊！」歐陽漢生反倒冷靜下來。「王法王法，皇帝老兒管不到的地方，那就各施各法，有錢有王法，無錢麼？無法無天！」

「歐陽兄，咱倆決不能坐以待斃！」唐兄緊握雙拳，用力晃動一下，手上的鐵銬發出嘩啦聲。

「這個當然。」歐陽漢生決然道：「郝總捕頭不會眼睜睜看着咱倆枉死吧？」

郝剛突然壓低聲音：「兩位只要依照本捕頭的話去做，定能逃出生天。」說完，將手上一團物事塞入歐陽漢生的手上，並朝他眨眨眼。

歐陽漢生緊緊捏住那團物事點點頭。

郝剛跟着大聲道：「記着，待會吃過午飯便提堂開審，兩位是生是死，便要看兩位的造化了。」說完，退出門外，彭的一聲，將囚室門大力關上，「卡察」一聲，在外面下了鎖。

兩人立刻走到囚室一角，瞧着郝剛塞給歐陽漢生那團物件是什麼東西。

歐陽漢生攤開手，未看已知道那是一個布團，剛才他握在手中已感覺到，打開布團，裏面赫然包着一小截——約兩寸長錚亮的鋸片，唐鳳璇大惑不解地道：「小弟還以爲包着的是一把可以打開手銬的鑰匙，原來是一截小小的鋸片，要來作甚？小弟不相信可以用那截鋸片，鋸斷手上的鐵銬鏈。」

歐陽漢生道：「唐兄，先看看布上寫些什麼，再說也不遲。」說完，將那塊比巴掌略大的布塊放在手掌上，細看上面密麻麻寫着字。

唐鳳璇本想湊近去瞧的，忽然又改變主意，將湊近去的腦袋移開去，口裏說道：「光綫那麼暗，字又寫得細密，還是待你看完後，小弟再看。」

歐陽漢生沒有吭聲，全神看着布塊上寫的字，臉上顯露出興奮的神色。

唐鳳璇看着，忍不住道：「布上寫些什麼？歐陽兄，請快說出來聽聽。」

歐陽漢生邊看邊低聲道：「郝總捕頭在布塊上寫着，別小覷了那一截鋸片，乃是以萬年精鐵，經武林中號稱鑄兵神匠的金冶子千錘百煉造成的，全鋸本長三尺二寸長，不但可鋸樹木，連鋼鐵也可鋸斷，金冶子死後，兩個武林高人爲了爭奪那把神鋸，大打出手，結果兩人都得到那把神鋸的一截，原來兩個頂尖高手各自一掌將神鋸擊爲斷截，各自奪到兩截最長的，遺落的數小截後來給幾個在附近窺看的武林人拾到，郝剛的祖父便是那幾個武林人之一，將拾得的一小截鋸片遺傳到郝剛手上。若暗運內力於鋸片上去鋸鋼鐵，就像鋸朽木一樣，不消片刻，便給鋸斷。郝總捕頭要咱倆將手銬的鐵鏈鋸剩只一點兒連着，在公差押咱倆去提審，於押出監牢後，便掙斷手銬鐵鏈，乘勢發難，往西北面逃去，他會在北門左邊的法華寺旁着人等候咱倆，接應咱倆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躲起來。」

說到這裏，歐陽漢生頓了一下，才繼續說下去，「接應咱倆的人手上拿着一個標記——一串佛珠，咱倆大可放心跟他走。」

唐鳳璇已無心聽下去，滿有興趣地道：「眞的那樣神奇犀利？歐陽兄，快試試看。」

歐陽漢生立刻用兩指拈着那截鋸片，暗運內勁，將鋸片放在唐鳳璇相連着手銬的鐵鏈上鋸動。

郝剛一點也沒有誇張，那小截鋸片鋸動之下，手銬上的鐵鏈像朽木一樣，不消十數下，便給深深地鋸入，只剩二分相連，歐陽漢生忙停手不再鋸下去，將那小截鋸片抽出來。

「神奇！簡直叫人不敢相信！」唐鳳璇驚嘆不已。「要不是親眼看着，絕不相信那一小截鋸片如此犀利，能夠將如小兒手腕粗的鐵鏈十數下便鋸個只剩二分相連，眞可稱得上是神鋸！」

歐陽漢生也看得傻了眼，差點不相信自己的雙眼——看到的確是眞的。眨眨眼，將手上拈着的一小截鋸片遞給唐鳳璇。「唐兄，快替區區鋸！」

唐鳳璇接過，亦暗運內勁，拈着那一小截鋸片，在歐陽漢生手上那副鐵銬上的鐵鏈鋸起來。

「成了。」歐陽漢生說一聲，唐鳳璇馬上住手，吐吐舌頭。

要不是歐陽漢生及時喝停，他手上那條鐵鏈恐已給唐鳳璇鋸斷了。

「待會公差來押咱倆去提審時，小心一點遮掩鐵鏈上的鋸口，若給公差發覺，恐怕很難脫身。」歐陽漢生提醒唐鳳璇。

「唐鳳璇雙手一合，這樣成了吧？」

歐陽漢生看到唐鳳璇雙手合起來後，手上的鐵鏈重疊在一起，剛好將鋸口隱去，點頭道：「成了。」

吃過午飯，兩人一直盼望公差到來，押他倆去提審。

終於給他倆盼到了，四個公差來押兩人到公堂提審。

四個公差都如臨大敵，全都刀出鞘，兩前兩後，押着歐陽漢生跟唐鳳璇往監牢外走。

經過三道門戶，兩人才給押着走出監牢大門外。兩人看到耀眼的陽光，禁不住瞇起眼，長吸一口氣，頓生一種如出生天的感覺。

兩人偷偷往四周溜了一眼，不見有官兵公差，於是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合握着的雙手陡地往外一張(暗中運了內家功勁)，只聽「錚」一聲，兩人手上的鐵銬鏈都給掙斷了，各自以手上掙斷的鐵鏈擊向在後監押的兩個公差。

後面的兩個公差乍見兩人異動，已知不妙，同時叱喝一聲，舉刀向兩人劈去，那知道鎖着兩人雙手的鐵鏈居然給掙斷，兩個公差作夢也料不到兩個人犯手勁膂力如此强勁，由於歐陽漢生兩人一掙便斷，而且是順勢擊向兩個公差，因而其勢比兩個公差要快。

動手過招，雖則快慢只差一綫，可是，那一綫便決定生與死，勝與敗。

正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那兩個公差就是因爲慢了一點點，不但兩把刀劈不到歐陽漢生和唐鳳璇的身上，還給兩人揮擊出去的斷鏈擊中，慘叫一聲，各自歪跌出去。

走在前面左右兩邊的兩個公差的反應也不可謂不快，錚一下異響聲起的刹那，兩人已扭頭回望，眼見唐鳳璇和歐陽漢生同時掙斷手上的銬鏈，吃驚之下，各自叱喝一聲，回身揮刀斬向唐鳳璇兩人，却給唐鳳璇兩人各自揚起另一手上的斷鏈，一下子便將兩把斬來的鋼刀纏住，兩人口裏喝一聲：「撒手！」兩個公差手上的鋼刀便給扯脫，往空中飛去。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隨即縱身掠起，往北面掠去。

兩個守在牢門前的牢卒眼見驟變乍生，慌忙持槍衝過來，欲阻擊唐鳳璇跟歐陽漢生，可惜遲了一步，跟兩個鋼刀被纏飛的公差吆喝着追趕歐陽、唐兩人。

待到兩個給擊倒的公差從地上爬起來，追逐的四個人經已奔出數丈之外，兩個公差職責所在，只好負傷拚命跟着追下去。

* * *

唐鳳璇跟歐陽漢生擺脫了公差牢卒的追逐，來到城北門的法華寺旁，只見一個小和尚站在寺旁一棵樹下，手拿一串佛珠，垂目唸誦經文。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互相看了一眼，再向附近溜了一眼，除了那個小和尚之外，沒有別的人，不用說，那個小和尚就是接應他倆的人。

兩人不再猶豫，飛快地奔到小和尚跟前。「小師父……」歐陽漢生剛開口，小和尚突然抬眼溜了兩人一眼，口裏唸一聲：「喃無阿彌陀佛。」跟着轉身道：「兩位施主請隨貧僧來。」逕自往寺後走去。

兩人毫不猶豫，跟着那個小和尚就走。

小和尚帶着兩人走到寺後，並沒有從後門進入寺內。一逕走入寺後一個疏樹林子內，穿出林子，經過一塊荒地，來到一座靠近墻脚下的小宅院前，推開院門，走入院內，來到院內一座房屋前，一手推開屋門，閃身站在門旁，對歐陽漢生和唐鳳璇道：「兩位施主請進內。」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邊放眼往屋內張望，邊走入屋內，小和尚隨後走入屋內，將門關上。

屋內一應家具俱全，但却佈滿了塵灰，顯然是沒有人居住很久的了。

「兩位施主請留在這裏。」小和尚向歐陽漢生跟唐鳳璇合掌一禮。「郝施主自會來看望兩位施主，貧僧要回寺了。」

兩人抱拳回禮。「有勞小師父了。」

小和尚唸一聲佛號，微微低下頭，走到門前，將一扇門拉開，偏身走出屋外，回身將門帶上逕自離去，留下歐陽漢生跟唐鳳璇在屋內。

唐鳳璇看着那扇關上的屋門，透口大氣。「歐陽兄，想不到接應咱倆的人是個出家人，那個小師父跟郝剛一定大有關係。要不，一個公門中人怎會跟一個出家人扯上關係？」

歐陽漢生打量一眼堂屋。「既來之，則安之。唐兄，到屋內各處瞧瞧，然後動手打掃一下，歇一會。」

唐鳳璇明白歐陽漢生的話中之意，跟歐陽漢生走入屋裏，看遍了整座屋子，除了咱倆，沒有別的人，才放心地走回前面，找了一把破帚子，將椅櫈桌面上的塵灰掃去，各自坐下來歇一歇。

歇了一會，唐鳳璇道：「歐陽兄，快拿出那一小截鋸片來，鋸開手上的銬子，戴着它，很不舒服。」

歐陽漢生立刻從懷中拿出那截鋸片。「唐兄，區區先替你鋸開手上的銬子。」

唐鳳璇擺手道：「不用勞煩歐陽兄你了，自己動手吧，歐陽兄請先弄開手上的銬子。」

歐陽漢生看出唐鳳璇的不是客氣話，雖然心裏奇怪唐鳳璇爲何變得那樣客氣，却沒有說什麼，拿着那截鋸片，暗運內勁，在左手的銬子上鋸起來，鋸到只剩半分的時候，停了手，再鋸下去鋸斷了銬子後恐怕會鋸傷手腕上的皮肉，將鋸

片交到左手，依樣劃葫蘆，將右手銬子鋸到只有半分便馬上停手，然後將鋸片交給唐鳳璇，右手抓住左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上的銬子，運勁一扳，便將左右手腕上的銬子扳斷拉開，自手腕上鬆脫下來。

弄脫了雙手腕上的銬子，歐陽漢生有一種如釋重負，渾身舒泰的感覺。

唐鳳璇很快便弄開雙手腕上的銬子，將鋸片遞還給歐陽漢生，雙手撫着手腕，笑道：「除去那雙銬子，雙手好不輕鬆，從今後，小弟也不想再被銬着雙手，那種感覺就像一頭牛給拴着鼻子那樣，又像是給綁住手脚待宰的羔羊那樣，好生不自在！」

歐陽漢生道：「區區也有那種感覺，確實不好受，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給人銬着雙手，關在牢裏。如今還成了逃犯，這都是拜那個盧大小姐所賜，一定要找她出這口氣。」

唐鳳璇扭動一下身子。「眼下最緊要是先洗……個澡，換上一身乾淨衣服。關在牢裏兩天，髒死了。在牢裏還不覺怎樣，此刻却像渾身有臭蟲咬那樣，癢癢的。」

歐陽漢生給他一說，頓覺身上癢癢的，直想用手去抓，却恐不雅，只好忍着。「唐兄，你不說區區還不覺怎樣，你一說，區區渾身立時發癢。這裏就算弄到水洗澡，也找不到乾淨衣服換啊！還是忍耐一下吧，待郝總捕頭來到，叫他替咱倆弄兩套乾淨衣服來，才沐浴更衣吧。」

唐鳳璇似乎很難受。「唉，不知要忍到什麼時候，眞想跑回客棧去，痛痛快快地洗個澡。」

歐陽漢生忙道：「千萬不要，這個時候，恐怕全城都是公差捕快在搜捕咱倆，只要一露面，便給官差發現！唐兄，一定要忍耐啊！」

一頓，接又道：「唐兄好好歇一會，待區區到門前去往外窺看一下，萬一有人在附近出現，也不會懵然不知。」說完，起身走到門前，凑到門縫上，往外窺看。

＊　＊　＊

二更天了，仍未見郝剛到來，兩人不但餓得有點難受，更擔心郝剛出了事，心裏既焦急又不安。

兩人在黑暗中默然對坐，誰也不吭聲，不想觸及心裏的不安，更增不愉快。

三更天了。

郝剛仍未到來。

歐陽漢生再也沉不住氣。「唐兄，區區到外面去瞧瞧，咱倆不能坐在這裏乾着急。」

唐鳳璇急忙站起來。「歐陽兄，小弟跟你一起去。」

話聲剛落，兩人同時雙眼一睜，扭頭往門前望去，全身繃緊。

兩人聽到屋外有輕細的脚步聲響起。

歐陽漢生吸口氣，朝唐鳳璇打個手勢，一個箭步縱到門前，屏息傾身靜聽。

唐鳳璇則縱身掠起，一手抄住橫樑，翻了上去。

歐陽漢生傾聽之下，越加緊張，事緣他聽到屋外的脚步聲越來越近，已經來到門前，他亦如一張拉緊了弓弦的箭矢，隨時離弦射出去。

「篤篤篤」，門外響起三下敲門聲。

歐陽漢生沒有作聲。

門外又響起「篤篤篤」的敲門聲，跟着響起低沉的叫聲：「歐陽公子，是本捕頭郝某啊！快開門。」

歐陽漢生聽出是郝剛的聲音，一顆心才放鬆下來，却不敢大意，恐防有詐，一聲不吭，陡地將門拉開！

屋門開處，只見郝剛站在門外，雖是在黑暗中，閃身匿在門後，從門縫中往外張望的歐陽漢生仍然能夠瞧清楚門外只有郝剛一人，才自門後道：「郝總捕頭，快請進來！」

郝剛扭頭向身後溜了一眼，才閃身進入屋內，隨手將門掩上。

歐陽漢生從屋角閃身出現，在郝剛進入屋內的刹那，他已向後閃退到牆角前。「郝總捕頭，遲遲不見你來，擔心死區區跟唐兄。」

郝剛一眼瞥到歐陽漢生從牆角——不是從門角後——閃出來，不由愕一愕。「歐陽公子，好小心啊！」

歐陽漢生笑笑道：「郝總捕頭，小心駛得萬年船啊，你不會怪區區如此小心提防吧？」

郝剛搖頭道：「怎會呢？如換轉是我，也會這樣。」跟着道：「怎麼不見唐公子？」

唐鳳璇聞言「颯」地從橫樑上跳下來。「郝總捕頭，區區眞擔心你出了什麼事。」

郝剛笑說一聲：「原來唐公子在樑上。」一頓，續道：「兩位可知道，兩位逃脫後，知府大人無法向盧家交代，急得暴跳如雷，下令官兵公差全部出動，搜捕兩位，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盧仕裕親到府衙跟知府李大人說，願出黃金三百兩，非要將兩位抓捕歸案，本捕頭跟一衆手下直搜尋到頭更，才給替下來返家歇息。待到吃過晚飯，再替兩位弄了些吃的和兩套乾淨衣衫，才會這麼晚來到。」

「三百兩金子！」唐鳳璇冷笑一聲，盧家好大手筆啊，似乎非要置

區區與歐陽兄於死地而後甘心！」

「不是似乎，而是務必要將兩位置於死地。」郝剛道：「城裏各處出入通道，均有官兵把守，盤查進出的人。」

跟着又道：「先吃飽肚子再說，兩位一定餓壞了，請別嫌棄，匆忙間弄不到什麼好吃的東西，只弄到一些乾糧和鹵牛肉等食物。」

歐陽漢生忙道：「郝總捕頭客氣了，咱倆但求有東西塡飽肚子，怎會嫌三道四。郝總捕頭如此關顧咱倆，感激還來不及啊！」

唐鳳璇接口道：「郝總捕頭眞是咱倆的大恩人，虧總捕頭想得到，替咱倆弄了兩套乾淨衣服，區區身上的衣服髒得發臭。」

「兩位請吃吧。」郝剛將手上的一包食物放在桌上，另一包衣物交給唐鳳璇。「本捕頭還帶了一瓶酒來。」接從懷中拿出一瓶酒。

屋內雖然黑暗，由於三人已習慣了，倒也不至於看不到事物，歐陽漢生將那包食物打開，拿了一個饅頭遞給唐鳳璇，自己拿了一個，咬了一口。「唐兄，拿鹵牛肉吃啊。」邊說邊拿了一塊，吞下口裏的饅頭，然後咬一口鹵牛肉嚼起來。

唐鳳璇吃得沒有歐陽漢生那麼「豪氣」，一口一口的慢慢吃，酒也喝了兩口，郝剛忍不住也喝了幾口，其餘的都給歐陽漢生喝光了。

歐陽漢生還未吃飽，唐鳳璇已說飽了，對郝剛說道：「廚中那口井有水麼？」

郝剛道：「以前有，如今不知乾涸了沒有。」

唐鳳璇邊往後面廚下走去，邊道：「區區去看看，若井中有水，區區馬上去洗個澡。」

片刻唐鳳璇走回來，高興地道：「井裏有水，區區去……沐浴換衣，兩位不要進來啊。」解開衣包，拿了一套衣衫，往裏面走去。

郝剛待唐鳳璇走入廚下，笑對歐陽漢生道：「歐陽公子，唐公子是個有潔癖的人吧？也不管吃飽沒有，便急着去洗澡換衣，比女子還愛潔。」

歐陽漢生咽下一大口牛肉，笑道：「區區雖然怕髒，也沒有他那麼愛潔，有時眞懷疑他是女扮男裝的！」

郝剛一拍大腿。「你不說，我也覺得，他的舉動有幾分像女孩子，他的樣貌太俊俏了，令到男人看着也會心動！」

歐陽漢生聽郝剛越說越認眞，他不想再說下去，改變話題道：「郝總捕頭，這裏是你以前的屋子？」

郝剛搖搖頭。「是我姪兒的。」

「令姪去了別的地方？」歐陽漢生好奇地問。

郝剛搖搖頭，兩眼射出悲憤仇恨的目光，低沉地道：「舍姪死了。」

歐陽漢生從郝剛的語聲聽出他滿腔悲憤，忙道：「郝總捕頭，勾起了你的傷心事，對不起。」

郝剛擺擺手，深吸一口氣，「歐陽公子，你跟唐公子一定很奇怪我因何會幫忙兩位吧？」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確因此而思疑郝剛熱心幫忙他倆的因由，如今聽郝剛那樣說，忙道：「郝總捕頭，區區跟唐兄……」

郝剛擺手截住歐陽漢生說下去。「歐陽公子，我知道別人眼中怎麼看我。不錯，我也愛佔便宜，收受錢財，並不是一個君子。不怕對你說，要是兩位對付的不是婁雲樓那個狂徒，我絕對不會幫忙兩位脫身，也會毫不猶豫拿了盧仕裕懸賞的三百兩金子，將兩位出賣！俗語有謂：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一直在爲自己日後的日子打算，所以，我才會收受別人的錢財。」

「郝總捕頭，莫非你跟婁雲樓有什麼深仇大恨？」歐陽漢生從郝剛的說話，已猜到一二。

郝剛重重點一下頭。「嗯！」

歐陽漢生道：「總捕頭，可否說說……」

「嗯！」郝剛重重地點一下頭。「就是我那個姪兒，年前死在狂龍婁雲樓的刀下！」雙拳互握，勒勒有聲。

歐陽漢生聽得愕了一愕。「令姪惹上姓婁的？」

郝剛粗重地吐口大氣：「舍姪是個生意人，膽小怕事，怎會惹上姓婁的！大概舍姪命該如此，那一日，他到酒樓去跟人喝酒，碰巧婁雲樓亦在那裏喝酒，姓婁的醉後狂性大發，在酒樓內揮刀亂斬，舍姪走避不及，死在姓婁的刀下。」說到這裏，咽喉哽咽，說不下去。

歐陽漢生聽着，憤憤不平。「殺人塡命，古有律例。姓婁的殺了人，官府該捉拿他法辦。郝總捕頭，你也不會放過他啊！」

郝剛嘆一口氣。「我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捕頭，算是什麼！我當然不會放過姓婁的，我還親自去鎖拿他回衙門，可是，到頭來仍要放了他，讓他逍遙法外！」語聲因憤怒而顫抖。「你可知道爲什麼放了他？」

「姓盧的拿錢買通了官府，令姓婁的得到開脫？」歐陽漢生猜道。

「嗯！」郝剛隨即重重地哼了一聲。「盧家不但替姓婁的買通了官府上下，還收買了死傷在姓婁的無辜者的家人，要他們自認是咎由自取，並且不告到官裏。姓婁的因而

得到逍遙法外！」

「令姪的家人也給收買了？」

「不！」郝剛搖搖頭。「舍姪只有我一個至親。但我沒有出頭去認屍，着一個遠親去認領回舍姪的屍體。我知道單憑我一人的指控，不可能將姓婁的入罪，盧家一樣可以花錢着人指証舍姪死有餘辜。因此，我要那位遠親收受了盧家給的一筆錢，用作舍姪喪葬之費。但我對自己說，只要我有一口氣在，也要報姓婁的殺姪大仇！無論用什麼方法，也要置他於死地！歐陽公子，如今該明白我因何那樣熱心幫忙兩位對付姓婁的原因了吧？」

歐陽漢生點點頭。

「我忘了告訴你一件最重要的原因！」郝剛拍拍自己腦袋。「你可知道，我至今仍是孤身一人，而郝家只有舍姪一個後人，他死了，郝家便絕了後，是姓婁的令到咱郝家絕後，這個仇，你說有多大？爲了報這個仇，我一直隱忍至今。無論是誰，只要他是對付姓婁的，我都會傾力幫忙。」

「姓婁確實該死！」歐陽漢生道：「總捕頭不暴露身份，是爲了方便對付姓婁的，是麼？」

郝剛點點頭。

「郝總捕頭跟歐陽兄說什麼呀？說得這樣高興？」唐鳳璇從廚下走出來，身上穿上一套郝剛帶來的乾淨衣衫，頭髮濕濕的在頭頂上挽了個髮髻，顯然由頭到腳洗了個乾乾淨淨的。

歐陽漢生笑道：「在說姓婁的事情，唐兄可知道，郝總捕頭之所以全力幫忙咱倆脫身，全因爲姓婁的，郝總捕頭跟姓婁的亦有不共戴天之仇！」

一頓，又道：「唐兄若想知道箇中因由，請郝總捕頭慢慢對你說吧。區區也要去洗個澡。」站起來，抓起剩下的一套衣衫，往廚下走去。

* * *

更鼓四響。

一條人影掠入福安客棧內，迅快地向一列客房後面竄過去。

那列客房的其中兩間，是歐陽漢生跟唐鳳璇分別租住的，由於兩人事先已交了逾十日的房錢，雖則兩人這幾天沒有回棧，店家亦不敢將兩人的房間另租給別的客人。

不過，官兵捕快却到來搜查過兩人的房間，搜不到什麼，只好作罷。

那條人影掠到唐鳳璇租住的客房後窗下，輕輕撬開窗門，將頭往窗內窺察了一會，確定房內無人，才縱身掠入窗內，竄到床前，抓起放在床頭上的一個包袱，往肩上一背，馬上縱身自窗口穿出去，再竄到歐陽漢生的房間窗下，依樣劃胡并，撬開後窗，潛入窗內，同樣抓起房內床上一個包袱，一刻也不停留，復穿窗而出，一溜烟掠出客棧圍牆外，往東面掠去。

一路，那條人影不時扭頭回望，察看身後是否有人跟踪，背後連一隻鬼影也沒有。那人掠到城東面一塊荒地前，在一棵樹下停下來，不時張望一眼，似乎在等人到來。

大約過了一刻，驀地颯颯連聲，三條人影有如鬼魅般掠到樹前，將樹下那人圍堵起來。

樹下那人警覺欲遁的時候，已來不及，忙拔劍戒備，兩眼溜視着那三個驀然掠至的人。

「姓婁的，原來是你！」樹下那人厲聲向面對着的那個人發話。「不用說，爾等一早便伺伏在客棧附近，發覺區區在客棧出現，於是暗中跟踪區區到此。哼哼哼！爾等的跟踪術很高明啊！區區一路都沒有發覺爾等跟踪在後，區區眞該死！」聽聲音，樹下那人原來是歐陽漢生。

跟歐陽漢生面對面站着的那個人，正是狂龍婁雲樓。

嘿嘿一笑，婁雲樓道：「小子，婁某早已猜到你不會甘心離開這裏，一直匿在城內，果然給婁某猜中。嘿嘿嘿，換轉是婁某，也咽不下那口氣，甘願一走了之。可惜你犯了一個錯，不該到客棧去取回東西！小子你不是替姓唐的小子拿回包袱的麼？怎麼不見姓唐的影踪？還未到來麼？」

歐陽漢生怒聲道：「姓婁的，廢話少說，想怎麼樣？」

婁雲樓手上的朴刀一橫。「將你拿下，送交官府法辦！」

一頓，又道：「識相的束手就縛！別指望逃得了！插翅也難飛了！」

歐陽漢生嗤道：「就憑爾等三人？」他這麼說，是想探出婁雲樓到底來了多少人。

婁雲樓仰天打個哈哈。「好小子，人說婁某狂，你比婁某還要狂啊！」

歐陽漢生道：「你家大小姐爲何要誣陷區區跟唐兄，咱倆跟她無仇無怨？」

「因你兩個小子該死！」婁雲樓話聲未落，揮刀撲向歐陽漢生。

另外兩個傢伙見婁雲樓動手，立刻悶聲不響，攻向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叱喝一聲，縱身往樹上掠去。

婁雲樓跟兩個傢伙亦縱身掠起，追擊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倏地身子一曲一旋，向下洒出一片劍光。

婁雲樓三人急忙舉臂出招封擋，叮叮鏘鏘聲中，三人雖然應付

了歐陽漢生那一招「光照大地」，但却給逼得往下墮落。

歐陽漢生在那瞬間一手抄住頭上一根橫椏，往上翻了上去。

幾乎是在同時，樹上刷地落下一張網子，罩向婁雲樓三人。

三人大吃一驚，驚呼怒叫聲中，各自貼地竄出去。

一蓬暗器就在那瞬間急襲向三人。

首當其衝的是婁雲樓。

因他竄得最快。

冷不防之下，婁雲樓根本無法封擋，於生死一髮間，他倏地腰身一折，往橫閃掠，一手抓住一個同伙的腿，像帚子般，往前一掃。

那個給他抓住腿的傢伙慘吼一聲，替他「接」下射過來的十數點暗器。

婁雲樓動作連串，毫沒間歇，於那傢伙慘叫聲中，已經脫手將那傢伙往前甩出去，同時間將手上的朴刀往上一豎，將罩落下來的網子撐住，接一掌往地上一撐，人如激矢般隨在給他甩出去的傢伙身後，掠出去。

在網子罩落地上的刹那，婁雲樓險險掠出網外。

驀地，整棵大樹一下子倒塌下來，兩條人影自樹上飛掠起來。

可惜倒折的大樹並不是倒向婁雲樓掠出去的那個方向，要不，他可能脫不了險，給倒折的大樹砸中。

另一個給網子罩住的傢伙便給大樹砸中，發出一聲慘厲的叫聲。

婁雲樓逃出生天，驚出一身冷汗，身形才自拔掠起來，嗤一下急響，一道劍光飛襲向他左胸要害！

婁雲樓驚得張口發出「啊」一聲呼叫，身子偏閃，「刷」一聲，那道劍光自他左胸上刺過，劃出一道血口來，痛得他忍不往哼了一聲，乘勢跌落地上，立刻往斜裏竄出去！

「惡賊！那裏走！」飛襲婁雲樓的人叱喝一聲，身形一轉，劍勢追斬，可惜斬了個空。

聽聲音，飛襲婁雲樓的人該是唐鳳璇。

那人確是唐鳳璇，一劍斬空，身形一縱，追擊沒命地竄前去的婁雲樓。

從樹上掠起來的人影於空中一折腰，一先一後向逃竄的婁雲樓追去。

婁雲樓負傷狂掠，去勢如箭，比追擊的唐鳳璇快很多。

看來，婁雲樓的輕功比唐鳳璇高明。

唐鳳璇不但追不上，還給他拋下十數丈遠。

自樹上掠起，凌空追擊的歐陽漢生跟另一人同樣無法追上婁雲樓。

兩人甚至還落在唐鳳璇後面。眼見沒可能追上婁雲樓，歐陽漢生無奈呼叫：「唐兄窮寇莫追，放過他這一次，讓他多活幾日！」

唐鳳璇不甘心，咬着牙拚命追下去。

婁雲樓已將他拋離二十多丈，身形在黑夜中若隱若現。

歐陽漢生呼叫：「唐兄，省點氣力吧！他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總有一天，咱們會手刃那惡賊！」

唐鳳璇自知無法追上，再追下去，徒勞無功，才聽從歐陽漢生的話，不再追下去。

歐陽漢生跟另一人追上唐鳳璇，三人喘了幾口氣，那個以布巾幪面的人既不甘心，也不忿氣地道：「讓姓婁的逃出咱們佈下的羅網，眞不甘心！」

那人雖以布巾幪面，聲音却將他的身份暴露出來，不就是總捕頭郝剛，還會是誰？

歐陽漢生握拳道：「區區不相信他每一次都那麼好運氣，錯過這一次，終有一天殺了他！」

唐鳳璇道：「姓婁的好狠毒，爲了逃生，不惜將一個同伙拿來作擋箭牌，擋下射向他的暗器——一把制錢，拿別人的一條命來救他自己一命，眞叫人心寒。」

郝剛一手扯下臉上那塊布巾。「這一次殺不了他，恐怕不易再找機會向他下手！」

歐陽漢生道：「郝總捕頭，那倒未必。區區不信他從此躲起來不露面。須知他外號狂龍，像他那種狂妄成性的人，才不會因這一次而畏縮不出。」

郝剛道：「兩位，這次殺不了他，下一次恐怕郝某幫不了兩位的忙。」

歐陽漢生道：「郝總捕頭不用擔心，區區跟唐兄足以對付姓婁的，定替開封百姓除此兇狂之人。」

唐鳳璇忽然問道：「郝總捕頭，可知城中有多少人擅使朴刀的？」

郝剛眼中閃過一抹疑惑之色。「唐公子，據郝某所知，城中只有姓婁的擅使朴刀。」

唐鳳璇頓時目光一亮，「歐陽兄，兩番欲襲殺小弟的人，使的也是朴刀。而郝總捕頭說，城中只有姓婁的擅使朴刀，那會不會是同一個人？」

歐陽漢生點頭道：「極有可能！可惜剛才並沒有跟他怎樣交手，看不出他的招數，要不，從他的招數可以看出他跟那人是否同一人。」

郝剛看着兩人。「兩位所說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歐陽漢生道：「唐兄，你將發生在你身上的事告知郝總捕頭，區區去看看那兩個逃不掉的傢伙是否還活着。」說完，快步走回那棵倒折的大樹下。

報應不爽　怒宰狂龍

躺在床上的婁雲樓似乎睡得很香。可是，當一條人影悄然潛入他房內時，快要走近床前時，他却霍然張開雙眼，往床裏疾滾。

「嗤」一聲笑，發自那條悄然走近床前的人影口中。「雲樓，我還以爲你不怕死！怎麼了？怕我下手殺你？」

「是妳！」婁雲樓身一窒，語氣有點不高興。「進來也不作一聲，怎知是妳啊！」

聽聲音，那人影該是盧桂丹。

「你不喜歡我來麼？」盧大小姐扭着腰肢走到床前，一屁股在床沿上坐下來。

婁雲樓睜大雙眼看着只穿着褻衣的盧大小姐，咽了口口水。「熬不住哪？不過兩晚沒跟妳在一起，換了別人，準會吃不消。」

盧大小姐伸手往婁雲樓的身上擰了一把。「好啊，送到口邊還裝模作樣！是我犯賤！」站起身來，作勢要走。

婁雲樓急忙一個餓虎擒羊，伸手一把將盧大小姐抄住，往回一帶，將她抱入懷中，跟着在她臉上親了一下，雙手已在她身上摸起來，令到盧大小姐在他懷中扭動，格格直笑。

兩人在床上滾動了幾下，盧大小姐身上已無寸縷，有如一頭羔羊；婁雲樓再也按捺不住，身子一翻，壓在盧大小姐的身上。

盧大小姐四肢張開，跟着有如八爪魚那樣，將婁雲樓緊緊纏住。

兩人在床上癲狂起來。

終於，兩人靜止下來，可是，喘息却持續了好一會，才慢慢平復下來。

婁雲樓雙手仍然貪婪地在盧桂丹的身體上撫摸着，似乎意猶未足。

「貪得無厭！」盧桂丹伸出纖纖玉指，在婁雲樓的胸膛上戳了一下。

婁雲樓淫笑道：「妳也好不了我多少。嘻嘻，要不是我，誰能塡得了妳的慾壑，我跟妳可是旗鼓相當啊！」

「格格格……」盧桂丹在婁雲樓懷中蠕動。「要不是……我怎會跟你相好！」

「浪蹄子！」婁雲樓摟着盧桂丹一滾，又將她壓在身下。

這一次雲收雨散之後，兩個人都像半死般躺在床上喘息，半晌，盧桂丹開口道：「你胸上的傷該沒事了吧？」

婁雲樓一手搭在盧桂丹豐滿的胸脯上。「要不是傷癒了，我還能跟妳在床上這麼折騰！」

「人家跟你說正經的！」盧桂丹一手撥掉婁雲樓那隻手。「正經點好嗎？」

婁雲樓忙收起笑臉，求饒道：「我的姑奶奶，大小姐，是我錯了，不要生氣。妳要說正經的，我怎敢不正經。」

盧桂丹睨了婁雲樓一眼。「既然傷好了，也該想個辦法找出那兩個浪子，殺了他倆！」

「這個不勞大小姐吩咐。」婁雲樓道：「我打算明天便去找那個小子，將他倆剁爲肉碎，以洩一劍之恨！」

一頓，側首瞧了盧桂丹一眼，「爲何定要殺那姓唐的小子？」

「你不須知道。」盧大小姐道：「他該死，便要殺！」語氣冷冷的。

婁雲樓識趣地道：「是！有些事，就算親如父子，也不該知道。」

「你眞的自信可以對付得了那兩個浪子？」盧大小姐將一條光緻緻、滑溜溜的大腿擱在婁雲樓的腿上，輕輕挨擦着。

婁雲樓不甘示弱，一隻手在盧桂丹赤裸的軀體上遊移起來。「這兩天我躺在床上，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對付那兩個小子。」

一頓，又道：「那晚若非那兩個小子存心誘我落陷阱，他倆焉能逃出我的手掌。」

盧桂丹嗤道：「小心吹破牛皮，吹大氣殺不死人的！」

婁雲樓哼了一聲：「妳等着瞧吧！」跟着淫笑一聲：「我如今就教妳知道我是否吹牛！」身子一個翻側，摟住盧大小姐，在床上翻滾起來。

＊　＊　＊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不敢外出露面，只好鎮日躲在郝剛姪兒那座丟空了的小宅院內。

據郝剛說，風聲仍很緊，而婁雲樓這幾天都沒有露面。

在屋子裏悶了幾日，唐鳳璇有點憋不住了。「歐陽兄，在這裏躲着不是道理，姓婁的不露面，咱倆去找他，小弟不信盧府是龍潭虎穴！也想找那個盧大小姐算算那筆賬！」

歐陽漢生却沉得住氣。「唐兄，稍安毋躁，這個時候最緊要忍——忍耐！盧府雖然不是龍潭虎穴，必然會加强防備，咱倆若是貿然潛進去找姓婁的，恐怕還未潛入盧府內，已身陷重圍。唐兄，萬萬不可魯莽行事，別要報不了仇，還賠上一條命。」

唐鳳璇强捺下焦燥的心情。「歐陽兄，小弟很想知道，姓婁的是否跟兩番襲擊我的人，是同一人。」

一頓，續道：「若是同一人，歐陽兄，那就可以省却一番工夫，咱倆可謂同仇敵愾啊！」

歐陽漢生道：「雖則還未能得到証實。區區猜測九成九是同一個人。」

「若姓婁的跟襲擊小弟的人是同一人，那可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那就更不能放過姓婁的，要在他身上找出眞正的仇人！」

「這麼說，唐兄的仇人並不是襲擊你的那個人了？」

唐鳳璇點點頭：「小弟的仇人根本不會武功，襲擊小弟的人極可能被小弟的仇人所指使。」

「唐兄，可否將詳情相告？」歐陽漢生道：「說不定，郝總捕頭根據你所說的，能替你找尋到綫索。」

唐鳳璇咬咬嘴唇，嘆口氣道：「說起來，那是寒家一件醜事！」重重頓了一下，才接下去，「那已經是十數年前的往事了，寒家乃是鉅富之家，先父一共有七個妻妾，小弟一共有九兄弟姐妹。其中六姐妹，三兄弟，家裏說得上陰盛陽衰。一家子過得樂也融融。那知道先父的表弟，也是寒家總管，於一夜間捲走寒家大部份錢財，並帶走了先父最寵愛的六娘和七娘。寒家鬧出這件醜事，令到先父大受打擊，沒臉見人，終日躲在家中以酒度日，年許後，先父醉酒失火，寒家燒毁了大半，小弟九個兄弟姐妹只有小弟跟一個妹子逃出生天，大娘二娘及三娘五娘全都葬身火海，只有四娘和先父逃出生天。先父睹此災變，幾乎毁家滅門，悲痛之餘，痛恨自己醉酒闖禍，在連番打擊之下，一蹶不振，鬱恨難消之下，終於病倒，纏綿病榻達五年之久，遺言要小弟無論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使他蒙羞含恨的負義忘恩賊，將他的心剮出來，拿他的人頭和心肝到他墳前祭奠，要不，他死不安息！」說到這裏，一臉黯然，用力咬着嘴唇，「小弟永遠也忘不了先父死前那一刻的模樣，怨憤、悔恨、自負……總之，那模樣看着教小弟悽酸心碎！」

「唐兄，那個忘恩負義的王八如今多大年紀？」歐陽漢生聽唐鳳璇說完，對那個挾帶私逃的傢伙不由生出一股恨意。

「四十出頭左右。」唐鳳璇道：「此人姓徐，名富良，十多歲便父母雙亡，先父憐他孤苦無依，收留了他，待他長大成人，見他讀書不成，便讓他打點家裏的雜事，數年後，升他爲總管，那知道此人狼心狗肺，包藏禍心，幹出忘恩負義，作出使寒家蒙羞的事來！你可知道，之後那幾年，寒家皆成爲城中人的笑柄！小弟聽聞，也替先父難受！」

「唐兄，若婁雲樓跟襲擊你的人是同一人，照說盧家的主人便是你要追尋的仇人。因姓婁的是盧府的護院頭兒，只受盧家主人指使。可是，據郝總捕頭說，那個盧仕裕年紀比你的仇人要大——約五十許六十出頭，姓名也不相同。而且，據唐兄所言，其父會武，唐兄的仇人却不會武，因此，相信唐兄的仇人不是盧府的主人。」

唐鳳璇道：「那可能城中另有使朴刀的高手，而不爲人知。所以，連郝總捕頭也不知道。」

「嗯。」歐陽漢生點點頭，「區區也是那樣想。」

跟着又道：「唐兄，爲了咱們的事，連累你了，並躭誤了你追尋仇人的事，區區甚感抱歉。」

唐鳳璇搖頭道：「歐陽兄請別再這麼說，那晚若沒有你出手相救，小弟恐已死在那人的刀下，還有命坐在這裏奢談什麼報仇雪恨？說起來，小弟要感激你才是！」

門外忽然響起一長三短的敲門聲，歐陽漢生馬上站起身。「郝總捕頭來了，但願他帶來好消息。」

快步向門前走去。

打開門，郝剛一步走進屋內，歐陽漢生忙將門關上，郝剛急不及待說道：「歐陽公子，機會來了！」

歐陽漢生喜道：「殺姓婁的機會？」

郝剛點點頭，「盧仕裕跟家小午前到城東外的靈雨庵去上香，姓婁的跟三個護院隨行保護，據說會在庵中住宿一宵。兩位要殺姓婁的，這是個好機會。」

唐鳳璇接口道：「郝總捕頭，那會不會是一個陷阱，誘咱們入彀？」

郝剛抓抓頭，「那郝某不敢擔保是一個陷阱，據郝某所知，官府沒有任何異動。換言之，公差官兵皆沒有調動，縱使是個陷阱，對付兩位的人只是盧府的人。」

唐鳳璇道：「就算沒有官兵公差參與，若姓婁的有心設陷阱誘殺咱們，必然會作出周密的佈置，絕不會再讓咱倆有逃出生天的機會！」

「唐公子這麼說，可是不想冒這個險？」郝剛問。

「嗯。」唐鳳璇道：「以咱們眼下的處境，實在不宜冒險！若稍有錯失，咱們便沒有機會再對付姓婁的。這一次的機會既然咱們都心有所疑，犯得着去冒險麼？」

歐陽漢生附和唐鳳璇的話：「郝總捕頭，咱們要殺姓婁的，必須覷準了才下手，要是一擊不中，恐怕咱們再沒有機會殺姓婁的。因咱們極可能逃不出姓婁的算計。」

郝剛大感失望。「兩位眞的放過這次機會？」

歐陽漢生搖搖頭。「那又不是，姓婁的想咱們在靈雨庵動手，咱們偏不在那裏動手！咱們大可找一個姓婁的意想不到的地方向他下手！」

「好主意！」唐鳳璇讚道：「跟小弟心中所想不謀而合。」

「說來聽聽。」郝剛頓時大爲興奮。

「郝總捕頭，坐下來慢慢說。」歐陽漢生拉着郝剛走到屋內，各自坐下來後，小聲地將他的主意說給郝、唐兩人聽。

＊　＊　＊

靈雨庵。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只有庵堂內的神案上，燈火長明。

庵內一間靜室內，一條人影貼身站在微開的窗旁墻下，兩眼自窗縫中往外窺望。

驀地，門外響起輕細的敲門聲。

那條人影立刻警覺，掉首一個箭步標到門前，壓着聲問：「誰？」門外響起一把女聲：「是我！」

那條人影立刻將門打開，「桂丹，這裏是佛門淸靜之地。」

「你想歪了！」閃身進入房內的女子啐道：「我是來看看外面可有動靜！」

聽話聲，男的是狂龍婁雲樓，女的是盧家大小姐桂丹。

男的噓口氣，立刻將門掩上。「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說着走回窗前。

女的跟着。「會不會那兩個浪子聽不到咱們來靈雨庵的消息？」

「不會的。」婁雲樓搖搖頭。「除非他倆已離開這裏……不大可能，不要說那兩個小子吞不下那口氣，就算吞得下，他倆也不會放棄報仇。依我看，他倆遲早會來！」

「哼哼」盧桂丹眼中閃過一抹惡毒的目光。「除非不來，要是來了，看他倆還能逃出生天！」

婁雲樓伸手在盧家大小姐的臉上擰了一把。「人道姐兒愛俏，想不到妳沒有一絲憐才惜玉之心，眞夠狠啊！」

盧桂丹撇撇嘴。「我要是愛俏，那裏輪到你……本小姐從來不喜歡銀樣蠟鎗頭的浪子。」

「嘻嘻，我早知妳喜歡我這種百煉鋼。」

「臭美！」盧家大小姐在婁雲樓的臉上戳了一下，却挨入他的懷中。

婁雲樓立刻將盧家大小姐摟住，雙手在她身上放肆起來。

盧家大小姐讓他在身上佔了一會便宜，突然掙脫他的摟抱。「別忘了正在幹正經事，對付了那兩個浪子後，還怕沒有機會！」

婁雲樓頓時像一盆熊熊烈火給水淋熄，臉上訕訕的。「什麼都是妳說的！」

盧家大小姐嗤一聲笑起來。「瞧你，像個饞嘴的孩子，吃到口的天鵝肉給人拿去了，氣得想哭。」

婁雲樓悻悻然地哼了一聲，不再理睬盧家大小姐，轉頭湊到窗縫前，往外窺望。

盧桂丹輕輕咬着嘴唇暗笑。

雄鷄唱曉，晨曦初現，盧家大小姐打個呵欠，丟下一句話：「還說是什麼好主意，白費一番心機，害我一晚沒睡！」像一陣風般，打開門，走出房外。

婁雲樓剛想說話，看到她已走出房外，只好閉上嘴巴，急忙去將房門關上，嘴裏嘀咕一句：「好可恨的兩個小子，居然不上當，嘿嘿嘿……我倒不信你兩個小子會按捺得住！」忍不住大大地打個呵欠，走回窗前，推開窗，向外打個呼哨，未幾，有八條人影先後奔掠到窗下。「婁爺，昨晚全無動靜。」

婁雲樓點點頭。「辛苦了，回房去睡一會吧，千萬不要驚動庵裏的比丘尼。」

八個漢子答應一聲，立刻在窗外消失。

婁雲樓將窗門關上，走到床前，倒身剛躺下去，立刻跳起身來，彎腰鑽入床下躺下去。

他不睡床上睡床下，是怕歐陽漢生和唐鳳璇在他睡着後突然找到來向他襲擊。

＊　＊　＊

盧家一行人在午後離開靈雨庵，打道回府。

八個護院四前四後，護着三乘轎子往東門走去，婁雲樓則走在三乘轎子之間，前後兼顧，一路上小心提防。

黃昏時分，一行人返回盧府大門前，走在前面的四個護院立刻左右散開，在大門階下兩邊守護，讓三乘轎子抬入大門內。

婁雲樓搶先一步，縱上階上，手提朴刀，左顧右盼，留意附近的情形。

三乘轎子魚貫進入大門內，殿後的四個護院跟隨進入，婁雲樓鬆一口氣，亦轉身往大門內走去。就在這時一匹奔馬斜刺裏狂衝向盧府大門，馬上不見有人。

婁雲樓馬上發覺，停步扭頭張望。

守在階下兩邊的四個護院立刻叱喝一聲，往那匹狂馬衝去，欲將

之攔截下來。

兩個守門的漢子亦拔刀戒備。

所有的人都集中在那匹奔馬上。

四個護院迎上狂奔而來的奔馬，左右急閃，揮刀向奔馬的四蹄掃去。

那匹奔馬狂嘶一聲，身子往前一衝一撲，四脚噴血，仆在地上，發出痛苦的嘶鳴聲。

在奔馬衝來的刹那，四個護院，兩個守門，還有婁雲樓皆以爲有人藏在馬身下，待到馬匹仆在地，才看淸楚馬上根本沒有人，至此一顆心才放鬆下來。

可是，就在這刹那，一條人影疾如飛矢般，自另一面斜刺裏向階上的婁雲樓撲過去，其勢迅疾。

由於婁雲樓跟護院和守門全都將注意力集中在那匹狂衝過來的奔馬上，加上又是側背向着掠前來的那條身形，因此，並沒有及時發覺到那條撲前來的身形。

待到婁雲樓發覺——也是第一個警覺的時候，那條身形已掠至，一劍飛刺向婁雲樓的背心。

婁雲樓大驚之下，急忙閃轉開去，同時間手上的朴刀順勢向後掃。

「嗤」一聲疾響，劍光閃過婁雲樓的肩頭部位，婁雲樓那一刀却掃了個空，身子隨着閃轉之勢，蹌跌出一步，肩背上衣裂血現，痛得他哼了一聲。

他那一刀之所以掃空，是因爲飛襲他的人在那霎間身形陡地向上倒翻起來，劍勢却不變，避過了他掃來的一刀。

那人身形一翻，一劍刺空的刹那，劍勢一沉，往下斜揮，削向跌開去的婁雲樓。

婁雲樓怒「嘿」一聲，身形急挫，手上的刀往上一撩，只聽噹的一聲，刀劍交擊，擋開斜揮下來的一劍。

兩個守門的漢子各自叱喝一聲，撲出圍擊那個襲擊者。

四個將奔馬斬倒的護院亦發一聲喊，揮身往階上撲去。

飛襲婁雲樓的人厲喝一聲，身形自婁雲樓的頭上翻過，一劍飛斬而下——斬向婁雲樓的頭頂。

兩個守門的漢子根本幫不上手，眼睜睜看着。

婁雲樓乾脆一屁股坐下去，上身仰倒，朴刀一招舉火撩天，舞起一片刀光，往斬下來的長劍迎上去。

那知道空中那人的一劍却是虛招，劍勢倏變，改爲隨着翻下去的勢子，斬向婁雲樓的雙脚。

婁雲樓大吃一驚，慌不迭縮腿，那知對方劍到中途又倏地變招，改爲向他的下體要害處刺去。

對方那一着大出婁雲樓意料之外，慌不迭滾身閃避。

對方那一招太快了，婁雲樓縱使避得過下體要害，屁股仍免不了挨一劍。驀地，一道銀光飛射而至，不偏不倚，「錚」一聲射擊在劍身上，確是將那把險險刺中婁雲樓屁股的長劍擊歪開去。

隨着那道激射的銀光，自大門內撲出三條人影。

其中一人是盧家大小姐，另外兩人一高一矮，都是年約四十上下的漢子。

婁雲樓驚出一身冷汗，喝一聲：「是你！果然不出所料，揀在這裏下手！」一個身子直滾下階下，身形一挺，跳起身來。

襲擊婁雲樓的人亦掠落第三級階上，兩個守門的漢子以爲機不可失，在那人雙脚沾地的刹那，悶聲不響，揮刀斬過去。

那人長劍一揮，身形半旋，兩個守門的漢子立時慘叫一聲，胸前濺血，仰跌開去。

從門內撲出來的盧家大小姐跟一高一矮兩個漢子並沒有立刻向那人出手攻擊，在階上一字排開，攔在門前。

婁雲樓跟四個護院亦在階下排開來，堵住去路。

「歐陽公子，咱們又見面了。」盧家大小姐風情撩人地向他嬌聲笑道。「怎麼不見唐公子呀？小妹想念他。」

襲擊婁雲樓的人原來是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橫劍怒目，罵道：「毒女子，區區跟妳無仇無怨，爲何施計陷害區區與唐兄？」

盧家大小姐格地笑了一聲：「本小姐喜歡害人，尤其喜歡殺本小姐憎恨的人！」

一頓，接道：「本小姐恨那個唐公子不解溫柔，居然不領本小姐的情，視本小姐如無物，本小姐怎吞得下這口氣！」

「那是妳自取其辱！」歐陽漢生道：「自作多情，簡直叫人作嘔。」

盧大小姐一張臉氣得鐵青，眼中兇光閃射，連聲音也顫抖起來。「姓歐陽的！你敢如此說本小姐！本小姐教你死無完屍，敲掉你一口牙齒，割下你的舌頭，教你死後做個啞巴鬼！」

婁雲樓恨歐陽漢生在他肩背上劃出一道血口，怒喝道：「大小姐，還跟他囉嗦什麼，先殺了他，再對付姓唐的小子！」話落，他已首先揮刀撲向歐陽漢生。

盧大小姐跟高矮二漢亦各仗兵器，攻向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發出一聲怒嘯，舞劍應敵。

利那之間，歐陽漢生陷入盧桂

丹四人的狂暴攻擊之中，幸好仍能招架，要想脫身，恐怕不容易。

盧大小姐的武功不過爾爾，但高矮二漢的武功跟婁雲樓似乎不遑多讓。而歐陽漢生的武功就算比婁雲樓略勝一籌，但合高矮二漢跟婁雲樓之力，他就算再神勇，也無法壓下他們的狂攻暴擊。十招過後，他已陷於苦守之中，幾番衝突，仍無法衝出四人圍攻之中。

就那麼四個人，將歐陽漢生圍困起來。

盧大小姐尖呼：「不要立刻殺死他，拿下他，可以引姓唐的露面。」

她的話聲未落，驀地一輛馬車向着大門狂衝而來，車上噴出一道火藥引子給燒着的白烟，車前一人站着控韁揮鞭，驅車狂馳。

車上的人赫然是唐鳳璇。

高漢子第一個瞥到馬車狂馳而來，亦看到車上噴出的一道白烟，頓時大吃一驚，急叫道：「快躲避！衝來的馬車上有炸藥！」

盧大小姐跟婁雲樓，還有那個矮子一聽，大驚失色，慌忙往馬車驟馳聲傳來的方向望去，果見唐鳳璇揮鞭驅車狂衝前來，車上白烟噴射，不是火藥引子是什麼？禁不住心頭悸動，慌不迭四散往外疾掠！

四個護院跟兩個守門漢子嚇得魂飛魄散，跟着四散竄避。

歐陽漢生頓時鬆口氣，並沒有走避，反向馬車掠去。

車上的唐鳳璇見歐陽漢生掠到近前，立刻一鞭抽在馬身上，隨即棄韁縱身跳下馬車，與歐陽漢生會合在一起，往西面疾掠。

那匹馬吃鞭之下，嘶叫一聲，雖則沒人駕馭，仍然負痛向盧府大門衝去。

盧大小姐跟婁雲樓等人唯恐給炸着，倉皇縱掠躲避，誰也不敢攔截馬車，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避得越遠越好。

馬車狂衝上門階，撞開大門，衝入盧府大門內。要不是門內的四個護院將手上的兵器擲射向那匹拉車的馬，將之擲傷倒下，恐怕馬車會直衝入盧府裏面。

馬車就在大門內停下來，拉車的馬倒在地上，頸胸上插着兩支短矛，一腿插着一把鋼刀，兀自在掙扎嘶鳴。

車上仍在噴射出白烟，四個護院跟兩個下人躲得遠遠的，等待馬車爆炸。

馬車却遲遲不爆炸。

沒有人膽敢冒險接近馬車。

足有一刻鐘，馬上突然不再噴射出白烟，亦沒有發生驚天動地的爆炸。

仍然沒有人膽敢走近馬車察看，直到感到有點不對勁，回身掠回大門前的盧大小姐喝叫一聲：「張標，孫勇去看看馬車上放着的是什麼！」

兩個護院才硬着頭皮，顫顫兢兢地慢慢走近大門，探頭往內看一眼，停在大門內的馬車一點動靜也沒有，噴射的烟火已停，照道理該隨即發生爆炸（照常理火葯引子燒至火藥包內的火葯時，便會引起爆炸），如今火藥引已燒盡，却沒有發生爆炸，那表示車上沒有火葯，又或是火葯引失了靈──還未燒到火葯包內便熄滅，兩個護院都懂得這個道理，略爲遲疑了一下，大着膽子走入大門內，小心翼翼地接近馬車。

馬車上放着一包東西，用一塊布覆蓋着，車板上留下一條火葯引子燃燒時留下的痕跡，一直伸延到覆蓋那包東西的布塊下面。

兩個護院吸一口氣，壯着膽拿着手上的鋼刀挑開蓋着東西的布塊。

「啊！」兩個護院看清楚布塊下那包東西，一顆吊到嗓子眼的心頓時落回原位，禁不住張口發出一聲慶幸的呼叫。「車上的不是火葯包，是一塊石頭！」兩個護院有死裏逃生的感覺。直到這時，才發覺身上濕濕的，原來出了一身冷汗。

婁雲樓、盧大小姐跟高矮二漢聽到兩個護院的呼叫，全都鬆口大氣，急急奔入大門內，一眼便看到，馬車上放着的確是一塊石頭。

那匹馬已經奄奄一息，偶爾才掙動一下，哀鳴一聲。

「姓唐的好奸詐！」盧大小姐恨得切齒道：「居然拿一塊石頭來嚇得咱們鷄飛狗走，太可惡了！」

婁雲樓道：「大小姐別生氣，婁雲樓擔保，那兩個小子絕對逃不出我的手掌！」

盧大小姐轉怒爲喜，瞟着婁雲樓。「你又想到什麼詭計？」

婁雲樓咧嘴一笑。「大小姐，不是想到，而是早已暗中佈置好。」

一頓，轉對高矮二漢道：「到時，又要請兩位魯兄出手相助了。」

高矮二漢忙道：「那裏話。食君之祿，擔君之憂。咱兄弟該出力效勞。」

高矮二漢原來是兩兄弟，矮的是大哥，名魯長仁，高的是老二，名魯仲民，外號頂天立地神勇雙俠，那是兩人自封的稱號，江湖中人另給兩人起了一個外號，頂天立地見錢眼開淮北雙惡。於此可見這魯氏兄弟之爲人、行事教人不敢維恭。

魯氏兄弟乃是狂龍婁雲樓於最近引荐到盧家的，專爲了對付歐陽漢生跟唐鳳璇。

「婁教頭，萬望不要再叫本小姐失望，本小姐希望見到你盡快將那兩個浪子的屍體帶回來！」盧大小姐說完返身往大門內走去。

婁雲樓似笑非笑地應了一聲：「是！雲樓絕不會叫大小姐失望。」

* * *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返回城北那座小宅院，坐下來連喘幾口氣，平復氣息。

唐鳳璇忽然失聲叫道：「歐陽兄，受了傷呀！」立刻跳起身，走前去察看歐陽漢生的左臂膀外側。

臂膀外側有一道寸許長的血口。

不說還不覺痛，給唐鳳璇一說，歐陽漢生頓感那裏如刀割般痛，禁不住吸口氣，忍痛道：「一點皮外傷，不要緊。」

唐鳳璇緊張地道：「還說不要緊，傷口雖然不大，但頗深。待小弟替你料理一下，敷上葯，包紮好。」說完，立刻動手替歐陽漢生療傷。

裹好傷口，唐鳳璇吁口氣，說道：「幸好沒有傷及筋骨，兩三天便會癒合。歐陽兄是誰傷了你的？」

「跟婁雲樓、盧桂丹和矮子圍攻區區的那個高個子。」歐陽漢生道：「看來那兩個高矮二漢是他們新近請回來的幫手，那兩個漢子的身手不在婁雲樓之下。」

「要殺姓婁的，豈不是更加艱難？」唐鳳璇有點擔心。

「嗯。」歐陽漢生點點頭。「無論如何，區區也要殺他替舍親報仇！」

一頓，又道：「唐公子，咱倆的思疑終於得到証實，在盧家大門前跟姓婁的動手時，區區看出，姓婁的刀法跟襲擊唐兄你的那個人一樣！」

唐鳳璇雙眼倏睜，顯得很激動。「那是說，姓婁的就是襲擊小弟的人？」

「絕無疑問！」歐陽漢生目中異光閃現。「從姓婁的身上，區區忽然想通了一個問題，盧大小姐設計用葯酒迷倒咱倆，她並不是幫着姓婁的對付區區，而是她要對付唐兄你！」

一頓，唯恐唐鳳璇仍未聽明白他的話，續道：「世間上，極少主子幫忙僱請回來的人對付其仇人的，那無異惹禍上身，做主子的犯不着冒這個險。還有，區區想不出姓婁的怎會知道區區要對付他，因區區並沒有找過他，跟他討還舍親的血債，所以，區區敢斷定，姓婁的絕不知道區區要找他償還舍親兩條命。如今已確定姓婁的就是兩番襲擊你的人，對於盧桂丹誣害咱倆那回事，有另一個解釋了，就是區區剛才所說的，盧桂丹要對付的，其實是唐兄你。」

「歐陽兄懷疑盧桂丹之父，就是小弟的大仇人？」唐鳳璇神色凝重起來。

歐陽漢生點頭。「姓婁的是盧家的護院頭兒，他只會爲盧家做任何事，不可能替別人做事，因此，主使姓婁的兩番襲擊你的主謀，應是盧家的主人。」

「可是，小弟的仇人姓徐，並不是姓盧。而且，年紀也不相符。」唐鳳璇說出疑點。

歐陽漢生搖頭道：「唐兄，姓氏可以改，樣貌跟年紀可以易容改變。」

「有道理！」唐鳳璇擊掌道：「怎麼小弟沒有想到！」

一頓，續道：「憑歐陽兄所說的，盧家主人極有可能是小弟要找的仇人。可是，怎樣查証呢？」

「容易。」歐陽漢生滿有把握地道：「咱倆可以從姓婁的及盧桂丹的身上查証。」

「對！」唐鳳璇雙眼一亮。「姓婁的和盧桂丹肯定知道指使他倆對付小弟的人是誰。」

接又道：「歐陽兄，若盧仕裕眞是小弟要找的仇人，咱倆可謂同仇敵愾，天公有意叫咱倆走在一起。」

歐陽漢生拍掌道：「那咱倆便可全心全意，齊心合力報仇雪恨！」

兩人都顯得很興奮。

突然間，兩扇屋門彭然一聲大響，給人自外面踢開。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大吃一驚，立刻跳起身，拔劍戒備。當一眼看到自踢開的大門外走進來的那人時，兩人禁不住脫口失聲驚叫：「姓婁的！」

* * *

自踢開的大門外走進屋內的人，正是手提朴刀的狂龍婁雲樓！

「嘿嘿嘿……想不到吧？婁某居然會找到你兩個小子躲藏的窩！是麼？」婁雲樓一腳踏入屋內，沒有再往前走，堵着門口，兇惡地盯着歐陽漢生和唐鳳璇。

左邊的窗口嘩啦一聲大響，隨着飛脫散碎的窗門，一人穿窗而入，落在屋內地上，比普通人高出一個頭有多，正是頂天立地淮北雙惡中的老二魯仲民。

屋後亦響起一下暴響，似是屋墻給洞穿的聲音，跟着一個矮子自屋裏走出來，不就是淮北雙惡中的老大魯長仁。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眼見給婁雲樓三人堵在屋內，有點心慌，不由自主靠在一起，緊握着手中的劍，溜視着婁雲樓三人。

婁雲樓看到兩人露出失措不安的神色，得意地笑起來。「怎麼了？着慌了麼？嘿嘿嘿，天堂有路你不走，既然從公差手上逃了出來，還不遠走高飛，仍不知死活自尋死路！哼哼，以爲躲在這裏，便找不到你們？你兩個小子也太小覷婁某了。婁某略施小計，便誘使你們現身，露了行踪，給婁某暗中佈下的人手跟踪追查到你們的下落，你兩個小子還懵然不知，妄想跟婁某鬥，不自量力！」

唐鳳璇怒道：「給你找到咱們又怎樣？你以爲憑你們三人，便對付得了區區跟歐陽兄？」

「姓唐的小子，吹什麼大氣？」婁雲樓冷笑連聲。「要不是那個姓歐陽的小子多管閒事，兩次出手助你，你小子早已死在婁某的刀下，何須要婁某多費功夫！」

一頓，手上的朴刀斜指着歐陽漢生。「所以，姓歐陽的小子，你也要死，一個人不自量力多管閒事，要付出代價的！」

唐鳳璇雙眼怒睜，幾乎按捺不住，劍指婁雲樓。「姓婁的，你果然是兩番襲擊區區的那個賊子！」

婁雲樓笑得好可惡：「若不是婁某，盧大小姐又怎會厚着臉皮，裝出迷上了你這小子的樣子，誘你兩個小子回府中，然後以下了迷葯的酒將你們迷倒。要不是那些公差膿包，給你們逃脫了，你兩個小子早已做了刀下鬼！」

「這麼說，是盧家主使你對付我的了？」唐鳳璇因激動令到語聲發顫。

婁雲樓做了個輕蔑的表情。「還用問？你不是個呆子吧？婁某跟你無仇無怨，怎會無緣無故對付你！」

唐鳳璇激動得渾身發顫，用力咬着嘴唇，心裏却在呼叫：「爹，終於找到害得咱們家破人亡的大仇人了！爹你在天之靈保佑……手刃那忘恩負義的賊子。」激動得眼中一片淚濕。

「姓婁的，可知區區是誰？」歐陽漢生哈哈地發問。

婁雲樓打個哈哈。「你小子難道不是姓歐陽，名漢生麼？莫非另有身份不成？」

歐陽漢生咬着牙道：「區區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你可知道，區區就是被你殺害了的向氏兄妹的表親！你怎也想不到，區區找上你，是要向你討還舍表兄妹的血仇！」

婁雲樓兩眼暴睜。「嘿嘿，原來你小子是那雙兄妹的表親，來向婁某尋仇！怪不得那麼熱心幫忙姓唐的小子！好啊，正好讓婁某一併將你兩個小子解決了，以絕後患！」

話落，手一揮，喝一聲：「兩位魯兄，上！」縱身揮舞朴刀，殺向歐陽漢生。

魯氏兄弟亦叱喝一聲，撲向唐鳳璇。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背靠着背，合力應付婁雲樓跟魯氏兄弟的圍攻。

兩人以二敵三，倒也應付得來，有攻有守，互相呼應，令到婁雲樓三人無法佔到上風。

三個人在屋內惡鬥得好不激烈。

數十招過後，歐陽漢生眼見不可能擊殺婁雲樓，若纏鬥下去，恐怕脫不了身，於是暗中跟唐鳳璇打個招呼，示意突圍而出。

可是，兩人幾番全力突圍，皆衝不出婁雲樓三人的包圍圈外，硬是給三人堵住。

這一來，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都急了，苦鬥下去，恐怕最終會不敵，喪生在婁雲樓三人的手上。心焦之下，給他想出一個辦法。當下立定主意，咬咬牙，驀地大喝一聲，不顧一切，向雙雙攻向他的魯氏兄弟奮力反擊。

魯氏兄弟料不到歐陽漢生不要命地向他倆施出拚命招數，吃驚之下，兩人慌忙閃避開去，不敢與歐陽漢生拚命。

魯氏兄弟不過爲了錢而受邀聘幫忙對付唐、歐陽兩人，所以，難免存有私心，犯不着跟歐陽漢生拚命，若是拚掉一命，再多的錢財也不能享用。

歐陽漢生眼見魯氏兄弟露出一個缺口，立刻大吼一聲往外衝。

魯氏兄弟慌忙合力堵截——避重就輕——自兩側向歐陽漢生攻擊。

歐陽漢生要是不顧一切衝出去，肯定逃不過魯氏兄弟的側擊，可能會死在魯氏兄弟的合擊之下，因此，他一定要招架。

可是，他已成功地將婁雲樓三人組成的包圍圈衝破了，他希望就是這樣。於奮力應付魯氏兄弟的合擊剎那，口裏急叫一聲：「唐兄，快跑！」

唐鳳璇居然明白歐陽漢生的意思，一劍逼開婁雲樓的朴刀，斜縱向給魯老二撞破的窗口。

婁雲樓厲喝一聲：「小子，跑得了？」揮刀追截。

那知道唐鳳璇那一着是故弄玄虛，斜躍的身形陡地改變方向，朝屋裏掠去，令到婁雲樓撲了個空。

婁雲樓氣得怪叫一聲，撲前追截。

那知道給一招擋下魯氏兄弟一擊，斜撲而至的歐陽漢生一劍將他截下。

婁雲樓氣得暴吼一聲，一連兩刀狂斬向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拚命招架了婁雲樓的那兩刀，魯氏兄弟經已雙雙撲到，各自向他攻出一招，歐陽漢生不得不應付魯氏兄弟的攻擊，這就讓婁雲樓得以抽身向屋裏縱，追逐唐鳳璇。「兩位魯兄，這小子交給兩位了。」婁雲樓向魯氏兄弟拋下一句話。

歐陽漢生欲抽身阻截婁雲樓追趕唐鳳璇，却給魯氏兄弟纏住，無法脫身，只好眼看着婁雲樓追入屋裏，心裏盼望唐鳳璇能夠逃脫。

＊　＊　＊

唐鳳璇自魯大撃破的破牆洞溜出屋外，並沒有急急奔掠，有意引開婁雲樓或魯氏兄弟，好減輕歐陽漢生的壓力，讓他有脫身的機會。

奔出不遠，他便發覺到婁雲樓自後追來，他馬上加快奔掠之勢，往前掠去。

婁雲樓在後緊追不捨，而且越追越近。

婁雲樓的輕功顯然比唐鳳璇高明。

奔到一處墻腳下的時候，唐鳳璇終於給婁雲樓追上，只好回身跟婁雲樓動手。

唐鳳璇根本就不是婁雲樓的敵手，不到二十招，給婁雲樓賣個破綻，一刀將他的長劍磕飛，大驚失色之下，晃身斜縱開去，却給婁雲樓一刀將他的去路封住，唐鳳璇只好往後暴退，嘶一聲，給婁雲樓一手抓住他的右手衣袖，撕下一大截。

唐鳳璇發出一聲驚呼，身形左閃右避，應付婁雲樓纏着他身形的刀光，顯得狼狽萬分。

婁雲樓本可斬殺唐鳳璇於刀下，他却遲遲不出殺着，一把朴刀纏着唐鳳璇飛閃，就像貓戲老鼠那樣。

唐鳳璇氣得破口大罵，於驚急羞憤之中，一個不留神，給婁雲樓以刀柄撞在他的左肩頭上，將他撞倒落地。

婁雲樓奸笑一聲，朴刀往下一遞，抵在唐鳳璇的胸上，唐鳳璇頓時僵住。

他不想死，因他不甘心大仇未報便死在婁雲樓的刀下，所以，他只有怒睜雙眼，瞪着婁雲樓。

婁雲樓不懷好意地笑着，驀地以刀尖連點唐鳳璇左右肩井穴及雙腿環跳穴上，令到他動彈不得。

「嘿嘿嘿……」婁雲樓邪笑着，笑得唐鳳璇心頭發毛，婁雲樓一雙眼在他身上溜來溜去。「好小子，原來你是個女扮男裝的雌兒！」溜來溜去的目光忽然淫邪地落在唐鳳璇那條給撕下大半截衣袖，裸露在外的手臂上。

那條手臂粉光潤緻，白嫩細滑，根本就不是男人手臂。

唐鳳璇聽婁雲樓說破身份，發覺他兩道淫邪的目光盯在自己裸露的右手臂上，才驀然警覺，裸露的右臂暴露了她的眞正身份。心裏又驚又羞又怕，後悔在婁雲樓未點她穴道之前，挺起身讓抵在胸上的朴刀刺入胸內，一死了之，免得受婁雲樓的淫辱。

她從婁雲樓的目光及神情，看出他不懷好意。

「你想怎樣？」她嘶聲大叫，給自己壯膽。「你不是要殺我嗎？殺啊！我要是怕死的，不姓唐！」

婁雲樓淫笑連聲：「殺妳？婁某一定會殺妳！但不是現在。這麼樣的一個美人兒，若不跟妳快活一趟，實在糟蹋了！」

「你敢？」唐鳳璇驚駭得心膽俱喪。「我不會放過你這個惡賊！」

婁雲樓一把將她摟抱起來，在她的臉上親了一下。「嘿嘿……待會教你欲仙欲死的時候，你自然會死抓着婁某不放！」狂笑聲中，摟抱着唐鳳璇向不遠處的一間破敗的屋子掠去。

唐鳳璇驚駭怒恨得差點暈死過去。

掠入那間破敗的屋子內，婁雲樓將唐鳳璇放落地上，一手抓住她胸前的衣服，用力一扯，裂帛一聲，將她胸前衣衫撕破開來，露出白嫩的一截胸脯，以及一個鵝黃綉花胸兜。

唐鳳璇發出一聲尖叫，婁雲樓立刻一指點了她的啞穴，在她胸脯上摸了一把，跟着欲扯去唐鳳璇的外衣。

唐鳳璇驚悸得一個身子索索發抖，兩眼淚花打轉，要是這時候能夠讓她死，她寧願一死了之，也不受婁雲樓的淫辱。

婁雲樓一臉淫邪地笑着，一隻手已伸入唐鳳璇的下身去抓她的外衣。

唐鳳璇終於忍受不了，暈厥過去。

婁雲樓可不理會唐鳳璇是死是活，此刻他已慾火焚身，逼不及待要幹那回事。

「該死！」隨着一聲怒叱，一條人影撲入屋內，一掌擊向婁雲樓的身上。

婁雲樓大驚失色，慌忙一歪身子，斜竄出去，避過那一掌。

「雲樓，你竟敢背着本小姐，做出對不起我的事？」撲來的人原來是盧大小姐，邊喝罵，邊打婁雲樓。

婁雲樓亦已認出壞了他好事的是盧大小姐，心頭略定，邊閃避盧大小姐的追打，邊道：「桂丹，妳發什麼瘋？呷什麼醋啊，我又不是跟她來眞的，不過看着這麼樣的一塊天鵝肉，不吃白不吃，嘻嘻，嗜

過鮮後，才一刀了結她。」

盧桂丹叱道：「下流坯！有了本小姐還敢碰別的女子，眼裏還有我麼？」

突然間一條身形搶入屋內，一眼看到屋內的情形，特別是看到躺在地上，身軀半裸的唐鳳璇，驚訝震怒得呆住。

婁雲樓一眼便認出掠入屋內的人是歐陽漢生，忙跟盧桂丹停止追逐，橫刀戒備。

歐陽漢生很快便從震驚憤怒中恢復過來，怒喝道：「姓婁的！你不但可惡，簡直下流無恥，不是人！」怒喝聲中，揮劍撲向婁雲樓。

婁雲樓亦怒吼一聲，將一腔怒火(還有慾火)發洩在歐陽漢生的身上，舞刀迎擊有如一頭怒虎般撲過去的歐陽漢生。

兩人立刻激烈地拚鬥起來。

雙方都想擊殺對方。

盧桂丹本想出手助婁雲樓攻擊歐陽漢生，剛要出手，又改變主意，閃身掠到暈厥過去的唐鳳璇身前，氣恨恨地罵道：「賤人，原來是女扮男裝，差點給妳騙倒，哼哼，唐家的男人原來死絕了，只剩妳這個賤人。本小姐今日將妳殺了，敎唐家的人死絕！」刷地拔出利劍，向唐鳳璇頭上斬下去。

「颼」一聲，一道劍光驀然向盧桂丹激射過去，嚇得她顧不了殺唐鳳璇，慌不迭身子向後一拗，險險避過射來的那道劍光。

一條人影即時撲至，一脚將盧大小姐踢得飛跌開去。

擲劍、飛跌盧大小姐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歐陽漢生，他在盧大小姐拔劍斬唐鳳璇的刹那，抽身斜躍開去，將手上的劍隨着疾撲之勢，奮力擲向盧桂丹。

一脚踢飛盧桂丹，歐陽漢生落在唐鳳璇的身旁，還未站穩，婁雲樓已縱至，一刀狂斬向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身形陡地斜撲地上，一脚掃向婁雲樓的下盤。

婁雲樓身形躍起，朴刀向下揮斬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急滾開去，抓起地上一塊碎磚頭，擲向婁雲樓。

婁雲樓人在空中，回刀封擋已不及，只好一個沒頭觔斗，一頭向地上墜下去，險險避過那塊磚頭。

盧大小姐給踢得飛跌出去，撞在牆壁上，跌落地上，痛得她叫了一聲，跳起身來，有如一頭給激怒了的母狠般，兇惡地向歐陽漢生撲擊，口裏怒叫：「雲樓，殺了那賊人！」

她以為將歐陽漢生纏住，便可以讓婁雲樓有機會殺死唐鳳璇，那知道她的身手跟歐陽漢生差遠了，她才撲到歐陽漢生身前，劍剛刺出，便給歐陽漢生疾快地一脚踢飛她手上的長劍，隨即一個跳躍，落在唐鳳璇身前護着。

婁雲樓身形落地，立刻一刀向地上的唐鳳璇掃過去，幸得歐陽漢生眼快脚疾，脚尖一挑，將唐鳳璇整個人挑了起來，一手將她抄抱住，立刻躍開去，却給婁雲樓反手回撩的朴刀刀尖劃破腿側的皮肉，痛得他哼了一聲。

盧桂丹眼見有機可乘，悄沒聲地搶撲前去，一掌擊向唐鳳璇的腦袋。

歐陽漢生警覺的時候，經已來不及閃避，只好身形急轉，讓盧桂丹那一掌擊在自己的腰上，往前斜跌出一步。

婁雲樓的朴刀緊接斬到，歐陽漢生一手抄抱着唐鳳璇，手上又沒有兵器，無法招架婁雲樓的朴刀，只好一屁股坐下去，歪身避過婁雲樓那一刀。

可是，盧桂丹的一隻脚又飛踢過來，歐陽漢生只好躺下去，抱着唐鳳璇翻滾開去。

這個時候，他已忘了抱着的唐鳳璇是女兒身，縱使知道了，亦無暇顧忌那麼多，處於生死危急之間，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如何保住生命。

婁雲樓手上的朴刀飛斬如風，要將歐陽漢生跟唐鳳璇一刀斬爲四截。

歐陽漢生抱着唐鳳璇打滾，當然沒有一個人滾動那麼靈敏迅疾，因此，翻滾了兩次，避過盧桂丹一脚及婁雲樓一刀後，便來不及避過婁雲樓追斬如風的第二刀。

歐陽漢生立刻將唐鳳璇疾推開去，同時間身形如陀螺般打了個半轉，「刷」一聲，姓婁的朴刀擦着他的腰側斬落地上，發出「噗」的一下響，不但將地上的碎磚斬開，還將歐陽漢生的衣襬角斬下來。而歐陽漢生在朴刀斬下去的刹那，更感受到朴刀斬下去時帶出的一股銳寒之風，直刺皮膚，驚出一身冷汗來。

好惡毒的盧桂丹，瞥到歐陽漢生將唐鳳璇推出去，立刻改變主意，收回踢向歐陽漢生腰眼的一脚，斜縱一步，追上給推出去的唐鳳璇，抬脚踏落她的頭臉上。

她恨唐鳳璇那張臉長得比她美，更恨她令到婁雲樓對她動了心。因此，她不但要殺死唐鳳璇，還要將她一張臉踏扁，毀了她的容貌。

歐陽漢生在危急之際，沒有想到還有一個盧桂丹要殺他跟唐鳳璇，一心只想唐鳳璇脫出婁雲樓那一刀的威力之外，待到他避過婁雲樓那一刀，瞥到盧桂丹縱前去一脚狠狠地踏落唐鳳璇的頭臉上，要搶救阻止已來不及，因婁雲樓的朴刀

已向他抄斬。

唐鳳璇忽然睜大雙眼，沒有害怕，只有恨怒與不甘，瞪着盧桂丹那隻踏下來的脚。

原來，她在歐陽漢生抄抱起她，腰臀上挨了盧桂丹一脚，蹌跌出一步時，她已給震醒過來，眼見自己半身裸露，給歐陽漢生緊緊摟抱住，使得她一顆心卜卜直跳，但又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既甜蜜迷糊又異樣的感覺，居然渾忘了自己跟歐陽漢生陷於險厄之中，閉着雙眼，但願永遠給歐陽漢生強壯有力的手臂緊抱着。

「颼」一聲，一團物事驀地激射向盧桂丹的背心，嚇得盧桂丹慌不迭單足一蹬，斜跌開去，避開那團射來的物事。

爲免給射來的物事射中背心，極可能會喪命，盧桂丹不得不被逼放棄殺死唐鳳璇。

她根本就不打算拿自己的一條命來換唐鳳璇一命。

因她捨不得家裏——她爹那份偌大的財產。

你道那物事是什東西？原來是一隻靴子！

那隻靴子救了唐鳳璇一命。

隨着那隻飛射向盧桂丹的靴子，屋外有人大喝一聲：「住手！咱們是公差捕快，特來捉拿姦殺犯婁雲樓，姓婁的快束手就擒！」

婁雲樓跟盧桂丹聽聞之下，大吃一驚，忙往門口望去，只見總捕頭郝剛站在門前，屋外有不少公差捕快飛快地往兩邊奔跑包抄，看來是要將屋子包圍起來。

歐陽漢生喝聲入耳，已認出那是郝剛，頓時鬆一口氣，乘着婁雲樓吃驚停手的刹那，掠到唐鳳璇身旁，將外衣飛快地脫下來，蓋在唐鳳璇的身上。

唐鳳璇瞥到歐陽漢生縱過來，立刻閉上雙眼，詐作仍未醒過來，她羞得不敢讓歐陽漢生知道她已醒過來，太難爲情了。

盧桂丹亦着慌地奔到婁雲樓的身旁，慌張地道：「雲樓，怎辦啊？」她已忘了吃醋。

婁雲樓兩眼溜轉一下，陡地一把抓住盧桂丹的手臂，喝一聲：「起！」往上彈起來，帶着盧桂丹一頭撞破多見天少見瓦的屋頂，穿了出去，落在一根樹上，脚下一點一彈，往屋前那個方向掠去。

守在屋前的公差捕快看到婁雲樓跟盧桂丹凌空自屋面上飛掠前去，頓時發出連聲呼喝，往外奔跑，企圖趕在婁、盧兩人前頭，將兩人截下來。

包圍着屋子兩邊及屋後的公差捕快亦急急往前奔。

屋內的郝剛眼見歐陽漢生跟唐鳳璇無恙，亦轉身奔出屋外，指揮公差捕快追截婁、盧兩人。

這一次終於得到証據逮捕婁雲樓歸案法辦，郝剛怎不全力以赴。

他發誓要對付婁雲樓，替死去的姪兒，也是唯一的親人報仇。

憑婁雲樓的身手及輕功，那些公差捕快不可能將他跟盧桂丹追截下來。只見婁雲樓帶着盧桂丹在空中一掠數丈，恰好掠到一棵斷樹之上，右手朴刀往斷樹一點一撐，兩人又借勢往前飛掠，幾個公差還未追到那棵斷樹下，眨眼間，婁雲樓跟盧桂丹又飛掠出數丈遠，掠落地上，往前如飛急掠。那些公差眼見無法追上，只好停下來，望着婁、盧兩人如飛掠去的身形，發出叫罵聲。

郝剛也知道不可能追上婁、盧兩人，沒有喝令手下追下去，自語道：「你奶奶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可以用包庇姦殺犯的罪名，將盧仕裕抓回衙門整治，出一口氣！」跟着轉身返回屋內。

屋內，唐鳳璇已給歐陽漢生「救醒」，並替她解開給婁雲樓點了的穴道，穿上歐陽漢生蓋在她身上的那件外衣。

兩人都顯得有點難爲情，不敢正面互相看着對方。

那全因爲唐鳳璇的身份改變了。男女有別，當然不能像以前那樣隨便。何況，兩人都不期然想起未脫險之前的情形，怎不叫兩人尷尬發窘。

終於，還是歐陽漢生鼓起勇氣先開口說話：「唐兄……不唐……姑娘，沒事吧？」說話並不流暢。

唐鳳璇一張臉火燒般紅，根本不敢抬眼看一眼歐陽漢生，心慌意亂地道：「沒……事……謝謝你……又救了……小……」「弟」字剛要出口，猛省起自己已給識破是女兒身，忙改口說出「妹」字。

歐陽漢生放下心來，「唐……姑娘，妳沒事……區區……放心……」

唐鳳璇聽得心頭甜甜的，忍不住飛快地抬眼瞥了歐陽漢生一眼，看到他那個難爲情，失措的樣子，幾乎忍不住失笑出聲。猛地想起婁雲樓幾乎汚辱了她的那一節，頓時怒恨塡胸，咬着牙恨恨道：「姓婁的簡直禽獸不如！若他落在……小妹手上，非要將他斬成肉醬！」

驀地，瞥到歐陽漢生腿上流血，立刻失聲驚叫道：「歐陽兄，你受了傷！」抛開尷尬與難爲情，搶前去，看視他腿上的傷勢。

歐陽漢生欲避開去，他可沒有忘了唐鳳璇是女兒身，不方便太親近，急急說道：「沒……礙……一點皮肉傷。」

唐鳳璇却着急地道：「傷得頗深啊，還在流血，快別動，待……

小妹替你將傷口包紮起來。」她始終無法自然順溜地自稱小妹，大概之前慣稱小弟，一時很難習慣改稱小妹。

歐陽漢生眼見唐鳳璇如此關心自己，心裏又暖又甜，口裏却說道：「不……敢……有勞……」

唐鳳璇已嘶一聲，撕下身上一塊衣布，替他將傷口包紮起來。「歐陽兄是爲了小……妹……受傷的，小……妹好應該替你將傷口包紮起來。」

「歐陽公子、唐公子兩位沒什麼吧？」郝剛一頭走進來，看到唐鳳璇已替歐陽漢生包紮傷口，驚問：「傷得重麼？歐陽公子？」快步走近兩人身前。

歐陽漢生可受用了，口裏却道：「一點皮肉傷，沒有大礙，不用擔心。」

唐鳳璇邊包紮，邊道：「還說傷得不重，差點傷到腿骨。」不知不覺間，她的話聲嬌脆起來。

郝剛睜大眼看着唐鳳璇，拍拍腦袋道：「郝某還稱你爲唐公子，眞糊塗，該稱呼妳唐姑娘才是。哈哈，郝某跟歐陽公子都給妳騙倒了。不過，郝某已有點奇怪，一個男子怎會俊俏得……教男人看到也怦然心動……原來是女扮男裝，那就怪不得了。哈哈哈，知道妳是女兒身，相信最驚詫，但也最高興的人，該是歐陽公子了！」

郝剛最後那句似無心但有意的話，令到歐陽漢生跟唐鳳璇都羞紅了臉，羞窘得不敢抬起頭來。

郝剛看着，笑得更開心。

＊　＊　＊

郝剛跟歐陽漢生、唐鳳璇還有二三十個公差捕快，急急趕去盧家捉拿婁雲樓。

唐鳳璇要瞧瞧盧家的主人是否就是她要找的大仇人徐富艮。

路上，唐鳳璇忍不住問道：「歐陽兄，你怎能擺脫了那兩個高矮漢子，及時趕到來，救了小妹？」此時的唐鳳璇對於回復原來的身份已習慣了。

歐陽漢生道：「那要拜郝總捕頭來得及時。當時，區區正跟高矮二漢纏鬥，雖則力戰之下，繞倖傷了那兩個傢伙，可是，兩個傢伙仍然苦苦纏着區區，令到區區無法脫身，幸好郝總捕頭帶領公差捕快到來，將兩個傢伙截住，區區得以抽身循着唐姑娘妳奔掠的方向追下去，找尋了一會，才找到那個……所在。」

「原來如此。」唐鳳璇轉對郝剛道：「姓魯的，那兩個傢伙怎麼了？」

郝剛道：「郝某的本領，加上一衆下屬，皆奈何不了那兩個傢伙，最後只好抖出官家的招牌，嚇唬兩人，着令兩人立刻離開開封，要不，絕不會放過他倆。兩個傢伙知道鬥不過官府，不敢留下，馬上返回盧家，取回行李，離開此地。」

唐鳳璇喜道：「姓婁的沒了那兩個爪牙，那就容易對付得多了。」

歐陽漢生道：「但願姓婁的還未離開盧家，又或是城中，要不，恐怕又要費一番工夫才能找到他。」

郝剛道：「放心吧，郝某早已派人回衙門調派人手在各個進出城中的路口守着，留意姓婁的有否出城。姓婁的要是離開城中，絕對逃不過郝某佈下的眼綫。」

一頓，續道：「郝某知道衙門的人無本領攔阻或是留下姓婁的。所以，郝某已吩咐守在各處通路的眼綫不要驚動姓婁的，暗中跟下去便成。」

歐陽漢生道：「無論姓婁的逃到那裏，區區也要找到他，要他血債血償！」

一行人趕到盧府門前，看到門前的情形，便猜到盧府內可能出了事。

盧府門前不但沒人守着，兩扇大門也洞開，大門內不見一個人影，這情形任何人也看出有異。

像盧家這種鉅富之家，怎會沒人守着大門？

郝剛跟歐陽漢生、唐鳳璇互相看了一眼，加快脚步，當先走入盧府大門內。

一路上都看不到有人，不知盧府的人跑到那裏去了，一行人奔入內宅，終於看到人了。

不過，他們看到的不是活人，而是兩個死人。

一個倒在墻下，另一個倒在一個花架下，兩人都是給人一刀殺死的。

郝剛三人看到那兩個死人，不由想起婁雲樓，一定是他殺的！

奔入盧仕裕所居住的院子，只見四個漢子倒在廊階下，附近的地上血漬斑斑。郝剛認出那四個死者是盧仕裕的跟隨，時刻都在盧仕裕的附近，若有人想接近盧仕裕，先要經過那四個近身跟隨。

如今那四個跟隨皆死了，那表示盧仕裕極可能出了事。

三人都是臉色一變，郝剛立刻呼叫公差捕快散開來，在院子四處搜查察看，他則跟歐陽漢生、唐鳳璇奔入盧仕裕居住的房間。

三人才奔入寢室的外間，便看到地上倒着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婦人，咽喉給人一劍割破了，流了一地的血。從那婦人的衣着髮飾看來，婦人該是盧仕裕的妻子。

郝剛只看了那婦人一眼，便往

寢間走去，突然間聽到一聲呻吟自寢間內傳出來，忙扭頭對身後的唐鳳璇及歐陽漢生道：「唏，裏面有人！似乎受了傷！」一頭走入寢間內。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急忙加快脚步跟上郝剛，同時提醒他：「小心啊。」

郝剛早已加了小心，提刀在手，一步走入寢間內，只見裏面像翻了天般，倒櫃翻箱，一個錦衣人倒在一張翻倒了的椅子旁邊，呻吟聲就是從他的口裏發出。

那錦衣人一身是血，身上被斬了幾刀，要不是聽到呻吟聲是從他口裏發出，怎也看不出他還未咽氣。

郝剛認出那錦衣人就是盧仕裕，兩步搶到他身旁，蹲下去，大聲道：「盧員外，發生了什麼事？是誰幹的？」

那個錦衣人——盧仕裕身子微微動了一下，眼瞼連連顫動，終於艱難地張開來，毫無神氣地看着郝剛，也不知他是否認出郝剛，口裏斷斷續續地道：「報應……有……報應……的……果然……天網恢恢……」

「他就是盧仕裕？」唐鳳璇跟歐陽漢生走到郝剛身旁，看着像個死人一樣的盧仕裕，幾乎是同聲問。

郝剛點點頭。跟着又高聲對盧仕裕道：「說啊，是誰弄成你這樣的？」

盧仕裕雙眼忽然睜大了一點，有一種神彩，身子搐動一下，似乎清醒了很多，說話也清楚了一點，「報應。桂丹跟婁教頭……下的毒手……他倆要……我交出……所有的錢財……我不答應……他倆便下毒手……殺人。不但殺了二娘……連我也不放過……養虎爲患……生了個蛇蠍心腸的……不肖女……我好後悔……終於報應到了……」一連咳了數聲，咳出兩口血來，雙眼慢慢闔攏上，似乎已油盡燈枯。

唐鳳璇大急，叫道：「盧仕裕，你是不是本名叫徐富艮？易容改貌，隱姓改名，躲在這裏？」

盧仕裕恍似給刺了一針般，身子震動一下，陡地張眼，急促地道：「誰？怎會知道我的……本來姓名？一定是唐家的人……」

唐鳳璇聽他承認就是徐富艮，頓時大爲激動，幾乎不能自制，憤怒地道：「終於給我找到你這個忘恩負義，豬狗不如的人！我就是唐錦照的女兒——唐鳳璇！天可憐見，你落得這個下場！」

盧仕裕——徐富艮身子劇烈地抽搐一下。「自作孽，報應循環……活該我遭到這種報應，眞是現眼報！」陡地大吼一聲，狂噴出一口血，氣絕身亡。

唐鳳璇見仇人身亡，雖不是自己手刃，但却被女兒與相好所殺，那比自己親手殺死還要痛快，所以，她一點也不覺遺憾。

郝剛對唐鳳璇跟盧仕裕——徐富艮之間的恩怨毫不知情，因而問道：「唐姑娘，妳跟盧仕裕之間，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鳳璇便將那一段恩怨原原本本地說給郝剛聽。

郝剛聽完後，朝徐富艮的身上吐了口唾沫。「確是報應不爽，他死在自己女兒和姓婁的手上，恐怕他作夢也想不到，會遭到這種報應！」

歐陽漢生道：「唐姑娘，大仇得報，區區替你高興。」

唐鳳璇道：「小妹的仇報了，可是，歐陽兄你的仇還未報啊！可要加緊追尋姓婁的下落！」

郝剛道：「不用着急，包在郝某身上。姓婁的既然跟姓盧的雌兒席捲而逃，帶着大批財物，不可能像老鼠一樣鑽洞尋隙潛逃，必須要經過其中一個出城的卡口，那就逃不過郝某的眼綫！」

＊　＊　＊

婁雲樓跟徐桂丹(應該改姓徐了)果然跟郝剛所言一樣，從西城那面乘馬車出城而去。因此，行踪便落在郝剛佈下的眼綫內。

郝剛接到眼綫回報，立刻帶了二十個公差捕快，會同歐陽漢生跟唐鳳璇兩人，分乘四輛馬車，趕到距開封約三十多里外，一處叫福田的鎮集，找到鎮北頭一座獨立的小宅院，將之包圍起來。

根據眼綫回報，那座獨立小宅院就是婁、徐兩人暫匿之所。

郝剛帶來的二十個捕快公差，這一次都帶備了弓箭以阻止婁雲樓跟徐桂丹突圍逃走。

佈置好人手後，由郝剛在房屋門前高聲喝叫：「姓婁的，還有弑父的毒女子徐桂丹，給本捕頭滾出來，束手就擒，讓本捕頭押你這雙狗男女回去法辦！」

喝叫聲剛落，兩扇屋門「彭」然聲大響，飛脫開來，幾乎撞上郝剛，一男一女隨即從屋內走出來，正是狂龍婁雲樓跟徐桂丹。

兩人大概自知逃不了，豁了出去，顯得很鎮定，「郝剛，你想抓婁某跟桂丹回去，哼嘿！先問過婁某手上這把刀！」婁雲樓一臉狂態。

郝剛不答理婁雲樓，看着徐桂丹道：「姓盧的雌兒，好狠毒的心腸，居然爲了錢財，連父母也下毒手殺害？」

徐桂丹冷笑一聲，毫無後悔之意。「郝捕頭，那叫有其父必有其女，你可知道，我生母是給二娘活

活氣死的！我爹愛二娘夠騷浪，所以寵着她，偏幫二娘，責罵我娘，逼得我娘走頭無路，上吊死了，我至今也忘不了我娘吊死的樣子，我恨二娘，也恨我爹，我家偌大的家財是我爹席捲唐家的錢財得來的，我不過學他，他却死抓着錢財不放手，不肯給我，只好狠下心殺了他跟二娘，算是替我娘報仇！」

「你爹怎知道我來找你們報仇？」唐鳳璇問。

「那還不簡單！」盧桂丹冷笑一聲。「我爹這些年來，都有派人到妳家附近，監視妳一家的動靜，打從妳離家那一刻起，妳的行踪便落在我爹派出的眼綫眼中，可笑妳懵然不知，要不是姓歐陽的插手多管閒事，妳早已死在雲樓的刀下。說起來，我跟雲樓殺了我爹——你的仇人，妳該感激我才是啊！」

唐鳳璇怒叱道：「這種話你居然說得出來，妳不是人！」

徐桂丹格格直笑。

歐陽漢生劍指婁雲樓：「該到你我了斷的時候了！」

婁雲樓打個哈哈。「小子要報仇，婁某成全你。但却不可借助官府之力，有膽量答應麼？」

歐陽漢生冷然道：「好！區區就跟你單打獨鬥，來個了斷！」話落，扭頭對郝剛道：「郝總捕頭，無論區區怎樣，請別插手，縱使區區死在他刀下，也請等區區跟他了斷後，你才跟手下動手抓他歸案。」

郝剛猶豫了一下，點頭道：「好！」

歐陽漢生抱拳道：「謝謝你，郝總捕頭。」

唐鳳璇關切地道：「歐陽兄，小心。」

婁雲樓不再打話，一抖朴刀，舞刀殺向歐陽漢生。

歐陽漢生清叱一聲，仗劍迎上去，兩人立刻戰作一團，但見刀光霍霍，劍光閃閃，交纏碰擊，鬥得好不激烈兇險，看得唐鳳璇一顆心不由自主揪緊。

她是擔心歐陽漢生不敵婁雲樓。

郝剛看着，嘆爲觀止。

大約拚鬥了近百招左右，驀地兩人同時暴喝一聲，各自躍起來，但見刀光暴盛，劍虹乍展，各自往對方攻擊。

旁觀的人看到這裏，俱不由驚啊出聲。

因爲旁觀的郝剛等人都看出，兩人那一招乃是拚命的招數，只不知誰拚掉誰，禁不住心驚魄動！

兩條身形於刀光劍芒交擊的刹那，各自翻墮地上。

重重摔在地上的是歐陽漢生。

落地後以刀尖猛插入地下，身子搖晃了幾下，終於以插入地上的朴刀穩住身形的，是婁雲樓！

墮落地上的歐陽漢生左胸脅上，有一道刀口，湧流出的血染紅了他半邊身子。唐鳳璇第一個驚呼着奔前去，救護歐陽漢生。

徐桂丹歡呼一聲，向站着的婁雲樓撲去。

她以爲他勝過歐陽漢生，殺了他。

她却沒有看到，婁雲樓眉心處有一點紅——血紅。

就在她撲到婁雲樓身前，歡叫道：「雲樓，你贏……」的刹那，婁雲樓突然大吼一聲，眉心那一點紅突然爆裂開來，鮮血激射，砰然一聲，仰身重重地跌倒下去。

婁雲樓由鼻樑到天靈蓋上，爆裂出一道血口來。

他絕對活不了。

盧桂丹看着，驚駭得目瞪口呆。

那邊廂，歐陽漢生雖然挨了婁雲樓一刀，傷得很重，却沒有喪命，唐鳳璇急忙拿出金創葯替他敷上，然後將傷口包紮起來。

歐陽漢生忍着痛，忘乎所以地看着唐鳳璇，待她包紮好，終於忍不住，鼓起勇氣，伸手握住她的一隻手。

唐鳳璇沒有抽回手，任由歐陽漢生握着，一張臉連帶脖子也紅了。

郝剛看着，忍不住打個哈哈。「好一雙璧人，眞是天造地設。」

一聲慘叫跟着响起，原來徐桂丹一劍抹在脖上，倒在地上一命嗚呼。她可能自知難逃一死——弒父奪財可是一條死罪，所以，倒不如自己了斷，省得挨刀，身首異處。

「這雌兒倒會找死！」郝剛罵一聲，「省却挨一刀砍頭之苦！」

歐陽漢生在唐鳳璇的扶持下，站起來，郝剛打趣地道：「兩位大喜之日，別忘了請我啊！」

歐陽漢生跟唐鳳璇給說得羞不可抑，郝剛看着，笑得更開心。

（全文完）

上文提要： 黑牡丹等三人決定往南陽府助守備圍剿阮化龍爲首的赤眉紅毛賊，往何家集路上，兩老夫婦假裝賣涼粉，涼粉中伴砒霜想毒死黑牡丹，原來南宮年與邱太冲曾在呂仙道觀擊殺了道觀敗類，兩淫娃正是此兩老兒女。到了何家集，被羅漢嶺下來的紅毛賊包圍，打聽之下，方知是阮化龍打聽到官府要征剿山賊，因此下山搶糧堅壁清野，準備負隅頑抗……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圍剿紅毛賊

計破羅漢嶺　奪回被搶糧

佟鐵柱忽然仰天哈哈大笑，道：「娘的，妳可眞新鮮，妳見過天底下幹强盜的會花銀子買糧食？」

女俠道：「不新鮮，因爲眼前你就得花銀子買糧食。」

佟鐵柱臉一僵，道：「臭丫頭，妳今天是碰到我佟鐵柱，如果是我們老二石大海，只怕他不只要糧食！」

女俠冷冷道：「哦，姓石的還想怎樣？」

「要命刀」佟鐵柱又上下看了女俠一眼，道：「只怕他連妳也一起要了，因爲他十分熱衷同娘們攪和在一堆的調調兒。」

女俠道：「這麼說來，姓石的要比你走運氣，因爲今日他就不會死，而你……」

女俠尚未說完，佟鐵柱已哇哇大叫的揮起手中大砍刀直欺而上，口中凜烈的狂叫道：「老子劈了你！」

羅漢嶺上三寨主「要命刀」佟鐵柱的砍刀刄芒上撩如電，他一開步就是這種架式，完全是從下面向上劈，於是，空氣中凝聚成無數漩渦，就在每一漩渦中，迸發出窒人的「咻」聲，同時他口中高聲怒叫：「殺！」

松林中只見從何家集來的一衆，早大叫着殺上去。

女俠黑牡丹就在此時，驀然騰身而起，快得有如銀星眨現即止一般，她竟在空中一連躍晃而出現虛實莫測的三條黑影，長劍就在此時猝然劈出，佟鐵柱的砍刀也只自左下方上劈中途，就聽他一聲狠嘷慘號，整個身子橫衝直撞的一路洒着鮮血，七八步外重重跌在松樹旁！

沒有人去注意佟鐵柱的死活，也沒有人關心身外事物。

因爲佟鐵柱的鮮血流光，那只是一個佟鐵柱，活的人還得拚命，因爲不拚命，血就得要像佟鐵柱一般的賤而又賤的往外流！

女俠更沒有去注意，因爲她在這種場合，只注意自己方面的人，只有如此，那種勝利的果實才會更肥美！

由於周通的傷，牛大壯一直與周通合着力量殺，這時女俠黑牡丹一招之間劈死佟鐵柱，早揮劍衝入二人身邊，五七個狂叫怒罵的嘍兵，正圍着他二人狂殺呢。

女俠一到，三個人行成三角形，就像個無形的巨錐一般。

女俠居中，牛大壯與周通分掠兩邊，三個人直往人多的地方殺，夕陽中松林裏萬道霞光，照得空中噴洒的鮮血更加鮮艷。

地上的屍體已在發出血的腥膻味，予人的感受是可悲中有着憎惡感。因爲蜷曲的、毫無生息的屍體，全都覆着一層醜陋，上天賜給

的生命與活力，就那麼毫無意義的烟消雲散，而留下那麼一具臭皮囊！

錐形的刀劍陣，是自然的形式，女俠的「錐尖」部位，挾着兩翼的砍刀，光景是擋者披靡，所到之處無不掀起狂號厲叫連聲！

羅漢嶺上下來的嘍兵們，就在女俠三人合力衝擊中，轉眼死傷二三十人，何家集的人一見，早大聲吼叫道：「强盜頭子被殺了，快使把勁呀，殺！殺！」

「殺！」

一股撼山動岳氣勢，就在這老松林中展開來！

女俠三人何止是幾進幾出，他們繞着追殺，全身染滿了鮮血，甚至臉上也是鮮紅一片！

原本土匪强盜是凶悍的，但如果人們嚥不下土匪這股凶焰之氣，一旦與土匪拚上命，那股力量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如今何家集的人就是這樣，他們不少人負傷不退，甚至刀被劈飛，却又不顧生死的一把摟緊對方，張口就咬個不停，更有些已躺在地上，但他們突然一把抓緊對方，替自己的人製造下手機會，浴血奮戰的精神，當眞是驚天地而泣鬼神！

就在這時候，只聽何仁豪振臂高呼道：「鄉親們，誰能殺死一個，賞銀二十兩，千萬不能放走一個呀！」

不旋踵間，對殺變成了追殺，盡在老松林中呼號，有些竟然追到荒林深處也不放棄。

拚殺的厲烈與凶殘，由於尚有四五十名嘍兵的四散奔逃，驟然間使得老松林呈現出另一副景象來！

不再是互叱與互罵，更不是金鐵交鳴的互殺互砍，有的只是哼咳不斷，哀哀號叫，聽之令人心膽欲裂！

遠處傳來了尖銳的刀擊聲，那種鏗鏘有力的撞擊聲，利刃加身時候的尖號聲，正不斷的從荒林深處傳來，於是遠處也有了人類痛楚難忍的呻吟聲，偶爾一聲喝罵中，但見人影奔掠狂跳，冷電激盪中也不知倒在地上的是那方人！

就在松林中，周通突然「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女俠忙對牛大壯道：「快背着周兄先回何家集去！」

周通正要說甚麼，牛大壯蹲下，已把周通背起來，兩個人把鋼刀插在糧車上，牛大壯已大步往何家集衝去。

女俠彈身而起，攀上一株松樹幹上四下望去，只見何家集的人在四下搜索！

何仁傑肩頭上中了一刀，正由何仁豪替他包紮，就在這時候，追殺的人漸漸折回來，有人更高聲呼叫，只盼追出去的人早些回來，因爲天就快要黑了。

原本六七十個何家集的人，經這麼一陣砍殺，死傷的快一半，輕傷的帮着沒有受傷的，勉强把糧車又推回何家集。

重傷的與死去的分開來，等着何家集人再用門板來抬他們回去醫治了。

周通這次傷得可眞不輕，受的傷還未一個時辰，就接着一陣狂殺，鐵打的身子也會走樣。牛大壯把他背進何老爺子的客廳時候，他已經只能張着嘴巴「啊啊」了！

糧食送回來了，連受重傷的人也去人抬回來，這次何家集死了近二十人，把整個何家集籠罩在愁雲慘霧裏。

原本何老爺子要替女俠三人擺酒接風，可是這時候誰還有心情喝酒呢！早已被女俠攔住，只把肚子塡飽完事。

不過這晚談話中，何老爺子提起一椿消息來道：「傳說南陽府衙已集結了上千兵丁，準備對付羅漢嶺上的老紅毛阮化龍，只是他們却又遲遲不發兵，有人說是要等帮手，有的則說只是恫嚇土匪而已！」

女俠心想，難道南陽府在等我去嗎？心念間，當即又問道：「羅漢嶺上姓阮的準備如何應付，老爺子可有這方面的消息嗎？」

何浩然道：「過了年他們四出搜糧，看樣子是要同官兵對峙呢！」

他一頓又道：「羅漢嶺地勢險峻，溝壑中荒林處處，有幾處山道全得要過浮橋，那可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

這時牛大壯走來，對女俠道：「周兄服了藥，現在已睡下了。」

女俠皺眉道：「如今聽說南陽府衙要剿滅羅漢嶺紅毛子，如果周兄不受傷，我們一定連夜起程，如今……」

不料何老爺子又道：「上次在夏館時候，老漢見到過的兩位年輕英雄，前天我還見到一位呢，難道女俠未曾和他遇見？」

女俠黑牡丹與牛大壯二人一聽大喜，女俠忙道：「老爺子可是說的二人中一位？」

「是呀，他本來是往夏館去的，正好路上遇見我與何仁豪，才硬是拉他到何家集來住了一晚，前天一早才趕往夏館去了呢！」

女俠心中一高興，自語的道：「那一定是邱賢弟，他大概是要往周員外家，因爲周芸娘還在苦等着他呢！」

牛大壯道：「咱們要不要轉一趟夏館，約邱家兄弟一起上南陽？」

女俠心中沉思有頃，緩緩的道：「看看他們是可以的，但我不準備把他帶往南陽府。」

何老爺子道：「以我老頭子的看法，覺得邱英雄去與不去，應該由他自己決定，因爲這種爲民除害的大義之舉，只要有血性，是男子漢，都會挺身而出的！」

他一頓之後，又道：「再說夏館與此地相隔不過四五十里，去一趟該是不算多走。」

女俠黯然道：「老爺子既然這麼說，我們明日一早就起程前往！」

只聽何老爺子又道：「明日一早，我就派我家老大跟了去，南陽府一有消息，我這裏也要派出人馬攻上羅漢嶺去，何家集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原本女俠只是單純的走南陽，協助官兵殺上羅漢嶺，如今聽說夏館來了邱太冲，立刻又使她的心頭充塞一堆愁，如今南宮年是個甚麼樣子呢？

他是不是病傷痊癒以後，就同他那杭州表妹攜手洞房？

南宮年啊！師兄啊！你會不會把師妹忘得一乾二淨？

窗外洒下一片銀色月光，皎潔得令人心如止水，然而床上睡不安穩的女俠黑牡丹，却又是翻來覆去的難以入眠，眞的是「情醉人，情又害人」。

於是，她又想到邱太冲與芸娘，他們眞的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只不知兩家人相隔那麼遠，將來又如何住在一起的。

然而邱太冲能勇敢的重來夏館，他必然得到他老娘的允許，他們可眞是幸運的一對，如果南宮年的母親也是這般的胸襟寬闊，那該有多好！

這眞是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啊！師兄！

女俠黑牡丹這一晚睡得可眞夠辛苦，因爲她輾轉反側的直到四更天才矇朧睡去！

第二天一早，何家集的人爲了死傷的人，已在開始忙碌。

女俠黑牡丹見周通傷勢稍好，當即與牛大壯三人離開何浩然的家。臨行，何浩然命他大兒子何仁豪隨同女俠一同赴南陽府，只等官兵攻打羅漢嶺的時候，何家集也將集合力量做爲支援。因爲何老爺子說過，何家集人的血是不能輕易白流的。

陽春解凍，和風拂拂，應該是鳥語花香，良辰美景。然而就在這烏雲蔽日，曲徑荒涼的山蔭小道上，女俠黑牡丹却思潮起伏，跟在她後面的何浩然大公子何仁豪，對於女俠的久不出一言，也感到不解。牛大壯緊緊跟着周通，他把座騎貼得近，就怕周通一個不小心會從馬上跌下來。

從何家集到夏館，不過六七十里路，中間經過符竹園、土地嶺，俱都是幽谷與高山，有些地方勉强可以騎馬。

四人直到白沙河，已是正午時分，白沙河距離老爺嶺最近，離夏館二十幾里路，沿路上仍然是那幾家小飯舖，如今老爺嶺上的趙長腿已除，地方上十分平靜！

女俠想起于柏年夫妻逃難往南陽府的時候，他那年輕妻子死在夕陽山上的事情，不禁一陣唏噓！

女俠四人在一家飯舖前下得馬來，早有幾個白沙灣的人圍上前來道：「姑娘不就是去年到過我們白沙灣的那位黑衣女俠英雄嗎？」

「快請到我店裏來坐吧！剛出鍋的猪肉包子。」其中一個中年人拉着女俠的小黑驢，邊指着對面自己的店門。

不料，從店中走出個老者，忙拉住女俠道：「這是甚麼話，人已經在我這店門口停下來了，難不成還看着女俠往他家去不成，進來吧，我給各位包餃子。」

早見另外還有幾個人也要請女俠過去，不由使得女俠感動的道：「各位鄉親盛情，我十分感激，只是我還有要事，打個尖立刻得上路呢，隨便吃些就好。」

女俠四人就近走入店內，不料那家店主眞的和麵切菜包起餃子來，那地方餃子不叫餃子，而是叫扁食，一個個全像小籠包那般大。

四個人尚未吃幾個，早又見附近幾處店家送過來一些吃的，連燒酒也送來幾斤，不過最令女俠感動的，還是一個老太婆送的一大碗紅棗栗子小米粥！

白沙灣人的盛情令女俠四人十分感動，鄉下人那種率直與純情，是眞誠的，店家笑對女俠道：「人間出了妖魔，上天就會派下天兵天將來收妖，女英雄就是天將啊！要不然連縣城都不敢招惹的老爺嶺上的趙長腿，竟也會被女俠客給他來個一馬掃，這件事是夏館人傳來的，方圓百里內，今年眞的過了個太平年呢！」

牛大壯與周通心中在想，你們過太平年，而女俠却在浙海與海盜拚命呢！

深山中能吃扁食喝燒酒，那得逢年過節的時候才有，如今白沙灣的人拿這個來招待女俠，已是面子十足，覺得很有光彩的事。

四人臨走，白沙灣的人一齊在官道上送別，而使得女俠忽然想起遠在百花山聖心庵的師父一澄師太，因爲白沙灣送別的人羣中，那

個老太婆的模樣——右手扶着左手背，自然的垂在身前，滿面笑意輕點頭的神態很像師父。

女俠離開白沙灣，也帶走白沙灣眞摯的感情，而使得跟在女俠後面的何仁豪自覺也沾了一份光榮。

四人又馳了近兩個時辰，已見夏館河橫在眼前，河對岸的一長排柳樹下，如今已不再見到那種衝殺搏鬥的場面。

春風輕柔的拂動着柳枝與河水，幾隻白鶴紋風不動的站在水邊，一棵柳樹下，正有一雙男女併肩坐在石頭上，二人相對似是在情話綿綿，連河對岸的四騎已涉水而過，尚且不知呢！

於是，黑驢上面的女俠黑牡丹却一笑，高聲道：「是邱家兄弟嗎？媒人來了呢！」

原來柳樹下面坐的一對情侶正是邱太冲與周芸娘，二人正在細訴衷腸而又情話綿綿，突聽女俠聲音，二人抬頭看去，可不正是女俠來了。

芸娘見是女俠黑牡丹，忙走近河邊相迎，牛大壯與周通、何仁豪，大家把臂言歡，這時芸娘見周通氣色不好，問明情由，女俠把周通受傷事說了一遍。

芸娘早說道：「我家正珍藏有治內傷良藥，一定可以爲周兄治好的。」

於是，邱太冲忙到附近把馬匹牽來，且體貼的扶芸娘上馬，看得女俠心中一動。

六人六騎緩緩馳進夏館東關後街的周員外府上，周員外見女俠來到，十分高興，當下命廚上備一桌盛筵招待。

周員外又把地方上的幾位仕紳與張團練請來作陪，大家問起女俠這次準備往那裏去。

女俠道：「南陽府正準備出兵剿除羅漢嶺上的紅毛子阮化龍，且去年我也答應幫助他們呢。」

周員外等人一聽，無不大喜，張團練道：「羅漢嶺的强盜一除，宛西數縣的黎民百姓就見有太平日子過了。」

不料邱太冲立刻道：「牡丹姐，咱們在浙海消滅海盜之事，我已經對周老伯等人全細說了，如今牡丹姐又要去南陽府，既然我們曾攜手殺海盜於前，這次又豈能獨讓牡丹姐殺賊於後，小弟仍願爲前驅，咱們一同前往南陽府去。」

一旁的周芸娘遂也說道：「要去何不一同前往！」

女俠黑牡丹笑對身邊芸娘道：「那要看周老伯是否同意妳去了！」

周芸娘忙道：「我爹一定會答應的，因爲爹常誇讚牡丹姐姐女中丈夫，爹當然也希望自己女兒也是個女中英雄啊！」

一旁的周員外呵呵笑。

這時張團練知道了何家集的事，不由對何老爺子的硬派作風，大加讚賞，當即對何仁豪道：「羅漢嶺距此近百里，但若何老弟返回何家集的時候，也請再回夏館一趟，咱們把兩個地方武力結合起來，作爲女俠後盾。」

何仁豪大喜，道：「小弟一定遵命！」

已是二更天了，邱太冲來到女俠房中道：「牡丹姐，我有話要對妳說呢！」

女俠一笑，道：「可是你與芸娘之事？你能遠從南方再到這北方荒山來，必是令堂已答應你與芸娘之事了，眞是可喜可賀！」

邱太冲一笑，道：「這也是牡丹姐姐成全，再說我家原本在洞頭島，如今我媽不願再莅傷心之地，所以就在金華住下了，她經我把芸娘之事說了一遍，媽也十分贊同，於是我就繞道象山灣重來北方了。」

女俠一聽象山灣三字，平靜的心一陣蕩漾，穩坐的身子一陣顫抖，面色一正，雙目現出少有的迷惘來！

邱太冲接道：「南宮兄見了我十分高興，他以爲我是專程去看他呢！還特別拜託我到北方替他走一趟，後經我說出是要往北方來，如今是順道轉來看他的，他就迫不及待的遞給我一方杭州絲帕，要我一定交給牡丹姐的。」

說着，邱太冲自懷中摸出一塊純白絲帕，交在女俠黑牡丹的手中。

顫抖的雙手，接過那塊柔軟絲帕，女俠抖開來，因爲她總以爲上面必有南宮年寫的字，然而她却發現那塊絲帕上面一個字也沒有，只是絲帕的正中間，有巴掌大的一顆紅心印在上面。

女俠面露淒苦，望着巾上的紅心發怔。

邱太冲長嘆一聲又道：「絲帕上面的紅心是南宮兄弟當着小弟的面，咬破手指所繪的，那紅的全是南宮年的血啊！」

女俠眼眶已在滾淚，但她連吸幾口氣，生生把即將落下的眼淚擠回去，笑對邱太冲道：「師兄這是何苦呢？」

緩了一口氣，女俠又道：「師兄的身體是否已復原了？」

邱太冲道：「我去的時候，只見他獨自一人拄杖在海邊站着，似是在追憶浙海大戰的事情吧！」

女俠低聲道：「只等他身體好了，也該同他那杭州表妹結婚了。」

邱太冲低聲道：「牡丹姐，我

眞替你們難過。」

女俠微微一笑，道：「比起你與芸娘，你們幸運多了，不過姻緣前生訂，我不會强求的。」

邱太冲又安慰女俠幾句，這才退回客房。

女俠笑着送走邱太冲，回身掩上房門，她那貴似珍珠般的淚水，已是串串流下來，她雙肩抽動，掩面衝向床上，那塊染着南宮年鮮血的絲巾，拭不去一臉尤似江河浪濤般的淚水，一塊血心絲帕！啊！

這情景對女俠而言，正就是：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園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征途誰與共！長記秋晴望。往日已成空，不如去年一夢中！」

夜來女俠握着南宮年的絲巾，緊閉雙目，腦海中更是起伏不平，師兄送來的這塊血心絲巾究指何意，難道他在表明他那「漢以山河爲誓，義在長天」的不變之心？

一切的雜念，全在第二天一早，被她暫放在腦後，因爲她還要面對更慘烈的搏鬥，大仇得報之日已近成功，絕不能在此時滲入雜念，而使自己分心，一旦有所差池，而使功虧一簣，那才是終身極大憾事！

就在二天早上，女俠吃飯的時候，特別走到周通處，她在看了周通傷勢以後，對周通道：「周仁兄的傷勢實在不輕，夏館這地方養傷最好，周員外又是熱心人，周仁兄儘管在此住下來，先把身子養好。」

周通急道：「女俠可是要棄我而去？」

女俠一笑道：「怎會棄周兄不顧，只是南陽府那面我不能再晚去，羅漢嶺上的强盜必得早早殲除，這次周仁兄不能與我們併肩作戰，下次棋盤山那邊，我必會與周兄同行的。」

周通急道：「我眞恨不得立刻起來跟大家一起前去南陽府呢！」

這時牛大壯也道：「周兄安心養傷，如果好了，盡可快馬加鞭趕去的。」

周通這才笑道：「歇個三五天，想來也就差不多了。」

女俠走上大廳，邱太冲與何仁豪二人正與周員外說話，見女俠與牛大壯走來，大家起立寒暄，一同吃過早飯，女俠特別拜託周員外道：「周通傷得不輕，這次只怕要在府上調養些時日了。」

周員外撫髯笑道：「女俠只管放心，周壯士三百年前我們是一家人，就算與女俠不相干係，我也會爲他治傷的。」

飯後一衆人立刻跨上座騎，離開夏館，周員外送各人直到郊外，不久張團練也快馬趕來送了一程。

大家這時全都快馬加鞭，女俠的黑驢雖然個頭小，但跑起路來，四條細腿盤得可着實快，一衆人等午時已到了鎮平，再往南陽，已沒有高山，路上只是小崗巒。

這時女俠黑牡丹與周芸娘併肩行馳，邱太冲、牛大壯、何仁豪隨在後面。

一路上翻崗越嶺，五騎奔馳中引起不少路人極目注意，就在夕陽落山時候，五騎已到白河岸，河岸上一個老人家手提一個罐子正準備離去呢！

大草帽下穿着一身黑夾衣，老者對女俠幾人看了又看，無奈的道：「五位可是要過白河嗎？」

女俠笑道：「老丈就是船老大吧，我等正是要趕往南陽府的！」

船老大道：「自從過完年兩個月了，南陽府四城一到天黑不久，城門就關得十分嚴，行人禁止通行，我看你們這時趕去，只怕也進不了城門的。」

女俠一笑，道：「就算進不了城門，我們也得先過了河再說。」

不料船家搖搖頭，道：「各位看，路旁不遠有家野店，今晚在那兒歇着，趕着明日一早我再送各位過河去。」

何仁豪早上前道：「就煩老丈送我等先過河去，我們還有要事呢！」

船老大擺擺手，道：「好吧，我把各位送過去，你們要是進不了城，我可不會在河邊等的！」

說着，自己返身上了渡船，拔出篙子，施力把船頂向岸邊，高聲道：「自己牽馬上船吧，小船得分兩次啊！」

女俠與周芸娘、何仁豪先上船，各自把座騎牽着，船行中途，女俠問船老大，道：「船家，聽說南陽府衙正要出兵圍剿羅漢嶺上强盜呢，可有這麼回事？」

老者拖着竹篙往船頭走，聞言「呸」的一聲，恨聲道：「那是一個月以前的事，現在只要羅漢嶺上紅毛子不殺來，那已經是託天之幸了！」

女俠等人一聽，不由驚奇的道：「這又是怎麼回事？倒眞是令人糊塗了。」

船老大頂着竹篙往船尾一步步走，沉着聲音道：「你們還不知道呢，羅漢嶺上强盜原來只有四五百人，他們也聽說官家要攻山，早就派出人來四鄉搜糧，準備同官兵長期對抗呢，不料前不久，也不知那兒，又出現一大批强盜，同羅漢嶺上的强盜頭子阮化龍扭在一起了，聽說已有上千人馬，這次他們四處搜糧更是變本加厲，就在這兩天，他們更叫着要血洗南陽府呢，所以

南陽府城一到天黑，就禁止通行了。」

女俠等人一聽，不由大驚失色，另一股强盜又是那裏來的，難道是老爺嶺上逃過來的，可是也沒有那麼多呀！

於是，女俠黑牡丹更是急着要到南陽府去一看究竟了。

五個人離開白河岸的時候，太陽光的餘暉已成了孱弱的月光，五人快馬疾駛，在距離西城不及一箭之地的時候，早被城上守城兵丁高聲喝住：「幹甚麼的？」

女俠對牛大壯道：「告訴城上人，我們要見捕頭馬長江。」

牛大壯立刻敞着喉嚨高聲道：「我們要見馬捕頭。」

城上人立刻應道：「候着！」

女俠五人在這西城外面足足等了半個時辰，城門上才聽到有人高聲道：「城外甚麼人要見我馬長江？」

女俠這時仍騎着黑驢，緩緩馳近城門口，仰首城上道：「馬捕頭可記得黑牡丹嗎？」

馬長江細看之下忙大叫道：「快開城門，救星到了呢！」邊叫着已返身向城下面跑去，他還未走下城，一扇兩丈餘高大半尺厚的城門，已由兩個守城兵丁推開來。

女俠當先，五個人徐徐進得西關，馬長江已迎住女俠歡愉無限的道：「早也盼，晚也盼，終還是把女俠盼來了！」

女俠黑牡丹一笑，道：「不是說定了的，過了年我會再來嗎？」

馬捕頭緊緊跟在女俠身後面，聞言一嘆，道：「這個年頭大夥心驚肉跳，正準備請趙守備發兵攻打羅漢嶺呢！不料趙守備請上峯加派人馬不允，羅漢嶺上的阮化龍却莫名其妙的來了一股生力軍，這兩天放出空氣要血洗南陽府呢！」

女俠點頭道：「剛才在白河渡船上已聽老船家說過了，只是不知新加入的是那方面流竄過來的土匪？」

馬長江道：「這事正在打聽呢，只是我們的人也不敢太深入山區，那羅漢嶺又遠在夏館與南召中間大山裏，去的人來回要兩三天呢！」

一路說着，馬長江已領着女俠五人到了南陽府衙前面，這時有些捕快全認得女俠，見女俠來到，無不高興，知府大人這時正與趙守備在堂前商議大事，一旁還有那「南陽小周郎」方長仁，連于柏年也在一旁侍候着。

幾個人聽說女俠來到，方長仁早急急的迎出來，高興的替女俠把小黑驢拴在堂前，趙守備見知府大人也迎出來，只好也跟着走到堂口。

女俠急步上前見禮，並為上次匆匆離去道歉一番，知府忙對女俠介紹趙守備，那趙守備生得虎臂熊腰，七尺大漢，繞腮大鬍子，五官十分威猛，見女俠英姿眩燦，神采奕奕，雙目精芒逼人，却又長得秀麗多姿，總是不信一個女子有多大能耐，只是知府這般器重，也許必有過人之處。

大家在知府大人的邀請中，又起身到了後堂客廳，且命人立刻備酒席。

這時女俠把邱太冲等人介紹予知府大人，大家寒暄已畢，女俠這才大約的把自己離開南陽府以後的行蹤，說了一遍，就在這時候，大公子與二公子聞女俠又來到府衙，也急急出來相見，大公子想起去年黑龍嶺一幕，自覺男兒本色盡失，靦覥的露出一副尷尬樣！

女俠黑牡丹問道：「一路來到南陽府，聽說羅漢嶺上紅毛子最近又同另一夥土匪扭在一起，不知是那裏來的，大人可曾打聽出來？」

不料趙守備放下酒杯，道：「這事原是我派人出去探聽到的，探子回來報告，新加入的一幫土匪有三四百人，是棋盤山那面流竄過來的，土匪頭子叫甚麼李大鼻子的。」

女俠一聽，幾乎從椅子上站起來，因為那李大鼻子也正是她要找的仇人，想不到李大鼻子領着他的人馬投靠紅毛子來了。

就聽方長仁道：「棋盤山距離熊耳大山十分近，就在伏牛山北面大山中，想不到李大鼻子會與紅毛子捻在一起，倒是令人十分費解的事。」

這時知府大人道：「不知這李大鼻子是個甚麼樣人物？」

女俠黑牡丹緩緩平息自己激動情緒，道：「兩年來在這八百里伏牛山區出了八個大盜，拉桿打劫，各自佔山為王。其實這八個大盜原是一夥的，他們就是李自成手下八大殺手，本來山區總會有三五個土匪出現，但自從這八個殺人王流竄到伏牛山區以後，利用這幾年天災人禍，而使他們聚集不少人，如今八個已去其六，只餘下阮化龍與李大鼻子二人了。」

趙守備奇怪的道：「姑娘怎會對此八大盜知道如許之多？」

女俠黑牡丹冷然看了趙守備一眼，道：「全家大小三十餘口性命，就是死在這八個惡魔手中，我豈能不知的！」

趙守備逼問，道：「那姑娘的家是在甚麼地方？」

女俠這時豈能說出自己的家，只輕聲道：「洛陽西面。」

方長仁看出女俠不願多談自己，當即對女俠道：「如今賊人已

增至近千人，官兵至今仍然只有千人，還得部份守城，不知女俠可有破賊良策？」

女俠淡然笑道：「我今初到，一切尚未摸清情況，倒是方兄被人稱做『南陽周郎』，一定會有妙計良策的吧！」

方長仁道：「其實我也只是因事順應，如今賊人突然增添生力軍，如果要想剿滅山寇，就得結合各鄉各鎮自衛力量，以官兵做主力，地方鄉團力量為後盾，約定一個黃道吉日，一舉殺上羅漢嶺去！」

方長仁說罷，在座各人無不撫掌稱善，女俠手指一旁坐的何仁豪，道：「這位何家兄弟就是何家集的人，前幾天何家集被羅漢嶺上下來的一百多土匪逼着交糧，當時他們說是怕官兵圍山寨，我們把土匪誘到何家集北面，一場血戰，至少殺死土匪五六十人，如今只等這裏決定出兵日子，何家兄弟就會趕着回去報告，準備到時候何家集的力量也拉去羅漢嶺呢。」

坐在邱太冲旁邊的芸娘也道：「還有我們夏館呢，張團練不就等着何大公子順道去通知嗎？」

趙守備對知府大人道：「只不知這些小地方武力能不能同凶惡的强盜力拚！」

女俠道：「不少次我就是與他們併肩作戰，他們那種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保家保鄉的忘我精神，着實令人感動不已。」

這時知府有些憂心的道：「如果紅毛子與李大鼻子當眞撲向南陽府來，咱們該如何抵擋？」

趙守備金剛怒目的道：「卑職必殺他個片甲不留！」他一頓之後，又道：「今年一開春，卑職就要殺上羅漢嶺呢！一方面請兵支援未見下文，另方面又為了等這位姑娘到來，不料反為阮化龍那個魔頭增添實力。」

言下之意，含有不少埋怨味道！

女俠心中明白，這位姓趙的守備聽他的語音是關外人，看來八成是旗人，說出話來一副唯我獨尊樣子，只不知他的本事如何！

心念間，女俠緩緩道：「今日既知兩處賊子結合一起，我們就來個兩件事情一回解決，以民女之見，趙大人率兵正面攻擊，民女結合鄉鎮力量去奪羅漢嶺，約定三月十五出兵，不知大人可否同意？」

知府點頭道：「這樣最好，時間上算來還有半月，姑娘趕着到各地把力量結集起來，應可夠了。」

趙守備道：「以我看三月初十吧，不定姑娘能約個百二八十人的，花去那麼多時間，反而使土匪們有更多時間準備！」

女俠一笑，心想，對敵之前，捐棄成見，應以大局為主，絕不能以私見有損大局。

心念間，緩緩道：「趙大人言得極是，那麼就決定三月十日當天，趙大人前山挑戰，我同鄉團的人從後面攻去。」

這次酒席大家吃得可也辛苦，所以當大事底定，決策完成的時候，再有菜上桌，大夥已提不起食慾，於是各自返回客房歇息，準備第二天各自行事了。

就在女俠與周芸娘剛剛返回客房，方長仁來到女俠房中，有些沉痛的對女俠道：「剛才酒席上我見趙守備那種模樣，心裏眞不舒服，覺得我們方集那四五十人，也應該追隨女俠才是。」

女俠一笑，道：「方兄如今被馬捕頭約來，我以為你們方集的人應該同馬捕頭的人結合起來，給馬捕頭的調配才是，切記大敵當前不可存有成見。」

方長仁點頭道：「心裏有疙瘩，但我方長仁還是聽女俠的就是！」

時間由於定在三月初十，女俠一行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就上路，在女俠想來，她要去各地看看，是不是有義軍舉義旗，跟她殺上羅漢嶺。當然如果她的號召力夠大，她也許會眞的把這股力量結合成……她沒有想下去，因為她的出身，與新朝正走上盛世，成了她認眞思考的問題，終究她只是一個女流，一個前朝的……

出了南陽府城，女俠五人分成三路，邱太冲與周芸娘同回夏館，何仁豪獨自轉回何家集，女俠與牛大壯快馬直奔西口鎮，因為西口鎮的地方武力至少可以有百人以上。西口鎮的封團練也是一條漢子，由他振臂登高一呼，至少可以拉個百多人，只是西口鎮距離羅漢嶺走路也得三天，所以女俠與牛大壯二人可不能在路上稍停。

三批人馬走得快，臨分手的時候，女俠告訴大家，在羅漢嶺西北方十五里處，有個地方叫木缽山，木缽山上盡是原始荒林，各路人馬就在木缽山下集中，三月初九一定趕到。

有了時間與地點，大家在過了鎮平不久這才揮手別去！

女俠與牛大壯催動座騎，於夕陽餘暉中早趕到草嶺來，那草嶺正是通往西口鎮的，從草嶺到西口鎮，走路得半天，騎馬不過一個時辰多一點。

大茅屋上灰烟裊裊，大概馬回子一家三口在做晚飯了，還有他的那個牛肉燒鍋，正不知又燉了多少好吃的牛肉，牛大壯想起醬牛肉，還直流口水呢！

（未完・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鐵馬・文　可飛・圖

風塵俠隱記

神針會雙煞　脈訣降羣兇

月之卅，是月底也是年底。

天色像反扣了的鐵鍋一樣，黑得沉重。

反常的，地上一片白，白得耀眼。

朔風似刀，捲動着巴掌大的鵝毛雪花，俗語有云：「下雪不冷溶雪冷」，其實滿不是那回事，這朔風實在令人夠受，尤其是對無食無衣者來說，當然是有些人圍爐擁裘，看看雪景，作幾首瑞雪六出，以兆豐年的「佳詩」，但是，有更多的可憐人，對着這朔風暴雪，皺緊了眉頭，或者已步入了雪地寒獄，等待着死神之降臨。

人間、大地，充滿了不平、坎坷。

而大雪却似個善於掩飾的無形惡魔，將大地的不平坎坷，用它白色的僞裝，裝出一點寧靜、一片太平……

已說過是年底，也說明了如此之寒冰地獄的景況，別說人，連狗隻也得找個窩兒，不聲不響的看着雪落。

遠遠傳來馬蹄聲，走得慢，極慢，蹄聲不明不清，分明，馬兒也在這個看來寧靜的道路上掙扎。

從蹄聲傳來處，大概有半里地光景，有着一種極威風的山莊，大門樓，一堵極有氣勢的圍牆，裡面有七進來深的莊院。雖然爲大雪掩蓋了它的簷彩瓦色，不過可以斷定，主人是非富則貴。

這個時候，嗨嗨，邊門開了，然後，有一團極臃腫的黑影被推出了邊門，跌翻在雪地中……半晌，又有一條細小的黑影，被擲了出來……

然後，是「忽隆通」！關門了！

那瘦小身形撲上去，摸住了門……在叫、在號……是個女孩子的聲音，「我代娘做，讓我做牛也成，做馬也成，求求你，郎管家，放我們進去，這大的風雪，我娘得生……孩子啊……你們就算……修……」

可憐，才幾句話，已凍得牙關戰而發抖，最後，說不出整句話來了。

這一團臃腫身形分開了，這才看清楚是兩個人，站起一個身材瘦長的漢子，彎腰扶起那個瘦小的女子。

「摔了沒有？二曼！」

「痛……我……若根哥……我……」那是他的妻子二曼的呻吟聲。

「丫頭！走吧！」

「爹……娘！」那小女孩撲進了這一對可憐夫婦的懷中。漢子緊緊的擁住了孩子，雪光反映之下，一張淚垢縱橫的小圓臉，却有一對亮晶晶的大眼睛，她感到父親用力的

抱緊自己，她明白，父親希望用自己的體溫，來保護自己的孩子，可是，由於生活窮困，又看慣了有錢人家的窮奢極慾，她的小心靈已開，她更因此而感到，以後該怎麼辦？

朔風似刀，大雪紛飛，沒個可遮風避雪的所在，她們……至少，娘，還有那個未見天日的嬰孩又會如何？

即使在家奴、狗腿的極端侮辱下，她和她的父母，忍氣吞聲的忍受着，就是希望孩子生下來，然後，揀個機會走……

從逃荒到此地，兩年來在這個莊院中，就如入了人間地獄，借了一年又霉又爛的棒子麵，就如欠了閻王爺的要命債，白幹了兩年，爹娘兩個又做牛又做馬又做奴，沒飽過一餐，又餓不死自己，祇是延着條命代莊主做勞力。

這幾個管家、莊奴，已垂涎着二曼的容貌，逼的有、誘的有、威脅的也有，急得妻子發了狠，臉上劃了十二刀。好，本來，憑仗二曼，還可以求個太平，現在，少這一個，可憐，就更加多了不少痲煩苦難來了。

但是她爹娘三個是過得十分貼心，當若根——那個漢子，撫摸二曼的刀傷時，他又是眼淚，又是激憤，呆呆的看，二曼明白丈夫的心情，就會很深情，也很嚴肅的對若根說：「窮人祇剩下這些，是他們搶不了，奪不走的！」

是啊，別看他們這批禽獸，穿好的、吃香的，可是，他們沒有人的尊嚴、人的良心！

窮人有！就是這一句話。

可惜，就因爲這一句話，今夜，可將他們三人逼入了死地。

一個在叫痛，一個是孩子……三個人倒有一雙半是缺食少衣，試問在這樣個朔風凜冽，大雪紛飛的寒夜，他們能走上幾步？

即使若根是盡量摟緊了妻、女，但是走了幾步，他自己首先因背風護妻女，而發出了抖戰……

現在那怕有個農莊敗屋，不，有個稍可背風的角落，他們也得坐下來的……那麼在這個風雪交加之黑夜，不消一個時辰，三屍四命的事故，包保完成，天！唉！何其殘酷乃此……

他們三個全明白不能坐、不能留，但是，懷孕的少婦是首先無法支持。

「你們是什麼人？」

突然前面有語聲，清脆、響亮，在四週沉寂的黑夜，越發令人聽來神清氣爽，可惜，他們三個那有心情來欣賞這些，不過，心情是興奮的，因爲在漫漫長夜，在這個白地獄中，有了活人，這該令人興奮。

看看清，一匹白馬，神駿非凡，鞍上坐着個黑緞面、白狐衣、連帽披風的女子，生得美，但是神態更冷，兩隻大眼中射出兩道寒芒，簡直可以與雪花比威。

突然，她看清了三個不幸者，她是不再說話，身一動，人已離鞍落地，好快的身法，祇見她已摘下了鞍旁一個大包裹，邊走邊已抽出了幾件東西，她首先將一件狐裘圍住懷孕少婦，遞過一件給若根，而另一副已將個女孩圍實。

然後，又走到馬鞍邊，整理好了一邊的包袱，又取下了一個小包袱，回過身來，突然，她聲色俱厲的對若根道：「爲什麼不披上，你眞想凍死自己？」

若根，他是在抖戰中，可是，他雙手接住了那副狐裘，神色激動地看看這個宛如天空飛下來的仙女，滿臉是淚，而有幾條已凍結成了冰棒兒……不過，他是激奮、感動的，想說話，但是，喉嚨就如有太多的話在搶先爭後的堵住了，其實，他祇是想不明白，如此丰神極秀的美女，如此貴重的皮裘，她那裡毫不顧惜的，給我們這三個看來可卑的污穢叫化子。

「大娘，先喝些熱湯，再食些肉脯……還有妳！」

「我叫丫頭，恩公……」

「丫頭……好，妳也來喝些……吃些……」她對那個女孩子是十分友善，孩子可伶俐的，她突然跪在雪地上，叫恩公，叫神仙……

不是神仙，那會有熱湯……

唉！孩子却不知道，這位恩公是發了狠離家出走的，她是個精細、有心機的人，她想走到天涯海角，因此，她什麼也有準備，她有用棉花做得細緻的棉套護住了湯壺，她有極細緻的食盒，裝着精緻的食物，她此時準備着走山路、放夜站，她更準備走着窮山惡水間，幾天沒東西吃，所以，她有熱湯讓他們喝，有東西讓他們吃。

若根也在她的神威下，披上了狐裘、喝湯吃肉，他們喝得多，吃得多，就像餓鬼得食！

唉！其實，終其一生，他們誰又吃過喝過這樣精美的湯、細緻的肉脯。

一張刀痕滿臉的臉……漸漸的，有了些生氣，但是，汗開始在額頭上沁出。

那女的一翻手，已將二曼的手腕抓住，寸關尺脈一按，半晌，她是一個彎手，將二曼已抱了起來，然後命令式叫道：「還有半個時辰就得發動，哼，我就不明白，這大個人，就不早早找個地方讓她坐褥？」

邊說邊走，雖然雪地坎坷，但是，這位姑娘是毫不在乎的走在前面。

若根、丫頭祇有跟的份兒，突然，丫頭的身形一輕，人，不知怎麼一來，已坐在那匹又高又大的馬背上。

依然是朔風凜冽，大雪紛飛，但是，現在若根一家，可是已脫出了死神的威脅，老實說，白地獄是無法吞噬他們。

姑娘走在前面，白馬在後面跟，最後是若根，這使爹兒倆看到姑娘的背影，這背影是天下最美的。

他們幾時得到過有錢人家如此接待？

他們眼中的有錢人如賈莊主、鄭管家、管賬爺，還有李龍、趙彪，那些有錢人的奴才、走狗，那一個不是吃了人肉，還得啃骨頭的？別說餵湯、送肉……連那些殘菜剩羹，他們寧可餵狗，也不肯養人！

這白狐裘，那怕是破棉襖、舊棉褲……他們寧可墊了鞋底，或者狗窩，也到不了窮人的身上。

他們想姦污二曼的時間，他們也有的送花粉、有的送衣裙，但是，這因爲他們有比吃啃窮人更可卑，更可惡的邪念，這才施捨……不！如果人爲他們勾上了手，這些東西可不依然是他們的，他們用這些東西來作餌而已。除了這些，他們是永遠卑視着窮人的血汗、污垢，還有破衣。

而這位美如天仙的姑娘，她根本與她們兩樣，她毫不吝嗇地將所有的東西給了自己。

而自己與她不相識。

自己是個人見人憎惡的窮人！可是，她救了自己，並且，如此關心着自己妻子二曼。

人，眞是奇怪的動物啊！

風雪中的姑娘啊！妳是萬家生佛，若根祇能由心底泛着這種感情……

「恩公……」是丫頭的叫聲。

「叫我涂大姊……」

「啊！」丫頭簡直嚇呆了。

早已說過，孩子心靈，但是，她可永遠想不到，她竟然命令自己叫她大姊，自己能有這樣個大姊……

「嫌我老了？」

是這樣的柔聲、和氣，轟的一聲，丫頭簡直被個焦雷震住了。

「姑姑，就叫我大姑吧……唉！得先安頓了妳娘，我眞擔心，她的體質太弱啊！」

「什麼？恩公……」

「你叫什麼名字？」

「恩公，我叫徐若根。」

「嗯！那麼，你可叫我一聲……」她看了若根一眼，然後泰然地說道：「叫我一聲涂家大妹子！」

「我……這……這……妳不是在拆我的草料啊！」

「你不是人？」

「我是個窮人。」

「窮人是少了鼻子、眼睛，還是少了良心？」

「大妹……子……」二曼誠心誠意的叫着，但是，她的眼淚可流了一臉，這是感激，並且心神俱震的淚啊！

「妳，看看我的……臉……」

「我早已經看到了，劃得很深、很用力……」

「我自己劃的！」

「我知道。」

「爲什麼我劃自己……」

「妳講！」

「爲了我雖是窮人，我可不是個無恥昧良的人，我寧可殺了自己，可……永不讓……那些……豺狼沾辱了我……」

「好，先別多說，我希望能找到了個地方，啊！前面有間莊院……」

「大妹子，別去，別去！」

姑娘臉色微變，看了懷中的少婦道：「爲什麼？」

「前面是柳家宅，是禽獸的窟穴，尤其是妳……更去不得……我……痛……」

「涂姑娘，」徐若根也來阻止姑娘了，「咱們另找地方，唉！或者，妳不太明白，我……想在這個時候，最好去找窮人，他們或者不會忌諱這些，血污啦，大年晚啊……」

「我非得找大門大戶不可。」姑娘的話，就如鋼刀一般，鏗鏘有聲。

「爲……爲什麼？」

「你可知大嫂子多年來的缺食少衣，令她血氣太虧，就算三年未生……但是，但是她已生過了兩胎……」

徐若根對面前的姑娘可眞定了眼，什麼事她也好像是親眼目睹的，難道她眞是神仙，眞的是神仙？

唉！他那裡知道，這位涂素馨乃是有名的女華佗，脈理精通，從其一按脈，就已瞭解這位烈性少婦的一切。

「非但得大戶人家的物力，我還得大戶人家的財力……一切，全由我來照顧，走！」

三人一騎，向前面的宅子走去了。

* * *

掛燈結綵，喜氣洋洋，紅燭高燒，搖曳生姿！

柳家大員外，這個名爲財主，

其實乃是江洋大盜，坐地分贓的黑道好漢，今夜正是在納第八個妾侍。

這個柳善慶有個極怪的脾性，大年卅，或者廿九，他得做一次新郎，這個在黑道打滾的朋友陋俗，有個名堂，叫做成年見紅。

無恥的傢伙，就有無恥的跟班，又何況柳善慶是個坐地分肥的盜首，而那些跟班就是他的手下，今夜或者在月初就已來了，來到柳家宅渡歲過年了。

今夜可能是最得意的一夜，柳善慶納妾，而那些江湖好漢也相中了對手，開懷暢飲。

柳善慶手下的四大金剛，錢欽、莫林山、鄒鐵臂、何相。他們的對手是柳善慶的老二、老四、老五、老七，這四個前任妾侍，今夜成了他們的犒勞品。

「我說老大啊！該讓新人朝朝相了吧！」吃得有些希哩胡塗的何相向柳善慶叫着，他想看一看新任的第八房妾侍的相貌。

「什麼？去年給了你，又想看第八個啦！」是錢欽的語聲，這一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

柳善慶看來深沉，有氣度的員外，一張紅臉、一口赤鬚，兩道劍眉却配了一對豹目，雖說是精芒四射，可是滴溜溜的遊轉，形成了一股詭秘而又心不穩的神態，他也在笑，但是笑得很勉强，因爲這第七個妾侍，他可沒玩厭，莫名其妙的配給了何相，他已經有些不樂意，再聽得他要看新的女子，令他更有一陣不安心意。

何相武功不凡，最近聽說他屢有奇遇，得到了久未出世的公孫十八杖法，隱隱然，他有另立門戶之意，並且，有些風聲傳來，他會對自己不利，來個大火併！

火併，可以說是江湖黑道上，最不願意碰到的事，柳善慶對火併有戒心，不得不對何相更有戒心。

他在準備對付何相，不過，在目前尚未扯破面子，自己又尚未有十成的把握時，他不想太露痕跡，因此，他是微微一笑道：「何兄弟，你想見見新人，其實，我又何嘗不想見……哈哈哈……」大笑聲中，他擺了擺手，這是個暗號，就有兩個莊丁退了出去。

半晌，不見人來，而這些江湖漢子，全在等，等見美姣娘，事實上，他們吃也吃得差不多，喝也喝得不算少，現在最佳享受，就是美女，醒醒酒，提提神。

但是，有些時候了，不見人來，哼！多掃興，何相已經開始拍桌敲櫈了，扯開了嗓門叫嚷了。

但是，就在何相叫讓時，一個莊丁滿臉血痕，怒氣十足的走了上來，嗨嗨！這一來，可就引起了在座者的好奇了。

「哈！周小乙，你什麼啦！臉花帶了花。」

「嘻！像是指甲抓的。」

「對！哈哈哈，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這小子想揩油，好呀！給小娘們抓了！」

「哈哈哈！」

亂成了一片，也笑成了一片，柳善慶却冷眼旁觀的，看着何相那種假借着三分酒意，裝成十足醉的狂態，他依然忍住，不過，却冷冷的問周小乙一句。「爲何搞成了這個樣子？」

周小乙尚未開口，有女子的憤怒叫聲、掙扎聲、步聲……看看清楚，祇見另一個莊丁，已又抱又曳的，拖了個披頭散髮、裙破衫殘的女子來。

這女子事才十四、五歲，但是，她是倔强的，就算在莊丁的强有力的拖曳下，她依然是進三步、退一步的掙扎，她不肯低頭、屈服。

臉上脂粉不施，却有淚痕，即使如此，誰也看得出，姑娘是個挺秀的美女胚子。

她被推翻在地，她低下頭，她的柔肩微有戰動，這表示了她在哭、在抽咽……

「莊主爺，這丫頭不識好歹，見了我們就扯頭撕衫，像中了魔似的……亂哭亂叫，小乙哥勸她幾句，讓她突然撲上，抓了個滿臉花。」

「哼！」柳善慶沉着地踱了下來，背了雙手，微低了頭，看看姑娘的背影，「妳這是什麼啦，難道這兒比不上妳的家門……嗯！姑娘！別那麼倔强，老實說，跟我柳員外鬥氣，沒妳的好處，有妳的苦受，來！起來，開開心心，哈哈哈，今天是大年卅……這兒有珍饈百味，也有年糕美酒，哈哈……起來吧！」

姑娘突然一仰頭，這一對美麗的眼睛中，有着火，簡直是兩座小火山口，對準了柳善慶員外！

姑娘開口了，「柳大員外，我是窮人的命，窮人的心，我是認了命，也鐵了心，你又何必將我由窮人的窩中拖了出來。你算行個好，對，大年卅，放走我，讓我與家人團聚……我向你叩頭……」

這算什麼，有這樣的女子，何相又在大叫大嚷，說什麼柳老大該行個好，又說什麼將個女子讓給他，也讓他嚐嚐這成年見紅的味！

「何兄弟，這是愚兄訂下的！」柳善慶笑口吟吟的說着，其實他心中可恨極了何相。

「她不喜歡你啊！哈哈，老

大，你也不太容易令這女子乖乖的就範吧！」

「不見得！」柳善慶冷然的說着，臉上還帶着笑，祇見他又拍拍手。

四週寂靜，而這一個突然而來的靜，令在座的江湖豪强，也不得不有所肅然之感！

雜沓的步聲，祇見四個莊丁，押來了一對夫婦。

「爹！娘！」少女突的哀叫着！

「替我剝了衣衫，結實的打！」是柳善慶員外冷冷的語聲。

「不……」少女在哀叫。

「那麼，立即收起妳的苦口苦臉，乖乖的唱支歌、跳隻舞，哈哈哈……」

「不……」

「打！」

莊丁對打人是素有訓練，出手快，快得乾淨俐落，廳上又有現成的吊環，沒多久，一對夫婦已被吊上了，男的赤露上身，女的，也祇有一件破得可憐的貼肉布衫，雖然廳內有爐炭薰燃，到底是滴水成冰的寒冷臘月啊！又何況捱打……又驚又怕、又恐又慌，再加上冷，可憐的窮家子弟啊！牙關直打戰……

「你們打死我吧！」

姑娘想撲在父母身上，可是後身一緊，柳善慶已抓緊了少女。

姑娘一回頭，與柳員外正面相對，看到這可惡的魔頭對着自己笑，笑得如此猙獰，又是如此不懷好意。姑娘恨極了，一揚手，五指直抓柳善慶之面門！

柳善慶就是欣賞着姑娘的容貌，美啊！美得多有個性，這輪廓分明，綫條美妙……他那裡想得到姑娘會來這一手，待等發覺，五指着臉，一陣辣絲絲的感覺，這才清楚，自己的臉也讓姑娘抓破了。

柳善慶一揚手，姑娘爲其一摔倒地，他是臉色不變地喝了一聲，「當地剝去衣衫，輪姦她！」

衆聲呼嘯中，七手八脚來抓姑娘！

這兒變成了禽獸世界。

「噹」、「噹」，沉重的打門聲，令這兒突的一靜！

又是幾聲沉重的打門聲，傳來了男子的語聲。「借光，我……女人快要生養了！開開門，讓我們有個坐褥之地！」

「胡說八道！這是什麼時候，不怕血污冲了咱們的家神、財帛星君……你也太不揀時辰日子了！」

「大風大雪，爺台，你算行個好！不開門，孕婦豈不得死在風雪野地中？」是個女子語氣。

「這可是你們的事，死活與咱們完全無關重要！」

「我可多付金銀，爺駕開開門……」

衆人聽着有金銀，還有，這女子聲音中，不像個待產生養的，奇怪……但是，他們現在禽獸的慾望已經被引起，他們那有閑心情來管這些。

有幾個更說出了淫言穢語……

然後，他們在對付掙扎中的姑娘！

廳外朔風凜冽，大雪紛飛。

廳中禽獸爪飛，惡魔現形……

他們根本不願理會門外將會有死人……

但是，一聲清脆、冰冷的語聲傳來，「畜牲，還不與我住手！」

總算有幾個人停了手，看到了在廳外不遠的庭落間，站立一個更美的少女……

黑色的披風、葱綠的褲子——站在雪地中，越顯得丰神綽約……

這一羣畜牲傻了眼。

「老大，這可是天賜良緣，好事成雙。」何相又怪叫了一聲，他還想剝那被按在地下的姑娘衣衫，可是，他却提醒老大，來個好事成雙。

那想到來人是看清了這廳中的一切，入來前，又聽到了這裡的人淫言穢語，她本來就恨極人欺壓人，並且嫉惡如仇，一見那個何相如此下流無恥，她先是打定了殺一儆百的念頭。

何相可眞想不到，自己的命已捏在對方的手中。

當他正想有所動作時，眼前黑影一晃，寒芒如電的，向其面部點到。

何相近年來，武功突飛猛進，何況又得到了陝西太白山「鐵杖門」荊家的公孫十八杖法，隱隱然就已是一代杖雄，更加上他本是「靈猴門」的棄徒，這靈猴門中的奇特輕功，大有成就，即使是色令智昏，可眞是到了生死關頭，武功的本能，令其全力而爲，涂素馨的神脈訣雖說厲害，却也讓其一個「觔斗雲」脫出重圍。

現在，算是大家全恢復了人的意識，因爲來的是個高手，如果，再想幹禽獸的事，哼哼，怕不一個個掉了腦袋。

何相才脫出青陽三陽刺的重招，耳邊却聽了不少人的驚叫，「小心！」

何相是一個「大聖翻」，身如猿猴的轉了個大翻身，而一手已將公孫杖握在手中，趁這一翻身，杖一分，左右分執。

右手長、左手短，長的三尺六寸，短的一尺二寸，雙杖分公、孫、子、母，而進招之時，有時短前長後，有時短下長上……總而言之，公孫十八杖法，乃是互爲陰陽，迭有兩儀的妙奪造化之杖法。

攻時迅厲陰狠，守時面面俱

圓，在江湖上威震數十年，荊老人與各門各派，互爭雄長而屹立不倒，實在這公孫十八杖法，有其不可輕侮之實力。

那想到，今夜何相爲自己人所賣。

也可以說，涂素馨是命不該絕，老實說，以涂之爲人，她殺人必須殺徹，她絕不會中途而廢，那麼，她勢必會因這一家人而被困柳家宅中。

憑何相的杖法，由於其是偶得機緣，得到雙杖及杖譜法，不過無師自通，杖法之本身神效，打了個折扣，又加上他素性浪蕩，色慾傷身，功力也打了折扣，不過，柳善慶的眼中看來，他已是萬分心驚，越來越感何相是自己一個大威脅，故而，他非但不下令羣毆，反而壓制衆人的出手。

如果羣毆圍打，涂素馨肯定是凶多吉少。何相之杖法，大可牽制她的三陽刺。柳善慶、錢欽等人的相助，會令她左支右絀，就算她三陽刺別具玄妙，再想到徐氏一門，她勢必會給錢欽的甩手箭所傷，甚或送命也不定。

一意始念，何相是走入了死路，柳家宅中人又有那一個脫得出這位女喪門的一擊。

柳善慶可以說是自毁長城！

也可能是，老天始終有眼……一個行俠仗義的人，是不該受辱而死的！

就因爲這樣，鬼使神差的，賊黨們來個窩裡反，來個袖手旁觀，讓涂素馨成了大功！

青靈三陽刺中的「中五神訣」在發了威。

祇見一道銀虹耀目生輝，由於神脈訣按週天躔度之理而演化，故此，這一道銀虹是令人看來頭昏，覺來腦脹，何相之所以能夠擋得幾招，抵得幾招，實在拜靈猴門的輕功與公孫十八杖法的妙招。

但是時間一長，何相的弱點越落越清，而神脈訣的威力就越來越盛了。

第廿七式「破軍臨曜」，銀虹在一個斜角突然劃下，祇聽得一聲慘叫，何相已經跌翻在地上……

＊　＊　＊

「老大……你好……」

眞巧，何相跌在柳善慶的身前。

何相雖說淫兇惡毒，但是，到底是個老江湖，他辛辛苦苦，擋得了涂素馨的二十六式，而在這追魂奪命的二十六式中，他是打過了幾次招呼，希望柳善慶能圍攻對方。他看得出，自己祇要有個助手，就可以與涂素馨打個平手，有兩個……唉！何相是明白，除了柳善慶，就算是錢欽比較硬些，莫林山是個被毁過功的廢物，鄒鐵臂在前年，給峨嵋小輩英俠桑龍子削去五指，功力也大打折扣，不過，出來作個牽制，依然有用，自己再一拚力，大可將個美人扣住，可恨的是柳善慶不願出手……

「何兄弟，放心，我會代你報仇。」

「哼哼哼……我看……」何相還想贈幾句，不想耳邊却聽得幾聲慘叫……坐起身，心中大驚，什麼道理呀？啊！自己全身痠痲，再看看清自己的傷痕，在寸關尺脈上，有一點紅，兩隻手全有了，而眉心有點痛，一摸，有一點血腥，分明眉心也中了招，看看傷痕，極小極小，可是人在中招時，好像電擊雷轟的，並且，全身宛如爲重力所壓，散了架那樣的，這又是什麼道理？

現在，坐起身也有牽筋動脈的痛，連擧手到眉心，也不例外，到底……中了什麼邪？

不是中邪！乃是神脈訣的厲害。

這是崆峒門中的古譜，這是大天羅神經中的一篇。

是法天衆地，包羅宇宙的古訣，又何況加上了太陰神煞，被擊者，週身奇經八脈全被截被封，如果對方是個惡人害物，哼哼，在氣機感引的相激下，有你的苦受，就如附骨之蛆，貼身之魔，你永遠無法脫出這活受罪的境地，除非死！

自殺，當然可以，你可以投河、跳井，但是，你敢這樣辦，那也無所謂，世上少了個惡人而已，如果想活下去，那當然活下去的人多，所謂螻蟻尚且偸生，好，你就受那個永無寧日的活罪吧！

涂素馨是個別懷心事的姑娘，她看到了這些場面，她又看到了這些禽獸，她毁了何相，可就不會輕饒其他的惡徒。

早已說過，有幾個是聽打的胚子，鄒鐵臂是爲「七星環」封住了血脈，錢欽更可憐，爲了亂發甩手箭，三陽刺竟然如生了眼睛的那樣，將那些甩手箭吸住、引走，當眞爲三陽刺出時，甩手箭的勁力，竟然要强過了錢欽一倍有多，正好照顧了幾個家奴惡漢。

柳善慶就是怕錢欽受傷，所以拚全力下了場，柳員外的五虎斷門刀，實在是不凡，即使沒有何相的公孫十八杖法厲害，却也是不弱。

可是，比功力，柳善慶無論如何，沒法同太陰神炁相比，比招式，五虎斷門刀，可沒有公孫十八杖法那樣多姿多采。

五虎斷門刀是硬剁硬劈的刀法，全憑功力以顯其長。

這就是令柳善慶成了個比何相更不如的主兒，涂素馨又關心着徐

氏娘子，為求速戰速決，她是迭出重招，再加上了自己的獨門太陰神指。

涂素馨的神脈訣是封穴截穴的秘籍，太陰指是由其神脈訣中化出來的截穴手法，柳善慶在眼花撩亂之下，他首先為太陰指點中了頸後重穴，一個機伶伶的冷戰，全身就如虛脫般倒了下來。

錢欽想走，但涂素馨是一個「反踩北斗」，錢欽的背後七重大穴被封。

震住了全場，連幾個家奴莊丁，全跪在地上叩頭叫饒命，其中一個是莫林山。

為了得立刻解救二曼，她是冷冷的發命令。

一個少女跪在涂素馨的面前，而一對可憐的夫婦也被解下來。

在忙亂中，涂素馨根本沒時間理這些，她是將二曼引進來廳上，立即命人準備了間房。

這對幾乎挨打的夫婦，其中那個女的自動的作了助手，這時候，涂素馨才算是問清了那家人的姓名來歷。

一樣的窮人，一樣的受壓榨，因此，牛家夫婦與徐家夫婦越談越親近。

牛小蘭，那個幾乎為惡人凌辱的姑娘，却把涂素馨當作了親人，天神的那樣。

涂素馨在按脈，按二曼的脈。

「大妹子，我……我該說什麼好？」

「不必說，妳，唉！我得馬上出去，代妳配藥。」

什麼？這大風雪，並且又是年卅晚，那有藥材舖開門作生意的？

「我……死不了，大妹子，妳就別為我……再操這份心，我是……」二曼哭了！

丫頭在叩頭。

徐若根在飲泣。

實在，對這位恩人，他們眞說不出的激動、難過。

涂素馨冷冷的一笑，對牛氏夫婦道：「準備燒水……如果我沒趕回，妳代我照顧二曼……」

「是，恩人。」

風雪中，涂素馨上馬飛馳，她忘了柳家是個虎狼之窩，她以為鎮服了這些惡人，並且幾個主要的全為自己神脈訣封了脈、截了穴，可是還有着這些家奴，那個陰險的莫林山。

他作惡多端，早年曾經為武林豪俠，鐵劍神掌馬諒廢去一半武功，近年再加上苦練，雖說依然是個未入流的角色，但是，早年凶名在外，又有柳善慶這個靠山，他依然借了四大金剛的惡名，向外招搖。

他比以前更怕死，他比以前更為善於看風駛艃。

就憑仗了這些，今夜，他沒被涂素馨看出。

他雜在莊丁家奴羣中，叩頭叫饒命，其實他是恨極了這個厲害而又狠辣的對手。

涂素馨是大意了，她那裡想得到，一個大意，會遺下這莫大的禍患？

涂素馨是走了！

豺狼們又復活了！

牛大娘在燒水。

牛小蘭是在替二曼抹汗。

二曼痛得牙關在打戰，但是她想到，自己該挺住，雖然這陣痛令她終年辛勞，而一無補益的虛弱身子有着難以形容的苦痛，不過，她得挺住。

她想到了第二胎，多好的孩子，是個男的，唉！毀了，也是毀在這個寒冬臘月的風雪中……

現在她得生第三個……

天神一般的大妹子，說自己得進補，她聽了這句話，她是無論如何忍不住淚。

多好的大妹子啊！天爺爺，一定要保佑她……

「砰彭！」的開門聲，令房中人個個打了個突。

來了一羣人，有柳善慶、何相、錢欽、鄒鐵臂，還有那個莫林山。

這一次是莫林山領了個頭，周小乙及幾個莊丁隨在後面。

「你們來這兒幹什麼？」徐若根已意味着有某種危險，所以他的問話，夾雜着怯意。

「我們來討債……」莫林山陰狠狠的道。

「我們欠了你們什麼？」

「命。」

「命？」徐若根駭然的叫了出來，他感到四週是一片寒冰，在這裡，即使有火爐……那是涂素馨臨走時命令莊丁燒的，但是，徐若根是感到了無比的寒意。

欠的是命，這不就已說明了，他們來要命的。

「好吧！」牛小蘭走出來道：「大爺們，你們要命，我給，不過，你們也是人，人不該逼得人……連生個孩子也不給，殺了我，留下她們……」

「你們…… 難道不怕涂大姑……」徐若根說着話，這句話是一點兒氣力也沒有啊！

「什麼涂大姑？」

「就是打得你們趴下的那位女俠。」牛小蘭傲然的接了口……現在，她希望借涂素馨的餘威，可以稍抑這些禽獸的凶悍之氣。

「賤人！來，先把她扣住，你老子先得與妳結個緣……」柳善慶的說話，無恥、無良，到了這個時

候，他還沒忘記糟塌良家婦女。

「賤人，我叫妳看……看她們怎麼死……林山，先殺這個小娃子，後殺那個待產的女子，剖她的腹、剁她的……」柳善慶越說越殘忍、越無恥，可是，突然他說不出話來，並且，永遠不會說話了。

慢慢的，那個凶殘可惡的柳善慶倒了下來。

「老大，老大！」

七嘴八舌中，衆人將柳善慶扶了起來，全身無傷，可是柳善慶死了，這臉色萬分凄厲，不，簡直可以說是萬分的驚駭，可是，他到底怕什麼？他到底怎樣死的？不知道！

如果是細心的話，定會發現柳善慶的口不閉，如果能查一查口腔，那麼，或者你會發現他的舌頭上，有一點血影。

是一枚針，這是江湖上無影煞星的獨門暗器「貫虱針」，這是用先天炁推動的神針，除非他不看中你，看中了你，這一股無堅不摧，更且無聲無息無影的神力，會將這枚殺人不見血的暗器，送入他想送的地方。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却沒有人會看出這個秘密！他們全怕了，怕這兒有鬼，或者，涂素馨回來了！

死！那個不怕，一想死的可怕，他們得另找生路，而最好的生路，走！

「啊！」一聲驚叫，奇怪，衆人眼中，祇見那個莫林山，手握咽喉，慢慢的坐下來，不，就如癱瘓了那樣的，癱了架子。

「林山，老三，老三！」

有不少人在叫，可是，他們永遠也叫不醒他了，因為他也是這樣，跟柳善慶一樣的中了「貫虱針」，向閻羅王報到了！

也等於說，沒人會看穿了這舌根的秘密。

朔風中，令這間房間更形冷了。

一聲慘叫，劃破長空，是二曼在叫！

作動了，孩子將會出世了。

徐若根被驚醒了，他不再理會這些殺人的凶星，他狂叫牛大娘……他走出房門，他跌翻在雪地中，他在哭、他在叫，「天呀！窮人連生孩子也不准嗎？」

牛大娘來了，後面跟了牛老大，他還想跟妻子進房，被大娘喝住了，「這是你可亂闖的？」

牛老大被震住了，對，生娃娃，老大個男人，怎麼能亂走亂闖的？

牛大娘進了房，可看見這多個人……而且又是男人，她可是忘其所然，大聲叫道：「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半空中傳來一聲極凄涼、極幽幽的嘆息，不太高，可是人人覺得，這嘆息聲，就像在身邊一樣，而且，這聲嘆息，可讓這些壞蛋心神俱裂，一個個有着念頭，就是，「鬼啊！」

試問誰又不怕鬼的呢？

一下子走了個清光，並且走到了門外，有四五個人已倒在地上，在呻吟、在叫苦，因為他們被封脈截穴，他們可不能太用力，一用力，可憐了，這筋牽脈動，令他們如墮油鍋，如上刀山，這個苦啊！也就不必再描述，實在，也描述不盡。

牛大娘根本不知道剛才這兒發生了什麼事，並且也不明白這些人，幾乎已變成了刀頭鬼！

她關心的二曼——徐家的嫂子，她得好好照顧她，不能有負重托。

二曼在作動了。

她奮力的，不想自己叫出聲來。

但是，痛是現實的，一身子的汗，這表示了這苦痛超越過這虛弱的身子……她抖戰，突然她又覺得冷、十分冷，然後，迷迷糊糊的，自己似墮入了寒冰地獄……

「快拿水來，快把剪刀拿來……」牛大娘在指揮着牛小蘭，丫頭祇是儍了眼……

很久很久，徐若根祇感到這段時間過得很長啊！他焦急，他無目的亂走，耳邊，却響起了嬰兒的哭聲。

＊　＊　＊

門外，也傳來馬蹄聲響，於此可見，這位姑娘是多麼關心着那個風雪地中，偶然見過一面的孕婦。

雖然孩子已生下來了，但是，血！還在流，這是所謂惡血，每一個孕婦，會該有一個時間來清理惡血，可是，二曼是可憐的，一直來的貧血，令她生下孩子後，她處於半昏迷中。

可以說是某種精神之昇華，二曼這才保持着半個昏迷狀態，否則這一次的生產，大可要了她的命，却使她自己也有這種的感覺。

她覺得空空洞洞，她甚於感到了自己的靈魂在一點一滴的離開她的身體，但是她口中在呢喃，在祈禱中——唯一的要求，再見涂素馨一面……

步聲傳來，她有如發了狂那樣叫，「大妹子……」

來的是徐若根。

「二曼，二曼……妳怎麼樣了……」

「娘，娘……妳很難受吧……」

汗在二曼的額頭沁出，大串大串的……臉色在燈光照耀下，蠟黃蠟黃的……四肢冰冷。

「恩公回來啦！」牛老大在庭院中狂叫。

「大妹……子……」二曼在叫，一直在叫，可惜，一聲比一聲低，徐若根的額頭見汗，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從他的焦急的神情來看，或者，他已看了死神已向二曼招手了！

「恩公，恩公……」可憐徐若根除了連聲的叫恩公之外，他有什麼好辦法？

涂素馨帶來了大包小包！她在其中揀出了一包，交付牛大娘，令她立即去煎。

這一包中，竟然有全當歸、人參、杜仲、黃芪……牛大娘雖說不懂中藥，但是，她丈夫也挖掘過野草藥，尤其是人參。那五形具體的形狀，她那會不識，現在是什麼時候，這位大恩公，實在是神通廣大啊！

涂素馨立即走來看顧二曼，突然涂素馨爲一隻極冷、極着力的手抓着……是二曼。

「大妹……子……妳答應我……一件……事……」

「唉！別多說勞神……」

「不……我……我就快死了！但是，我……我們……何嘗不是……書香世代……我……」

涂素馨看到了二曼在翻白眼，她是一扣寸關尺脈，而徐若根已經撲在二曼的血污身上！

「與我滾開！」涂素馨怒聲斥着。

徐若根被震住，他眼中淚落如雨，但是嘴唇在戰抖着，事實俱在，他有多少話想說！

「與我滾得遠遠的……」

「大姑娘……別罵我爹……妳生氣！妳罵我丫頭吧……」

孩子跪在涂素馨腳邊，睜着一雙大眼睛，眼中滿是淚。

「孩子妳放心，妳媽沒事！」

「眞……姑　姑……我　娘……她……」丫頭哭了，哭得要多悲痛有多悲痛，但是，任誰也聽得出，孩子是充滿着興奮、感激之情的。

「等牛大娘把藥煎好，餵下去就可以回過氣來，不過，以後還要好生的療補……好在，我已帶備了這些，唉！別哭了，哭是最沒有用的事……」

丫頭可眞聽話，果然强抑住哭聲，也收住了眼淚，徐若根却像個木頭那樣，怔怔地在一角出神！

「恩公，妳可看見這兩具屍體……」是牛小蘭沉着的語聲。

一早已看見了，但是爲了救人，診脈要緊就不問，難道又出了什麼事了？

牛小蘭說出剛才發生的事，涂素馨那冰冷的臉孔上蓋上一層怒色，不過，很快的就退了，現在，她注意着那些人的死，還有這兩聲嘆息……

涂素馨十分怪責自己的粗心大意，唉！如果不是暗中有人，那麼，自己歸來，所看到的是一片血腥！

還有，那幾個厲害的脚色，或者，當自己出去之後，賊黨中來了能手，巧佈陷阱，甚或利用那些苦命人，那麼自己豈不是陷入惡阱，永無超生之日？

想到這兒，她不禁頭皮發痲、背心發癢。

但是想到了那嘆息聲者，她突然跳起身來，拖起柳善慶的屍身，她是手托下頷，一用勁，牙床脫臼，而牛小蘭已移燈在前，讓其看個明白，不過涂素馨暗中讚一聲，好一個聰明心靈的小女孩子。

她看清了致命之處，她頹然一聲長嘆，眼前，突然出現一個少年的形象來……

大頭、微胖，身穿青羅衫、腰掛長劍，說話時，常帶着三分笑意，而他，樂天、爽直，對任何同道中人熱情、慷慨，還有，他喜歡說笑話。

他就是貫虱針的主人，小輩中第一英俠，人稱笑方朔，神行無影方勳植！

從來沒聽見過他嘆息，也永遠沒看見他愁眉不展……但是，現在他也在嘆息了……爲什麼？爲自己，因爲，自己是他的聘妻。

可是，另一個形象又出現了在她的腦海中！

木訥的談吐，平庸的相貌，一身黑布衣，但是，當與他相處較久之後，會突然爲其激引……他好像有着一股與衆不同的風範，令人感動，令人難忘。

此君就是第一風塵怪傑之鐵行者荊天生。

想到荊天生，她的心頭一熱，可是，想到了方勳植時，她不禁又長嘆了一聲！

牛大娘已捧了個藥碗來，一股香味，觸入各人的鼻端，涂素馨突然一凜，又用力吸了吸，她凄然地笑了笑道：「這又是爲何？這又是何苦？」

這句話，可將整個房中人全打了個突，當然，誰也不會明白，她是在說誰？爲什麼說……

服侍了二曼服藥之後，大家總算可以喘口氣了。

「恩公，妳該餓了吧？」小蘭幽幽的問了一聲。

「嗯！天色已不早了……」她回了一句，辭不達意。

遠處傳來了幾聲爆竹聲……

「奇怪，這兒爲什麼連爆竹聲也特別少的呢？」

涂素馨好像到現在才發現了，該過年……現在，照道理說是新春初一了。

她惘然望着遠方，想到家中，現在該上供，該拜祖，該分發歲金……還有，是團聚，是玩爆竹，或者擲狀元紅，或者……但是，現在呢？

「姑姑，恭祝妳年年精神，新春大吉啊！」

涂素馨見到了丫頭，雙手捧了一杯蓋碗茶，跪在地下，向自己說着新春祝詞，但是一身破衣服，即使穿了自己的小皮襖，可憐，孩子的雙脚依然赤露……凍得紅腫。

孩子是多苦多難，涂素馨想起了荊天生樸實的說話，「有多少窮人家的孩子啊！他們活在苦水中，他們永遠沒見過煮熟的雞、鴨，他們也根本沒見過牛肉、羊肉……涂小姐，這不是假事，是眞正的事……」

他帶了涂素馨走出了家門，走到了荒村，走到了野鎭。

她看到了人，竟然有赤身露體，住在沙坑、窰洞中，還有……還是女的！

她見到有許多小孩子，他們如同小獸那樣的。

更令人揪心痛苦的是，有多少孩子被賣了。

看到了人販子的凶惡……

看到了娘的愁容，而又無可奈何的悲痛傷心情景……

孩子撕心的叫！

人販子猙獰的笑！

她看到了荊天生的眼淚。

她親眼看見荊天生的出手！

爲了恨極江湖大豪風雲千里袁鐵山的兒子，千里駒袁小恩的胡作胡爲，荊天生出了手，他得罪了這個冀東大豪的接位人，荊天生單人匹馬怒闖風雲山莊。

袁鐵山邀約了天下名手，自己就是奉父命去助拳的，這時候，她的心中祇是記得荊天生是個狂妄無知的，想出風頭的，想立萬字兒的江湖小子。

當她見到了荊天生的模樣時，她更斷定了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他一無風度，語不驚人，但是漸漸的，她突然聽出了，荊天生講的是事實，是有憑有據的事實。

越來越令涂素馨感到激動，因爲，荊天生的樸實言語中，有着眩人之光榮，並且，他的大無畏，他的誠懇，他的眞誠，是如此赤裸裸的，排在衆人面前，最令她感到心震的是……

「我們自命爲俠義道，請問俠義道所爲何事？救人？鋤强扶弱……前輩們、長者們，有多少孤弱無依的老百姓，他們活在痛苦中，而袁小恩竟然助紂爲虐，竟然殺了楊震英，奪了他的黃金、白銀，你們可知道，楊前輩的黃金、白銀，爲了救濟陝甘荒災之用，袁小恩不是奪了這財寶，他是卡斷了無數災民的咽喉啊！」

但是，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話，刹那間，羣雄出手了，打了個落花流水。

荊天生看來平凡、庸俗之人，可是，他的幻影幾變、天靈神掌，大鬧風雲山莊，神威凜凜，聲勢驚人，不出手，祇覺得他是個村夫俗子，一出手，宛如天神巨靈，特別他的好友，眉山雙傑趕到，憑雙傑的如意風雷羅、戳魂雙鐵掌，將荊天生救走，而風雲山莊可已鬧了個人仰馬翻。

從此，她認識了荊天生，可是，荊天生向她道謝時，她更爲駭然。

「事實俱在，涂小姐，如果妳也出手，那麼，荊天生即使能全身而退，可也無法毀了那幾個心懷叵測，財迷心竅的主兒，說不定在妳手下，無法脫身，我多謝妳，並且，我也看得出，妳不像一般的閨閣千金，武林名宿那麼自恃、自私……」

荊天生侃侃而談，一些也不掩飾自己的弱點，涂素馨對他開始發生興趣。

當她跟了荊天生越秦嶺，進皋蘭，她已完全信服了荊天生。

可惜，她父母兄長開始對她疏遠了，而這一個突變，令涂素馨完全看清了這些所謂武林巨豪的眞正面目，她離家出走了！

可是今日，是新春元宵啊，她那會忘了多年的習俗，當她看到了丫頭的敬茶時，她記起了從前的一切，可也突然感到了，丫頭已把她當作一家之主了。

荊天生的說話又在她腦海中翻騰，窮人是最有情有義，也是最有骨頭的，如果缺乏這些，那麼，他們就不會是窮人。

事實如此啊！一路來，他們見到的窮人，眞的是這樣……沉着而又良善，沉默的忍受着剝削、殘酷的苛索，而那些有錢人，又有那幾個不是飲他們的血，吃他們的肉，如果加上貪官污吏的話，那麼，他們就是被敲骨吸髓的一羣。荊天生說過，在眞正沒有辦法的時候，眞正走投無路了，有幾個所謂刁民出來了，一引頭，一聚衆，唉！這就是一場禍患。

一直來，就是這樣的亂着、鬧着、吃着、搾着，最後改朝換代。

就像今日一樣，除舊迎新。

外邊傳來了敲門聲……

「柳員外，咱們家莊主來拜年啦……」

想不到柳善慶還有幾個莊親呢？並且，他還是個尊輩長者，而

他的晚輩，前來拜年。

照例該開門啦！可是，哪裡找個柳善慶？

涂素馨祇能靜以觀其變。

二曼服藥之後，睡得正沉。

徐若根抱了個初生嬰兒在笑，可是，一對眼睛祇是對準了涂大姑——這眼神中充滿了他的感恩之情。

丫頭緊緊的貼緊了涂姑姑之身邊。

牛大娘在看顧着二曼，牛老大在廚房中，與女兒不知在搞什麼鬼。

門被打開了！

誰打開的門？那幾個死剩種的莊奴，實在怕極了涂素馨，還有那個神出鬼沒的「鬼」，他們明知今日有人來，也不敢出聲，就算人上了門，他們也不敢擅自行動，直到西廂尾，沒人應門，有兩個較大膽的，鬼手鬼脚、賊頭賊腦的拖出了東房，走出了大庭，來到了莊門口，「忽隆通」，走去門閂開門。

「恭喜，恭喜！」

「喲！是陶大爺、紀大爺，不得了，啊！」那個莊丁好像見了親人，鬼叫狠嘷的，大聲叫不好，可就將個拜年的人僵住了在門口。

「柳員外過不了年啊！」

* * *

越發亂得可以。

來人乃是員外師門至交，陶錚、紀連登，其實也算是柳善慶之靠山，名義上，柳善慶是坐地分贓之頭頭，一半，他是用金錢財帛買來這個名兒，坐上這個坐位。雖說柳善慶之武功不弱，但尚未達到江湖一流水準。而陶錚、紀連登兩人，年紀雖輕，却是早已搏得甘涼雙煞的名號。

三年前，更與中原一俠時泰翻了臉，雙煞竟然傷了時泰，震動大西北之江湖道。

雙煞可也乖巧，明知時泰友好不少，這個亂子鬧得可不小，如果避，未免不好下台，不避呢，時時刻刻留神時泰以及其友好來抬槓子，湊巧柳善慶在七星塢立起了極大的家業，又屢次來函相邀，便就勢來此隱居。

果然，爲雙煞避過了三年。

三年來，他們稱心如意，要什麼有什麼。並且，還可以去京都、遊關外，不壞！

這些全仗柳善慶之照顧，他倆也算知恩，也算識趣，尊其一聲大。

柳善慶想對付何相，就是有着這兩個靠山，可是一時妬念，令自己忘了雙煞，急看其好戲，結果，讓自己落得一個家破人亡。

現在，陶錚、紀連登兩人算是弄清楚了昨夜發生之事，兩人這才知道靠山死了！

「陶大爺、紀大爺，這可是個好機會。」說話的是周小乙。

「什麼好機會？」

「柳員外算是代兩位打下了江山，讓你倆坐了！」

這是個極大的引誘，陶錚、紀連登可是老江湖，一點就透，前後一想，果然是個好辦法、好買賣……

但是，他們可也得想想明白的啊！那有這好的事，老實說，爭也爭不到，他們肯乖乖的拱手讓人。再說，兩人根本不知道四大金剛已死了一個，廢了三個，連周小乙在內，除了三五個莊丁，僥倖加上見機，一無損傷之外，其餘個個爲神脈訣所苦，成了廢人。周小乙是有心找人報仇，還有，他想着混水摸魚！

他想到陶錚有一副十分陰狠的暗器，他希望憑他這副暗器，來尅制涂素馨，所以，他又對兩人竊竊私議……然後，引領兩人進門！

周小乙走到西廂房門首，卑恭屈膝，低聲下氣的說道：「大俠……是兩個……莊戶，來向員外賀歲，可是，呃！現在，嘿嘿嘿嘿……」

也不知道他笑什麼？不過，總是透着十二分的邪！

涂素馨可是疏忽啊！她應該發覺了這些莊奴的可惡，何況來人與他嘰嘰咕咕的說了很久，應該小心，應當有所警惕，她可是爲人一說就走，周小乙不說什麼，祇說莊戶來謝她，代他們誅殺惡霸，逃出生天。

小蘭剛剛取來了一大碗熱騰騰的年糕湯，涂素馨也不想吃，跟了周小乙走，小蘭却也好，跟了涂素馨就走，出到大廳，她可是緊緊的跟在一邊。

有兩個人拜伏在地，唉！涂大姑啊！妳難道沒看出，這兩個穿着打扮，那像個窮莊稼漢啊！她一時大意，去扶起兩人……不料膝頭一麻，而兩條人影即彈出，桀桀怪笑聲中，涂素馨臉色煞白，急怒攻心，她明白了，已中了劇毒暗器，平時再毒的暗器也難不到她，現在可令其爲難了，她首先由百寶囊中取出一隻白玉瓶，倒出了幾顆火紅的丹丸，放在口中嚼了一會，一手拔出青靈三陽刺……唉！下盤可無法行動啊！

陶錚、紀連登兩個惡漢，凶威大發，尚幸，兩人的得意兵刄魚鱗金刀不在手中，可是，兩人隨身所帶的作爲腰帶用的緬刀已取出，在剛柔互濟運勁之下，兩個人算是圍上了涂素馨，圍了個密不通風。

下盤被毀，並且越來越無感覺，她想到會跌翻在地，更想到然

後被困、被殺……但是，還有那些窮人呢！

周小乙已引來了那些惡漢，當他們看見了涂素馨的困態，他們是大笑、狂號！有人還在七嘴八舌的講，批評、狂笑！

「如果這婆娘肯陪我睡一晚，我就去助她一臂之力。」

「你怎能助她？」

「把她抱起來，哈哈！」

「現在就可以，哈哈哈，可是，你不怕陶、紀兩位要了你的命……」

「那也是，喂！我說大爺、三爺，可得留活的。」

後邊的說話，也是越來越不堪入耳了，這羣畜牲啊！

涂素馨反而萬分鎮靜，一面拚運全力，一面支持自己不倒……自己明白，祇要能引兩人入自己的「七星環」中，那麼，自己就可以反敗爲勝！

兩人是能手，比何相更可怕，但是也得支持下去，支持下去……

可是，陶錚的長狠釘，號稱奇毒第一，其中有一味玉雪蓮，如果與血相合，立化慢性劇毒，慢慢的循血液而進，一個時辰後，遍身中毒，侵入心臟，令人發狂而死，死時狠嘷聲聲……全身發青，青得透光，端的陰狠可怖萬分。

涂素馨是憑仗九天玉實所練的辟毒丸，保持心頭一點熱火，太陰炁功力深厚，才可以勉强支持，可是，下盤中釘之主要部位，也越來越不聽話了。

突然，涂素馨身形一長，陶錚突覺得左手一痲，一個「靈貓翻」，身子倒翻出去丈遠，看清了，原來不知什麼時候，一個挺美、挺秀的村姑，已抱起了涂素馨，涂素馨即乘此時機，一招「星河長空」，將陶錚左手廢了！

陶錚不由大怒，而紀連登却是陰狠，一個合撲，人已撲翻在地，緬刀光芒如電，向涂素馨下盤進招，他是專門對付那個村姑。

村姑正是小蘭，也可以說是賊黨自吐機密消息，讓小蘭有了個拚命的念頭。

她明白，如果涂大姑死了，她們會死得更慘，再說，人家救了自己一門，怎能眼看恩人受難，因此，她是一步一步的……向前移，突然，一個翻進圜，將涂素馨抱了起來。

鄉村女子，作慣了勞力之事，使她體格健全，强而有力，所以，能架起了涂素馨作她的下盤！

但是，陶錚是恨極了這小女子，左臂雖廢，右手尚在，祇看到了紀連登的出手，他心中一動，他仗着右手專門引擊上盤……涂素馨的下盤乃是個少知武藝之道的村下姑娘，這一來，牽制了她不少巧招神式，而且，有處處相形見拙之虞。

一片血光，小蘭受了刀傷，是那個紀連登地趟刀奏效，小蘭的左脚受了一刀，幾乎連脚跟也被砍下！

涂素馨命令小蘭走！

小蘭苦笑道：「恩公，是拚命啊！」

突然，她想到了二曼臉上的刀痕、徐若根的沉着、牛老大的强韌、牛大娘的和善……丫頭的天眞……

荊天生的說話又再在她耳邊升起，「窮人最有情義。」對啊！窮人最有骨頭！

涂素馨人一沉，心也更沉，小蘭也跪下了，幾處刀傷已令她不能支持！

賊黨大哄笑，亂成了一片！

一聲呻吟，是多麼的陰森，也是多麼的苦痛，聲音不太高，但誰也聽得清楚，令每個人的心頭，有着一陣凄然之感。

青羅衣、大頭、笑臉……但是，笑得十分之陰沉。

衆人根本不知此君什麼時候來？從什麼地方來，就像個幽靈！

陶錚、紀連登算是給他阻止了。

「朋友尊姓大名？」陶錚凶凶的說。

「拿解藥來！」此君冷冷的毫無表情的說着，一邊却已伸出了右手。

「好大的口氣！」紀連登越來越想扣住涂素馨，他已看出了涂素馨之來歷，他想取得神脈訣、青靈三陽刺，爲怕多事拖延，他是先出手，這就糟糕了，他不出手還好，一出手就引禍上身了。

青衣劍客冷冷一笑道：「時先生要自己報仇，所以，勸我們不可插手，但是，現在是你冒犯了我，唉！這樣吧！代我封了你的脈穴，然後，押你到時大俠府上去，你們作一了斷……」

「啊！你是誰？」

「我有個規矩，問我來歷，得取手續費用。」一個大嘴巴……話聲未完，可憐，紀連登已爲青衣劍客一個巴掌，打得眼前金星直冒，而口中鹹絲絲的，有些東西在口中打滾，吐出一看，兩枚大牙！

「我姓方，名勳植！」

報名之時，陶錚面前一股强力壓來，壓得他無法動得了手，而臉上一熱，不壞，也是一下……

衆人哄動，在江湖走動的，有誰不知神行無影方勳植的大名，是笑臉閻羅、斯文煞星，有幾個想走，但……除了截脈封穴的，身强力壯的，全給其貫虱針所敗。

陶、紀兩人做夢也想不到，大年初一撞到了煞星，越打越沒勁，越打越心怯！

「唉！怕什麼，我的好朋友，目前你不會死，我得押你去見時泰大俠啊！嗯，乖乖的交出解藥來，呃！不交，那也沒辦法了，唉！這個東西倒不壞，涂家姐姐，妳看看……」

陶錚可就傻了眼，自己身邊的佩袋，什麼時候到了此君之手中？

「別傻眼，變個小戲法而已，你半身已有病，等等，涂小姐親自領教領教兩位高招……」

這就苦了陶錚、紀連登雙煞，想走，那怕聲東擊西，那怕是欲退先進，哼！這位神行無影，簡直是寃鬼附身，始終無法擺脫這位笑方朔的籠罩！

一道銀虹入場，方動植微微嘆了一聲，「主人出場，我得走了！」

「動植，你走到哪裡？」

「天下不算小啊！馨姊……」

然後是沉默，然後是銀虹似的星丸跳擲，涂素馨是恨極了這兩個惡漢，竟然用上了抖亂羣星的戳魂遊魄殺招，這是一個天羅，一個羣星所依附的天羅，而天羅將兩人罩住，每一個星光起點，就是一招殺手……涂素馨自從精通天躔星度法後，從未施展過，今日算是照顧了雙煞。

雙煞之身前，血點斑駁，更奇的是，個個口中鮮血滿嘴，而每個人的舌頭被挑！

「馨姊，這兩人交給妳，時大俠會來取！」

「那麼你呢？」

「我該走了……」

「動植，我……我該說什麼呢？」

「保重自己，小心，別再太疏忽。」

「動植，我……對不起你。」

「不！妳永遠是我的馨姊……唉！」

這一聲嘆息，包括了這位小輩英俠多少心事啊，素性樂天，喜說笑話的他，現在，笑變了，是苦笑，而且一直在嘆氣，爲什麼？涂素馨是明白的，所以她那俊俏的芳容上，流下了晶瑩的眼淚。

小蘭在安睡，牛氏夫婦在照料，當看到涂素馨進房時，他們誠懇的說：「恩公，妳受累了。」

窮人，唉！他們穿得破，過得苦，但是，他們比有錢人家值得驕傲。

「大姑姑……別理我……殺……」小蘭在作夢囈語！

「小蘭姊……小蘭姊……」

涂素馨又流淚了，她對牛氏夫婦道：「小蘭不會有生命危險！」

「我們相信……再說……唉！恩公，窮人，祇有這條命，活着記住妳，死！如果能爲恩公而死，咱們可死而無怨，恩公，妳別難過……」

她不會難過，但是她萬分激動，當牛老大說完這番話後，她就有了個主意。

她要留在這裡，她要將這個七星塢，建成一個窮人的世外桃源。

(完)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

狄心·文 可飛·圖

龍生無悔

試葯終成功 又遇新問題

上文提要：上官有我與長孫忘我替李若仙龍生無悔二人上了葯解毒後，方把二人放在馬上，出發往長春鎮，到了長春鎮，二人身上沒有太多的銀両，二人買了簡單的賭具，在街上開起「方便賭坊」，出千贏了很多銀両，便帶李、龍二人住到最好的客棧裡。而歐陽寒劍等人，亦已逃到了「滄海幫」駐地……

「謝帮主。」歐陽寒劍道。

方競天道：「歐陽弟兄，自從你加入本帮之後，一直都是在外進行聯絡工作，到底進行得如何？」

歐陽寒劍道：「屬下一直把身份掩飾得很嚴密，沒有人懷疑，這幾年來，屬下的工作進行得都很順利。」

方競天道：「揚州『統一盟』大會尚有兩個多月就舉行，你該很清楚你的任務了？」

歐陽寒劍道：「屬下的任務是以名門正派的掌門人身份暗殺沈星雲，再暗殺其餘被推舉爲『統一盟』盟主的可能候選人。」

方競天道：「很好，但你第一個要殺的，最好是劉鐵風。」

歐陽寒劍奇道：「『鐵面神俠』劉鐵風？因何把他也殺了？」

方競天眼中又射出殺氣，道：「除了沈星雲可能連任本屆『統一盟』盟主之外，劉鐵風也是本屆盟主呼之欲出的人物，只要把劉鐵風也除掉，再殺其餘在武林中有名望之人，『統一盟』勢必成爲一盤散砂，那時就不攻自破了，難道你忘了本座五年前定下的大計？」

「屬下當然記得，也對帮主的神機妙算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劉鐵風對本帮是一着很重要的棋子，因何這麼快就把他殺了？」

「既然你佩服本座的神機妙算，還問來幹什麼？你照做就是了。」

「是，帮主是屬下的再生父母，所言必有理，屬下不該過問太多，懇請帮主原諒。」

司空揚聽了他肉麻之言，又忍不住向他斜望了一眼。

方競天又道：「既然你兩名姓唐和姓戚的弟子暫時下落不明，該召多兩名弟子一同參加『統一盟』大會方是，本座會派人辦這事，待你的大弟子和司空彪弟兄傷癒，就馬上動身前往揚州。」

歐陽寒劍恭敬地道：「屬下一切聽從帮主指示。」

方競天道：「你們這幾天也路上辛苦了，現在先去休息吧。」

方競天說完，長身而立，左右兩護法也連忙走到虎皮交椅後的一道門，然後把門打開，方競天便走了出去，左右兩護法也緊接而出，門也隨即關上。

歐陽寒劍腦海中不斷湧現方競天的神采，仍呆呆的看着那道門。

司空揚見了他的神態，也眉頭緊皺的看着他。

* * *

長孫忘我和上官有我身上銀両多的是，果然入住了一家高尚客棧，他們入住的房間也特別大間，推門而入已是一間有兩張舒適大床的大房，但房內還有房，經過右手

邊的活門就是房內房了。

雙怪就住在大房之內，內房面積較小，但也甚舒適雅緻，龍生無悔與李若仙就住在內房，二人各睡房內的兩張大床上。

長孫忘我拿龍李二人作醫術試驗已過了五天，二人仍是昏迷不醒，甚至他們身上的刀劍傷口仍未有癒合跡象，長孫忘我的葯物對他們傷口的癒合進度極之緩慢，令長孫忘我天天都陷於苦惱之中。

長孫忘我在試葯時，曾以刀重重劃了自己一刀，屁股也給火燒得皮開肉裂，但後來以同樣的葯物治療，今天第五天已完全痊癒，何以這同樣的葯物敷在龍李二人身上，卻好像起不了作用似的？

龍李二人身上的傷，雖然五天來都無痊癒跡象，但卻一直沒有惡化，體內所中的毒更沒有發作。

若說長孫忘我愚蠢，卻又不見得，因他往往做出了愚不可及的事，但又往往隨即發覺，可是說他聰明又稱不上。

無論如何，長孫忘我終於也明白龍李二人的傷勢因何沒有進展。

原來，長孫忘我研製的療毒草葯，對龍李二人體內的毒素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他的葯只可以使二人體內的毒素積聚在一起，卻不能清除，長孫忘我每天餵他們服葯，只是阻止毒性蔓延而已。

由於龍李二人體內毒素未清，毒素影響了刀劍的傷口，因此難以癒合，長孫忘我沒有中毒，所以傷口很快痊癒就是這個道理。

長孫忘我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極不服氣，心想無論如何要試驗至成功爲止，於是天天到野外採葯，也天天回來試葯，而上官有我則天天在他耳邊叫他放棄試驗，把龍李二人丟掉算了，長孫忘我則天天大罵他「臭王八」，還天天把他從溫暖的被窩內拉出來，陪自己到寒冷的野外採療毒草葯。

上官有我爲人不論晝夜，都愛睡覺，加上寒冬將至，把他拉到野外去，本來極不願意，但長孫忘我每天以「脫離師兄弟關係」作爲要脅，上官有我才肯着陪。

幸而白天的天氣也不太寒冷，所以上官有我暫時仍無需挨冷，若果晚上叫他出動，可把他害苦了。

雙怪又在野外採了一大堆草葯回來，上官有我第一時間鑽讚進被窩裡去，長孫忘我則開始試葯。

他試葯的方式教上官有我見了都皺眉頭。

長孫忘我的試葯方式，是每次把一大堆草葯採回來之後，首先搗碎，再分別把葯放在幾個盛有清水的木盤內，這樣清水自然沾了葯性，然後，長孫忘我以刀割破自己的手，再把血滴在幾盤沾有葯性的水中，最後把從龍李二人身上拔出的淬毒鋼鏢浸在水中，若果水盤中的血色不變，在水中的擴散速度也不變，即表示這葯物可以剋制鏢上的毒了。

但每次試驗都很令他失望，因每次試驗中，水中鮮紅色的血不是變黑便是變紫，這表示水中鮮血也染了鏢上的毒，葯物不能剋制毒性，有些試驗則是水中鮮血色素不變，但卻馬上凝聚成一團，這表示葯物治不了這毒，但毒性也剋制不了鮮血，即是這葯物治標不治本，與起初採回來的草葯沒有分別。

越是不成功，長孫忘我越是不服氣，今天，他採了一大堆草葯回來，又以同樣的辦法試驗，把各種葯搗碎之後，便浸在水盤之中，然後捲起左手衣袖，只見他的左手上縱橫交錯的不知有多少刀傷，這些傷痕有新有舊，全是爲滴血試葯而自己以刀割傷的。

像他這種人，世上已不多了，何況爲的只是兩個素不相識，也毫無關係的陌生人？所以上官有我想起就氣炸了心肺，雖然口中不敢罵出來，但除了睡覺的幾個時辰外，其餘時間心中都不斷暗罵他是世上最愚蠢之人。

天色已入黑，天氣也比日間寒冷得多，上官有我也不理空着肚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便爬上床睡覺去了。

長孫忘我仍在作他的滴血試驗，很可惜，忙了一番，試出來的結果，仍是那治標不治本的一大堆草葯。

長孫忘我無奈，只好進內房，先餵了龍李二人服了聊勝於無的治標不治本的療毒葯物，然後又替他們換了刀傷之葯。

忙了一番之後，便在房中坐了下來，雙手托腮的苦苦沉思起來。

他這樣一直呆坐着，直至半夜時分，忽然喜極大叫道：「我想起來啦，妙極妙極，眞開心死了。」

他這一聲大叫在死寂中發出，不但嚇醒了熟睡的上官有我，聲量之大，恐怕連鄰房也有不少人被吵醒了。

上官有我被嚇醒，坐了起身，怔怔的望住他。

長孫忘我喜極走到上官有我床邊，道：「我記得當年神醫對我說過，療毒的草葯最好沾了半夜的露水，這樣效果會大大不同。」

上官有我皺眉道：「你想怎樣？」

長孫忘我禁不住喜悅，道：「現在差不多三更了，馬上起床，和我一起採草葯去。」

上官有我正渴睡，想起半夜的郊野寒冷刺骨，當即吃了一驚，還以爲自己在做着惡夢，整個人也登

時呆住了。

長孫忘我像是不察覺他的表情，催促道：「快起床，馬上和我採葯去。」

上官有我瞪大雙眼，吃吃道：「現在？三更……半夜……起床……馬上和你……到那……寒冷……地方……採葯？」

長孫忘我喜道：「對極了，對極了，馬上去，現在所有草葯都沾了露水。」隨即發覺他說話有點不對，皺眉道：「你怎地忽然間這樣說話的？」

上官有我氣道：「你瘋啦？半夜三更的，睡得舒服得很，叫我跟你去採葯？你難道不知我這人最怕冷嗎？」說完又躺下，並把被蓋在頭上蒙頭大睡。

長孫忘我氣極，本想揭起他的被子，但瞥眼一看，只見枱上有七個試葯時留下的木盤，每個木盤都盛滿了水，便端起其中一盤水，走到上官有我床邊，一手托着水盤，另一手揭開他身上的被子。

上官有我被子被揭開，睜開眼正想破口大罵，但見長孫忘我手托着水盤，盤中還激起了水花，看勢頭似想一盤水照頭淋下，吃了一驚，忙道：「慢着。」

長孫忘我本想把手中的水向上官有我淋下去，聽他一叫，登時停手。

上官有我見他停了手，才吁了口氣，心想：若這盤冷水照頭淋下來，這才冷得要命，口中說道：「師兄，你想怎樣？」語氣頗有哀求之意。

長孫忘我冷哼一聲，正色道：「你若不馬上起床跟我採葯去，我就用這盤冷水淋在你身上。」

上官有我不服道：「這豈非要把我冷死？」

長孫忘我道：「我就要你嘗嘗冷死的滋味。」

上官有我又不免遷怒於龍生無悔與李若仙了，忽然拿起刀，便怒氣沖沖的想衝入龍李二人睡的內房去，長孫忘我見狀，喝道：「你幹什麼？」

上官有我甚是認眞，道：「我把那小子和那妞兒殺了，你以後也不用採葯了，也不用把你自己的手割得好似棋盤一樣。」

長孫忘我怒瞪住他，道：「你若動他們半根毫毛，知否我會怎樣回敬你？」

上官有我軟化了，道：「當然知道，你會在我身上砍七八十刀，然後拿我作試驗。」

長孫忘我道：「錯。」

上官有我皺眉道：「錯？」

長孫忘我道：「那時我不會在你身上砍七八十刀，你放心。」

上官有我喜道：「師兄，你終於對我仁慈起來啦？」

長孫忘我正色道：「但我會在你身上砍七八百刀，因爲你不配作我的試驗品。」

上官有我吃驚道：「砍七八百刀？那我豈非變成肉醬了？」

「當然，連骨頭也給砍碎爲止。」

上官有我丟下手中的刀，語氣更軟了，道：「師兄，你這樣對我豈非有點荒謬？」

「難道我會好過不成？」

「當然當然，你把我砍成肉醬，內心一定不好過，這是人之常情也。」

「錯！」

「錯？」

「當然，我把你砍七八百刀之後，我的手也累啦，當然不好過。」

上官有我一怔，登時說不出話來。

長孫忘我板起臉孔，道：「去不去？」

上官有我那還敢不去？

＊　＊　＊

「江湖雙怪」每次採葯都是在日間進行，每次都在市中騎馬到郊野去，但今次卻在半夜採葯，由於兩匹馬都在客棧的馬房中，半夜馬房的大閘都上了鎖，雙怪不能騎馬，只好徒步而行了。

半夜寒風刮臉，只把上官有我冷得身子直顫，牙齦「咯咯」作響，難受之極。

長孫忘我卻不怕冷，見了他的樣子，皺眉道：「你這人蠢極了，既然怕冷，爲什麼不穿棉衣？」

上官有我連說話也顫起來，道：「不行，不行，冬天還未到就穿棉衣到處走，豈非給人取笑？」

長孫忘我氣道：「混帳，若果人人肚子都不餓，只有你肚子餓，你自己一個人吃飯會不會有人取笑你，更何況現在三更半夜的，街上除了你和我就沒有其他人，那有人取笑你？」

「好似也有道理。」

「當然有道理。」

「但現在冷得要命，如何是好？」

「你手上拿着的是什麼？」

「火把。」

「臭王八，知道就好了，你將火把點着，不就可以取暖了嗎？」

「但這火把是採葯時照明用的。」

「臭王八，火把除了照明難道沒有別的用途？」

上官有我便把火把點着了，果然溫暖得多。

雙怪一路向郊野而行，約莫一頓飯時間便離開鎮上，那時附近一帶都很空曠，比鎮上寒冷得多，上

官有我雖拿着火把，此時又把他冷得抖顫起來了。

再走半個時辰，雙怪已遠離市鎮，來到一個山邊的叢林方才停下來，長孫忘我手提竹籮，開始搜羅草藥。

上官有我拿着火把跟在長孫忘我身邊替他照明，但深夜裡的荒山野嶺寒氣襲體，把他冷得身體四肢直顫，牙齦咬得格格作響，長孫忘我見他拿火把的手顫得火光搖擺不定，難以集中光源，一氣之下搶去他手中火把自己拿着，便專心搜藥去了。

上官有我火把離手，僅有的溫暖頓失，更把他冷得要命，全身顫得頗似篩米一般，差點口中沒有吐出白泡來。

長孫忘我每次的採藥過程，其實可以一人担當，上官有我根本可說起不了幫忙作用，以致上官有我每次都大大作出抗議，但每次都抗議無效。也難怪江湖上傳言，「江湖雙怪」師兄弟二人是寸步不離的了，原來他們卻是如此「寸步不離」。

雙怪在荒郊整整逗留了一個時辰，那時上官有我已冷得臉無人色，臉色與吊死鬼相似，這時長孫忘我才把要採的草藥都採齊了，整整裝滿了一大竹籮。

上官有我知道要回程了，大喜過望。

長孫忘我試藥心切，腳步甚急的朝鎮上而行，上官有我瑟縮着身體而行，速度極慢，不一會，已遠遠拋離在後。

長孫忘我尚不知把上官有我拋離，還興奮的跟他說話，「只要今次的試驗成功了，我們就可以盡快繼續上路去揚州，參加那班臭王八的『統一盟』大會，否則會錯過會期，又要等五年了。」

長孫忘我邊走邊說，說完聽不見回應，怒道：「臭王八，爲什麼不說話？」

仍是沒有回應，又怒道：「你冷得連耳朵也聾啦？」

還是沒有回應，扭頭一看，上官有我那在身邊？心下一個慌張，喃喃道：「莫非他冷死了？不會的，和他相處了幾十年，冷得不成人形倒是常有，但從來沒有冷病過，何來會冷死？」再回轉身向身後望去，只見黑夜中遠遠有一黑影佝僂着身體慢慢蠕動，當下改慌張爲憤怒，叫道：「臭王八，怎地走得這麼慢？」

上官有我聲音顫得可以，離遠大叫道：「我冷得很，走得快豈非更冷？」

長孫忘我氣道：「笨蛋，你這樣走不把你冷死才怪，既然覺得冷該走快些才對，走得越快身體會越暖的。」

上官有我頑固地道：「臭龜蛋，別騙我了，我不信。」

長孫忘我更氣，道：「我如何騙你？」

上官有我顫着聲音道：「走得越快，身邊的風豈非越急？風越急不是越冷嗎？你教我走快點，不是想害我嗎？」

長孫忘我氣得暴跳如雷，本想不理他，先回客棧再說，但到底還是手足情深，只好站着等他，然後慢慢步行返回鎮上。

* * *

「江湖雙怪」往採藥時，只走了半個時辰，回程卻用了足足一個時辰，回到客棧的時候，也差不多天亮了。

雙怪返回房間，上官有我第一件事要做的，當然以閃電般的速度鑽進被窩裡去了，他非但不脫衣服，甚至連腳上的長靴也不脫下便往被窩裡鑽，一躺下床，迅速發出如雷的鼻鼾聲，入睡得倒快。

對於上官有我的鼻鼾聲，長孫忘我可說彼此彼此，數十年來雙方已習以爲常，所以不當一回事，若果有一晚其中一人睡覺沒有鼻鼾聲，才會把對方嚇得手忙腳亂，以爲身體出了什麼事。

長孫忘我進房後，放下竹籮與火把，第一件事便走進內房，觀察龍李二人的傷勢變化，見沒有大碍，這才放心去處理大堆草藥。

他先把竹籮內的草藥倒了滿地，再耐性的把各種藥分門別類共分成七份，然後以刀把草藥搗碎。

七份草藥都搗碎了，再分別放進七個木盤中，再把木盤注滿了水，小心翼翼的把七個木盤放在枱上，便耐心地坐在一旁等候盤中的水變爲清澈。

過了差不多一頓飯時間，七盤水都變爲清澈了，便又在手上割了一刀，把鮮血滴在一個碗中，先以草藥包紮了傷口，然後拿出四支有毒鋼鏢便開始試藥。

把鮮血滴在第一盤水中，那滴血隨即在水中化開，再把毒鏢浸在水中，水中的血頓成黑色，即表示第一盤水中的草藥根本沒有療毒功效，暗罵聲「臭王八」，便再試第二盤。

把血滴在第二盤水中，不需浸下毒鏢，那滴血隨即變作紫黑色，即表示這盤草藥本身根本已是有毒。

長孫忘我暗罵聲「他奶奶的臭王八」，便又試第三盤，但又是無療毒效力的草藥，第四五六盤則是治標不治本的草藥。

最後一盤了，若不成功，就整晚功夫都白費了。

他把鮮血滴在最後一盤水中，

卻把他嚇了一跳，只見那滴血不但馬上變黑，而且黑如墨汁，整盤水也染黑了，是他作了無數試驗以來首次所見，把他嚇得手中的毒鏢也掉在水盤中。

這表示盤中的草藥劇毒無比，比之第二盤的草藥還要劇毒十倍。

長孫忘我的試驗又失敗了，雖不氣餒，但也洩氣，便呆坐在枱前，對着七盤水在發呆，腦中不斷回憶年輕時學醫的療毒草藥名稱與形狀。

這樣想了一段時間，不覺天已亮了，這時才覺得既疲乏又渴睡，便脫下長靴，和衣睡覺去了。

「江湖雙怪」入睡的速度快得驚人，長孫忘我甫一躺下床，被子還未蓋好，便鼾聲大作起來。

房中本來只有上官有我的一把鼾聲，現在則有兩把，兩把鼾聲一起一落，有如唱雙簧相似，難怪江湖中人稱他們是天生一對了。

* * *

已是午時，太陽也昇在中天了，「江湖雙怪」中的上官有我睡飽了之後，此時悠悠醒來，長孫忘我則仍睡得鼾聲大作。

上官有我起床見枱上仍放着七盤水，知長孫忘我又試了一整晚藥，更知他毫無結果，想起心裡又氣，喃喃的罵道：「臭龜蛋，臭笨蛋，每天不停的採藥，試藥，試到底仍是一無用處，這愚蠢之極的事做來有什麼好處？」

他好奇心起，便往每盤水看看試驗結果，往第一盤水一看，只見盤底的水是黑色的，心中嘲笑道：「這藥沒有療毒功能，鮮血也變了黑色。」

往第二盤水一看，只覺一盤水有點汚濁，心中更覺好笑，心道：「臭龜蛋竟把有毒的藥也採回來了，眞笑死我了。」

往第三盤一看，效果和第一盤一樣，再往四五六盤水一看，只見水中有一滴血凝結沉在水底，知這三盤藥是治標不治本的藥。

再往最後第七盤水一看，忽然發出驚喜之色，忍不住道：「這臭龜蛋竟成功了，怎地不聽他呱呱大叫的？」

原來這第七盤水本來劇毒無比，鮮血滴下之後便馬上變黑，整盤水本來黑似墨汁，但此刻竟清澈得很，還清楚看見水底之下有一支染毒鋼鏢，在鋼鏢旁邊更有一滴凝固了的深紅色鮮血結成一團，那團鮮血正自慢慢化開，這即表示這藥可以剋制住毒鏢上的毒。

上官有我忽然很替長孫忘我開心，連忙走到他床邊，邊搖他身子邊叫道：「師兄，你試驗成功了爲什麼不告訴我？」

長孫忘我被猛烈搖醒了，睜開眼來便破口大罵，「臭王八，怎地一大清早便呱呱叫的把我弄醒？」

上官有我皺眉道：「大清早？」向窗外一望，見已是日上中天，又回頭道：「不是大清早，現在是午時了。」

長孫忘我叫道：「午時難道不可以睡覺嗎？快給我滾到老遠去，別阻我睡覺。」

上官有我正色道：「既然你的試驗成功了，應該馬上替那小子和那妞兒療毒，醫好他們後就砍傷他們，再把他們丟回草原去，然後我們馬上趕路去揚州，否則遲了天氣會轉冷，那時我可苦了。」

長孫忘我怔怔的望着他，待他說完了，才道：「你第一句說什麼？」

上官有我道：「我說你的試驗成功了。」

「什麼試驗？」

「你昨晚試了一整晚藥，終於成功了。」

長孫忘我怒道：「臭王八，你是在嘲笑我來了？」

上官有我狀甚委屈，道：「我那裡是在嘲笑你，我見你的試驗成功了，想起不用再躭在這裡，馬上可以去揚州了，才開心得笑起來，不是嘲笑你。」

長孫忘我更氣，道：「混帳，我明明失敗了，你卻說我成功，不是嘲笑我嗎？」

上官有我一臉茫然的，不斷在抓頭皮。

長孫忘我以命令的語氣道：「馬上把那七盤水倒掉吧。」

上官有我無奈，只好照做，他首先端起那第七盤水，正想拿去倒掉，再一想，還是先拿到長孫忘我床邊，把木盤示在他面前，道：「你再看一看，認爲眞的沒用我才倒掉。」

長孫忘我不耐煩地探頭往盤中望了望，敷衍地道：「沒用了，倒掉吧。」便躺下，但隨即發覺水中起的變化，連忙彈起床來，向着回轉身的上官有我大叫道：「慢着。」

上官有我頓時停下來。

長孫忘我又叫道：「把木盤放下。」

上官有我一點頭，正想把木盤放在他床上，長孫忘我連忙喝止，「笨蛋，把盤放在枱上才對。」

上官有我小心翼翼地把木盤放回枱上。

長孫忘我緊張地走到枱邊，往盤中一看，清楚看見水中的變化，喜道：「我成功啦！」回轉身來，歡天喜地的抱住上官有我，大叫道：「開心死啦，我成功啦，以後神醫再不敢取笑我啦！」

上官有我被緊抱得雙腳離地，幾乎要窒息，大叫道：「男男授受

不親，快放下我。」

長孫忘我把上官有我放下，上官有我猛在喘氣，他則走到木盤旁邊，禁不住喜悅地道：「這草葯本來劇毒得很，這鋼鏢也染上劇毒，兩毒相遇，變成以毒攻毒，但鋼鏢上的毒敵不過我草葯的毒，妙極妙極。」

理道就這麼簡單，若不是長孫忘我無意中把毒鏢丟進水裡，相信很難得出這個結果，這一着其實是誤打誤撞，若遇上其他毒物，這草葯也未必起得了相生相尅的作用，但長孫忘我卻把這「誤打誤撞」視爲自己的成就。

原來，長孫忘我這採回來的草葯的確劇毒得很，把血滴在水中隨即變黑，把毒鏢掉在水中之後，一時間也無變化，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兩毒在水中相遇，起了互相制衡作用，變成兩毒在水中相鬥，那滴鮮紅色的血本來變了黑色，但兩毒相鬥之後，成了中和作用，盤中的水質不受影響，變黑的血也變回鮮血，入水即化開的正常情形。

長孫忘我的草葯雖可尅制鋼鏢的毒，但進度卻相當緩慢，這道理就如兩個旗鼓相當的高手惡鬥，要分出勝負非要一段長時間不可一樣，而且要取勝也不能一擊即可，所以長孫忘我要用此葯替龍生無悔和李若仙療毒，若要徹底清除他們體內的毒，非要一段長時間不可，雖然如此，長孫忘我已夠興奮的了。

上官有我明白這個道理之後，茫然道：「既然你的葯可以尅制鋼鏢上的毒，若給那小子和那妞兒吃了，豈非又中了你草葯的毒？這樣他們一輩子也不會好了？」

長孫忘我道：「放心放心，鏢上的毒性我不清楚，我才花了這許多時間研究研究，但這草葯是我親手採回來的，葯性我自然了解得很，我會加入其他草葯，這樣會起了緩衝作用，所以吃了不會中毒，但這樣一來，療效會降低了，相信要吃一段頗長的時間才能把他們體內的劇毒清除。」

＊　＊　＊

長孫忘我與上官有我先吃了飯，長孫忘我又把上官有我拉到郊野去採葯，再把採回來的草葯混在那毒草之中。

幾種葯混在一起，製成內服葯丸，由於草葯其苦無比，難於入口，所以在葯內加入了大量蜜糖，便以入口，也的確是用心良苦了。

長孫忘我把草葯製成一大堆口服葯丸之後，索性以自己名字替葯丸命名，因此這葯丸名叫「忘我丸」。

長孫忘我花了三天時間，終於把「忘我丸」製成，這三天來他不斷努力，上官有我則時刻都在睡覺。

「忘我丸」終於製成，便開始餵龍李二人服下，他了解葯性，所以每天只能餵他們吃一顆指頭般大小的葯丸。

龍李二人身上膚色本來仍有淡淡的紫黑色，中毒鏢的傷口尤爲深色得明顯，但第一天，餵二人各服下一顆「忘我丸」之後，雖然仍昏迷未醒，但身上的紫黑色已大爲退減，呼吸也更爲暢順起來，長孫忘我大喜。

如是者過了三天，龍李二人的膚色已回復正常，呼吸也更爲暢順。

長孫忘我知道自己的傑作「忘我丸」起了作用了，但龍李二人仍昏迷不醒，那是因爲他們受了嚴重刀傷，失血甚多，身體異常虛弱之故，但長孫忘我也發覺，他們身上的刀劍之傷已不受體內毒性影響，已開始痊癒了，相信不多久，龍李二人亦可醒轉過來。

＊　＊　＊

這樣又過了兩天，長孫忘我每天替龍生無悔與李若仙換葯，餵服「忘我丸」，刀劍的傷口已漸漸長出了肉芽，體內的毒素也給壓住了，只要繼續服葯，就與常人無異，直至體內毒素清除爲止，若停止服食「忘我丸」，鋼鏢的毒素又會復發。

長孫忘我早上起來，餵龍李二人服了「忘我丸」，又替他們換了刀傷葯，之後才與上官有我外出吃飯去了。

雙怪離開房間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光景，內房的李若仙傷勢較輕，此時悠悠醒來了，她臉色異常蒼白，身體也極之虛弱，睜開眼一看，只見處身於一間極舒適的房間內，再扭頭一看，見另一張床躺着一個人，再看清楚，那人是龍生無悔，想起自己一個黃花閨女，竟與一個男人同宿一房，不由羞得臉上發熱。

這時她滿腦子的疑問，這裡是什麼地方？自己昏迷了多久？自己昏迷前中了毒，又受了重傷，因何不死？是誰救了自己和龍生無悔？

然後她嗅得身上有濃烈的草葯味，才知自己身上的刀傷都被葯包住了，這時不禁想起，替自己療傷的人豈非接觸過也看見過自己身體？這替自己療傷的人是誰？是男還是女？會不會是自己父母？但她知道自己父母會療傷，但療毒卻無此能力，那人到底是誰？若果是女的倒不覺怎樣，若是男的？豈非全身被看透了？想到此，臉上羞得熱辣辣。

需知在那時代裡，一個女性，尤其是未嫁姑娘，若果身體被男人看見是何等大事，若被接觸過則更

甚了。

李若仙回心一想，替自己療傷的，就算是男人，縱使全身被看遍或觸摸遍，到底是爲治療而逼不得已，這人必是君子而無歪念，想到此，羞怯之心就大減了。

然後她又想起自己父母，他們下落如何？師哥卓飛，還有燕無爭及燕七郎，他們同樣中了司空氏兄弟的毒鏢，現在情況怎樣？是死還是活？

想到這一切，又恐懼又憂心，不但掛念上述各人，還感到自己現下有點危險，但回頭望了望龍生無悔，又感到有點安全感，而且感到與龍生無悔一起，心中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感覺連自己也難以解釋。

她見龍生無悔動也不動的躺着，也不知他是睡着了，還是昏迷未醒，本想起床走到他床邊叫喚他，但她發覺自己虛弱得全身乏力，要起床也難，只稍爲一動，全身傷口又劇痛難當，只好躺着不動了，但仍扭頭不斷望着龍生無悔，然後又想起他爲救兩名師弟和卓飛，冒險追司空氏兄弟奪取解葯，以致自己身陷險境，若不是被人救了，早已成爲司空氏兄弟及歐陽寒劍的手下亡魂了，想到此，頓感他是個至情至性之人，心中對龍生無悔那種難以解釋的異樣感覺更爲强烈了。

李若仙目不轉睛地望着龍生無悔，良久，終忍不住，輕喚道：「龍大哥，龍大哥。」

龍生無悔毫無反應。

李若仙知他不是睡着了，是昏迷未醒才眞，便不再叫他，她知道自己既然可以醒來，他必定也會醒轉過來的，便耐心的等他甦醒。

李若仙仍痴痴的望着龍生無悔，此時忽然想起，若他醒來，見和我同宿一房，有道是男女授受不親，這情形不把我羞死才怪，想到此，臉上又一熱，但心中卻偏偏又覺得甜絲絲的，總之很難向自己解釋因何會產生出這一種感覺。

這樣寂然無聲的又過了半個時辰有多，龍生無悔傷口換上的新葯發揮功效，體內毒素已給壓住了，再加上他本來就年輕體壯，此時也悠悠地甦醒了。

李若仙見他身體輕輕移動，知他即將醒過來，又開心又羞怯，爲了避免尷尬，竟合起雙眼，動也不動的躺着，詐作仍未甦醒。

龍生無悔終於醒了，身體一動，由於傷得較李若仙爲重，所以一動就覺全身痛楚，同樣虛弱得全身乏力，但他硬朗得很，還是掙扎着坐了起身，然後他看見李若仙就躺在另一張床上，顯然仍昏迷未醒。

接着，龍生無悔就如李若仙一樣，腦海中出現不少疑問。

一連串的疑問在腦中盤旋了一會，知道暫難解答，便不去理會，扭頭向李若仙輕叫道：「李姑娘，李姑娘。」

李若仙詐作剛醒來，睜眼一看，環視四週一會，才道：「龍大哥，這裡是什麼地方？我們怎會在這裡的？」她若不是臉無血色，這樣裝模作樣之下，不臉上飛紅才怪。

龍生無悔道：「我剛剛醒來，也不知這是什麼地方，看來我們是被人救了，卻不知恩人是誰？」

李若仙羞怯地道：「我們可要好好感激救命恩人了。」

龍生無悔苦笑道：「我們傷得這麼重，事前又中了毒，我們的恩人竟把我們救活了，看來本事倒不小。」

李若仙有感孤男寡女同處一房，羞得不敢抬頭望他，只低聲道：「是啊！我也很想見一見這位救命恩人，但這裡卻沒有人。」

龍生無悔道：「這裡好似是客棧的房間，看來我們的恩人必定外出去了。」

李若仙見這房還有一道門，而且是沒有門板的，說道：「這房間很大啊，外面還有一間房呢，我們的恩人必定住在外面的房間了。」

龍生無悔痴痴的望着李若仙，道：「看來是不錯了。」

李若仙瞥眼見他望着自己，更加羞怯，見他坐着，知他身體虛弱得很，甚關懷地道：「龍大哥，你身體還沒有復原，躺下吧。」

龍生無悔心中一甜，很聽話的躺下。

此時，外房傳來開門聲，龍生無悔知道有人回來了，便輕聲道：「一定是我們的恩人回來了。」

然後二人默不作聲的躺在床上。

「江湖雙怪」果然回來了。

長孫忘我首先進入，上官有我跟着，他把門關上之後，咧嘴笑道：「師兄，這一頓你怎地如此開胃，竟吃了八大碗白飯，兩斤牛肉，三條大魚和兩隻鷄？」

長孫忘我道：「你吃得也不少呀。」

上官有我道：「我見你吃得開心，我也吃得開心起來啦。」

在內房的龍李二人聽了，都心想：原來我們的恩人有兩個，卻不知他們是什麼人？

此時只聽長孫忘我道：「我當然吃得開心，因爲我的試驗成功啦，若我沒有猜錯，那兩個娃兒在這一兩天之內必定會醒過來的。」

上官有我道：「你終於可以証明自己的醫術了，太好啦。」

長孫忘我掩不住驕傲，神氣地道：「這個當然，那神醫再不取笑我了。」

上官有我道：「那我們幾時可以起程去揚州？」

長孫忘我道：「快啦，今晚早點睡，三更就要起床去採葯了。」

上官有我嚇了一跳，大叫道：「還要採葯？採什麼葯？」

長孫忘我道：「這『忘我丸』我只製了幾十顆，他們起碼要各吃二百顆才可以清除體內的毒，不採葯怎可以？」

內房的龍李二人聽了，好生感激。

上官有我呱呱大叫道：「你這臭龜蛋瘋啦？」

長孫忘我反駁道：「笨蛋，『忘我丸』我只做了六十顆，只夠他們吃三十天，你難道不懂算數？卻說我瘋了，你才瘋呢！」

上官有我道：「你既然証明了你的醫術，現在該是把他們打回原形的時候了，難道你忘了醫他們的目的？」

長孫忘我頓時醒覺，點頭道：「對，你說得對，我幾乎忘了。」

上官有我道：「你現在才想起也不遲，我們絕對不能無故便宜他人的。」

長孫忘我忽然甚苦惱的坐在欖上，而且沉思得入了神一樣。

上官有我怔怔的望着他，也拿張欖子坐在他面前。

長孫忘我雙手托腮的在苦苦沉思。

上官有我看得眉頭緊皺，終忍不住道：「師兄，你在想什麼？」

長孫忘我好像聽不見，仍陷入沉思境界。

上官有我不敢打擾他，只入神的呆望着他。

內房的龍李二人忽覺外房寂靜起來，頓感奇怪。

上官有我死瞪着沉思中的長孫忘我。

過了一會，長孫忘我忽然霍地站直了身子，大叫道：「行不通，行不通，這樣做太荒謬啦。」

他這一聲大叫，把坐在他面前的上官有我嚇得從欖子上跌了個四脚朝天，甚至內房的龍李二人也被這突如其來的大叫嚇了一下。

上官有我笨手笨脚爬起身，再笨手笨脚拾起欖子放好，才奇而問道：「什麼行不通？什麼事如此荒謬？」

長孫忘我重新坐下，上官有我也跟着坐下，長孫忘我道：「我把他們醫好，再把他們砍傷，然後丟在草原上，現在已是十月天了，天氣這麼冷，他們受重傷必死無疑，他們死了，豈非死在我手上？他們跟我無怨無仇，我怎能殺他們？這不是行不通也太荒謬嗎？」

上官有我氣道：「你難道忘了你自己說過的話？」

「我每天都說很多話，到底我說過什麼？又忘了什麼？」

「你說你把他們砍傷，即使他們死了，只是死在武隆鎮外草原上的幾個臭王八手上，與你無關，難道你忘了？」

「我當然沒有忘記，只是我剛才想得很清楚，當時若我不救他們，他們才是死在那班臭王八手上，那才與我無關，但現在我把他們救活了，又砍傷他們，讓他們失救而死，這不是死在我手上嗎？又怎會與我無關？」

上官有我氣極，道：「這愚蠢不堪的事莫非你還要幹下去，好沒來由的便宜他人？」

長孫忘我沉吟道：「這也是，我們豈能做便宜他人之事，這樣做實在太愚蠢啦。」

上官有我道：「當然愚蠢之極，也極之愚蠢，現在最聰明的做法，就是砍傷他們，把他們丟掉才是一了百了。」

長孫忘我忽然緊張地道：「砍不得！」

上官有我又氣道：「爲什麼砍不得？」

長孫忘我忽然臉露爲難之色，一時間好像難以委決般，也不知如何回答。

上官有我更氣，道：「爲了這兩個毫無關係的人，我們受的折磨還不夠多嗎？三更半夜，天寒地凍的起床，到那些見鬼的地方去採葯，差點兒把我冷死，你每晚不眠不休的在研究療毒草葯，爲了救他們，你的屁股被火燒得皮開肉裂，爲了讓他們住得好一點，好靜心療傷，你和我身上無銀兩，被逼違背良心向無辜者出千，騙了幾百兩銀子回來，你問一問自己，若不是爲了他們，你會做這些卑鄙勾當嗎？你和我會好沒來由的受這許多苦頭嗎？」

長孫忘我聽得呆了。

內房的龍李二人句句聽得清楚，一時間感激得幾乎涕淚交流，若不是身體虛弱無力，二人早已下床走出去叩頭謝恩了。

上官有我見師兄呆呆的坐着不說話，又道：「師兄，你聽見我說話沒有？」

長孫忘我夢囈般道：「都聽見了。」

上官有我忽然毫無避忌起來，大聲叫道：「聽見了就跟我進去，一人一個。」說完拿起自己的刀，再拿起長孫忘我的刀交在他手上。

長孫忘我接了刀，鄭重的道：「眞的要這樣做？」

上官有我堅決地道：「當然，

這本來就是你的主意。」

長孫忘我忽然怒道：「好，我就成全你吧！但我下不了手，難道你下得了手？」

上官有我堅決地道：「我爲什麼下不了手？那小子和那妞兒破壞了我們師兄弟的感情，非砍不可。」

內房的龍李二人起初不明白雙怪說什麼，到後來終於明白了，聽見其中一人堅決要殺自己二人，想起他們爲了自己二人吃了許多苦頭，到底也仁至義盡，龍李二人同時想着，既然兩條命是他們檢回來的，現在還給他們也毫無吃虧，所以只待他們進入，然後引頸以待，死得也不寃了。

外房的長孫忘我頹然道：「師弟，我和他們相對了大半個月，又花了這許多心血在他們身上，對他們已生出了一份感情，我眞的下不了手，這是我一生人最失敗的一次，既然你下得了手，你就代我下手吧！」

內房的龍李二人聽了，感動得流下淚來。

上官有我毫不猶豫，說聲「好」，便提刀衝入內房。

長孫忘我見他果眞行動，微吃一驚，霍地回頭望着內房的房門，想衝進去阻止，但又忍住了，口中喃喃地道：「師弟，你動手吧，我不會怪你的，你說得對，這兩個人與我們毫無關係，爲什麼好沒來由的便宜他們？」然後神情極之緊張的望着房門，緊張得一顆心幾乎從口中跳將出來般。

他望着房門，看不見房內情形，更看不見上官有我如何下手。

上官有我進房後，應該下手了，但良久，內房卻寂然無聲，長孫忘我不禁奇怪起來，一顆心仍不停在跳。

長孫忘我雙眼睜得更大的望着房門，手心也緊張得滲出汗來了。

內房仍是寂然無聲。

再過一會，內房忽然響起「噹」的一聲，這聲音明顯是上官有我手中的單刀丟在地上造成的，長孫忘我聽了，心中不其然地劇烈地跳了一下，還霍地站起身，雙眼直瞪着房門。

再過一會，上官有我慢慢步出來，手中的刀不見了，臉上卻出現極頹喪之色，而且頭垂得低低的。

長孫忘我的心仍跳得很急。

上官有我在他面前頹然坐下。

長孫忘我也坐下，緊張地問道：「砍啦？」

上官有我點點頭，隨即又搖了搖頭。

長孫忘我見他點頭，先吃了一驚，又見他搖頭，不明所以，忙問道：「到底怎樣了？」

上官有我沒精打彩地道：「我走進去之後，舉起刀想砍他們，我那把刀舉起了很久很久，原來……原來……」

長孫忘我緊張地追問道：「原來什麼？」

上官有我道：「原來……原來我也下不了手，我根本不忍心砍他們，所以把刀也丟了，他奶奶的，我眞沒用極了。」

長孫忘我聽了，大大鬆了口氣，隨即喜道：「你也對他們產生感情啦？」

上官有我甚口硬，抬頭叫道：「混帳，我怎會對那兩個臭龜蛋產生感情了？」

長孫忘我板起臉孔，道：「臭王八，我也認啦，你還口硬什麼？」

上官有我反唇相譏，「不是就不是，叫我認什麼？現在該想辦法解決這棘手問題才是，怎地說這許多廢話？」

長孫忘我奇道：「解決什麼問題？」

上官有我道：「這兩個人與我們毫無關係，無緣無故地救了他們，大大的便宜了他們，我們愚蠢之極，現在又不能砍他們，如何處置這件事才好？」

長孫忘我恍然道：「對，一言驚醒那個什麼人，我們總不能無故便宜他們的。」

上官有我道：「所以要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出來，莫令我們白吃了這個虧。」

長孫忘我又雙手托腮的呆坐着，這表示他們在想辦法。

上官有我坐在他面前，在等他的辦法。

長孫忘我沉思得入了神。

上官有我則怔怔的呆望着他。

房中一片死寂。

過了一會，長孫忘我忘形地從欖子彈直了身，大叫道：「我想出了一個絕妙辦法出來啦。」

上官有我又被他的大叫聲嚇得從欖子上跌了個四脚朝天。

長孫忘我看着他的滑稽相，搖頭道：「我每次想出辦法來的時候都把你嚇了一跳，你明知自己膽子小，爲什麼我每次想辦法的時候不遠離我，或者作好心理準備？」

上官有我笨手笨脚爬起身，放好欖子，重新坐下，才道：「別說廢話，你到底想到了什麼臭辦法？」

長孫忘我又坐下，道：「這辦法一點也不臭，我們既然爲那兩個娃兒做了這許多蠢事，我們也叫他們爲我們做十來件蠢事，使大家扯平，豈非兩不相欠？這辦法絕不絕？妙不妙？」

（未完・四）

上文提要：君簫被七星會的人跟踪，遭到李如流挑戰，以較技爲名，在茶亭相搏，雖然戰勝李如流，却中了其妹的「花鬚透骨針」，半途昏倒，得神手華佗萬老爺子救活，在萬家養傷，此事被風雲莊總管薄士祿知道，派人來搜索，原來風雲莊莊主是七星會巨蟹宮宮主，薄士祿礙於萬老爺子的面子，只好謊說是奉少莊主之命來找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聘書起作用　銅簫受矚目

君簫依言躺下，問道：「老前輩，在下傷勢……」

「不礙事了。」神手華佗含笑道：「老弟安心養息，大概三天就可復原。」

「三天！」

君簫聽得心頭不由一急。

自己包裹還留在客店裏，昨晚這一無故失踪，留在客店裏的包裹，會不會被人動過？

當然，包裹裏除了銀兩，只有隨身衣衫，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磨刀老人的那件藍布大褂，沒有它，就是找到了磨刀老人，他也不會當面承認的。孝女庵瞎眼佛婆曾再三叮囑自己，千萬不能遺失。

神手華佗當然不知道他的心事，只當年輕人嫌三天太長了，這就莞爾一笑道：「老弟性急也沒用，中了七花娘的『花鬚透骨針』，傷毒入骨，三天能夠復原，已經最快的了，老弟還算幸運，如果過了六個時辰，再遇上老漢，縱能保住性命，這條左臂只怕也報廢了。」

君簫凜然道：「這針竟如此歹毒！」

神手華佗深深的看了君簫一眼，覺得這年輕人品貌端正，有如光風霽月，心中更覺喜歡，問道：「老弟姓君？」

君簫道：「是的，在下君簫。」

神手華佗取起君簫手腕，三個指頭搭在他腕脈上，一面問道：「君老弟令師如何稱呼？」

萬巧兒適時跨了進來，接口道：「君相公的師傅是全眞道士，姓王，道號白山。」

「王白山……」

神手華佗把三個字在心裏唸了一遍，忽然笑了！

終南碧眼眞人，號稱武林第一高手，銅簫鐵劍，九傷一死，三十年前，就名震江湖，無人能躲得過他九簫一劍。

自己果然沒有料錯，這少年人名師出高徒，他眞是王眞人的門下。

放下君簫手腕，點點頭道：「君老弟原來是王眞人門下，名師出高徒，唔，你體內眞力充沛，練的是玄門護身眞氣，可惜只有三成功力，若是練到七成以上，七花娘的『花鬚透骨針』就傷不了你了，哈哈，老漢方才還說要三天休養，但以你老弟的內功修爲，大概明天就可以復原了。」

萬巧兒喜道：「爺爺，君相公武功很高麼？」

神手華佗道：「君相公秉賦極高，練的又是玄門護身眞氣，再有三年勤修，拳掌暗器，都很難傷得了他了。」

萬巧兒睜大一雙美目，喜孜孜的望着君簫，說道：「眞的？」

君簫俊臉一紅，說道：「這是老前輩過獎！」

神手華佗看得微微一笑，捋鬚問道：「君老弟怎麼會惹上七花娘的？」

君簫道：「在下根本不認識七花娘。」

萬巧兒道：「那她怎麼會拿『花鬚透骨針』打你的？」

君簫道：「事情是這樣……」

當下就把李如流如何下書約自己的事，簡單說了一遍。

萬巧兒道：「那是李如流的妹子？」

神手華佗點點頭道：「這就是了，無怪風雲莊總管在搜索老弟了。」

說到這裏，忽然回頭道：「咦，巧兒，妳藥汁熬好了麼？」

「還沒有。」

萬巧兒臉上一紅，兩條烏黑的大辮子一甩，轉身奔了出去。

過不一回，雙手端着一個熱氣騰騰的瓦罐走入，說道：「好了，藥汁已經好了。」

神手華佗命她把瓦罐放到几上，邊伸手拉開薄被，替君簫褪下肩頭衣衫，但見他雪白的肌肉上，出現了巴掌大一片烏黑！

萬巧兒吃驚道：「爺爺，昨晚君相公肩頭，一點傷也看不出來，怎麼現在變成這大一片烏黑了？」

神手華佗微微一笑道：「七花娘的透骨毒針，中人之後，劇毒深入骨髓，外面自然看不出來，服藥之後，內毒已消，這是針孔沾到的餘毒，留在皮肉間尚未盡祛。」

說話之間，用布團蘸着滾燙的藥汁，用口吹了吹，含笑道：「老弟忍着些。」

輕輕朝他傷口敷去。

他隨蘸隨敷，滾燙藥汁，在傷口不斷按摩，君簫肩頭巴掌大一片烏黑，先前肌肉本已痲木，倒也不覺得如何，經過一陣按摩之後，烏黑漸漸褪去，就開始有熾熱之感，額上也隱隱現出汗水。

這樣約莫按摩了一頓飯的工夫，君簫肩頭烏黑傷毒已經完全消散，變成了一片紅色，整個人也汗出如瀋，衣衫盡濕。

神手華佗緩緩吁了口氣，停下手來。

萬巧兒趕緊拿着一個瓷瓶，送到爺爺面前。

神手華佗接過瓷瓶，打開瓶塞，用指甲挑些粉紅色的藥末，輕輕撒在君簫肩頭之上，含笑問道：「君老弟，你現在感覺如何？」

君簫道：「在下肩頭本來像火燙一般，老前輩撒下藥粉，已覺得一片清涼。」

神手華佗點點頭道：「你舉手試試，是否已可伸縮自如，還有沒有痛楚？」

君簫聞言，左手活動了一下，果然已可伸縮自如，痛楚已失，不覺喜道：「老前輩果然着手回春，在下已經完全好了。」

神手華佗含笑道：「這是老弟本身稟賦好，餘毒拔盡，就已恢復了手臂的功能，但至少也需休養一天，才能眞正復原，現在你可以坐起來，運功調息了。」說完，回頭朝萬巧兒道：「咱們出去，別打擾君老弟。」

轉身往室外行去。

萬巧兒含情脈脈的看了君簫一眼，才跟着爺爺身後走去，隨手替他帶上了房門。

君簫傷毒初愈，這一運功，但覺物我兩忘，渾然進入空靈境界，等到醒來之時，已是傍晚時光。

舉足跨下木床，但覺神清氣明，左臂傷痛已經完全恢復，正待開門出去。

只聽門上有人輕輕叩了兩下，接着響起萬巧兒的聲音，低聲問道：「君相公醒來了麼？」

君簫急忙前去開門，應道：「在下起來了。」

房門啓處，只見萬巧兒俏生生的站在門口，四目相投，他不覺眼睛一亮。

姑娘家敢情經過一番梳洗，烏油油的秀髮，梳得每根髮絲也很光滑，身上也換了一套窄腰身天青衣袴，看去還是八成新的。

姑娘家雖然沒有什麼打扮，但分明經過一番刻意修飾，清新得如同出水芙蓉一般，亭亭玉立，不帶絲毫人間煙火。

尤其一張宜喜宜嗔的臉上，白裏透紅，還含着淺淺的笑容，這時一雙清澈如水的眼睛，含情脈脈，望着自己。

君簫不禁看得一呆！

萬巧兒也被他看得粉臉一紅，低聲道：「君相公醒來了，你足足坐息了快一天了，連中午飯都沒吃，爺爺要我來看了幾次，你都沒醒，爺爺說，不可叫醒你，現在快吃晚飯了，爺爺要我再來看看，你醒了，就把飯菜端進來！」

君簫道：「不用痲煩姑娘，在下經過一陣坐息，已經完全好了。」

萬巧兒偷偷的瞟了他一眼，說道：「那我就把飯菜端出來，大家一起吃了。」

一轉身朝屋後奔去。

不多一會，祖孫端着飯菜出來，在中間客堂上，擺好碗箸。

神手華佗含笑道：「君老弟，這菜都是巧兒做的，山居簡陋，你也不用客氣，快請坐吧。」

萬巧兒紅着臉道：「爺爺，你快別說啦，孫兒又不會做什麼好

菜，別教君相公笑話。」

神手華佗呵呵笑道：「好，好，爺爺不說。」

三人一起圍着桌子坐下。

萬巧兒替大家裝好了飯。

神手華佗舉筷道：「來，來，君老弟請用飯吧！」

桌上放着四菜一湯，雖然只是些山筍、青菜、醃肉之類，却做得色香味俱佳。

君簫吃得津津有味，一連吃了三碗飯，一直讚不絕口。

萬巧兒臉上一直紅馥馥的，掛着甜甜的笑容。

神手華佗道：「君老弟經過一天坐息，體力已恢復了十之八九，但七花娘透骨針，傷毒入骨，十分厲害，必須把傷勢完全養好，否則日後每逢天氣變化，傷處可能會有痠疼，千萬不可大意，老弟還是早些休息，再有一晚養息，才能眞正復原，老弟不用客氣，早些去睡吧！」

君簫飯後，本待向神手華佗祖孫告辭，返回客店中去，此時聽神手華佗這麼一說，到口的話只得嚥了下去，拱手道：「老前輩如此關愛，在下今晚只好再打擾一晚了。」

* * *

第二天一早，天色剛剛黎明，君簫被窗前一陣鳥雀啼聲吵醒過來，起身下床，開出房門，發覺屋中一片靜寂，不聞人聲。

看情形，敢情神手華佗祖孫尚未醒來，但繼而一想，覺得有些不對，山居之人，習慣早起，這時候也應該起來了。

心念轉動，不覺跨出客堂，目光一動，就發現木桌上用一個小瓷瓶壓着一張白紙，上面似有字迹。

這就走近桌邊，隨手取起白紙，只見上面第一行寫着：「書奉君老弟惠鑒」字樣，君簫心中不禁大奇，暗道：「這是萬老前輩留給我的信！」

急忙往下看去：老朽祖孫，隱迹南屏，昨日七星會人追踪老弟而來，發現老朽行踪，此地已無法再留，差幸老弟傷勢已告康復，老朽不得不先行一步，他日有緣，當卜再晤，留贈百草丹一瓶，專解諸毒，老弟行走江湖，有備無患，七星會勢力遍佈於大江南北，其中不乏高手，如非萬不得已，不宜結怨太深，臨別依依，諸希珍攝，閱後付丙。萬遇春留上。」

萬老前輩祖孫走了！

他雖然不知昨日七星會追踪自己之事，但從這字條上看，萬老前輩是因庇護自己，才被對方認出他祖孫的來歷！

換句話說，此事完全因自己而起。

萬老前輩祖孫好好息隱於此，如果不是爲了自己，祖孫二人也不用離此而去了！

七星會，又是七星會！

這些黑道匪徒，看來在江湖上當眞猖獗得很！

他手中拿着字條，眼前不禁浮現出萬巧兒脈脈含情的倩影！她那種清新如蓮，嬌稚害羞的模樣，雖然只有短短一日相聚，但使人畢生難忘。

相見時難別亦難，他心頭感到若有所失，取起青瓷小瓶揣入懷中，雙手一搓，一張字條登時散成碎末，洒落一地，正待回房去取簫劍。

但聽蓬然一聲，木門給人撞了開來！

君簫不覺一怔，擧目看去，但見跌跌撞撞奔進一個身穿土布衣衫的莊稼漢子，看到君簫，也不覺怔了一怔，站停身子，打量着問道：「相公是誰？」

君簫看他像個莊稼漢子，只當是附近居民，緩緩問道：「你找那一位？」

那莊稼漢子道：「我找方老爹，家裏有人得了急病，求醫來的。」

君簫暗哦一聲，忖道：「敢情他所說的方老爹，是萬老前輩的化名了！」一面說道：「你來得不巧，方老爹祖孫一早出門去了。」

那莊稼漢子急得眼珠亂轉，問道：「這位相公，你貴姓，怎麼在下沒見過你？」

君簫道：「在下姓君，是方老爹的朋友。」

「哦，哦！」

莊稼漢道：「君相公，你知道方老爹什麼時候回來？」

君簫道：「不知道，只怕……」

他不善說謊，但又不能說萬老前輩離此而去，不會再回來，沉吟了下，才道：「只怕他要很晚才回來，你家中有人得了急病，還是及早去請別的大夫診治的好。」

「是，是。」

莊稼漢連連點頭道：「在下那就告辭了。」

話聲未落，急匆匆回身往外就走。

君簫看着他走後，心中不覺暗暗感到有些內疚，要不是爲了自己，萬老前輩住在這裏，這一帶的居民，遇有急病，就不用急成這個模樣了。

心念轉動之際，但見那莊稼人奔出茅舍，突然身形加快，奔行如飛而去。

君簫看得不由心中一動，這莊稼人居然是會家子，他施展的竟是「陸地飛騰」輕身功夫，而且一身輕功相當高明！

這一下，他明白了，此人敢情是七星會派來踩盤子的，無怪他一再詢問自己姓什麼。

自己和七星會並無深仇大怨，他們倒像是盯上自己，不肯放鬆。

神手華佗雖在字條上說過：七星會勢力遍佈大江南北，勸他不宜結怨太深，但君簫少年氣盛，也未必把他們放在心上。

回入房中，把劍囊背在肩上，佩好銅簫，緩步跨出茅屋。他急於趕回客店，去取包裹，一路放腿急行，不消頓飯工夫，趕到招商客店。

剛進門，那店伙看到君簫，不禁一怔，趕忙陪笑道：「君公子回來了？」

君簫點頭道：「我是來結算店賬的，今天就要上路了。」

店伙聽得傻了眼，結結巴巴的道：「公子你……你店賬不用會了……」

坐在櫃上的賬房先生慌忙離座而起，接口笑道：「公子住到小店裏來，是瞧得起小店，小店能要公子的房錢麼？」

君簫道：「掌櫃不用客氣，在下住店，那有不付房錢之理，再說在下還有一個包裹，留在房裏……」

那賬房陪笑道：「公子的包裹，已經有人取走了。」

君簫聽得一急，問道：「是誰取走的？」

賬房依然陪着笑道：「是李大小姐，她前天半夜裏就趕來找你公子，公子不在，她就代公子把包裹帶走了。」

君簫知道了，他口中的「李大小姐」，準是李如流的妹子，那出手毒辣的銀紅衣衫姑娘無疑，心念一動，不覺哼道：「是她！」

賬房躬着腰，笑道：「公子爺和李大小姐是熟人，一說就知道了。」

君簫問道：「在下的馬匹呢？」

那店伙站在一旁，接口道：「是堂上派人來牽去的，他們說公子有事走了，不會回來，那知公子又趕回來了。」

「堂上」，那是七星會的人把馬匹牽走。

原來這客店中人把自己當作七星會的人，無怪自己前天投店，就受到他們殷勤的招待，連房錢都不肯收了。

這一來，豈不糟糕？

包裹裏不但有磨刀老人的一件藍布大褂，而且自己的盤川，又放在裏面，身上只不過留着幾兩碎銀子。

包裹給李如流妹子取走，自己如何去找磨刀老人？

如何走得到四川去？

他本待付清房錢，但如今只得算了，這就點點頭道：「既然如此，在下走了。」

賬房連連應是，恭敬的把他送出大門。

* * *

神手華佗勸君簫不可招惹七星會，但他現在巴不得七星會的人來找他。

只有遇上七星會的人，才能找到銀紅衣衫姑娘——李大小姐，才能向她索取包裹。

七星會勢力雖遍佈大江南北，但他們總究是江湖上的秘密組織，他要找你，隨時都碰得上，你要找他們，那可比登天還難！

君簫還以爲他們一定會像前天晚上一樣，有人會在暗中跟着他，那知在大街上走了一圈，根本連半個影子也找不到，暗暗留神，也不見有人跟踪。

現在，他只好上路了！

從杭州一路往西，經臨安、於潛、昌化而入皖省，這一路上，都是官道大路。

既是大路，君簫徒步而行，他前後免不了有馬匹馳過，也免不了有行商旅客，在打尖時碰上。

也許有七星會人跟踪吧，但七星會的人臉上沒有寫字，你能認得出來？

身上只有幾兩碎銀子，省吃儉用，幾天工夫下來，也快差不多了！

這天傍晚，他趕到建德，只是穿城而過，沒有住店，在路旁買了個饅頭，和一包滷菜，出西門，走了七八里路，才見一處小山脚下，有一座破廟，這就不加思索，走了進去。

這是山神廟，只有一間殿宇，地方不大，也沒有廟祝，因它瞵近大路，（這裏已是黃山山脈，不是官道）經常有人在這裏歇脚，因此雖然沒有廟祝，大殿上却也沒有積塵。

君簫看看天色還未全黑，就在石階上坐下，吃着滷味、饅頭，心頭更是暗暗發愁，自己身上，剩下的已經不到一兩銀子，最多只能維持個三五天。

但計算路程，再有三五天，也只不過走了一小半路，離四川還是很遙遠，往後日子該如何過去呢？

他越想越覺得傷腦筋，連饅頭也吃不下了，這就仍然用紙包好，放在身邊石階上，仰首望着一圈淡淡的月痕，怔怔出神。

天色漸漸黑了，疏朗朗的星辰，漸漸有光！

忽然只聽廟外響起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說道：「他是向廟這裏來的麼？」

接着另一個聲音較尖的道：「

沒錯，飛鷹老曹一直從西門跟他來的，那還有錯？」

聲音漸漸近了，先前嬌美的聲音道：「就是這座山神廟？」

聲音較尖的道：「不會錯，就是這裏了。」

嬌美聲音道：「咱們進去。」

接着但見廟口出現了兩條苗條纖影，俏生生走了進來！

今晚月色有些暗淡，不走到近前，很難看清人面。

嬌美聲音跨進廟門，就嬌滴滴的道：「君相公！」

君簫一怔，荒山破廟，居然會有女子來找自己，立即站起身，問道：「姑娘是誰？」

嬌美聲音喜道：「果然是君相公，小娟，這裏太暗了，妳快點起燈來。」

從她聲音中，就可聽出她內心的喜悅。

隨後一人應了一聲「是」，果然亮起火摺子，點燃起一盞手提的紗燈。

敢情她們方才急於趕路，手裏提着燈，並未點燃，也許走得太快，被風吹熄了。現在燈光乍亮，君簫自然看清楚了。

前面一個身穿梅紅衫子，月白長裙的女郎，正是李如流的妹子，這時她那雙明亮的眼睛，閃着喜悅的光芒，迎着自己走來。

她身後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青衣使女，眉目娟秀，一手提着紗燈，但腰間却插着兩柄短劍。

只要看她們主僕步法輕盈，大概這使女的身手，也不會太弱。

君簫冷哼一聲道：「妳找我有什麼事？」

梅紅衫子姑娘雙目流露出一片關注之情，柔聲道：「你沒事了吧？」

「沒事。」

當然是指中了她一支「花鬢透骨針」。

一個霸道兇狠的姑娘，這句話，竟然說得柔順如水！

君簫道：「在下總算命長，沒有送命。」

梅紅衫子姑娘目含幽怨，幽幽說道：「我知道你一定很恨我，那天，我是無意的，我想送你解藥，你走得那麼快……」

打出這麼歹毒的毒針，取的是自己咽喉要害，還說是無意的，君簫聽得更是冒火，冷聲道：「姑娘不用說了。」

梅紅衫子姑娘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道：「你還在生我的氣？」

君簫道：「在下並沒生姑娘的氣。」

梅紅衫子姑娘粉靨上飛過一絲喜色，說道：「眞的？」她忽然輕輕「咦」了一聲，柔聲問道：「你是到那裏去？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君簫盛氣的道：「這裏我不能來？」

梅紅衫子姑娘道：「誰說你不能來？只是……只是……唉，你這叫我怎麼說呢？」

君簫「哦」了聲，目光直注梅紅衫子姑娘，說道：「是了，在下正要找妳！」

梅紅衫子姑娘被他明亮的眼睛直視得臉上微現羞澀，但也有了笑意，口中輕「嗯」了一聲，偏頭問道：「你找我有事？」

君簫直到此刻才發現她很美，清瑩的臉上，眼睛大而圓，挺直的鼻子，小巧的嘴唇，臉上還帶着稚氣，應該是個胸無城府的少女，並沒有前晚那樣兇霸霸的嬌橫之氣，也不似自己想像的那麼狠毒，心中不禁暗暗忖道：「看來前晚她眞是無意的了！」

梅紅衫子姑娘看他望着自己，半晌沒有說話，臉上更紅，手指繞着羅帕，身形微側，嬌聲道：「你怎麼不說話呢？」

君簫哦道：「在下有個包裹，是妳拿去了？」

梅紅衫子姑娘道：「是啊，前天晚上我追不上你，還以爲你回客店去了，我只好把解藥送到客店裏去，那知你一直沒有回去，我想我一定會找到你的，所以……所以把你包裹帶了出去。」

君簫問道：「在下包裹呢？」

梅紅衫子姑娘笑道：「我找不到你，就隨手丟了。」

君簫急道：「妳丟在那裏？」

梅紅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道：「你包裹裏又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瞧你急成這個樣子！」

君簫怒聲道：「在下的東西，妳怎麼可以隨便亂丟？」

梅紅衫子姑娘抿抿嘴，笑道：「我是給你開玩笑的，你的東西，我怎麼會隨便丟棄呢？」

她笑的時候很甜，也很美，就像燦爛的朝霞，使人目爲之眩！

尤其她這句你的東西，我怎麼隨便丟棄呢，更是情意綿綿，表露無遺。一個女孩子家，說出這樣的話來，豈非對這個男人芳心默許，情有獨鍾？

君簫要是連這點口氣都聽不出來，豈非變成大笨牛？他心頭暗暗一震，問道：「姑娘把在下包裹放在那裏？」

梅紅衫子姑娘雙眸含情凝注，說道：「我馬上會叫人送來的，只是你最好不要從這條路下去。」

君簫發現她看自己的目光，竟然和萬巧兒看自己的目光有很多相似之處！

好像每一個女孩子的目光，都是這樣充滿着柔情，使人看了會意亂情迷。他只聽到梅紅衫子姑娘說會叫人馬上把包裹送來，底下的話，他根本就沒有聽清楚，就接口道：「如此多謝姑娘。」

梅紅衫子姑娘笑盈盈的道：「不要叫我姑娘姑娘的，聽起來多彆扭？叫我李如雲……」她不待君簫再說，眼珠轉動，口中輕嗯一聲，問道：「說眞的，你究竟要到那裏去？」

君簫道：「四川。」

李如雲驚異的道：「要到這麼遠的地方去？」

君簫隨口道：「在下辦一件事去的。」

李如雲目光朝四面一溜，點點頭道：「那我就不打擾你啦！」說完，轉身往外行去。

君簫道：「姑娘好走，在下不送。」

李如雲甜甜一笑，走得好輕俏，快到門口，忽然回過頭來，說道：「天亮前，我會差人把你包裹送來的。」

青衣使女跟在她身後，走出廟門，燈光忽然熄去。

君簫依然回身坐下，但他兩道目光却一直投向遠處，送着兩個起落如飛的纖小人影，漸漸遠去。

＊　＊　＊

黎明緊隨着黑夜而來。

本來昨天和今天並沒有很明顯界限，但因你已經睡過一晚，等到醒來，這就是另一天的開始。

誰都不喜歡黑暗，喜歡面向光明，黎明的朝霞，燦爛如錦，這正是象徵着光明的人生，因此有一日之計在於晨之說。

君簫醒來得很早，他昨晚坐在大殿角落上，並沒有睡着，腦子裏一直浮現起萬巧兒和李如雲的纖影。

這兩個不同性格的少女，却有着同樣含情凝注的目光，同樣使人陶醉的笑靨，在他閉上眼睛之後，依然縈繞不去。

他迷迷糊糊的睡去，應該很晚，本來不會這麼早就醒，他是在熟睡之中，被一陣馬嘶聲吵醒過來的。

醒了，當然不會再睡，這就取出乾糧，胡亂吃了，背起劍囊，走下石階，跨出山神廟，就看到廟門前拴着一匹極爲神駿的青鬃馬，馬鞍上掛着一個青布包裹。君簫就認出這個青布包裹正是自己之物，那準是李如雲派人送來的了，心頭一喜，急忙走了過去。

包裹上，還有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君去四川，路程遙遠，贈君馬匹，聊以代步」。

下面並無具名，但一筆字迹，相當娟秀，一看就知出於少女之手，不用說，這是李如雲寫的。

君簫心中極爲感動，但他不願領她這份情，取下包裹，把那張小紙條也收入懷裏，就大步朝黃泥路上行去。

黃昏時分，趕到三口(地方)，君簫因一連幾天都沒有好好食宿，如今太平縣城已經在望，正待趕入城去，好好休息一晚再走。

瞥見前面不遠，一棵大樹下轉出兩個青衣漢子，迎面走來，這兩人步履輕快，一望就知是練武之人，却並未携帶兵刃。

這條路並非官道大道，行人不多，君簫看他們迎面走來，自然也早已注意。

那兩人走到君簫面前，還有五六步距離，便已停下步來，由左首漢子抱拳一禮，問道：「來的可是君公子麼？」

君簫脚下一停，說道：「不錯，在下正是君某，二位有何見教？」

左首漢子含笑道：「果然是君公子，咱們大莊主聽說君公子路經敝地，亟欲一晤，特命在下二人在此候駕，奉邀君公子前往敝莊一叙。」

君簫心知他們極可能又是七星會的人，不然怎會知道自己姓名？

但看他們說得極爲婉轉，而且詞色也相當恭敬，這就故作不知，愕然抱拳道：「貴莊大莊主是誰，在下和他素不相識。」

右首漢子道：「君公子到了敝莊，自然就知道了。」

君簫攢攢眉道：「在下身有要事，不克耽擱，而且又和貴莊大莊主素昧平生，怎好打擾？就煩二位覆上貴上，在下他日有暇，當專程趨訪。」

左首漢子道：「在下二人奉命在此候駕，君公子如果不肯賞臉，在下二人如何向敝上交代？」

君簫冷笑道：「在下不賞臉呢？」

左首漢子爲難的道：「這個……這個……」

右首漢子道：「咱們大莊主派在下二人前來奉邀，君公子自然非去不可了。」

君簫道：「爲什麼？」

左首漢子急忙搶着陪笑道：「敝上對君公子心儀已久，才命在下二人前來迎迓，君公子如果堅持不肯賞光，豈不有悖人情？」

君簫道：「好，在下就是要去，心裏也總該先有個底子，這樣，我問你們幾個問題，必須據實回答，在下方可考慮是否該去？」

左首漢子道：「君公子問的話，若是在下二人可以回答的，自然據實奉告。」

「好！」君簫道：「貴莊在什麼地方？」

左首漢子答道：「黃山。」

君簫又問道：「貴莊主姓甚名誰？」

左首漢子道：「這個……大莊主沒有交代，在下也不便奉告了。」

君簫目光一注問道：「你們是七星會的人？」

兩個青衣漢子一時竟然答不上話來。

就在此時，但見小徑上轉出一個青衫漢子手搖摺扇，老遠就打拱作揖的道：「君公子大駕遠來，薄某迓來遲！」

兩個漢子看到青衫人趕來，不禁臉有喜色，恭敬的往後退下兩步。

君簫望了來人一眼，冷冷問道：「閣下何人？」

青衫人連連拱手，含笑道：「兄弟薄士祿，忝爲風雲莊總管，謹代表敝莊大莊主，奉迓君公子而來。」

君簫拱拱手道：「原來是薄總管，在下和貴上素昧平生，竟蒙如此抬擧，眞敎閣下受寵若驚。」

薄士祿陪着笑道：「敝上奉邀，出於一片至誠，還望君公子幸勿見疑。」回頭朝兩個青衣漢子低喝道：「你們還不給君公子帶路？」

兩名青衣漢子應了聲「是」，擧步向前行去。

薄士祿抬着手道：「君公子請。」

君簫畢竟初出江湖，遇上了白鼻狠薄士祿這樣一個老江湖，竟然礙於面子，跟着薄士祿走去。

路上，君簫問道：「薄總管，貴上究竟是何人，在下應邀而去，竟連主人是誰都不知道，豈非笑話？」

薄士祿道：「敝莊大莊主姓李，名從善。」

君簫冷笑道：「果然是七星會的人。」

薄士祿笑道：「君公子這就誤會了。」

君簫道：「在下如何誤會？」

薄士祿道：「敝莊大莊主應聘擔任七星會宮主，但風雲山莊，並非七星會的下屬。」

君簫道：「那麼貴上邀在下去風雲山莊，又有何事？」

薄士祿陰笑道：「這個君公子見到敝上，自會知道，兄弟就不清楚了。」

君簫和薄士祿邊說邊走，這樣奔行了七八里。抬頭望去，但見一座插天高峯，突出雲表，甚是巍峨雄奇。

前面兩人忽然捨了大路，朝右首一條道上行走。這條岔路，雖是黃泥道路，却鋪得極爲平整，兩邊都是高大松樹，嘯聲如濤，繞着山脚而行。

君簫忍不住問道：「還沒到麼？」

薄士祿道：「敝莊在雲門峯下，離此已經不遠了。」

這樣又行了四五里左右，已經到了那座插天高峯之下，但見一片莊院，雄踞山麓間，左右山林映帶，看去很有氣勢。

前面兩個青衣漢子已經奔入莊院通報去了。

薄士祿陪着君簫走近莊院門樓。門樓前，站着幾個青衣勁裝漢子，看到薄士祿，一齊躬身行禮。

君簫看他們神情極爲悠閒，不像有什麼森嚴戒備，擧目看去，門樓上用水磨磚砌成一方橫額，上書「雲門山莊」四個大字，並不是「風雲山莊」，心中暗暗覺得奇怪，薄總管明明說的是「風雲山莊」！

原來李從善交遊廣闊，成名數十年，江湖上人因爲他世居黃山，送了他一個外號叫做「黃山遊龍」。

李從善的兄弟李從義，却很少在江湖走動，大家又送他一個外號，叫做「黃山臥虎」。

後來時間長了，大家乾脆把「黃山」兩字去掉，就叫他們遊龍、臥虎。

雲從龍，風從虎，就把雲門山莊叫成了風雲山莊，如今大家只知道風雲山莊，你如果說黃山雲門山莊，反而沒有人知道了。

閒言表過，却說君簫走近門樓，薄士祿連連抬手說「請」，君簫既然來了，也不客氣，擧步走入。

薄士祿領着他穿行二門，直入大廳，才拱拱手道：「君公子請坐，兄弟這就進去稟報。」

君簫道：「薄總管請便。」

薄士祿匆匆告退。

過不一會，只聽屏後步履聲，走出兩個老者。

前面一個紅臉黑髯老者，年約五十六七，濃眉鷂目，神情冷肅，看去極爲威嚴。

稍後一個身材削瘦頎長，貌相清癯，留着一把疏朗朗的長鬚，頗使人有飄逸之感！

這兩人，不用說自然就是風雲山莊的主人，遊龍李從善，臥虎李從義了。

兩人身後，緊隨着總管薄士祿，這時急步趨前而出，一臉諂笑，指着君簫，朝紅臉老者躬躬身道：「這位就是君公子。」一面又朝君簫說道：「這是敝莊大莊主、二莊主。」

遊龍李從善臉含笑容，打量着君簫，拱拱手道：「老夫李從善，這是二弟從義，君公子惠然光臨，老夫兄弟有失遠迎。」

他說話之時，目光只是注視着君簫佩在腰間的銅簫。

君簫心中暗道：「這李從善看去人還正派，怎會加入七星會這類黑道組織的？」一面趕忙還禮道：「大莊主、二莊主是江湖前輩，名重武林，在下蒙貴莊寵召，正好瞻仰二位前輩的風範。」

「哈哈！」

李從善聲若洪鐘，大笑道：「君公子客氣了，來，來，請坐。」

賓主相繼落坐，總管薄士祿不待吩咐，悄悄退了出去。

家人及時送上三盞香茗。

李從善抬手道：「君公子請用茶。」

用茶，是賓主打開話頭的開始。

君簫抬頭望望二人，正待開口！

臥虎李從義已經搶先說道：「老朽聽說舍姪如流，在杭州府邀約君公子比劍，多蒙君公子簫下留情，不料被舍姪銀針所傷，君公子幸而無恙，老朽兄弟至感不安，還望君公子不介意才好。」

君簫欠身道：「前輩好說，也許那是誤會，事情已經過去，何用再提？」

李從善含笑拈鬚道：「如此就好。」接着問道：「君公子少年英彥，武功出衆，不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君簫不知對方邀約自己前來，目的何在？只是欠欠身道：「前輩過獎，家師南山全眞，從未涉足江湖，更不願人知，在下恕難奉告。」

李從善輕哼一聲。

李從義道：「家兄只是隨便問問，君公子令師，既然不願人知，老朽兄弟自然不好勉强。」

君簫道：「大莊主見召，不知有何見教？」

李從善一手摸着垂胸黑髯，點頭道：「老夫確實有件事，想請教君公子。」

君簫道：「請教不敢，前輩有什麼事，但請明示。」

李從善目光一抬，徐徐說道：「君公子可是從曹娥江來？」

君簫心知他已聽手下說過，自己也無須隱瞞，這就點點頭道：「不錯，在下確是從曹娥江來的。」

李從善見他答得爽快，含笑問道：「君公子可認識曹娥孝女庵的瞎眼佛婆？」

君簫心中想道：「原來他派人把我請來，是想問我瞎眼佛婆之事。」

當下重重咳了一聲道：「在下不認識她。」

李從善哈哈一笑道：「君公子這是由衷之言麼？」

君簫正容道：「在下只是路過曹娥，並不認識孝女庵的瞎眼佛婆，事實如此，何用瞞騙前輩？」

李從善道：「這樣說，你眞的不知道瞎眼佛婆的來歷？」

君簫道：「在下不知道。」

李從善問道：「君公子只是路過曹娥？不知從那裏來？往何處去？」

君簫心頭已是大感不快，忽然道：「前輩這是盤問在下了？」

李從義接口道：「君公子幸勿誤會，家兄只是爲了查一件事，如今所有線索，已只有君公子一人可問了。」

君簫道：「在下從南山來，到四川去。」

他說過師父是南山全眞道士。

李從善問道：「何處南山？」

天下叫南山的山很多，他自然要問清楚。

君簫道：「天台。」

李從善道：「去四川何事？」

君簫道：「在下奉家師之命，前去四川，恕在下無可奉告。」

李從義道：「看來君公子確是途經曹娥，並不知道了。」

李從善微微一笑道：「君公子既然只是途經曹娥，怎會知道袁坤山查兄等人已死之事？」

李從義看了君簫一眼，說道：「家兄就是爲了調查袁坤山，和查天祿等人的下落，君公子如果知道，就請提供資料，此事對君公子應該並無爲難之處？」

君簫深悔當日攔住兩個七星會的人，說出查天祿等人已死之事，但話既已說出口，看來只好據實說了。心念一動，這就說道：「這是在下目擊之事，但內情如何，在下就不知道了。」

李從善目光一注，問道：「你如何目擊？」

君簫道：「當日在下路過曹娥，在一家酒館打尖，遇上三個青衣漢子，正在酒館之中打聽孝女庵瞎眼佛婆，而且查問得極爲詳細，引起在下注意，當時還以爲那三個人不是善類，因此在晚餐之後，就暗中趕去孝女庵……」

李從善道：「那是袁坤山他們了。」

君簫續道：「在下趕去之時，那三個青衣漢子已經和一個黑衣老者在庵前不遠處動上了手……」

「黑衣老者？」

李從善道：「那是什麼人？」

君簫道：「當時在下躲在林中，距離較遠，沒有看清楚那老者臉貌。」

接着就把當時情形，大略說了一遍。只是未提鐵傘天王的名字，也沒提到瞎眼佛婆。

（未完・四）

上文提要：繼王大康後，接到令牌「赴會」的是麥小明，他應邀前往，到了東海院，他只是坐了一會兒，對許小且的挑逗無動於衷，出了門後，被江南四怪攔截，麥小明毫不理會，於是與四怪大打出手，此時霍元伽出現，他下令麥小明要立刻回東海院，麥小明不聽，而鍾一豪與余亦樂因不放心麥小明，亦來到了東海院前……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 龍 生・文／可 飛・圖

妙絕天香



得助解危機　無端被誣陷

情勢變化到如此結局，連霍元伽、嶺南二奇、鍾一豪、余亦樂也都楞在當地，所不同的，是鍾一豪和余亦樂驚中帶喜。

原來麥小明所以能轉敗爲勝，破了張敬安的雙環，是得力於緇衣老尼所贈的「妙妙劍訣」上的招術。

他這幾天經常關起房門一個人在苦練「妙妙劍訣」上的劍招，方才情急間無意中施展出來，竟能發揮出如此强大的威力，只是他自己到現在仍不自知而已。

此刻的霍元伽，再沉著也有些沉不住氣，他實在思解不透，張敬安上次明明曾擊敗過麥小明，事隔不足兩月，爲什麼竟有這種結局，莫非張敬安的武功，因服過「向心露」疏於習練，已在日漸退步……

鍾一豪和余亦樂連忙來到麥小明眼前。

鍾一豪道：「麥老弟，千萬別再鬧事，現在該回去了。」

麥小明哼了聲道：「回到哪裏去？」

鍾一豪望了霍元伽一眼，道：「隨你的便，我想你即使不回東海院，盟主也不會見你的怪。」

麥小明搖了搖頭道：「在迷踪谷，已經沒有我麥小明立足之地了。你不妨問問他，還想怎樣處置我？」

鍾一豪只得回過頭來道：「盟主，你一向寬宏大量，麥小明方才雖然對你有所瀆犯，念在他昔日在迷踪谷不無微勞，將功折罪，總不失是盟主的待人御下之道。」

霍元伽手拂長髯，冷冷一笑道：「那就讓他暫時回去，明日老夫再作處置！」

鍾一豪再望向麥小明道：「既然如此，麥老弟就請回柏齡院吧！」

麥小明依然站在原地未動，道：「他要處置，就請現在處置，我麥小明還不想吃他的暗虧！」

霍元伽此時已氣得連髮梢都幾乎根根直豎，他身爲綠林盟主，竟被一個毛頭孩子如此無禮瀆犯，如何能容忍得下？

忽聽拘魄索宋天鐸吼道：「盟主，這小子未免太無法無天了，就由屬下兩人把他拿下！」

霍元伽道：「好，馬上動手！」

宋天鐸和巴天義在霍元伽的一聲令下，立即揮動兵刃向麥小明攻去。

宋天鐸用的是一條取名拘魄索的怪兵刃，索長一丈二尺，對敵時長短可隨意變化。

巴天義用的是一條九節五稜搜魂鞭，也長有丈餘，舞動起來，發出「吱吱唧唧」之聲，有如鬼哭狼嚎，懾人心魄。

這兩人號稱嶺南二奇，是霍元

伽最爲倚重的左右二將，在綠林中，早已是成名的絕頂高手，絕非江南四怪所可比擬。

如今聯起手來，威力之猛，可想而知，很快便把麥小明圍在丈餘方圓的索光鞭影之中。

麥小明體力本來已經消耗甚多，此刻在嶺南二奇的聯手一輪猛攻之下，只支撐了三、五招，便被迫節節向後敗退。

只因巴、宋二人用的都是既長又韌的軟兵器，使得麥小明的劍招頗難發揮，即使使出「妙妙劍訣」上的招術，短時內也難發揮功效。

鍾一豪和余亦樂見此情形，好幾次想出手相助，但又擔心因而把事情鬧得更糟，好在麥小明雖敗，但仍可自保，否則他們寧可不計後果，也要保全麥小明。

就在嶺南二奇招招進逼，麥小明步步後退險象環生之際，驟見遠處發出一聲冷叱，接着一條人影斜刺裏一閃而至，揮動手中長劍，加入了戰圈。

在這刹那，鍾一豪、余亦樂和霍元伽都弄不清來人是幫誰的，直到看清麥小明已穩住脚，嶺南二奇攻勢減緩，才知道來人是爲麥小明助陣。

這人身材不高，體形瘦小，但手中的一柄劍，却變化多端，詭奇莫測，很快便把嶺南二奇逼得步步後退。

霍元伽立即出聲大喝道：「住手！」

來人並不戀戰，聞聲之後，迅速地又攻出三招，然後向後躍開丈餘。

嶺南二奇也隨即向後躍開。

到這時衆人才看清來人身穿一襲藍色長衫，只因黑紗蒙臉，無法看清他的面貌。

霍元伽乾咳了一聲道：「尊駕是何方高人，可是與老夫過不去？」

藍衫蒙臉人仍然仗劍在手，冷冷一笑道：「在下與你們雙方都素不相識，只是看不慣這種合擊羣毆的打法！」

霍元伽不覺心頭一凜，暗道：「迷踪谷戒備嚴密，到處都是關卡，此人既非迷踪谷人，究竟是怎麼混進來的？」

心念及此，又輕咳了一聲道：「尊駕是如何進入迷踪谷的？」

藍衫蒙臉人道：「迷踪谷縱然是龍潭虎穴，也阻擋不了在下的去路。」

「尊駕擅闖迷踪谷，究竟心存何意？」

「難道在下就不可以進來觀光一番？」

「歡迎，如果尊駕能加入老夫這綠林總寨，老夫歡迎至極。」

「在下早就有意加入迷踪谷的綠林總寨，不過必須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換一位新的綠林盟主。只要你肯下台，在下就一定留在迷踪谷。」

霍元伽頓時怒火大熾，喝道：「豈有此理！老夫這綠林盟主來之不易，而且深受迷踪谷擁戴，尊駕肯不肯加入只是小事一件，怎可出此狂言！」

藍衫蒙面人笑道：「霍盟主，你錯了！」

「老夫錯在哪裏？」

「你的話說錯了，你說你深受迷踪谷擁戴，是否也包括這位小兄弟在內？」

霍元伽道：「他是叛逆，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藍衫蒙面人道：「照你所說，這樣的叛逆，迷踪谷只怕不在少數。你若有自知之明，用不着在下相勸，就該自動讓位才是明智之舉。」

霍元伽不動聲色道：「尊駕希望老夫這盟主之位讓給哪個？」

藍衫蒙面人略一停頓道：「不妨虛位以待，不久之後，必有德可服人，威能服衆之人前來就任綠林盟主。」

霍元伽心中砰然一動道：「尊駕說的這人是誰？」

藍衫蒙面人道：「天機不可洩露，請恕在下不便言明。」

霍元伽沉思一刻道：「尊駕今晚是否還要留在迷踪谷？」

「霍盟主問這個做什麼？」

「如果尊駕今晚要留在迷踪谷，遠來是客，老夫這就命人準備住宿之處，明日再設筵款待。」

「霍盟主的一番盛意，在下心領了。在下決定現在就走，不過在臨走之前，想奉告霍盟主幾句話，不知你是否聽得進去？」

「尊駕有話請講！」

「霍盟主準備把這位小兄弟怎樣處分？」

「這是老夫自己的事，老夫自當秉公處理。」

藍衫蒙面人語氣忽轉鄭重道：「霍盟主應當比在下更明白，這位小兄弟的身手，在貴谷來說，只怕很少人能和他相比。霍盟主若能善加相待，對你將來的一番綠林事業，必有極大幫助，還望霍盟主三思才好！」

霍元伽道：「可是他瀆犯老夫，目無法紀，難道老夫就這樣算了？」

藍衫蒙面人道：「你身爲天下綠林盟主，總該有些度量，有容乃大，否則凡事斤斤計較，睚眥必報，何以服衆？」

霍元伽不動聲色道：「莫非尊

駕要插手管這檔子閒事？」

藍衫蒙面人道：「在下本來就已經插手這件事了，何況這事在迷踪谷來說是件大事，絕不是閒事。」

「你是要老夫不再計較今晚的事？」

「不錯！在下完全是爲了霍盟主的綠林江山着想，乃是一番好意。聽也在你，不聽也在你。如果這位小兄弟遭到不測……」

「尊駕便怎麼樣？」

「在下自知憑一人之力，不能把你這位綠林盟主怎麼樣，但在下還認識幾位朋友，在下就約同他們一起到貴谷，到那時再讓你見識見識！」

霍元伽還沒來得及再開口，藍衫蒙面人已騰身一躍，連掠幾掠，身形利時消逝得無影無踪。

鍾一豪隨即抱了抱拳道：「麥老弟的事，究竟作何打算，還望盟主現在就說明白！」

霍元伽哼了聲道：「鍾副盟主爲什麼要這樣緊追不捨的逼問老夫？」

鍾一豪正色道：「屬下身爲副盟主，理應參與谷內大事，即便屬下不主動提出，盟主也該和屬下商議！」

霍元伽並不答話，轉身望了嶺南二奇以及張敬安一眼道：「咱們走！」

* * *

現場只剩下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三人。

東海院門口的許小旦已回房去了，江南四怪也早已狼狽而去。

鍾一豪長長吁口氣道：「麥老弟，這是何苦？你就耐着性子在東海院待一夜又有何妨，何必平白惹起這場風波？」

麥小明對鍾一豪和余亦樂的捨命護衛自己，內心自是有說不出的感激，聞言聳了聳肩道：「守着那種無恥賤貨，我是一時一刻也不想留！」

鍾一豪緘默了半晌道：「好，事情已經發生了，追悔也沒用，我問你，這位前來相助的藍衫蒙面人你可認識？」

麥小明搖頭道：「我也一直在奇怪，這人無緣無故的前來相助於我，究竟是什麼人呢？」

「這要問你了，仔細想想看，他到底是誰？」

「我剛才不是說過不認識這人嗎？」

「你應該會認識的。」

「這話我不懂。」

「理由很簡單，自天台山萬花宮回來後，你曾出谷兩次，第一次在外半個多月，第二次也在外七、八天，在這期間，必定結交過不少朋友，這人一定是你新近在外認識的，不然怎會前來相助？」

「你這話固然有理，但我兩次外出，却並沒認識什麼朋友。」

「再仔細想想。」

「才幾天的事，難道我還想不起來？」

余亦樂一旁輕咳一聲道：「不必再談論這事，先回柏齡院，一切等天亮再說！」

麥小明淡然一笑道：「若等到天亮，只怕小弟就走不成了！」

余亦樂和鍾一豪同時吃了一驚。

鍾一豪急急問道：「你說什麼，可是要離開迷踪谷？」

麥小明道：「我不離開迷踪谷，難道還要等着被那老王八蛋整死？」

鍾一豪心頭大急道：「麥老弟，千萬走不得，你該知道，柏齡院所有的人，全把希望寄托在你一人身上，你若一走，我們大家全完啦！」

麥小明搖頭道：「哪有這麼嚴重？像我這種人，多一個少一個根本算不了什麼。更何況我還經常給你們惹麻煩。我走了，你們反而少擔一份心事。」

鍾一豪情詞懇切地道：「不！麥老弟，你該心裏有數，咱們柏齡院以你的武功最高，有你在，霍元伽才不敢把柏齡院的人怎麼樣。若你一走，柏齡院所有的人也就危險了！」

麥小明道：「副盟主，你太把小弟看大了。這番過奬之詞，小弟實在擔待不起！」

「我說的完全是實話，你該爲大家著想，如果眞的要走，那麼我們柏齡院所有的人，也跟着你一起走！」

誰知這一來，麥小明反而着了急，忙道：「你們絕對走不得！」

鍾一豪道：「你自己要走，却勸我們不走，這是什麼意思？」

麥小明道：「理由很簡單，迷踪谷是我胡師兄和胡師嫂親手建立起來的，現在雖由霍元伽當了盟主，但咱們柏齡院的人馬，總還是胡師兄和胡師嫂的舊部，咱們總不能把迷踪谷拱手完全讓給霍元伽，那樣做，如何對得住胡師兄夫婦的在天之靈？」

鍾一豪道：「你既然能想到這一層，就不該有離開迷踪谷的念頭！」

麥小明道：「我是迫不得已，今晚出了這麼大的紕漏，如果不走，難道要等著那老王八蛋割下我的腦袋！」

鍾一豪深深吸了口氣道：「你放心，這事包在我和余先生身上。如果霍元伽要對你怎樣，我們就和

他決一死戰，即使從此葬身迷踪谷也在所不惜。」

麥小明依然搖頭道：「你們爲我麥小明付出這樣大的代價，那多划下來。別講啦！回到柏齡院再說。」

鍾一豪不由一喜道：「莫非你已回心轉意了？」

麥小明道：「我總該回去整理整理行囊，把必要的東西帶在身上再走。」

* * *

回到柏齡院，麥小明果然在房間整理行囊。

他爲了不使鍾一豪、余亦樂勸阻和打擾，連門也關了起來。

鍾一豪和余亦樂當眞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鍾一豪方才所說的完全是眞心實話，若走了麥小明，他們柏齡院這一夥人往後的日子，實在就不好過了。

尤其麥小明是胡柏齡的師弟，即使對柏齡院無損，他們也不能他而離去。

由於鍾一豪和余亦樂說話的聲音甚大，很快便驚動了柏齡院所有睡夢中的人，他們一聽麥小明要走，立即慌忙披衣下床，齊集在麥小明房門外，向鍾一豪和余亦樂問長問短。

其中唯有苗素蘭，不知是否睡得太熟，並未起床前來。

當鍾一豪和余亦樂說出方才的經過後，羣雄也都大爲着急，他們這些天來，早已把麥小明視爲柏齡院的靈魂人物，豈肯讓他離去？

只聽王大康嚷着說：「奶奶的！俺王大康一向最能惹事，但上半夜到東海院去，却並沒惹出什麼事來。爲什麼麥小兄弟偏偏惹出事來。咱們絕對不能讓麥小兄弟走，擋也要擋住他！」

笑面佛鮑超道：「當然不能讓他走，你別窮嚷！」

羣雄們在門外等了好大一會兒，才見麥小明身背行囊兵刃，打開門來。

於是羣雄們一擁而上，越發把房門外堵了個水洩不通。

麥小明見此情形，又見羣雄們是一番好意，只得退後兩步，拱手道：「諸位的心意，在下心領了。但我去意已決，諸位就是再挽留，也無法打消我的去意，還請讓開一條道路才好走路！」

王大康大聲道：「俺們絕對不能讓你走，麥小兄弟總該給俺們一點面子！」

麥小明道：「這事與面子根本扯不上關係。」

王大康道：「俺們弟兄三個爲了不使迷踪谷落入霍元伽之手，連老家都不要，由勞山幾千里路趕來北嶽，而你老弟人在迷踪谷，却又要離開，這算什麼意思？」

麥小明吁口氣道：「你們三位雖然已經來到北嶽，可是迷踪谷還是落入霍元伽之手！」

王大康急得嚷道：「這樣說俺們也該走啦！老大、老二，走，咱們回勞山去！」

鬼諸葛洪澤瞪了王大康一眼道：「你不勸還好，這一勸等於給麥小兄弟火上加油。你先閉上嘴，讓我跟麥小兄弟講幾句話！」

接著望向麥小明道：「小弟離開迷踪谷後，準備到哪裏？」

麥小明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棲身，難道你還怕我在外面餓死？」

洪澤尷尬一笑道：「你總該說出要去的地方，將來我們也好跟你連絡。」

麥小明不假思索道：「我可以去找我師父酆秋！」

洪澤微微一笑道：「據說當年你留在迷踪谷，並非他的意思，這等於背叛了他，再去找他，只怕不是辦法。」

麥小明略一沉吟道：「你可知道我曾有好幾個師父？最早我是天台山萬花宮的人，我可以再回天台山萬花宮去。」

「可是天台山萬花宮主佟公常已經死了。」

「他雖然死了，但萬花宮其他所有的人仍未離去，目前由包九峯老前輩在總管一切，他老人家當年待我很好，更何況谷前盟主是死在萬花宮外，說不定我可以找到她的遺骸。」

「說來說去，都不是辦法。唯一的辦法，是你仍留在迷踪谷，我相信霍元伽絕不會把你怎樣。」

「你相信，可是我不相信！」

這時鍾一豪道：「麥老弟，我們所有的人絕對不會讓你走的，至於明天的事，我鍾一豪拚著這顆腦袋不要，也要爲你擔待，必要時咱們就和霍元伽拚一死戰，然後大家再一起走！」

余亦樂也跟着道：「麥老弟請相信鍾副盟主的話，咱們柏齡院的實力雖然比不上霍元伽，但霍元伽却不敢輕易激起衆怒。霍元伽老奸巨猾，他應當明白，惹反了柏齡院，一旦雙方火併起來，必定兩敗俱傷，而且因而動搖了迷踪谷的根基，這方面他豈能不顧慮！」

麥小明在衆人輪番勸說下，無奈何只好暫時留下不走。

* * *

霍元伽率領嶺南二奇等人回去後，並未立即就寢，就在他居處隔壁的密室裏，嶺南二奇分坐左右，同時也把江南四怪召來，以便查詢。

不過江南四怪因形相狼狽，使

得霍元伽丟盡面子，因之連個座位也沒有，只能狼狽不堪、垂頭喪氣的站在一旁。

其實江南四怪此刻仍個個頭昏眼花，骨軟筋痳。

全身且疼痛難當，若不是懍於霍元伽的威嚴，不得不勉强支撐着，只怕早就躺下了。

巴天義知道霍元伽正在氣頭上，不敢先行開口，却把眼直看著宋天鐸。

宋天鐸乾咳一聲道：「盟主，方才那個藍衫蒙面的，咱們必需設法查明他的身份來歷！」

霍元伽哼了聲道：「人已經走了，到哪裏查去？老夫原以爲迷踪谷對外界來說，有如天羅天網一般，想不到竟能讓外人輕易地闖了進來。」

他沉吟一刻，繼續說道：「上次被陰手一魔和毒火成全等人闖進，還情有可原，今晚這小子，名不見經傳，也被他闖進來，實在太不像話！」

宋天鐸道：「這人究竟是從谷內何處進出的，待會兒各處崗哨可能就有回報，不過屬下擔心是否有弟兄傷亡。」

霍元伽叱道：「不必說了，你們的意思，明天如何處置麥小明那小子？」

宋天鐸頓了頓道：「那小子說不定已經跑了！」

霍元伽道：「以那小子的個性，絕對跑不了，其實老夫還眞希望他自動離開迷踪谷！」

巴天義禁不住問道：「盟主怎會有這種想法？」

霍元伽雙頰抽搐了幾下道：「你們兩位都必定看得出那小子的武功，一天比一天高，若留在迷踪谷，勢必成爲咱們的心腹大患。」

巴天義陰森森一笑道：「這一次盟主正可趁機把他除去。」

霍元伽道：「老夫早就想把他除去，可惜始終找不到他的罪名。」

「這次他犯下了抗命犯上之罪，正該按律處死，殺之不虐。」

「可是你們可想到殺了他的後果？」

「最多引起鍾一豪等人的不滿，但他們却必敢怒而不敢言。」

「你們千萬不能忽視了鍾一豪等人這股力量，迷踪谷內若沒有了他們，勢必實力大減。若他們起而反抗，後果更是不堪想像，這就是老夫近兩月來一直在籠絡他們的原因。」

「可是盟主應該明白這些人絕不可能眞心與咱們合作。」

「老夫心裏當然有數，我的用意，不過是暫時穩住他們，一旦基礎鞏固，迷踪谷不再有後顧之憂，再設法一網打盡他們。」

「難道麥小明那叛逆的事就這樣算了？」

「老夫剛才說過，若他能自行逃走，咱們就等於減少一份敵對力量，鍾一豪那夥人今後也必不敢再過份囂張。」

「可是他若不逃走，盟主總不能這樣算了。」

「老夫自有主張，你們回去睡吧！」

＊　＊　＊

鍾一豪回到房間，爲麥小明的事輾轉反側，一直難以入眠，他身爲副盟主，更是柏齡院方面的首腦，對霍元伽明天將要採取什麼行動，自是比別人更爲關心。

這時已經是下半夜了，大約到了四更左右，即將朦朧睡去之際，忽然一粒石子由窗外飛進室內，顯然是有人示警。

他立即披衣下床，向窗外望去，窗外是圍牆，不見任何動靜。

正在訝然莫名間，又一粒石子擲進窗內。

這次鍾一豪終於看清那石子是由圍牆外投射進來的，他毫不遲疑地輕輕打開窗，飛身掠出圍牆。

圍牆外是一片狹窄的空地，空地上雜樹叢生，再向外便是山壁。

當他落地不久，便有一個婀娜人影緩緩走近前來，赫然是苗素蘭。

苗素蘭自天台山萬花宮回來的第二天便做了霍元伽的壓寨夫人，在這段期間，鍾一豪只和她在聚義廳的酒宴時見過。

私下有機會相見，這還是第一次。

當然，他對苗素蘭無端背棄柏齡院的人感到不解，同時也對苗素蘭的所爲不齒，此時却不便形之於色，抱了抱拳道：「原來是霍夫人！這般時候喚醒鍾某，必定是有事了？」

苗素蘭不答反問道：「昨夜發生在麥小明身上的事，鍾副盟主一定知道了？」

鍾一豪冷然道：「鍾某當然知道，霍夫人可以不關心他，鍾某不能不關心他！」

「鍾副盟主怎知我不關心他？」

「妳若關心他，就不至於離開柏齡院飛上高枝了。」

「鍾副盟主不談過去的事好嗎？我現在正是爲他來的！」

「他有什麼值得霍夫人關心的？」

「盟主要殺他，我來就是要告訴你這消息，請你轉告他快快逃離迷踪谷，以免惹下殺身之禍！」

鍾一豪悚然一震，臉色瞬息間變了幾變，道：「霍夫人從哪裏聽來的消息？」

苗素蘭道：「以我和盟主的關係，這消息難道鍾副盟主還不相信？」

鍾一豪道：「夫人得來的消息，鍾某當然相信，只是……」

「鍾副盟主要講什麼，請快說！」

「依鍾某原先的預料，霍盟主似乎不致做得這麼決絕，麥小明縱然會受到懲處，後果也不致如此嚴重。」

「盟主做事，很難預測，現在我只希望鍾副盟主快快通知麥小明逃走。」

鍾一豪正起神色道：「霍夫人現在已不是柏齡院的人，爲什麼還要關心柏齡院的事？」

苗素蘭臉泛不悅之色：「難道鍾副盟主眞把我苗素蘭當成是無情無義的人？」

鍾一豪道：「夫人若眞有情有義，就不該背棄柏齡院，做了霍盟主的壓寨夫人。」

苗素蘭寒著臉色道：「這是什麼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苗素蘭已經是接近三十的女人，難道就一輩子不嫁人？」

「妳就是要嫁人，也不該嫁給霍盟主！」

「霍盟主有什麼不好！他既有身份，又有地位，我能做爲天下綠林盟主的夫人，也是件光榮的事。」

鍾一豪一陣怒火攻心，眞恨不得當場把苗素蘭摑上幾耳光，但他爲顧全大局，還是忍了，當下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夫人就不該來告訴這消息，麥小明被殺了，妳該稱心如意才是！」

苗素蘭整了整臉色道：「這是什麼話？我不爲了柏齡院，總還念在已故去的胡、谷兩位前任盟主之情，麥小明是他們的師弟，我不能眼看他白白送命！」

鍾一豪哼了聲道：「難得霍夫人還沒忘記胡、谷兩位前任盟主！」

苗素蘭冷冷說道：「消息已經傳達到了，若再談下去，必定越發有傷和氣，我走了！」

＊　＊　＊

苗素蘭的消息當然不會是假，使得一向頭腦冷靜的鍾一豪也沉不住氣，回到柏齡院，什麼也顧不得，便先行敲開了余亦樂的房門。

余亦樂正在熟睡中，當他披衣下床打開門，見是鍾一豪，便知必有急事。

鍾一豪進入房中，不等對方詢問，便把方才苗素蘭前來示警的事說了一遍。

這消息連余亦樂也大感意外，忙穿好衣服道：「走，趕緊通知麥老弟去！」

誰知麥小明的房門，竟久久無法叫開。

原因是麥小明昨晚力戰江南四怪和嶺南二奇，已經大感疲累，雖然人在睡夢中被敲門聲驚醒，却懶得起來開門。

鍾一豪邊敲邊叫道：「麥老弟快快開門，我和余兄有要緊的事告訴你！」

麥小明揉了揉兩隻惺忪的眸子，依然躺在床上，懶洋洋的道：「人家正睡到好時候，你們又來吵人。我已經答應你們不走麼，難道還不放心？」

鍾一豪急道：「你快開門，有要緊的事通知你！」

麥小明道：「有事就在門外講，爲什麼一定要開門？」

鍾一豪道：「再不開門，我就要把門踢開了！」

麥小明這才下床開了門道：「副盟主，我一向佩服你的冷靜沉著，爲什麼今天偏偏舉動反常？」

鍾一豪進得門來，拍着麥小明的肩膀道：「麥老弟，快走！」

麥小明不覺一楞道：「眞是怪事！先前我要走，你們大夥堵住房門不准我走，現在我已經決定不走了，你却又來叫我走，是不是你們的腦筋有問題？」

鍾一豪大爲着急地道：「現在情勢轉變了，我和余先生不得不改變主意。」

麥小明眨了眨眼道：「什麼情勢轉變了？莫非你們也要走？」

余亦樂搶着把方才鍾一豪在圍牆外得到苗素蘭的消息大略講述了一遍。

在鍾一豪和余亦樂的預料，麥小明聽到這消息，一定會立刻整理好行囊就走，豈知麥小明反而又躺回床上，像若無其事一般。

鍾一豪催促着道：「麥老弟，你是怎麼啦？難道要等死不成？」

麥小明冷笑道：「我若現在走了，那就表示怕了那老王八蛋，難道你們認爲我麥小明是貪生怕死之人？」

余亦樂皺了皺眉道：「麥老弟，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還要逞强？留得青山在，何怕沒柴燒？快快逃命要緊！」

麥小明當眞沉住了氣，道：「我就是要死，也必須死得轟轟烈烈，霍元伽在殺我之前，只怕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余亦樂道：「你縱然能殺死他們幾個，最後總還是賠上自己一條命，值得嗎？」

「你就認爲我一定非死不可？」

「霍元伽手下高手如雲，你縱然武功再高，也無濟於事，連當年霸王之勇，最後也要自刎烏江，你該心裏有數。」

「我沒數，連一二三四五都弄不清楚！」

「麥老弟，這是性命交關的大事，你怎麼還像開玩笑一般！」

「我已決定不走就不走，若一會兒就改變一個主意，那才是開玩笑呢。兩位快請回去，再勸也沒有用，我還要繼續睡覺。」

鍾一豪吼道：「你再不走我們，抬也要把你抬出谷去！」

麥小明道：「我從沒坐轎，你們若能找頂轎子抬我走，我正好可以過過癮。」

鍾一豪又氣又急，却被余亦樂一把拉出房門道：「既然如此，咱們也不必勸了，副盟主，回去吧！」

鍾一豪被余亦樂一口氣拉進自己房間，坐下後道：「余兄怎麼啦？咱們無論如何要把他勸走，你怎麼却半路打退堂鼓？」

余亦樂道：「麥小明的性子，副盟主並非不知道，我把你拉回來，正是要另想辦法。」

「除了逼他走還有什麼辦法？」

「方才苗素蘭傳來的消息，雖然不能說不可靠，但我懷疑這正是霍元伽使出來的一計。」

鍾一豪哦了聲，似有所悟道：「余兄有何高見？」

余亦樂分析道：「依兄弟愚見，霍元伽爲免激起柏齡院的衆怒，必不敢殺麥小明。」

鍾一豪道：「那麼苗素蘭爲什麼會傳來這項消息呢？」

余亦樂道：「這正是霍元伽的一計，他故意要苗素蘭來傳遞這個消息，以便讓麥小明有時間逃離迷踪谷。麥小明一走，對霍元伽來說，既不得罪咱們柏齡院，又去了一個心腹大患，這辦法又陰險又高明，副盟主認爲兄弟的話是否有道理？」

鍾一豪哦了聲道：「余兄的話，果然有理。但麥老弟偏偏不走，霍元伽總不能就此罷休。他身爲綠林盟主，爲了維護總寨的寨規，必定還是要處置麥小明，否則豈不有損他的威嚴？」

余亦樂道：「他即使處置麥小明，也必在早餐之後，咱們不妨在天一亮就先去見見他，試探試探他的語氣，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鍾一豪頷首道：「好，就這麼辦！」

* * *

霍元伽的住處，稱爲「天星院」。

天星院建築巍峨，佔地極廣，當年胡柏齡修建完成後，取名「迎賓館」，原是接待外界貴賓用的，連胡柏齡都不曾搬進去住。

但霍元伽兩月前接任盟主後，却把「迎賓館」改爲「天星院」，成了他這綠林盟主的私人居所。

他把這裏取名「天星院」，不外是在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

鍾一豪和余亦樂苦待到天色微明，便急匆匆的來到天星院。

這時霍元伽也已起床，經過守衛嘍兵通報後，就在寢室外的客廳接見鍾一豪和余亦樂。

霍元伽神態自若，絲毫看不出即將有什麼大事發生。

「兩位這麼早來見老夫，必是有什麼重要大事了？」

鍾一豪道：「昨晚爲麥小明的事，屬下們一直坐立難安，很想知道盟主究竟要怎樣處置他？」

霍元伽神色依然：「國有國法，幫有幫規，麥小明昨晚的所作所爲，二位都已親眼得見，如果鍾副盟主是老夫，試問該如何處置？」

鍾一豪想不到霍元伽竟反問自己，頓了一頓道：「麥小明固然瀆犯了盟主，但念在他是胡前盟主的師弟，而且又是個人才，屬下們總希望盟主能從輕發落。」

霍元伽拂髯一笑道：「就因爲他是胡前盟主的人，所以才不把老夫放在眼裏。」

鍾一豪心頭一震道：「看來盟主非懲處他不可了？」

霍元伽道：「他以下犯上，當衆逞兇，論律當死，老夫若不按律處置，何以服衆？如果迷踪谷內人人都與他一樣，還有何體統可言？鍾副盟主和余先生怎可爲這種人講情？」

鍾一豪正想開口，却見余亦樂在旁直使眼色，只好起身拱手道：「既然盟主堅持不肯饒恕麥小明，屬下們多講無益，告辭了！」

* * *

辭出天星院，鍾一豪一顆心再也靜不下來，語氣激動地道：「霍元伽果然要趁這機會懲處麥小明，余兄爲什麼不准我再講下去？」

余亦樂道：「他分明示意咱們要逼使麥小明走，這樣也就給他留了面子，現在時間緊迫，若咱們不趕快回柏齡院通知麥小明，只怕就來不及了。」

鍾一豪緊蹙雙眉，吁口氣道：「可是麥小明若仍不肯走呢？」

余亦樂道：「這次由不得他了，咱們就是抬也要把他抬走。」

「小明一走，咱們柏齡院從此就失去一根有力支柱！」

「現在小明逃命要緊，以後的事，慢慢再想辦法。」

兩人匆匆回到柏齡院，直奔麥小明房間。

門是虛掩着的，推門進去，只見床上被褥凌亂，麥小明却已失去踪影。

鍾一豪和余亦樂都不覺一喜，

在他們的預料，想把麥小明勸走，實在不是件易事，想不到麥小明竟自動走了。

兩人仍不放心，以爲麥小明也許是去了茅房，便在房內坐着等候，直到發現麥小明的隨身兵刃也不見了，才確定他果然走了。

鍾一豪笑道：「想不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麥小明，也有害怕的一天。」

不久之後，羣雄也已紛紛起床。

當他們得知霍元伽果眞要殺麥小明，而麥小明已經逃走，雖然爲他保住一命而慶幸，却又爲他的離去感到無比悵惘。

早餐剛過，霍元伽便派人前來通知柏齡院的人到聚義廳集合。

余亦樂道：「大家這就去吧。這是霍盟主要當衆對麥老弟處罪的集會，咱們必須全體參加，否則必將引起霍盟主的疑心。」

王大康罵道：「他奶奶的，人都走了，他還處置什麼？」

余亦樂道：「這是一個形式，否則霍盟主如何下得了台，又如何向他的屬下交代？」

王大康道：「咱們還要不要帶傢伙去？」

余亦樂道：「如果小明沒走，咱們當然要攜帶兵刃，必要時就火併一場，現在小明已經走了，咱們只是去看個形式，哪還用得着再帶兵刃？」

王大康道：「好啦！咱們現在就去，看看那老小子怎樣表演。」

於是羣雄離開柏齡院，往聚義廳而來。

羣雄除苗素苓外，已全部到齊。

至於苗素苓，本就不便參加，再加上早餐時並未出房，羣雄們因心裏有事，也沒人去叫她。

當羣雄到達聚義廳，霍元伽的心腹手下們已經先到，但人數並不多，只是嶺南二奇、江南四怪和另外幾名頭目，加起來也不過十餘人。

但霍元伽却尚未到。

聚義廳今天佈置得特別莊嚴肅穆，正中牆壁上高懸着一副武聖關公像，左手捧着春秋，右手拂着美髯，關平周倉分侍兩旁，神聖威武至極。

原來綠林人物供奉的也是武聖關公，若由當年的綠林盟主胡柏齡供奉還說得過去，像霍元伽這種人物也供奉關公，若關老爺在天有靈，準會氣個半死。

說不定待會兒會用青龍偃月刀先把霍元伽的腦袋割下。

在武聖關公像的兩旁，還特別斜垂着兩道紅色錦緞布幔，把武聖像襯托得越發威武莊嚴。

武聖像前方是一張條几形供案，供案上陳列着猪頭三牲和鮮花素果，兩枝蠟燭高燒，香爐內香煙繚繞。

在供案一側，擺了三個座位，不用說其中兩個座位是盟主和副盟主坐的，另一座位則不知爲何人所設。

霍元伽總算知禮，座位只是擺在供案一側，那是因爲上有關公，他是凡人，雖貴爲綠林盟主，也必須靠邊站。

即使皇帝老兒到了，照樣也不敢對武聖瀆犯。

鍾一豪因霍元伽未到，暫時也只能和柏齡院方面的人站在一邊。

王大康在人叢中低聲罵道：「俺入他奶奶的！花那麼多的銀子佈置好這座供案，有個鳥用？還不是爲了面子空表演一場！」

忽聽屏風後一人高喊道：「全體肅立！盟主、夫人駕到！」

一陣脚步聲響，由屏風後走出霍元伽和苗素蘭。

鍾一豪等人到這時才明白另外一個位置是爲壓寨夫人準備的。

霍元伽邊走還邊向兩旁羣雄不住含笑點頭致意，並抬起一隻手來不住揮動，這給後代的大人物也留下一個典範。

他挽着苗素蘭在座位坐下後，立即向鍾一豪招手道：「鍾副盟主請過來就座！」

鍾一豪一聲不吭，走過去坐好。

霍元伽這才雙目精光湛湛，重重的咳了兩聲道：「看大廳的佈置，各位必定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四下並無人回應。

霍元伽繼續說道：「本總寨的麥小明昨晚叛逆犯上，犯下了按律處死之罪，今天本盟主開香堂設下神案，決定按盟規將麥小明當衆處決，以正法統而敬效尤！」

在場之人，柏齡院方面的人，早已知道是怎麼回事，因麥小明已經逃走，是以誰都不見緊張。

但表面上却仍必須裝出凜然心驚模樣，如此才不致現出破綻。

至於霍元伽方面的人，嶺南二奇和江南四怪可能也已知情，因之，只是一副無動於衷模樣。

其餘的則難免驚異之狀，形之於色。

忽聽王大康高叫道：「盟主，麥小明究竟犯了什麼大錯，請你最好講明白，免得讓他死得不明不白，俺們這些參觀的人也看得不明不白！」

王大康粗中有細，他說這話分明是故意作戲。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曹雄以爲暗算他的人是崑崙三子，於是隱藏在山上暗中監視他們的行動，他無意中發現李青鸞亦在山上，卻不見馬君武，原來李青鸞因掛念馬君武，站在山峯頂上等了兩日一夜，不吃不動，終於病倒……曹雄暗中替李青鸞打通奇經八脈其中之三，病情開始好轉，但衆人不知有此事，百思不得其解，如墮五里霧中……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誤會受差遣　解說始釋疑

悟空收住腳轉過身子，龍玉冰緊走幾步，追到身側，合掌一禮，說道：「李師妹傷勢突然好轉，師伯是不是覺得其中有很多可疑？」

悟空點頭答道：「有一個人暗中替她療傷，已無疑問，那暗中替她療傷的，也就是點制妳穴道的人，不過，那人武功極深，依據我觀察所得推斷，他療治鸞兒傷勢方法並非用藥物，而是仗本身精深的功力，要知鸞兒傷在體內，一般的推宮過穴手法都無效用，來人必是用一種極特殊的獨門手法，打通她體內脈道，迫出陰寒，第一次未竟全功，所以，她時昏時醒，天下有這等功力之人，本就不多，有這等功力，而又可能到崑崙山來的，更是絕少，據我所知，祇有一人……」

龍玉冰曾聽李青鸞告訴她祁連山之事，聽完話，立時明白，衝口說道：「師伯所指，可是那替我師傅療治蛇毒的白雲飛麼？」

她略一沉吟，繼續道：「我記得她在饒州替我師傅療治蛇毒時，也是陡然就到了師傅的房間中，當時我還未曾入睡，瞥眼見師傅榻邊人影晃動，立時由臥榻躍起，那知腳還未站實地，已被人點中了穴，一直到現在，我還想不出她用的甚麼手法，眞個是快速無比，剛才那點我穴道的人，身法亦是快極，我聞聲轉身，已自不及，說起來實在慚愧，人家點了我的穴道，我却連人家的面貌也未看清楚。」說完，粉臉上微現羞紅，垂下了頭。

悟空大師勸道：「他隱在門後，突然出手，妳自然無法防備，不過動手點穴道的人是否就是白雲飛，還有可疑之處，如果眞的是她，儘可以光明正大的和我們見面，再說鸞兒的病勢第一次好轉，是在五六天前，今天又突然好了許多，當中相距有數日之久，如果是白雲飛，她又在甚麼地方藏身呢？你師伯、師傅、師叔，連老衲算進去，曾領她一份救助之情，鸞兒和她更是投機，無論從那裏想，她都無隱身的必要。」

龍玉冰哼了一聲，連啓兩次櫻唇，却未說出話來。

悟空大師看龍玉冰欲言又止，自是不便追問，淡淡一笑，繼續說道：「不管來人是誰，我想他還要重來，我們隱在暗處等他。」

龍玉冰仰起臉兒想一下，道：「這法子不錯，我就藏在鸞師妹房間裏，一則可看清他究竟是甚麼人，二則可相機保護。」

悟空點點頭，道：「妳留在房中的辦法很好，但切記不要莽撞出手，先設法傳出警訊，我好趕來接應妳。」

當下兩人計議停當，由悟空在室外附近巡視，如果發現了來人行踪，立即通知房中的龍玉冰，如果來人潛入李青鸞病室，而悟空尚未發現，由龍玉冰用訊號通知老和尚趕來接應，約定之後，悟空立即退出了李青鸞臥室。

這時，風雪逐漸減小，屋外梅林，經這風雪一催，吐艷競放，萬株梅樹，紅白交輝，香氣襲人。

老和尚停步凝目，望着那萬樹盛開梅花，心底中泛起無窮感慨，如果一個人能擺脫掉塵寰間一切情愛牽纏，無憂無慮的嘯傲山林，打發那悠悠歲月，既不費心機，又無煩惱。

玉眞子也爲愛徒心中暗自發愁，信步過峯頂。

突然間，正東方陰雲下遙現一點黑影，快如破空流矢，倏忽間已到玉眞子站的山峯頂上，待她看出那是白雲飛養的大白鶴時，巨鶴已掠空飛過。

玉眞子心中一動，暗道：這巨鶴既在此地出現，如不是白雲飛遣送馬君武回來，定是她親身到此。

心裏想着，不覺轉臉向那巨鶴望去，祇見一點黑影在空中流動，瞬息間隱沒不見，低頭見峯下怒放梅花，如錦如繡，風雪中越覺得繽紛耀目，傲冠百花。

忽然間一條人影，在那梅林中一閃而逝，玉眞子心頭一震，正想縱身躍下斷崖，入林查看，心中突又一動，反而轉身向後退去，然後借巖石松樹隱身，復登峯頂，藏在一株巨松後面，凝神下看。

足足等了有一頓飯工夫，才見那梅林濃密之處，走出一個奇裝少年，因爲距離很遠，又下着雪，玉眞子目力雖然很好，也難看清那人形貌，但從衣着體型上看，可辨出那人既不是馬君武，亦非白雲飛，好像在那裏見過他那身裝束，但一時間却想不起來。

祇見那人借梅樹掩身，向悟空大師和李青鸞的茅舍處走去。

距茅舍大約還有十幾丈遠，霍然縱身躍上梅樹，竟施展出輕功，踏樹飛渡，快到茅舍時，突然停下，一飄身，落在屋頂上面。

玉眞子看得暗吃一驚，忖道：此人輕功不凡，龍玉冰絕非敵手，如不及時趕去救援，祇怕要出差錯，當下顧不得再隱身形，疾躍下峯，直撲茅舍。

玉眞子全力急奔，快如出雲飛隼，不過片刻之間，已近茅舍，祇見那人微閉雙目，盤膝坐在屋頂，似是正在運氣調息，悟空大師已搶先一步趕到，站在屋頂一側，手橫禪杖，蓄勢戒備，兩人相視，祇見他面如冠玉，美如處子，手套金環，背插一支奇形長劍，端坐雪中，神定氣閒，不禁一怔，喝問道：「你是甚麼人？」

那少年慢慢睜開眼睛，橫掃了玉眞子和悟空大師一眼後，笑道：「兩位眞是健忘得很，我們在祁連山中見過一面，不過才隔半年，兩位怎的就忘記了呢？」

要知當時曹雄傷勢正重，除了玄清道人替他推拏穴道，印象較深之外，悟空和玉眞子都不過是一瞥而逝，如何能記得清楚，但他數度夜入三元宮，暗探茅舍，已見了崑崙三子和悟空數面，更從幾人言詞之間聽得許多片段之言，聯起一想，心中已瞭然崑崙三子在祁連山中大概經過，知玉眞子和悟空都是當時在場之人。

玉眞子想了一陣，突然憶起大師兄在祁連山一座石洞中救人之事，微微一笑，答道：「閣下可就是天龍帮主門下弟子麼？半年前得令師妹蘇飛鳳引帶，和閣下見過一面，不過那時你正在病中……」

曹雄冷笑一聲，截住了玉眞子的話，道：「不錯，我叫曹雄，在祁連山時，我不是生病，而是受了人家的暗算，我這次到崑崙山來，就是想找暗算我的人，清結一下舊賬。」

玉眞子一皺眉頭，道：「暗算你的人，在我們金頂峯麼？」

曹雄格格一陣大笑道：「起初我懷疑是你們崑崙三子之一，但現在我知道不是你們了。」

玉眞子看他神態狂妄，不禁心中有氣，臉色一變，微慍道：「崑崙三子非但不是暗算你的人！而且還是你救命恩人……」

曹雄又打斷玉眞子的話，接道：「救我也許確有其事，不過，我曹雄不領這空頭人情，如單憑三清觀主那幾下推宮過穴手法，祇怕我早已葬身在祁連山冰雪之中了。」

玉眞子冷笑道：「救人性命，並不要你心存感激。我祇問你到這裏來做甚麼？」

曹雄緩緩站起身子，暗中試行運氣，祇覺勁力難達四肢，心知元氣未復，不宜和人動手，微微一笑，抖抖身上積雪，答道：「我來酬謝祁連山相救之恩，替妳門下弟子療傷。」

玉眞子微笑道：「她傷勢很重，祇怕你不能醫得。」

曹雄道：「我要不替她療治，祇怕她早已抱恨九泉。」

悟空半信半疑的接口問道：「她現在尚未痊癒，你既醫療過她，爲甚麼不把她完全醫好？」

曹雄轉臉望了悟空一眼，冷冷答道：「你們提杖橫劍，如臨大敵，我要替她療傷，是不是先得和你們動手打個勝敗出來才行？」

悟空收了禪杖，躍下屋頂，曹雄緊接着飄身而下，老和尚當先領

路，曹雄走在中間，玉眞子走在最後，到了李青鸞臥室門口，悟空陡然轉過身子，目注曹雄問道：「你要是信口開河，當心我的手中禪杖！」

曹雄冷笑一聲，答道：「祇怕你手中禪杖，未必能勝得過我一雙肉掌。」

悟空大師臉色一變，呵呵大笑兩聲，道：「小施主好大口氣。」說罷，霍然一閃身，讓開去路。

金環二郎傲然一笑，大踏步直對李青鸞臥榻走去。

龍玉冰本來手橫寶劍，坐在師妹床沿，見曹雄直對臥榻走來，祇得站起退到一側。

曹雄六天前替李青鸞療治傷勢，但因功力不濟，祇把李青鸞奇經八脈打通了三脈後，已自覺眞氣不繼，祇好暫時退走，找了一處僻靜所在，養息六天後，重又尋回茅舍，他來時剛好龍玉冰返回靜室，曹雄突然出手點了她的穴道，立即動手替李青鸞療傷，他又打通了李青鸞四脈，眞氣已是消耗得再難支撐，心知如勉強運集功力把餘下一脈打通，未嘗不能辦到，但那樣做對本身損害極大，他想了一下，停住手，又退出李青鸞臥室，不過這一次他並未走遠，隱身在梅林中行功調息。

曹雄心中暗自忖道：李青鸞奇經八脈，已通七脈，祇單餘一脈未通，如待自己損耗功力完全恢復，勢又需要數日之久，不如拚耗一點元氣，把她餘下的一脈打通，早點把她帶走。念頭一動，轉出梅林，又向茅舍中走去。

悟空大師正在茅舍外面巡查，瞥眼見梅花叢中人影一閃，急忙隱入暗處，曹雄剛剛飄落屋面，悟空也立時躍上屋頂，横禪杖攔住去路。

曹雄見形跡既露，索性盤膝在屋面上坐下，暗中運氣行功，準備和悟空動手。

這當兒，玉眞子也急奔趕到了茅舍，曹雄一見，心中暗地打鼓，自己剛替李青鸞打通體內四脈，消耗的眞氣未復，如單對老和尚一個，即使不能勝得，還可對付一段時間，現下再加上一個玉眞子，决非敵手，量敵酌情，不宜動手，他心裏風車般打了幾個轉，故意說出爲酬謝玄清道人在祁連山援手之情，特來替李青鸞療傷。

玉眞子看他神態，心中半信半疑，悟空十餘天來爲李青鸞傷勢，已鬧得心神不安，食不甘味，寢難安枕，聽說曹雄能醫，立時就躍下屋面，帶他向李青鸞房中走去。

曹雄走近榻邊，低頭望了李青鸞一眼，見她沉睡未醒，心知是剛替她打通的四脈，血道初活，必需要睡一段時間，才能醒來的，轉臉掃了悟空和玉眞子一眼，說道：「她受冰雪陰寒侵傷了體內脈穴，必需打通了她奇經八脈，傷勢才能轉好，我已爲她打通了七脈，現在僅餘一脈未通，你們去準備一碗薑湯，待我把她最後一脈打通，把薑湯替她灌下後，給她蓋上被子，大約沉睡一個時辰左右，清醒後就算完全好了。」

這當兒，悟空和玉眞子，祇得照他的吩咐去辦，玉眞子命龍玉冰去準備薑湯，自己却走到李青鸞床邊，目注曹雄靜待他動手療傷。

曹雄拚耗本身元氣，替李青鸞打通了最後一脈，已累得輕聲喘息，停住手，退兩步，道：「她的奇經八脈已通，一個時辰之內，必可清醒。」說罷，緩步向外走去。

悟空大師急搶兩步，擋在門口笑道：「小施主不惜耗損本身功力，捨己救人，老衲感激萬分。現在風雪正大，如何能夠走得？請到老衲房中，吃杯清茶，俟風雪稍住時，再走不遲。」

曹雄知他並非眞情留客，留客作用無非是怕自己暗中對李青鸞下了毒手。

但金環二郎心中却很明白，李青鸞奇經八脈全通，在頓飯工夫之內，必可清醒過來，自己剛剛損耗不少元氣，正好借機會調息一陣，當下微一點頭，隨在悟空身後，進了老和尚臥房。

悟空倒了一杯松子水，遞給曹雄，金環二郎毫不客氣的接過一飲而盡，隨手把茶杯丢在桌子上，謝也不謝一聲，就在悟空臥榻上盤膝坐下，閉上眼睛運功調息。

老和尚雖然修養極高，但也受不了曹雄的冷傲神態，不禁一揚慈眉，正要發作，突的心念一轉，暗道：如果他眞能把李青鸞醫好，我就忍點氣也不要緊，如果他醫治不好李青鸞，等會兒和他一起清結總賬，現在還是忍一下好。

他心念一轉，暫壓下心頭一股怒火，在曹雄對面坐下。

表面上看去，兩個人相對靜坐，都在運氣調息，進修內功，其實兩人心中都在想着心事，悟空擔心李青鸞傷勢，是否正在好轉，不知何時才可清醒過來，清醒之後，是否還會昏迷過去，假如曹雄在李青鸞未醒之前要走，又用甚麼方法留他？

曹雄心中也在想着一件難題，他想：李青鸞奇經八脈已通，雖然元氣未復，但她內功基礎甚好，勉强行功，當無問題，祇要一離開金頂峯，自己就可招來赤雲追風駒，載美遠颺。寶馬有日行千里脚程，崑崙三子决難追上，問題是如何想法騙得她心甘情願的跟自己走？以

及怎樣闖過悟空和玉眞子的攔阻……

兩人各想各的心事，又都在暗中留神對方的舉動，這間茅舍內，表面上十分平靜，但骨子裏却劍拔弩張。

突然間，門上竹簾開處，龍玉冰急奔而入，跑近悟空身側，低聲道：「鸞師妹已清醒過來，師傅要我請悟空師伯即刻過去看看。」

老和尚聽得一躍而起，急向室外奔去，曹雄睜開眼睛，深注着龍玉冰微微一笑，雙目倏然復合。

這一笑，十分動人，祇笑得龍玉冰心中卜卜亂跳，她急奔兩步，搶到門口，却忍不住又回頭望了金環二郎一眼。

祇見他盤膝閉目，靜坐榻上，金環束髮，膚白欺霜，嘴角間帶着笑意，唇紅齒白，神態極是迷人，說風流明艷，比馬君武尤勝一籌，看一陣，不自覺心中又是一陣亂跳，慌忙閃身，退了出去。

再說悟空大師急奔到李青鸞臥室，李青鸞果然已擁被而坐，人雖比過去清瘦許多，但臉色隱泛紅光，病勢已大大好轉。老和尚心頭一樂，跑過去摸着李青鸞額角，嘴裏呵呵笑着問道：「鸞兒！妳覺得好些麼？」

李青鸞點點頭道：「這病了幾天，定把你和師傅急壞了，我病好了，一定要好好的孝順你和師傅。」

悟空大師進門後，祇管留心李青鸞病勢，忘記了玉眞子也在房中坐着，聽得李青鸞一說，趕忙轉身對玉眞子合掌一禮，笑道：「老和尚失禮了。」

玉眞子急忙還了一禮，道：「大師這等多禮，那就有些見外了。我心中有點疑問，百思難解，故而請你來商量一下。」

悟空大師道：「甚麼事儘管吩咐，老和尚洗耳恭聽。」

玉眞子一皺眉頭，道：「替鸞兒療傷之人，可當眞是我們在祁連山中所遇的曹雄麼？」

悟空道：「這倒不會錯，他那身怪異裝束，一見即可分辨出來。」

玉眞子道：「事情難解之處，就在這裏，他在祁連山受傷不輕，當時蘇朋海等都已退走，蘇飛鳳也和我們一起離開了祁連山，甚麼人替他療傷是個疑問，還有，他替鸞兒的打通奇經八脈，是人身體內的經脈，這門功夫，江湖上雖有傳聞，但甚麼人有此功夫，却未曾聽人說過。海天一叟雖然名播四海，但未必就通達這門功夫，白雲飛在饒州替我療治蛇毒時，是打通我體內奇經八脈，現曹雄替鸞兒療傷，也是打通她奇經八脈，這中間重重疑竇，好生教人費解？」

悟空聞說，頓時聽得怔了一怔，道：「不錯，不錯。」

玉眞子微微一笑，接道：「剛才我在後山峯上，看到了白雲飛那隻巨鶴，現在靜心一想，其間頗多破綻。馬君武半年未歸，但却陡然間出現了一個曹雄，他又爲甚麼自願替鸞兒療傷？鶴現人不見，更屬可疑，我懷疑他是受白雲飛遣派而來？」

老和尚祇聽得雙目圓睜，不住點頭。

玉眞子接道：「白雲飛肯爲我療治蛇毒，又追到祁連山中助陣，施恩目的，無非在取悅馬君武，我懷疑是她救了曹雄後，授以武功，派他來金頂峯有所作爲，不過她準備怎麼樣對付鸞兒，却令人難以料想……」

一語未落，突聞半空鶴唳，玉眞子、悟空不約而同雙雙躍出室外，抬頭一看，漫天大雪中一隻巨鶴低掠而過，鶴飛過於快速，一瞥間，隱過山峯不見。

悟空臉色凝重，回顧玉眞子一眼，道：「一點不錯，果然是白雲飛那隻巨鶴，這麼看起來，事情確實可疑，也許妳料想不差。」

玉眞子正待答覆，轉眼見曹雄從悟空房中出來，漫步踏雪而去，顧不得再答悟空的話，一頓足，猛追過去，起落之間，就是兩丈多遠，三個縱躍，已趕到金環二郎前面，回身攔住去路，道：「這大風雪，如何能走？再說你不把事情辦完，回去如何交差？」

曹雄聽得一怔，退兩步，冷笑道：「我已償還了你們崑崙三子在祁連山中相救之情，還有甚麼事情可辦？」

玉眞子笑道：「白雲飛派你來，就祇爲救李青鸞麼？試問這關萬里行程，她怎會知道李青鸞被萬年冰雪陰寒侵傷？」

金環二郎聽得十分不解，但他却誤認玉眞子藉故留難，不覺心頭火發，臉色一變，怒道：「甚麼白雲飛，我根本就不認識，妳要借口找事，我曹雄捨命奉陪就是。」說着話，暗中一提眞氣，就要出手發難。

那知他剛替李青鸞療傷，消耗元氣未復，這一提氣，登時覺得眼前一黑，心知如果勉强動手，對自己損害太大，權衡利害，忍耐爲上，當下一收攻勢，反退三步。

玉眞子雙掌已相錯護身，看曹雄陡然停手不攻，反向後撤，正想揉身欺進，試試他武功如何，突聽李青鸞高聲叫道：「師傅！不要動手，他是武哥哥的朋友。」

兩人轉頭望去，不知何時李青鸞已離了病室，而且正對兩人緩步

走來，白衣長髮，隨風飄飛，清瘦的臉上，浮現着嬌凄的笑意，悟空大師緊隨她身側相護。

李青鸞先走到師傅身邊，問道：「他和武哥哥很好，我去和他談談好麼？」

玉眞子微一點頭，李青鸞又轉身到曹雄身旁，笑道：「你那天生病時，我叫你，你不理我，一定是你病得很厲害，聽不到我的聲音了。」

曹雄先是聽得一楞，繼而想起她是說半年前祁連山中的事，點點頭，笑道：「我當時傷得很重。」

李青鸞道：「當我病時，有師傅、師伯、冰姊姊等照看我，你一個人病在大山裡，實在可憐。」

曹雄被她說得心中一陣悵然，淡淡笑道：「一個人總難免生死離合，這傷病之事，也沒有甚麼可憐的。」

李青鸞睜着一雙淚水瑩然的大眼睛，望着曹雄道：「人病了，心裡總是難過的。你的病怎麼好的？在那樣大的山中，又沒有一個人照料你？」

金環二郎祇覺她柔和的眼神中，如有無限熱力，頓使人冷心一暖，縱是想說謊言，也覺難以出口，微微一笑，道：「我遇上一個老和尚，替我把傷勢醫好。」

玉眞子淡然一笑，接道：「祇怕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少女吧？她給你療治好傷勢之後，又用靈鶴遣送你到金頂峯來了。」

曹雄聽不懂話中含意，祇冷笑兩聲，不理玉眞子，却轉身對李青鸞道：「妳奇經八脈剛被打通，必需好好的休息幾天……」

金環二郎話未說完，突見李青鸞打了一個冷顫，舉起右手按在額角叫道：「我頭暈了，心裡冷死啦。」

悟空吃了一驚，一個箭步，躍到李青鸞身側，扶着她，連聲叫道：「鸞兒！鸞兒！」

祇見李青鸞泛紅的嫩臉，霎時間變成蒼白顏色，櫻唇轉青，全身發抖，星目輕合，搖晃欲倒，驟然的變故，使玉眞子也失去冷靜。

兩個人祇管照顧李青鸞，曹雄却借機溜走，待玉眞子想起來時，金環二郎已走得沒了影兒。

玉眞子氣得一跺脚歎道：「果不出我意料，他明爲李青鸞療傷，暗裡下了毒手，你快扶她到房中休息，我去追他算賬。」

悟空抱起李青鸞，站着不動，說不出他臉上神情是怒是恨，雙目圓睜，慈眉倒豎，全身不住輕微的顫抖。

這一瞬間，他腦際中空空洞洞，木然楞在雪中，寒風吹飄着他灰色的僧衣，宛如一尊石彫羅漢。

足足有一盞茶工夫，才聽他長長歎了一口氣，低頭望着懷中的李青鸞，泫然泣道：「鸞兒！鸞兒！妳當眞就這樣夭壽麼！天道瞶瞶，爲甚麼把這諸般苦難，盡加在你這善良無邪的孩子身上……」

玉眞子本想去追曹雄，但看老和尚情傷欲絕神態，祇得暫時停住，勸道：「大師不要太過傷神，現在救人要緊，先把鸞兒扶到房中看看是否有救，她既已投入我們崑崙門下，這報仇之事，崑崙派自當全力以赴。」

悟空神志恢復，漸趨鎭靜，當下幾個縱躍，已到李青鸞臥室，玉眞子緊跟着他進房中，見李青鸞床上枕橫被亂，這就突然使她想起龍玉冰來。

這半晌工夫，一直沒見龍玉冰，不知到那裡去了。想起了她，玉眞子心中又緊張起來，一翻身退出李青鸞臥室，向外尋去，出了茅舍竹籬，祇見龍玉冰背靠在一株大梅樹上，仰望着梅花，呆呆出神，青色的道袍上，已有不少積雪，她似乎已站在那裡不短時間。

玉眞子心頭一震，暗道：糟，這孩子一定被人點了穴道後，放置那裡……縱身一躍，直掠過去。

龍玉冰正在仰着臉想心事想得入神，玉眞子飄落她身側，她還不覺。

玉眞子細看龍玉冰，不像受人點了穴道的樣子，不覺心頭火起，沉下臉喝道：「冰兒，妳在發的甚麼呆？妳師妹病得要死了，妳還有心情在這裡觀雪賞花？」

龍玉冰回頭看是師傅，嚇得疾退兩步，拜倒雪地上，道：「弟子……弟子……」

玉眞子聽她「弟子」了半天，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心中愈發氣惱，正要發作，突然發現她一臉惶恐神色，和已往受責時，垂首聆教神情大不相同，不禁心生疑竇，皺皺眉頭，按下怒火，問道：「妳一個人在這風雪之中，想的甚麼心事？」

龍玉冰幼失父母，三歲時即被玉眞子救到金頂峯三元宮中，恩養了十八寒暑，同門幾位師姊妹中，她是受恩師培育最深之人，也是玉眞子最爲寵愛的弟子，平時，她總是隨侍師傅左右，名雖師徒，情似母女。

但自李青鸞投入玉眞子門下之後，這情勢略有轉變，玉眞子心寄大師兄餘情未斷，把馬君武看成了當年的玄清道人，把李青鸞構想成自己的化身，不知不覺間，對李青鸞寵愛日增，好在李青鸞心地純眞，根本就不懂和人爭寵奪愛，龍玉冰十分清楚李青鸞的性格爲人，儘管有不少不大瞭解李青鸞性格的

同門爲她叫屈，但她和李青鸞却相處得情逾姐妹。

玉眞子在江湖上行道時也常常帶着她走，是故，龍玉冰江湖閱歷也很豐富，再加她幼年失父母的重重磨難，使她看透了人間的險惡，決心改易道裝，隨恩師皈依三清。

通靈道人門下首座弟子，雖對她一往情深，十年不變，但龍玉冰的一顆心堅如鐵石，並不爲首座師兄的摯情所動，她已下了決心，今生不委身事人。

那知適才和曹雄匆匆一面，不自覺爲他風流明艷的神態所迷，更壞的是曹雄不應該望着她含情一笑，他笑動了龍玉冰滿懷柔情，她永不事人的意志，開始動搖……

這心事，自不能坦然對玉眞子講，沒法子，祇得巧言飾辯，道：「弟子不便聽師傅和悟空師伯談話，因此才冒雪賞梅。」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欺騙恩師，說過話，自己臉上倒先紅起來。

她這神情，如何能騙得過玉眞子一雙神目，不過玉眞子並沒有當時點破，師徒相處十八年，她對龍玉冰瞭解極深，如非有難言苦衷，龍玉冰絕不會騙她，當下故作相信，點點頭，道：「妳師妹病勢突然惡化，人又暈了過去，妳快些回去看看。」

龍玉冰一拜起身，抖抖身上積雪，急步向茅舍中奔去，一口氣跑到李青鸞房中。

祇見李青鸞閉着雙目，仰面臥在榻上，悟空大師急得在房中走來走去，慈眉愁鎖，一臉感傷，老和尚當眞是急瘋了心，口中喃喃自語，不知在說些甚麼。

龍玉冰一下子撲到李青鸞床上，拂着她秀髮叫道：「鸞師妹，鸞師妹……」

她連叫了七八聲，但除了聞得李青鸞微弱的鼻息聲音之外，連眼皮也未睜動一下。

突然，身後飄傳來一個清脆動人的聲音接道：「她害的甚麼病，這等厲害？」聲音不大，但却字字清晰。

龍玉冰回頭望去，祇見一個丰儀絕世的青衣少年，緩步對着臥榻走來，舉步輕逸，恍如行雲流水，絕美之中，含蘊着迫人的高華氣度，耀眼生花，使人不敢仰視。

龍玉冰還未及開口，却聽悟空大師怒道：「白雲飛！你跑來這裡作甚麼？」

白雲飛聽得一怔，停住了步，兩道冷電般的眼神，迫視在悟空臉上，慢慢的反問道：「爲甚麼我不能來？」聲音雖然甜脆動聽，但那甜脆聲音中却似含着無上威力，入耳驚心，老和尚不禁一呆。

龍玉冰在饒州客棧和她見過一面，知她出手快捷無比，心存戒懼，不自覺伸手拿起寶劍。

白雲飛冷笑一聲，緩步對她走去，直把那三尺霜鋒當作草芥，連看也不看一眼。

悟空一橫身攔在李青鸞臥榻前面，雙掌含勁當胸，蓄勢待敵，龍玉冰也一躍而起，寶劍斜垂，封住門戶。

白雲飛臉上微現詫異之色，眼光橫掠兩人一掃，投在仰臥床上的李青鸞身上，祇見她臉色蒼白，雙目緊閉，看情形似是病得十分嚴重，不覺一揚柳眉兒，怒道：「她病勢那等沉重，你們不想辦法給她醫病，却橫劍蓄勢攔我做甚？」

悟空聽得一怔，繼而又冷笑一聲，道：「她病死了，不是在稱你的心嗎？」

白雲飛再難忍受，嬌叱一聲，欺身直進，右手一舉，封住悟空當胸雙掌，左手伸縮之間，已把龍玉冰手中寶劍奪下，反手一投，寶劍直向室外飛去，劍勢快如電掣雷奔，正好把身後躍襲而來的玉眞子攻勢擋住。

她一出手，同時攻制三人，手法巧快無倫，悟空被她右手一封，早就運勁待敵的雙掌，不知怎的却再也無法劈出，反被她劃襲雙腕的指風迫退了幾步。

龍玉冰更糊塗，祇覺握劍手腕一麻，寶劍已被人奪了過去。

玉眞子本早已到了屋外，因她心感白雲飛過去療治蛇毒之恩，不便出頭當面質詢，及見白雲飛突然出手，不覺大吃一驚，知她武功高強，祇怕他兩人難以抵擋，又擔心她下手傷害李青鸞，因而仗劍一躍入室。

玉眞子那知自己剛一發動，突見一道銀虹電射而來，而且威勢極大，玉眞子祇得先求自保，振腕一劍，向那飛來銀虹擊去，祇聽一陣金鐵交响，火星四外迸飛，她雖然把白雲飛投來一劍震斜，但右腕亦被震得一麻，不禁心頭暗暗吃驚。

白雲飛一招把悟空和龍玉冰兩人迫開，一進步到了李青鸞床邊，伸手摸着她額角，低喚了兩聲「鸞妹妹，鸞妹妹。」

這時，悟空大師、玉眞子都已躍到了李青鸞榻邊，緊靠白雲飛身後站着，兩人都運功蓄勢，含勁待上，祇要白雲飛有加害李青鸞之意，立即一齊劈出。

但白雲飛却十分鎭靜，白雲飛對悟空及玉眞子含勁待發的掌勢，渾如不覺，慢慢的轉過頭來，問道：「她怎麼病得那麼沉重，你們爲甚麼不早一點給她醫治呢？」說着話，兩道冷電般的眼神，緩緩從玉眞子等臉上掃過。

玉眞子一觸到她的眼光，心中

驟然浮現出在饒州療毒情景，一陣惶愧，不覺把運勁待發的掌勢，緩緩垂下。

悟空一側臉，避開白雲飛的眼光，冷冷笑道：「她爲想念馬君武，冒着風雪站在一個高峯上盼望他歸來，數日夜不言不食，被山中積存的萬年冰雪陰寒侵傷了體內經脈……」

話到這兒，突聽得白雲飛啊了一聲，粉臉變色，大眼睛眨兩眨，神光迫人，盯在悟空臉上追問道：「甚麼?馬君武還沒有回到金頂峯來?」

悟空冷笑一聲，答道：「不放馬君武回來也罷了，還遣派曹雄對李青鸞暗下毒手，那才是心比蛇蝎!」

白雲飛似乎沒留心悟空答些甚麼，仰臉凝思了一陣，自言自語說道：「他送我到括蒼山後，第二天就留書不辭而別，屈指已七個多月，無論如何，他也該早到家了?莫非是在路上出了事情?」

玉眞子冷眼旁觀，看白雲飛驚愕神情，似非故意做作，正想開口把事情問清楚，悟空已搶先說道：「祇怕他還在括蒼山沒有動身吧?」

白雲飛祇氣得打了個顫抖，右手一揚，突又緩緩收下，從懷中取出一紙白箋，遞到玉眞子手中，冷笑一聲，道：「這是他留給我的告別信，妳看看是不是他的筆跡?」

玉眞子展開白箋，祇見上面寫道：

「弟子愚質，承黛姊不棄折節下交，馬君武何幸如之，本應待玉體康復再走，乃因師門正值多事之秋，弟忝爲崑崙門下弟子，豈能托護黛姊，獨善其身，西望師恩，歸心似箭，留書依依，祈祝早復。馬君武手上。」下欵留書日期，五月十七，距此時已半年以上。

玉眞子看完信，白雲飛輕輕歎息一聲，道：「當時我正療息傷勢，待我傷癒後，他已走了旬日之久……」說時一頓，沉吟良久，接道：「這半年時間中，我因趕習一點武功，並未離開括蒼山一步……」

玉眞子看完馬君武留書，又聽了白雲飛幾句話，心中已明白確實錯疑人家了。當下合掌一禮，接道：「白姑娘如果不親身來此，我們確實難以料得出事情經過這樣單純，再加幾點巧合，使我們錯怪了姑娘。」說着，歎息一聲，把曹雄替李青鸞療傷的事情經過，很詳盡的說了一遍。

白雲飛凄惋一笑，道：「既有這些巧合，你們錯疑我，自是難怪，當前最爲要緊的事，是先把李妹妹的傷勢醫好再說。」說罷，伏下身子，很細心的查看李青鸞傷勢。

悟空、玉眞子、龍玉冰，六道眼神，一齊投集在白雲飛臉上，三個人心中都明白，李青鸞能否得救，在此一舉。

祇見白雲飛臉上的神情，隨着她在李青鸞身上移動的兩手，逐漸緊張起來，終於她臉上變成了一種茫無所措的神色，停下手，歎口氣，慢慢的轉過臉，道：「她全身奇經八脈暢通無阻，實難找出傷在何處。」

兩句話直如萬把利劍洞穿了悟空的心，登時急得老和尙頭上汗水如雨，祇聽他長長歎息一聲，合掌宣了一聲佛號，吟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着相三十年，仍然積塵埃。」說完，陡然轉身，大踏步向室外奔去。

玉眞子吃了一驚，急起一躍，擋在門口，說道：「鸞兒並非已無救，你如何能夠走得?」

悟空笑道：「和尙已無牽無掛，祇餘下搏殺胡南平一樁心事未了……」急步走入自己臥室，匆匆整理一點應用之物，提着禪杖出來。

玉眞子心頭一急，拔劍攔住去路，道：「大師行志既決，玉眞子自是不能堅於挽留，還但望能多留半日，待我大師兄回來後，再走也不遲。」

悟空臉色一沉，怒道：「如果他今天不回來呢?」

玉眞子大笑道：「至遲不超過今天晚上，如果今夜我大師兄還不回來，大師明晨一早請走，玉眞子絕不再挽留就是。」

悟空冷笑一聲，道：「我恨不能生雙翼飛離此地，片刻時間我也不願多留，遑論一宵之久，妳快些讓開去路，免傷我們和氣。」

玉眞子急道：「你如這等負氣而去，大師兄問我時，叫我如何回答?」

悟空一掄手中禪杖，厲聲喝道：「妳如再要攔我去路，可別怪老衲翻臉不認人!」

悟空聞得李青鸞沒救之後，心神受到極大震動，這滿含悲慟一走，勢必要到黔北天龍帮去找胡南平拚命，那無疑投身入龍潭虎穴，後果實在可悲，想一想，還是不能放他，忍下一口氣，橫劍笑道：「你和我大師兄數十年相交莫逆，助他到括蒼山搜尋秘笈，義薄雲天；爲我玉眞子冒險去大覺寺求雪參菓，恩義尤重；承你看得起我們崑崙派，讓鸞兒拜投到我的門下……」

玉眞子話未說完，悟空已怒聲接道：「她要不拜投你們崑崙門下，也許她還死不了。」

玉眞子臉色一變，道：「大師怎麼能這樣强詞奪理?崑崙派門下弟子也不止李青鸞一個，再說也不是我們崑崙派强把她收到門下。」

老和尙懲了一肚子悲忿怒火，出言已不思索，話出口後也覺說重了一點。

玉眞子心中決定不管如何，先把他留住再說，振劍一揮，大聲叫道：「大師如不待我大師兄回來，祇怕沒有這麼容易走得。」

悟空大師狂笑一聲，掄起一股杖風，道：「祇怕妳擋不住老衲禪杖。」

玉眞子心知已非言詞能留得住他，揚了揚手中寶劍道：「這倒未必見得!」

悟空舉起手中禪杖後，又緩緩放下，長歎一聲，轉身幾個縱躍，躍到了幾丈之外，他心中雖然塡滿着傷痛悲忿，但還能勉强維持一點理智不失，辨識大體。

但玉眞子心頭却大急起來，一挫腰施出「蜻蜓三點水」身法連着幾個縱躍，躍到悟空前面，翻身攔住去路。

悟空感懷李青鸞傷重難救，五內如焚，一腔怨恨之氣，早就轉到三淸觀主及玉眞子等身上，持數十年佛法修行，使一點靈性未失，才勉强忍住未和玉眞子動手，那裏還能再受玉眞子三番五次攔路撩撥，大喝一聲，揮杖搶攻，瞬息間掃擊五杖。

這五杖都是他生平絕學，二十四式降龍杖法中招術，着着威猛無倫，玉眞子連跳帶躲，才能讓開了他五杖劈掃，但已驚出了一身冷汗。心知如再相讓，不但難以擋住悟空，祇怕還要傷在他的杖下，心念一轉，振腕反擊，展開分光劍法，着着逼進。

老和尙怒喝一聲，揮杖迎擊，利那間，劍光霍霍，杖影似山，兩個人竟各出絕學，當眞的打起來。

纏鬥到十合左右，玉眞子突然施出追魂十二劍中連環三招「鳳起騰蛟」、「朔風狂嘯」、「霧斂雲收」劍聚一片銀光，如狂飈捲襲而上。

悟空果被玉眞子排山倒海般的劍勢，逼退了三尺左右，這就更激得老和尙怒火千丈，正待揮杖搶攻，突聽身後一個清脆熟悉的聲音喊道：「師伯，你爲甚麼要和我師傅打架?」

悟空大師回頭望去，祇見李青鸞站在丈餘外雪地上，白衣、長髮飄拂，滿臉茫然不解神色地望着兩人，白雲飛緊靠着她身後站着，眉宇間微泛怒意，雙目中神光閃動，愈覺得威儀迫人。

老和尙楞了一楞，悲忿心情登時鎭靜下來，丟掉手中禪杖，一個縱躍到了李青鸞身側，叫道：「鸞兒!妳好了麼?」

李青鸞一上步投身在和尙懷中，仰起臉，笑道：「黛姊姊本領最大，她來了，我的病不管多厲害，她也能把我醫好!你是在和我師傅打着玩麼?」

悟空大師臉一熱，笑道：「不錯，不錯，我和妳師傅在切磋武功。」

白雲飛嘴角一撇，冷笑一聲，道：「那麼大一把年紀了，還是一點沉不住氣，要是傷了人，怎麼辦呢?」

她這幾句話，也不知是指那個，反正玉眞子和悟空，都聽得臉泛紅彩。

白雲飛目睹兩人窘態，不覺嫣然一笑，又道：「也怪我一時大意，找不出她傷在何處，才害得你兩人切磋武功。」

玉眞子紅着臉笑道：「鸞兒自小就在他恩養之下長大，憐愛心切，自難免悲痛過深，這也是人情之常，不知鸞兒現在傷勢如何?」

白雲飛笑道：「鸞妹妹雖被人打通奇經八脈，但却未把經脈中侵入的陰寒迫出，反而集攻五腑，滯留不散，因而更形嚴重，現在我雖把她五腑陰寒逼散，但尙未把陰寒迫出體外……」

悟空不待白雲飛話完，就急急接口問道：「這麼說來，白姑娘也無能療治她的傷勢了?」

白雲飛兩道清澈的眼神慢慢的移到李青鸞身上，嘴角緩緩露出笑意，答道：「爲了鸞妹妹，我縱然損耗一些功力，亦無所惜，祇是有一件事，需得勞動兩位的大駕。」

悟空笑道：「白姑娘但請吩咐，赴湯蹈火，老和尙萬死不辭。」

白雲飛歎息一聲道：「現下陰寒已侵入她內腑，縱有靈丹，也難奏功，唯一療救之法是把滯留在她五腑的陰寒迫出體外，我縱然不惜耗消本身眞氣，也非一兩天時間能夠收效，以她內功而論，總得五日夜工夫，在這五日療治期間，最忌有人搗亂，一個不好，不但傷勢加重，說不定還會害鸞妹妹走火入魔，就是晚輩本身，也要蒙受極大損害，所以，必須有兩位武功極高之人，護守關期。」

悟空大師望了玉眞子一眼，道：「這樣老和尙自是責無旁貸。」

玉眞子一笑接道：「李青鸞是崑崙門下弟子，崑崙派自不能袖手旁觀，貧道當親率門下弟子，佈守關期。」

白雲飛笑道：「人多了反易壞事，有兩位已經足夠，煩請準備一些食用之物，晚輩現在就動手替她療傷。」

（未完・十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上文提要：在南北雙城的爭霸史上，北城多了一場勝績，原因是玲瓏刀、金縷衣先由南城奪得，後來又被北城搶走，這兩件寶物却是贋品，眞品仍在小神童龍兒的手中，龍兒很敬仰花滿樓，認爲他沒有和南、北城的人同流合汚……而酒鬼、旋風俠是不是花滿樓？引起很多人注意，尤其是引起師弟、師妹到處找尋，爲師兄辯解、辯護……



拚酒遭下毒　死裡得逃生

鐵釘穿喉，一擊斃命，雙刀從旋風俠肩頭滑落，呂艮、呂亮、諸葛崴頭皮發炸，目瞪口呆，從未見過這麼厲害的狠角色。

三個人還沒有想到該怎樣面對變局，旋風俠匆匆而來，又已匆匆離去，連來帶去只不過驚鴻一瞥，似是天外仙人，羞與世間的凡夫俗子爲伍。

白雲飄反應最快，咬着旋風俠的尾巴猛追不捨，放開嗓門呼喊道：「尊駕請留步，小妹有話要說。」

旋風俠脚步未停，口中說道：「妳說吧，本俠聽得見。」

「你是何人？」

「旋風俠。」

「小妹的意思是……」

「知道是本俠就夠了，不必多問。」

「爲何挺身相助？」

「爲了酒鬼，他爲了花滿樓。」

「酒鬼到底是不是我大師兄？」

「這話姑娘應該去問酒鬼本人。」

「他矢口否認。」

「那大概就不是吧。」

奔離大路，旋風俠穿入一片密林中，猶若歸林禽鳥，快速而又美妙。

白雲飄的輕功已施展至極限，可就是追趕不上，反而愈追愈遠，道：「酒鬼是何時離開馬車的？」

「三雄現身之前。」

「還好吧？」

「有酒則喜，無酒則憂。」

「我師兄的情況又怎麼？」

「逍遙自在，沒煩沒惱。」

「他現在何處？」

「未得花滿樓同意，本俠不能洩漏天機，不過，請白姑娘大放寬心，花大俠遲早會重履江湖。」

「幾時？」

「姑娘若與妳二師兄王侯拜堂成親，花滿樓必會前往恭賀。」

「小妹心堅如鐵，此事絕無可能。」

「唉，妳這是何苦，苦了妳自己，苦了王侯，也苦了花滿樓。」

「不，小妹若要嫁人，只嫁大師兄一人，否則，寧願削髮爲尼，常伴古佛青燈。」

「妳該知道，多情自古空餘恨。」

「我更明白，情到深處無怨尤。」

「唉！」

「唉！」

兩聲長歎，爲二人的交談劃上句號。

旋風俠的人影也在白雲飄的視線內完全消失。

＊　＊　＊

青龍鎮。

太白居。

既以詩仙兼酒仙李太白的大名爲店號，自然是賣酒的。

而酒鬼忝爲同好，雖仙鬼有別，仍覺得格外親切，一入青龍鎮，便走進太白居。

酒保笑臉相迎道：「客官吃些什麼？」

酒鬼的最愛只有酒，隨口吐出來一個字：「酒。」

「要不要來幾樣佐酒的菜？」

「隨便。」

「隨便？」

隨便的意思就是可多可少，可有可無，只要有酒就行，這樣的客人並不多，酒保不由的多看了幾眼，喜出望外道：「客官可是那位喝遍東南西北，到處人滿爲患的福星酒鬼？」

酒鬼成了福星，聽得心裡好舒暢，選了一個不顯眼的角落坐下來，道：「大概是吧。」

「歡迎，歡迎，」酒保眉開眼笑道：「大爺肯光臨小店，是太白居的光榮，本店願免費招待，喝什麼，吃什麼，盡管吩咐就是，別客氣。」

酒鬼還是那句老話：「隨便。」

店家可不敢太隨便，好酒好菜，猛往上送，把酒鬼當作財神來看。

生意人將本求利，算盤都很精，無非是希望酒鬼能招財進寶，引來嘉賓豪客。

果不其然，被酒保料中了，半個時辰不到，便坐無虛席。

江湖客居多，還有幾個身份不明的人。

素衣少女也赫然在座，一雙明澈而又深邃的大眼睛直勾勾的瞧着酒鬼不放。

另有一位年逾五旬，鼠目鷹鼻，留着兩撇山羊鬍的老頭子很特別，跟酒鬼的作風很相似，大口大口的猛灌黃湯，佐酒的菜餚只是二兩落花生。

一邊喝酒，還一邊搖頭晃腦的吟詩。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吟來吟去，都是李太白的佳句，而且都與酒有關，滿口的酒言酒語，吸引了不少詫異的眸光，都把他當神經病看待。

來太白居的人，沒有一個不喝酒的。

縱使醉翁之意不在酒，面前還是少不了一壺酒。

素衣少女是惟一的例外，不喝酒，吃麵。

麵吃一半，乍然輕移蓮步，移坐到酒鬼對面，輕顰淺笑道：「喂，酒鬼，咱們打個商量好不好？」

酒鬼目不斜視，聲緩言簡：「說說看。」

「想跟你賭一局。」

「賭？賭什麼？」

「賭骰子。」

少女有備而來，隨身帶有骰子，嘩啦啦的一聲響，桌面上已多了三粒白玉骰子。

酒鬼給她澆了一盆冷水道：「咱家是個窮光蛋，無錢可賭。」

素衣少女盈盈一笑，道：「賭博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賭錢，可以賭別的，譬如本姑娘若是僥倖獲勝，你只要替我辦一件事就成啦。」

話鋒一轉，笑意更濃：「話又說回來，本姑娘若是賭輸，也情願接受公子的差遣，爲奴爲僕，悉聽尊便。」

乖乖，眞是怪人怪事，一個黃花大閨女，居然甘願爲酒鬼做奴做僕，但不知有何急難須酒鬼相助？

酒鬼不假思索，立即斷然拒絕道：「抱歉，酒鬼只會喝酒，不會賭錢，也不賭別的，若是換個花樣還可以考慮。」

少女急急追問道：「換什麼花樣？」

「賭酒。」

「酒怎麼賭？」

「賭誰喝得多，多者爲贏，少者爲輸。」

這下可把少女難住了，姑娘無事不通，就是不敢沾惹杯中物，聞言大失所望，垂頭喪氣的退回原位去。

那個鼠目老頭却帶着酒壺湊過來，道：「難得遇上同好，又是同名，幸何如之，當浮一大白。」

提起酒壺，一飲而盡，當眞是一位酒中豪客。

酒鬼愕然道：「你說咱倆同名？」

「沒有錯。」

「怎麼說？」

「都是酒鬼，你是小酒鬼，我是老酒鬼。」

「哦，原來是鼎鼎大名的老酒鬼常醉常前輩。」

「不敢，不敢，常醉徒具虛名，在醉中過活的日子一年還不到三百天。」

酒鬼今天很清醒，從來不曾說過這麼多話，瞄了老酒鬼常醉一眼，道：「常前輩有何見教？」

老酒鬼鼠目一翻，笑容可掬的道：「見教不敢當，想跟老弟台賭

一賭。」

「賭錢？」

「那多俗氣。」

「賭酒？」

「當然！」

「怎樣賭？」

「照老弟台的辦法，多者爲贏，少者爲輸。」

雙目微抬，掃視全店一週後，常醉續道：「不必另下賭注，輸者付賬，贏者白喝即可。」

方法不錯，簡單公平，又極富挑戰性與趣味性，酒鬼正感獨酌無聊乏味，馬上滿口答應下來。

可樂壞了店家，搬來一大缸燒刀子。

所有食客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這邊來，靜觀老酒鬼與小酒鬼拚酒。

不用壺，用碗，用大碗。

一大碗一大碗的往嘴裡灌。

像是牛飲，速度之快，見所未見，片刻工夫不到，便已各飲十大碗。

二人皆氣定神閑，臉不改色，彷彿只是淺嚐，尚未盡興，距醉意還遠得很。

大伙兒都停箸不動，數十隻眼珠子一瞬不瞬的盯着老少二酒鬼開懷暢飲。

酒香四溢，碗碗都是十分滿。豪情千雲，次次都是一飲乾。

酒逢對手，喝得痛快淋漓。各不相讓，至今勝負難分。

素衣少女看得直皺眉頭，暗道：「從未見過這麼能喝的男人，天曉得喝到幾時才能分出輸贏，跟蹤酒鬼已久，迄未查出是否花滿樓，我的事又怕夜長夢多，不能再拖。」

思緒未了，異事陡生，酒鬼噗通！一聲，摔倒在地，臉色鐵青，嘴唇發黑，口角還有黑色的泡沫溢出。

經驗告訴她這是中毒的現象，少女飛也似的衝過去，一把揪住剛醉伏在餐桌上的老酒鬼常醉，將他强行拉起來，疾言厲色的喝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老酒鬼睜開醉眼，睨視着小酒鬼，又乾了一碗酒，答非所問的道：「他輸了。」

「本姑娘問你，是不是你下的毒？」

「酒鬼只會喝酒，不會用毒。」

「那他怎會中毒倒地？」

「妳問我，老酒鬼問誰？」

推得一乾二淨不算，又舀了一碗酒，吟起李太白的名句來：「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

月字未出，人已大醉，活像一堆爛泥，軟塌塌地癱在桌上，不省人事。

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酒鬼危在旦夕，那有閑工夫跟老酒鬼理論，少女自掏腰包，代付酒賬，雇了一輛馬車，將酒鬼載走。

有人在背後嘀咕道：「算他走運，艷福不淺，先是白雲飄，現在又多了一位俏佳人，不知佳人居心何在？不知酒鬼是禍是福？」

＊ ＊ ＊

一帖堂，位於縣城北大街，是一家藥舖。

主人姓包名癒，號一帖先生。

據說，不論任何疑難雜症，只要來到一帖堂，一定包癒，而且只用一帖，用不到第二帖。

因此，包癒、一帖先生之名不脛而走，遠近皆知。

江湖上的朋友因而又送了他一個雅號——神醫。

這日午間，神醫包癒正在診室後方的一間精緻小屋內午睡，被一陣「篤！篤！篤！」的敲擊聲驚醒。

原來有人扣打窗框。

人在窗外，看在一帖先生眼中的只是一個影子。

包癒起身道：「誰？」

窗外人答說：「我！」

從聲音上可以聽出是個男的，年齡不大，包一帖追問道：「究竟是那位？」

窗外人聲冷詞寒，像是長官命令部屬道：「別管我是誰，也不准開窗，不得聲張，就站在原地別動，若敢輕率行事，就要你的老命。」

颼！一支比南城的柳葉飛刀還要薄小的飛刀，從窗隙中飛進來，不偏不倚的插在包癒胸前的一枚衣扣上。

這一手不簡單，必係一流高手，包癒雙手發抖，臉色發青，戰戰兢兢的道：「大俠可是缺盤纏，小老兒願意孝敬，千萬別傷人。」

有錢有勢的人都怕死，古今中外都一樣，偏巧窗外人却與衆不同道：「老子不要錢，只要你聽話，替我辦一件事。」

「什麼事？」

「稍待有一個病人來求診，須特別照顧。」

「怎樣的病人？」

「一名酒鬼。」

「所得何病？」

「中毒。」

「沒問題，一帖堂保証會全力救治。」

「恰恰相反，老子要你把他幹掉！」

醫生的職責是救人，殺人的勾當從來沒幹過，包癒驚惶失色道：「小老兒只能救人，不能殺人。」

「今天非殺不可。」

「此事有違天意，實在……」

「你不殺人，老子就殺你！」

颼！又是一支飛刀射來，這一次更險，掠頂而過，削下一綹頭髮來，包一帖魂飛魄散，臉無人色。

窗外人的聲音更冷峻道：「這只是示警，再不聽命，就叫你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包一帖牙齒打戰，聲音顫抖不止道：「好吧，小老兒盡力而爲就是，也許大俠所說的那個酒鬼根本不會來。」

「一定會來，由一位身穿素衣的姑娘陪伴。」

「縣城裡的藥舖很多，隨處皆是。」

「可是，精於解毒者僅你包一帖一人。」

「大俠要小老兒怎樣做？」

「毒上加毒，斷絕他活命的機會。」

「大俠何不親自出手？」

「老子有所不便。」

窗外人不願久留，接着又道：「大爺沒工夫跟你磨牙，言盡於此，事情一旦辦成，必有後報，倘若失誤債事，就告訴家人準備辦後事吧，再見！」

聲寂，人杳。

包一帖全身濕透，是冷汗。

他多麼希望酒鬼不要上門來，爲彼此留一條生路。

不幸的是，窗外人去後沒多久，一帖堂的門外便停下一輛馬車，有一位身穿素衣的姑娘扶着一個岌岌可危的病人走進來。

一進門少女就迫不及待的道：「請問那位是神醫包一帖包大夫？」

包癒神色凝重，趨前道：「正是老漢我。」

「我這位朋友被人在酒中下毒，請包前輩速施妙手，救救他。」

「請問貴友如何稱呼？」

「大家都叫他酒鬼。」

酒鬼來了，包一帖心亂如麻，俯下身來，一面審視一面道：「在那裡中的毒？時間多久了？」

素衣少女道：「在青龍鎮，已有一個多時辰。」

酒鬼臉色變黑，嘴唇發紫，已是奄奄一息，包癒唉聲歎氣的道：「中的是斷魂散，頂多還有一個時辰可活。」

少女花容驟變，焦灼而又絕望，駭異不已的道：「斷魂散？毒美人西門翠的獨門毒藥？」

包一帖頷首道：「不錯，是西門翠的獨門毒藥，只有她才有解藥。」

「前輩解得了嗎？」

「難，難，難啊！」

「時間緊迫，一個時辰之內不可能找到毒美人，包前輩乃一代神醫，無論如何務必要設法救救他。」

少女急人之急，以近乎乞憐的語氣道：「救人第一，活命爲先，不必考慮費用多寡，再多的診費小女子也會如數照付，務請費神救他一命。」

包神醫做的是救人的事業。

如今却必須殺人。

他不殺人，窗外人就會殺他。

思慮再三，天人交戰，暗中橫一橫心，咬一咬牙，終於作出痛苦的決定，爲了救自己，只有犧牲別人，道：「老朽盡力而爲就是，能否起死回生，可沒有一點把握，姑娘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包一帖行事謹慎，爲防節外生枝，又鄭重其事的道：「斷魂散絕毒無比，活命的機會微乎其微，只能死馬當作活馬醫，若未能救活，請勿見怪。」

弦外之音很明白，酒鬼死定了，即使有一絲一毫活命的機會，也必會死在包癒之手。

少女不明就裡，錯把魔鬼當神仙，聲急語快的道：「生死由命，成敗在天，如果老天定要酒鬼死，死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絕不會怪罪他人，前輩快請投方用藥吧。」

包神醫心意已決，不再猶豫，立即親自抓了一帖藥，交給素衣少女道：「如命不該絕，一帖便可回春，反之也不必再來了，準備辦後事。」

進了一帖堂，等於進了鬼門關，酒鬼必死無疑。

包癒眞正的用意是，希望酒鬼死在外面，這樣眼不見，心不煩，免得良心不安，甚至毀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砸了一帖堂的金字招牌。

素衣少女另有難處，好言懇求道：「我們出門在外，諸多不便，請貴堂的伙計費神代煎，小女子自當另行酬謝，絕不食言。」

要求並不過分，拒絕的話包一帖很難啟齒，只好答應代煎，命少女扶着酒鬼至別室等候。

原因還是不忍眼見酒鬼死在面前，使自己飽受良心的譴責。

酒鬼的情況越來越差，臉如死灰，氣若游絲。

少女也不知是純粹爲救人而救人，或是另有所圖，始終小心翼翼地守護在側，寸步不離。

約莫苦候了一頓飯的工夫，一帖堂的一名小夥計端着一碗熱騰騰的藥湯走進來，道：「藥煎好了，請趁熱服下，大夫交代，最好儘速離開，找一家旅店歇着吧。」

少女接過藥碗，發覺很燙，先放在桌上，取出一個精巧別緻的錢包來，笑道：「包神醫有沒有說一共多少錢？」

夥計道：「我家老爺慈悲爲懷，願免費義診，分文不收，這一

帖藥服下去，要好很快就會好起來，不好也無能爲力，不必再來了。」

話完，人也跟着悄然退出。

少女爲人謹慎，行事小心，女人應有的美德幾乎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捧着碗，輕啟朱唇，吹了好一會兒，覺得冷熱適度時，這才將酒鬼扶直坐起，撬開嘴巴，一口一口的慢慢餵。

像極了慈母在哺育幼兒。

可歎的是，餵的是毒液，而非乳汁。

要命的毒液在一滴一滴往下灌。

酒鬼的生命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死神已在招手。

小鬼準備牽魂。

生命的終點就在前面。

終於，藥喝完了，少女如釋重負，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然而，酒鬼並未立即毒發身亡，亦無任何甦醒的跡象，仍自渾渾噩噩，徘徊在生與死的邊緣。

一陣步履之聲傳處，小夥計又去而復返，一照面便說：「藥喝完了吧？」

少女笑臉相迎道：「喝完了。」

「喝完就走吧，找不到旅店就麻煩了。」

「知道，等藥行開後我們馬上走。」

「咦，奇怪啊。」

「那裡不對？」

「這人分明已無藥可救，現在好像有了變化，出現奇蹟。」

不錯，是有了變化，出現奇蹟，先是臉部的黑氣逐漸散去，接着四肢也有了動靜，看樣子隨時隨地都有醒轉的可能。

小夥計本是來探消息的，見此情狀，驚異不已，多一句話也不敢說，扭頭就走。

神醫包一帖很快便出現在少女眼前。

酒鬼的狀況又有進展，眼已睜開，神智已醒。

這對包癒而言，可不是好消息，甚至是天大的噩耗，沒殺掉酒鬼，那窗外人一定不會放過他。

更令他納悶的是，自己下的本是催命毒藥，酒鬼怎會不死反活？

是以毒攻毒，陰錯陽差，產生毒葯相尅的效用？

還是被人掉了包？

或另有其他不明的原因？

包癒滿腹狐疑，心裡發冷，情不自禁的摸一摸自己的脖子，表面上則又不能不裝出一副欣喜的模樣，道：「好極了，好極了，毒美人西門翠的斷魂散絕毒無比，事先老朽連一點信心都沒有。」

素衣少女轉憂爲喜道：「那裡，包前輩過謙了，醫術果然高明，不愧是神醫。」

普普通通的一句客氣話，聽在包一帖耳中却如萬箭穿心，道：「姑娘快別這樣說，是這位小哥福大命大，包某不敢居功。」

這時，酒鬼已完全清醒，試着要站起來，少女急忙上前扶了一把，幫他站直。

忽覺一陣暈眩，酒鬼張口欲嘔，包神醫靈機一動，見有機可乘，及時說道：「姑娘請一邊站，讓老朽來助他一臂力。」

「不必，站遠點，黃鼠狼給鷄拜年，你準沒安好心。」

發話者是小神童龍兒，說話之初人尚在門外，話說一半已大步而入，盯住神醫包一帖。

鐵膽孫飛虎緊隨在後，將酒鬼攙至近旁的一隻水缸前，輕輕的拍打着後背，道：「酒鬼，想吐就吐吧，把肚子裡的毒酒全部吐出來就沒事啦。」

哇！哇！酒鬼張嘴就吐。

都是黑水。

酒臭沖天。

吐出了酒。

吐出了水。

吐出了膽汁。

吐了大半缸，轉危爲安，人却虛弱不堪，一張臉白蒼蒼的，血色全無，仿若大病之人。

孫飛虎道：「老弟，坐下來，孫某助你行功。」

酒鬼一語未發，依言盤膝坐好，以內家吐納之法運氣行功。

孫飛虎就坐在酒鬼身後，氣提丹田，功行雙臂，雙掌緊貼在他後背，將自身的眞力緩緩導入酒鬼體內。

很快便發覺，酒鬼內力之深遠，在他想像之上甚多，暗道：「這個酒鬼究係何方神聖，除花滿樓之外眞還想不出有誰能有此深厚修爲。」

眼觀鼻，鼻觀心，靜心澄慮，靈智空明，功行四肢百骸，氣達十二層樓，酒鬼頭頂熱氣騰騰，臉色亦漸趨紅潤，大約過了半刻之久，始大功告成，雙雙挺身站起。

酒鬼精神極佳，神智亦較平常清醒，環顧衆人一眼，抱拳爲禮道：「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小神童龍兒有意見：「別人都可以謝，也應該謝，有一個人却不但不必謝，反而應該狠狠的揍一頓。」

素衣少女大惑不解道：「是那位？」

小神童指着包一帖道：「就是這個貪生怕死，草菅人命，不顧他人死活的狗屁大夫。」

少女聽得一呆，道：「不對吧，沒有包神醫，酒鬼可能已經一

命歸陰，算起來包前輩應居首功，小友何出此言？」

包癒亦道：「是啊，斷魂散的奇毒是老夫所解，小娃兒請勿血口噴人。」

龍兒嗤之以鼻，語冷如冰道：「哼，少來這套，別再自欺欺人啦，站在窗外的那個神秘人跟你的談話本少爺已全部聽在耳中。」

這是鐵的事實，並無半句虛語，小神童如數家珍，將當時的談話一五一十一字不漏的抖出來。

少女怒溢雙眉。

酒鬼如夢初醒。

包神醫則呆若木鷄，啞口無言。

小神童龍兒雙目如電，詞鋒逼人道：「老頭兒，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包一帖不甘認栽，當然有話：「小娃兒所言固非虛構，老夫也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並未照那窗外之人的話去做，事實擺在眼前，這位中毒的朋友已還魂復活，好端端的站在大家面前。」

小神童破口大駡道：「你老而無耻，不要臉，自己心裡有數，下的是催命毒藥，救人者另有其人。」

「誰呀？」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莫非是娃兒你？」

「當然是本少爺。」

「你懂得醫術？」

「比你姓包的多一點點。」

「西門翠的斷魂散非同小可，娃兒……」

「本少爺乃藥王之王，醫神之神，無病不可醫，無毒不可解。」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小神童幾乎無所不能，少女與酒鬼相顧愕然，疑雲重重，怎麼也想不到武林中會有這麼一位小小的大人物，身世來歷，功力修爲，一切皆如謎似霧，莫測高深。

神醫包癒力持鎮定道：「藥材是老朽親手所抓，藥汁是一帖堂的小夥計親手煎的，不知小娃兒是如何下手掉包？」

小神童龍兒神氣活現的道：「事情簡單，你那位寶貝夥計上茅房撒尿，正好下手掉包。」

包一帖住口了，無詞可辯，無話可說。

酒鬼說話了，目注小神童，道：「小友可知窗外人是那一個？」

龍兒搖搖頭，道：「當時，本少爺距離不近，聞其聲未見其人，想要追趕時已不知去向。」

素衣少女凝視着神醫包癒道：「你是當事人，理當一淸二楚吧？」

包一帖堆下來一張苦瓜臉，誠恐誠惶的道：「恰恰相反，此人身份如謎，小老兒也一無所知。」

「你們之間毫無關係？」

「根本素昧平生。」

「那他怎會找上你？」

「此乃無妄之災，老朽顯然是被他選爲借刀殺人的工具，只能說是倒霉。」

事實也確是如此，包癒受人脅迫，充當別人殺人的工具，嚴格說來他自己同樣是個被害者。

少女是個明理的人，未加深究，道：「最低限度，此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不能說不知道吧？」

包一帖想了想，道：「是個年輕男子。」

「多年輕？」

「約莫二十上下。」

「如果再來找你，聽得出來嗎？」

「應該可以。」

「以前可曾聽過？」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也就是說，聽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是的。」

「想想看，是那一個？」

神醫包癒沉思許久，忽然發出一聲驚呼，道：「老朽想起來了，這人可能是花滿樓。」

這人陷害的對象是酒鬼。

很多人認爲酒鬼就是花滿樓。

花滿樓自然不會算計花滿樓。

那麼，這句話的意思應是，可能是與花滿樓有關係的人。

然而，花滿樓是名人，是大俠，是天下第一高手，相識滿天下，與他有關係的人多如牛毛，怎麼去找，怎麼去尋？

此事關係重大，大家都伸長了耳朵，靜待下文。

奈何已無下文，猛可間，從門外射進來一把飛刀，正是前此射穿包癒衣扣的那一種，比南城的柳葉飛刀更短小精緻，手法尤其詭異巧妙，當衆人警覺時已近在眼前。

這次目標不是衣扣。

而是包一帖的咽喉要害，當場一刀穿喉而亡，顯然是爲滅口而殺人。

「什麼人？」

三條人影，三聲吼，素衣少女、小神童龍兒與鐵膽孫飛虎反應敏銳，一齊穿窗奪門而出。

還是晚了，來人動作更快，飛刀一出手便轉身回奔，已越牆而過，僅僅看到一個模糊不清的背影。

小神童不遑多想，道了一聲：「咱們追！」立與孫飛虎聯袂追下去。

素衣少女遲疑一下，則返回屋內。

（未完・三）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逃荒遇山賊　幾番爲奪糧

英雄不論出身低，花子一樣當英雄，那個年頭啊，十個人中大半都是叫化子！

爲甚麼十人之中大半是花子，唉，我告訴你，大黃河兩岸二十七個大小縣份鬧災荒已三個年頭了！

頭一年鬧洪水，黃河七個地方決了口，不但淹死幾十萬人，便田裡莊稼全完了。

第二年趕種莊稼長一半，唉，冒出蝗蟲千千萬，遮天蓋地飛過田，田裡便立刻清潔溜溜了。

第三年天公忘了下雨吧，每塊田比石板還硬幾分，留下的種糧也完了。

想想看，誰家存糧吃三年，富人也成窮光蛋！

有道是：天作孽猶可說，自作孽不可活。李自成那幫潑皮到河南，一個個殺人不眨眼，沒多久，中原已是十室九空了！

* * *

走過中嶽廟，繞過小山三里半便是少林寺了，隔着一條五七丈寬的山溝，遙看對面高山峯上，有個小小山洞，那洞雖然只夠爬進一人，但洞深幽邃，乃少林達摩祖師坐化的地方，故又叫達摩洞！

此刻，有個年輕和尚跪在達摩洞口不起來，他已經跪了大半天了。

「師父，徒兒求你，師父不走，徒兒也不走，師父，咱們寺中除了藏經樓兩位師叔外，全部走了，大伙說得對，年成鬧災荒，誰還上山來燒香，如今寺中存糧也不多，只夠兩位師叔每天一頓包穀湯，師父，雲遊南方去，也比餓死在這裡好……」

這年輕和尚說着同樣的話已不知幾遍了，但洞中就是沒回音。

天快亮了，一縷曙光照過來，那年輕和尚指着山下又說道：「師父，出來吧，空空陪師父走天涯！」

小和尚爬在地上往洞內瞧，不由一聲低呼道：「師父，你……」

這年輕和尚急了，立刻伸手洞中摸，窩窩頭他撈出七個全是半塊的。

年輕和尚看着這些窩窩頭低呼道：「師父，徒兒每天送的半塊窩窩頭，你老沒吃呀，這……」

年輕和尚急又把上身擠進洞口裡面去，不由得愴然淚下的道：「師父，你老…… 早坐化了……啊！」

年輕和尚叫空空，乃少林年輕一輩中的高手，他對着洞口猛叩首，頭碰石頭「彭彭」响，再响也不會把他的頭撞破，因爲空空和尚練了鐵頭功！

「師父，天堂路你老慢慢走，徒兒空空這就走了，有一天年景好過來，空空再回來陪師父！」

這空空和尚遂把乾如石塊的七個半塊窩窩頭揣進他的灰衫袋裡，黯然神傷神的下山去了。

當他走過少林寺門前，還忍不住的跪了下來，少林寺守山門的左右亨哈二將，依然是那麼偉岸嚇人，只不過少林山門深鎖，更不見有甚麼朝山的人了。

* * *

離開少林寺，空空和尚往南行，他懷中揣着乾巴巴的窩窩頭，這一天他走了九十里，才吃了一個窩窩頭！

就在距離伊陽十八里，有個村莊住的是外地人，因爲這村莊上的人早就逃荒去了。

外地人一共兩個家族，一姓席一姓李，兩個家族各有二十幾口人！

天快黑了吧，只見兩個半百老人各自拉着個一歲多一點的娃娃在抹淚，那地方是個乾巴巴的小土坡，大道繞過這土坡，也正是往伊陽的路！

空空和尚便是往這條大路過來！

空空和尚也看到乾土坡上的兩個老人了，他奇怪，這兩人爲甚麼各自抱着個娃兒在哭泣！

空空和尚忍不住閃到暗處聽，他也吃一驚！

一個半百灰髮老者道：「小寶呀，只怪你生不逢時鬧飢荒，席家無力把你養活大，唉！指望你下回投胎投個好人家，可別怨爺爺狠心腸喲！」

另一個老者也叨唸道：「孩子呀，咱們早晚在飢寒道上會面的，你只不過早走一兩天，唉，怨也只能怨天不開眼，餓死這麼多的人還不心軟！」

兩個老人說完再抹淚，然後再把兩個娃兒交換，姓席的接過姓李的娃兒，姓李的再把姓席的娃兒抱，兩個老人唏噓了！

這兩個人各抱對方的娃兒分開來，土坡上兩人各自拔出一把尖刀，兩個人不流淚了，兩個人惡狠狠的直瞪眼，彷彿同手上的娃兒有仇似的！

忽然間，姓李的一刀插進手上娃兒心上。

「哇！」

那娃兒只哭叫一聲就死了！

姓席的猛回頭，他大叫道：「小寶……」

姓席的叫了這一聲，也學刀往手上娃兒肚皮上戳去！

「不可以！」

這一聲乃是空空和尚叫的，他話聲剛落，已站在姓席的老者面前了。

姓席的老者猛一怔，道：「和尚你……」

空空和尚道：「你們怎可殺娃兒，你們這是幹甚麼？」

姓席的老者手上緊抓那娃兒，一手去推空空和尚道：「和尚，誰要你多事？」

空空和尚再看另一老者，姓李老者已托着個死娃兒往土坡另一面奔去，刹時不見了！

空空和尚吃一驚道：「我明白了！」

姓席的吼道：「你和尚知道甚麼？」

空空和尚道：「你們兩家交換娃兒，爲的是吃別人的娃兒果腹了！」

姓席的神色一厲，道：「和尚，你說對了，咱們席家二十七口人就快一個個倒斃了，可是誰會忍心把自己的娃兒殺來吃？」

空空和尚道：「所以你們兩家來個交換，然後方能下得了手！」

姓席的道：「不錯，和尚呀，你快走開，你沒看咱的小孫已被李家殺了，他們拿去下鍋煮，可也不會傷感情！」

空空和尚道：「爲何不趕快往南邊呀，南邊有大戶，討個稀飯甚麼的，也比吃娃兒的好多了！」

姓席的道：「就是餓得走不動，咱們方才出此下策的！」

空空和尚忙自懷中把幾個半邊窩窩頭取在手上，他舉到姓席老者面前，道：「別殺這娃兒，我這些窩窩頭全是你的了！」

姓席的老者一瞪眼道：「和尚，你吃甚麼？」

空空和尚道：「我還撐得住，但求別殺這孩子！」

姓席的也不多客套，立刻把幾塊窩窩頭揣懷裡，空空和尚很高興，他低頭看向那娃兒，不料有鮮血往地上滴，嚇得空空和尚低呼一聲道：「你……」

姓席的把娃兒轉個身，他的尖刀早插在娃兒肚皮裡面一大截！

這老者臉無表情的道：「和尚呀，你是慈悲爲懷，可是你怎不想想，他們姓李的殺了我的乖孫，我如果放了這娃兒，我的族人面前我無交代，和尚，年成不好，每天有多少人餓死，你知道嗎？」

空空和尚當然知道，少林和尚除了不能走的那些，能跑的早跑光了！

空空和尚一聲嘆道：「罪過，罪過呀！」

那姓席老者指着大片斜坡土地，又道：「和尚呀，咱們前些時候吃的是觀音土、榆樹皮，一根金條換了五張蔥餅給我的媳婦吃，她懷孕六個月，萬一餓死那可是一屍二命，夠淒慘了！」

空空和尚搖頭，他這就要走

了，姓席的老者立刻叫住空空和尚，道：「和尚，你別走！」

空空和尚道：「施主，你還有指教？」

姓席老者道：「跟我來吧，多多少少的你和尚也可以喝上半碗湯吧！」

空空和尚道：「喝湯？什麼湯？」

姓席老者道：「當然是肉湯呀！」

空空和尚指着已死的娃兒，吃驚的道：「煮了這小娃兒呀，我……喝不下去。」

乾乾一聲嘆惜，姓席老者道：「別說喝不下去，若非你給了我幾塊窩窩頭，我怎會叫你喝肉湯？和尚，人餓急了便什麼都吃得下。」

空空和尚道：「娃兒肉吃完以後呢？你們再殺人？」

姓席老者道：「咱們盡快往南邊走，和尚，你好像也是去南邊的呢？」

空空和尚點點頭道：「不錯，我已走了一天，正打算連夜去南邊的。」

姓席老者道：「別趕夜路了，你和尚是好人，就同咱們一起吧，明日一早再上路。」

空空和尚道：「我可以同你們一起，但我是出家人，我可不能吃這娃兒的肉。」

姓席老者一個苦笑，他取出一塊窩窩頭，用力的撕開一半送到空空和尚面前，道：「你收下，餓了吃一口也好挨饑寒。」

七個半塊窩窩頭原是空空和尚的，不料這老者却只給空空和尚半塊，還帶點不捨得的樣子。

接過那一小半窩窩頭，空空和尚不敢吃，立刻揣進袋子裡，他跟着姓席老者往斜坡另一邊走去。

* * *

那是一小段石堤，石堤是防山洪的，月光之下看不準，約莫有那麼二十幾個男女老少吧！

如果再仔細看，除了有個女人在掩臉哭泣之外，別的人全木然的直瞪眼。

現在，老者抱着死娃兒站在石堤一端了。

和尚也站在那兒看着這些人，他心中不忍，不知這些人如何吃這娃兒了。

* * *

姓席老者忽然舉着死娃子，他粗聲的道：「孩子，媳婦，姓李的眞狠心，他當場弄死咱的孫，你們說，咱們應該怎麼做？」

當場就有人吼叫道：「一報還一報，來而不往非禮也，咱們也弄死他們的！」

有個女人也尖叫道：「這也是仇啊，有仇不報非君子，由我升火咱們煮來吃。」

這就是叫大伙先在心中充滿敵意與仇恨，如此便會吃得心安理得了。

就見這女人拉了另一女人，一個支鍋升起火，另一個把個大木盆拉在石堤上，有個中年漢提了木桶去找水，大伙這就要煮娃兒了。

一塊木板取出來，姓席的老者把死了的娃兒放在木板上，他還直搖頭，口中喃喃的道：「娃兒，別怪我老人家，要怪便怪老天，老天生了咱們，却要活活餓死咱們，老天不開眼呀，還鬧流寇。」

空空和尚不想看，他背着坐在石堤另一邊。

於是，「彭彭」之聲響起來，嘩啦啦一塊塊人肉抛入大鐵鍋裡，只見有個女人偏低了頭，對着鍋下面的火不停的吹，她吹得「呼呼」響……

沒有鹽也沒有油，就那麼煮了一鍋肉，肉還未煮熟，老者已高聲叫道：「過來，過來，都過來。」

二十幾個男人過來了，刹時圍在鍋四週，老者指着鍋裡肉，他對大伙來個「再教育」。

老者爲什麼要對大伙「再教育」？聽了便知道。

他指着大鍋道：「這是山坡那面姓李家的娃兒，姓李的先殺了咱們席家的娃兒，這時候怕是早把咱們的娃兒分食下肚了。」

他重重的嘆了一口氣，又道：「怪天不開眼，害咱們三年沒收成，怪地太渾蛋，冒出那麼多的蝗蟲來，天地不容咱們活，殺兒充饑沒奈何。」

這時候誰還聽得進這些話，這時候大伙雙目直瞪大鍋裡面的娃兒肉。

有人對吃人肉有經驗，十歲以下的娃兒肉是嫩香的，再大些的人肉是酸的，老頭子的肉澀又酸難下嚥。

姓席老者是想叫大伙別把人肉當成了不可食的東西，這樣大伙就好下嚥了。

其實，大伙已經餓了三天，只喝山坡下水溝的混水幾口而已，如今見鍋裡煮的肉，誰還想它能不能吃？

只見一個個露出貪婪的眼神，磨掌霍霍準備搶了。

老者一看一聲吼道：「排隊！」怎麼排法，你擠我推亂七八糟的。

老者手一揮道：「長幼有序，不能失了禮數。」

於是，很快的二十幾個男女老少排成了一行，站得十分整齊，這光景令一邊趺坐的空空和尚直搖頭。

* * *

一個娃兒身上有多少肉？去頭去骨也不過五七斤那麼多，二十幾個人來分食，連湯帶肉每人吃一碗。

姓席老者走近空空和尚，道：「和尚，你不想吃一些嗎？」

空空和尚猛搖頭道：「不吃，不吃。」

姓席老者道：「和尚，如果你餓上三天不吃飯，你還能清靜無爲的不吃不喝，我席本初便服了你了。」

空空和尚一怔，急問：「老人家，你的大名是……」

「席本初！」

空空和尚道：「中牟縣的『快刀』席本初席大俠？」

席本初嘿嘿一笑道：「刀再快，老天爺不給糧食，一樣的餓肚子。」

他頓了一下，又道：「和尚，你從少林來，可知道少林方丈慧明大師？」

空空和尚不由黯然道：「我師已圓寂達摩洞了。」

席本初道：「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再也不用看這人吃人的亂年月了。」

空空和尚走近席本初，道：「席施主，咱們少林寺每年均收到席老的捐贈，聽我師說，席老在中牟的家產大，又在江湖上名聲響，想不到你們……」

席本初道：「在中牟，我是家大業大騾馬成羣，可是這一切擋不住一場洪水沖，全完了，我這是帶着家人往南行，熬過這災荒以後再回來，苦啊！」

便在這時候，斜坡上有個老者出現了，老者招手大聲叫道：「席兄，咱們稍稍塡了肚皮，盡快往南走了。」

席本初回應着，「是呀，盡早離開這傷心地。」

姓李的回身走，席本初對空空和尚道：「和尚，你還不知道吧，剛才那人姓李，李氏家族在中牟是旺族，江湖上提起『連環腿』便是他呀！」

空空和尚道：「連環腿李士良？」

席本初道：「你和尚也知道李士良呀！」

空空和尚道：「家師常把中原各門派的人物對咱提及，不料在這種苦日子裡見了面，實在令人傷感。」

席本初摸摸懷中窩窩頭，那是空空和尚的，這時候他是不會再把窩窩頭送還空空和尚的！

帶着幾分歉意，席本初對空空和尚道：「和尚，你跟咱們下江南，一路上也有個照應！」

空空和尚道：「貧僧也這麼打算，席施主，千萬別再殺娃兒了！」

席本初道：「這一頓可以撐上兩天，和尚你放心，如非餓死人，咱不再吃人肉！」

於是，這伙人開動了，只見男的挑女的背，迂迂而行的往南移去！

* * *

有道是，人是鐵，飯是鋼，吃飽了走路有力量，黃土大道上兩批人在踩着月色往南行，還走得眞快，天剛亮便已走了七十里！

走在前面的席本初，這時候站在一道崗子上回頭大聲的吼道：「別走了，兩邊林子裡歇歇腿！」

這吼聲便後面跟着的李家一夥人也聽到了！

兩批人兩面坐，一個個怒視着對方不開口！

爲甚麼怒視？當然是恨對方煮吃了他們的娃兒！

這光景雖是災荒期，但誰會忘了自己的親人被對方分食吞進肚子裡！

眞的腹內無油水，雖然大伙坐在地上歇歇腿，可一個人也不到林子裡出恭拉屎！

肚皮內早就空空如也了！

* * *

熱滾滾的太陽升起來了，那原本泛黃的大地上便似悶鍋似的把人晒得眼發花！

其實餓得眼發花也說得過去，便在這時候，遠處黃土高坡上冒出上百個大漢來！

這些人爲甚麼不往南面走，却往黃泛災區來？

不旋踵間，一邊的空空和尚「咦」了一聲道：「喲！這些人不是逃災難的，他們手上提着刀！」

席本初一聽，手遮涼棚在眉間，只一看便冷冷哂然一笑道：「土匪！」

姓李的老者奔過來，還有個姓李的兄弟過來了！

席本初對這兩人也道：「土匪！」

他再瞧過去，又道：「士良兄，咱們聯手！」

姓李的道：「當然，如今咱們一條船，船翻都完蛋！」

席本初道：「女人孩子聯一起，咱們能拚的守着，就不信他們連咱們逃難的人不放過！」

於是，眞快，席李二家合一起，年輕力壯的便把傢伙抽出來了！

席本初一見每人手中拿刀劍，立刻大叫道：「先別露傢伙，看情況再動手！」

年壯的又把刀劍收起來了！

* * *

「咚咚咚」之聲傳過來，噠，近百名大漢護擁着一個騎騾子的毛臉大漢過來了。

騎騾子的毛臉大漢嘿嘿一笑，聲音不大，却十分的懾人心魄不自在，笑聲仍在，他的話也出口了，「兄弟們，快快的圍起來！」

「颯！」大漢們立刻兩邊跑，擧刀便把席本初這伙人圍了個密不透風！

只聽騾背上的毛臉大漢厲聲道：「老八，去告訴他們，咱們不殺人，只要他們的家當就完事！」

毛臉大漢身邊是個矮壯人，他把砍刀擱在右肩上扛，人已八字步的往席本初這批人走過去！

席本初緊走幾步迎上去道：「列位，咱們也是逃荒的，咱們已三天未吃飯了！」

忽聽一個年輕人大叫道：「爹，四天沒吃飯了！」

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是席本初的大兒子席大山是也！

不料那個叫老八的矮漢嘿嘿笑道：「娘的皮，你們穿衣不破，人也收拾得體面，定是大戶有銀子的吧？」

席本初道：「銀子不能當飯吃，有銀子甚麼用？」

矮漢哈哈一聲笑道：「妙，爺們正缺銀，你們想活命，快快把金呀銀的拿出來！」

席本初道：「咱們那有甚麼金銀呀，你們找錯對象了，咱們比你們還不如，至少你們沒餓肚吧！」

矮漢聽得一瞪眼，叱道：「少廢話，再多囉嗦，命人砍了你……」

席本初道：「朋友，棉被之外咱們甚麼也沒有！」

矮漢怒道：「娘的，你當咱們是猪呀，似你們這樣大家口的往外地走，原籍必然是富豪，存糧吃完走他鄉，等年景好了再回鄉，大批的金銀帶身上，他日回來依然是有錢的大富豪，你們說，我說得對不對？」

席本初聽得一怔，這傢伙還眞聰明，他不由得看向身邊的李士良與李士雄兄弟兩人！

姓李的臉色變了，在咬牙！

便在這時候，空空和尚過來了。

「阿彌陀佛，這位施主……」

「滾，都怪你們這些出家人唸錯了經，害得中原死了無數的人，滾一邊去！」矮漢未等空空和尚把話說完，便一聲吼叱，倒令空空和尚一楞！

只不過空空和尚還是一笑，道：「施主呀，這災荒之年，人們過的日子已夠苦了，你們還趁火打劫呀！」

矮漢子怒視空空和尚，吼罵道：「你娘的老皮，敢情找挨刀不是！」

「咻！」

他還眞出刀，一刀劈向空空和尚！

空空和尚甩肩出左掌，「叭」的一掌打在矮漢的刀背上？只聽得「噹」的一聲響，刀被拍落地上了。

矮漢凶目露殺機，却已聽得騎騾子的毛臉漢拍手叫起來，「好功夫呀！」

他騎在騾背上向空空和尚招手叫道：「和尚，過來，過來好說話！」

空空和尚道：「叫我過去？幹甚麼？」

毛臉漢粗聲一笑，道：「別幹勞什子的和尚了，你加入咱們一夥來，你就不必擔心餓肚子，我這裡封你當二大王，你看怎麼樣？」

空空和尚道：「你叫我當土匪呀？」

毛臉漢指着自己的鼻尖道：「大別山裡我是王，和尚，你聽過石太沖這名號嗎？」

空空和尚不知石太沖的名號，席本初與李士良聽過，大別山裡七大寨，石太沖是當家的，但想不到會來到災區搶劫！

空空和尚道：「我不管你是何許人，土匪我不幹！」

石太沖道：「也罷，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和尚，我會放你一人走，這兒你別留！」

空空和尚回頭看看席本初，他再看看被圍的人，不由搖搖頭道：「我和尚同他們一起下江南！」

石太沖火大了，道：「娘的，給臉不要臉呀，那就先收拾你這禿驢！」

空空和尚立刻搖手道：「我不想打架。」

石太沖吼道：「不是打架，是殺人！」

空空和尚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呀！」

石太沖道：「這話該用在太平日子，如今不適合了。」

他說着話，鞍上的大刀抓在手，齜牙咧嘴的下了騾背，一步步的往空空和尚面前走！

空空和尚沒退讓，他也迎上去了！

空空和尚心中最明白，擒賊先擒王，他見石太沖走過來，雙手握緊一把厚背砍刀，不由說道：「你……等一等，何必急呀！」

石太沖道：「和尚，你現在離開還不晚！」

空空和尚道：「你誤會和尚的意思了！」

石太沖叱道：「怎麼說？」

空空和尚道：「我是說咱們賭些甚麼。」

「賭？」

「不錯！」

石太沖叱道：「娘的，生死關頭你還賭？」

空空和尚道：「緊要關頭才要賭一賭造化呀！」

石太沖道：「你賭甚麼？」

空空和尚道：「賭你騎的那頭騾子，如何？」

石太沖大怒，叱道：「娘的，主意打在石大爺的代步騾兒身上呀……你和尚下甚麼賭注？」

空空和尚道：「我若敗了，任憑你發落，是死是活，和尚的命是你的了！」

石太沖仰天一聲大笑，道：「好，石大爺正要找人活活筋骨了，拿你開刀也不錯！」

石太沖掄刀帶風聲，出刀一片極光現，果然玩刀名家，至少空空和尚就有此想法，因爲，這正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不過空空和尚乃當今少林掌門慧明大師的得意門徒，武功如何，他自己也不清楚！學武至今未同人認眞交過手，自然是不知道！

石太沖刀芒閃過來，空空和尚擰腰塌肩便往那片刀芒中躍過去，還眞叫人爲他捏一把冷汗！

兩人幾乎撞個滿懷，空空和尚出聲似悶雷，「撒手！」

石太沖是撒手，他只右手撒開來，左手仍然抓着那一尺二寸長的刀把不放手！

石太沖一聲厲叱道：「和尚吃我一拳！」

空空和尚的左手抓緊了刀背不放，他的右手迎面打，他一共打了七拳，還踢了五腿，踢得石太沖哇哇怪叫，四週圍的人楞住了！

突然「彭」的一聲響，那麼厚的一把砍刀沒有刀把了，刀身生生被空空和尚以大鷹爪抓在手上，刀把留在石太沖的手上了！

空空和尚一聲笑道：「施主呀，你輸了！」

石太沖楞頭楞腦的吼道：「和尚，你也沒有赢！」

空空和尚道：「刀已在我手，你能不認輸？」

石太沖道：「你和尚休想騎走我的騾子！」

空空和尚道：「施主，那騾子已是我的了！」

嘿嘿一聲笑，石太沖道：「和尚呀，你也不瞧瞧這四周全是我的人，怕你不低頭！」

空空和尚忽對席本初與李士良兩人道：「你們別殺娃兒了，騾子肉不是更好嗎？」

猛可裡，空空和尚一個暴旋身，手上的無把砍刀被他振臂擲出手！

「颯」的一聲好嚇人，那刀已穿入騾子的肚皮裡面一尺多深處，那騾子被這麼一刀穿腸，只低嗥了一聲便倒在地上了，殺了石太沖的坐騎，少不得就是一場拚！

果然，石太沖厲吼如虎道：「娘的老皮，殺，殺！」

「殺！」

席本初與李士良這兩大家族的人立刻拔出刀劍來，空空和尚沉聲叱道：「姓石的，我和尚收拾你！」

石太沖掄起雙拳便與空空和尚幹上了！

大別山的這批土匪早就動手了，他們圍緊了席李兩家五十多口人掄刀殺！

只不過砍殺半天未佔到便宜，流血受傷的全是他們的人，因爲交上手才知道席李兩家的男女都會武，那席本初是有名的快刀，他的兩個兒子媳婦也不弱，女兒更是一把劍使得熟極了，兩個大漢也難近她的身！

這光景沒多久石太沖發覺了！只是他發覺得有些晚，因爲李士良咬牙向他這邊奔來了！

李士良一聲吼叱道：「和尚，你閃開，李士良來收拾他！」

空空和尚急忙對李士良道：「李施主還是保護你的家人去，還有三招我就叫他地上爬！」

就在這時候，石太沖一個倒翻觔斗，他退開三丈外，大聲吼叫道：「扯呼！扯呼，奶奶的，一羣扎手貨，爺們上當了！」

他吼完便對空空和尚冷笑道：「和尚，你記住，咱們早晚再見面，石太沖饒不了你！」

近百名土匪走得又急又快，奔入林中刹時不見了！

這裡土匪剛離開，席李兩家人已把那頭流血的騾子圍起來了！

空空和尚對衆人點頭道：「殺了騾子快煮熟，每人一塊就不會再餓肚子！」

席本初拉住空空和尚道：「和尚，眞有你的，咱們只有感謝你了！」

那李士良與李士雄兄弟兩人也過來，李士良豎起大拇指道：「和尚，你的武功高，咱們開了眼界！」

笑笑，空空和尚道：「我只不過初次同人打架，我的武功還差遠了！」

席本初道：「你客氣了，和尚，咱們這就支鍋煮騾子肉了，這一回你也吃！」

空空和尚道：「席施主，你只把我送你的窩窩頭還我，我就夠受用了！」

席本初忙自懷中把幾塊如同石頭般的窩窩頭取出來，他乾乾一笑道：「和尚，你拿去！」

空空和尚接過他的窩窩頭，

噯，他發現有幾個人看到窩窩頭已吸氣流口水吶！

揣到袋子裡，空空和尚道：「各位，我走了，你們分食騾肉吧！」

空空和尚剛走沒幾步，席本初上前拉住他道：「和尚，你不能走！」

空空和尚道：「席施主是叫我留下來？」

席本初道：「不錯！」

空空和尚道：「我有留下來的必要嗎？」

席本初道：「有，和尚，目前盜匪處處，行路也覺不易，你同咱們一起走，大家也有照應，只等到了南方咱們再分手，如何？」

空空和尚正在思忖着，一邊那李士艮也開口道：「對，以後咱們合一起，至少小股土匪咱們不用怕！」

他上前去，拍拍空空和尚肩頭，又道：「和尚，我李士艮也希望你留下來，怎麼樣？」

空空和尚點點頭道：「既然你們兩家這麼說，我和尚也只有留下來了！」

席本初很高興，才回頭，只見那頭騾子已被一塊一塊的分了屍！

席本初走過去，他指着剩下的騾皮道：「刮了毛下鍋煮，騾子皮也是肉，總比吃樹皮好吧！」

四個壯漢齊動手，先刮皮上毛，再把騾皮一塊塊的切，連騾子皮也煮起來了。

那年頭遍地餓死不少人，赤地千里不爲過！

* * *

頭上罩着印花藍布把臉罩了一大半，秀髮飄飄很動人，只一看便知道是個姑娘家！

這姑娘拿了一塊騾肉走到空空和尚身邊道：「和尚，大伙都吃，你怎麼不吃呀？」

空空和尚道：「少林和尚不沾葷腥。」

他取出一塊窩窩頭，笑笑道：「我有這個就夠了！」

那姑娘搖着頭道：「荒年呀，誰還管你吃不吃葷腥的，塡飽肚子也不易，吶，你吃這一塊。」

她把手上騾肉送到空空和尚面前，又道：「這也是你和尚殺死的騾子，只叫我們吃你不吃，說不過去的。」

空空和尚搖着雙手道：「妳擔待了，和尚我……」

那姑娘一笑道：「你就快不是和尚了！」

空空和尚一怔道：「女施主，妳開和尚玩笑了。」

那姑娘指空空和尚的頭道：「你的頭髮三寸長，我看你呀，別當和尚了，你還俗吧！」

空空和尚道：「阿彌陀佛，和尚兩月未剃髮了。」

姑娘掩口一笑道：「和尚，憑你的本事，何必定要當和尚，等過了災荒年，你隨我們去中牟縣，好不好？」

空空和尚道：「過了災荒年，我回嵩山少林去。」

姑娘一翹嘴道：「眞不知道當和尚有什麼好，我看吶，你必是中了魔。」

空空和尚只一笑，他仍然沒接姑娘送他的騾子肉。

便在這時候，席本初過來了。

席本初指着姑娘對空空和尚道：「和尚，她是我的閨女，叫席大紅，怎麼你不吃呀！」

空空和尚要回話，席大紅却先開了口道：「爹，和尚不怕餓肚子，騾肉也不吃一口，他呀……」

席本初道：「和尚，這年頭命要緊，你吃吧，我佛如來不會怪罪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乾脆還俗好了。」

空空和尚笑道：「席施主，你開玩笑。」

席本初正經八百的道：「和尚，天地育我男兒漢，正應該轟轟烈烈大幹一場，憑你的本事，我保証你很快的闖出名堂。」

空空和尚道：「席施主，這是亂世呀！」

席本初道：「亂世出英雄，男子漢大丈夫，躲在寺廟沒出息，還是不做和尚的好。」

空空和尚道：「席施主，你得容我多想想。」

席本初笑對他女兒道：「他是應該多想一想，閨女呀，咱們過去，大伙吃了以後先歇腿，過午天涼快了再往南邊趕路。」

席大紅衝着空空和尚笑笑道：「我走了，不過我希望你把事情想通了，別去當和尚。」

一扭身，席大紅跟着她爹走了。

這時候，李士艮開口了。

李士艮先看看走去的席家父女二人，這才對空空和尚道：「看你的武功這麼高，着實令我喜歡，你如果以後和咱們在一起，將來你當我李家堡的大總管。」

空空和尚抬頭一笑道：「李家堡在中牟是大戶，能當李家堡的總管不容易，我……怕難承擔。」

李士艮道：「和尚，我這裡也勸你快還俗，這以後你就是自由身了。」

李士艮說完便走向李家那批人，他還回頭對空空和尚道：「你好生琢磨了。」

空空和尚早就在琢磨了，他不過露了三招兩式就打敗了石太冲，

可也令席、李二家對他另眼相看了。

空空和尚當然很高興，但如果叫他還俗，却是令他十分頭痛的事。

* * *

席、李二家的人趕了一夜路，這時候都吃了騾子肉，又喝了湯，一時間都靠在樹上睡了。

空空和尚沒有睡，他站起身來看看兩批人，不由得下了個決定。

空空和尚悄沒聲的走了，懷中揣的窩窩頭，一時間他也不怕餓肚子。

空空和尚沒打算同席本初在一起，當然他更沒打算去當李家堡的大總管，至於英雄豪傑，他更不放在心上，出家之人四大皆空嘛。

* * *

空空和尚往南行，一口氣他走了五十里，這時候正午才過不久吧，前面發現一個小市集，那是沿着大道兩邊搭起的土屋。

空空和尚來到這小市集，這兒竟然沒有人。

空空和尚去推門，門已上了鎖，眞靜，這時候眞正是雞不叫狗不咬，雞狗早已被人吃了。

* * *

空空和尚木然的坐在一家前簷台階上，累了，他取出布包打開來，布包裡包的是幾塊窩窩頭。

空空和尚取出一塊來，他把餘下的先收起，這才瞇起眼來享受這絕佳口味的窩窩頭。

人在餓極了什麼也是上好的。

空空和尚剛要把那塊窩窩頭往口中送，却不料面前人影一晃間，他的窩窩頭不見了。

空空和尚一楞，他發現有個十七八歲的漢子正用淸鼻涕往那窩窩頭上抹，他不但抹，而且還揑住鼻子再用力的往那塊窩窩頭上噴。

空空和尚冷叱道：「喂，你從那裡冒出來的，爲什麼搶了我的窩窩頭還用鼻涕抹……你……髒不髒……」

那年輕人把窩窩頭送到鼻端聞了又聞，他哈哈笑道：「好香，不髒，和尚呀，你不會再搶回去了吧？」

空空和尚道：「我淸楚，你抽冷子奪走我的窩窩頭，怕我再奪回來，所以你用鼻涕抹上去。」

年輕人哈哈一笑道：「和尚呀，我已兩天沒吃了，還有我們……」

「你們？」

年輕人道：「是呀，我們兩天沒吃東西了，餓極了大家喝涼水。」

空空和尚四下看，道：「你們一共多少人呀？」

年輕人道：「不多啦，一共二十一個人，全是竿上的好兄弟。」

空空和尚道：「竿上的好兄弟？你們是花子呀！」

年輕人道：「花子幫各路人馬往南移，我幾個走的道路不見人，沒人咱們就餓肚子。」

年輕人舉着上面帶鼻涕的一塊窩窩頭，他並未往他口中送，他看着空空和尚哈哈笑。

空空和尚道：「算啦，你走吧，那塊窩窩頭我不要了，我倒楣！」

年輕人道：「和尚，你……灰衣袋裡還有嘛，何不……拿出來……大伙吃……」

空空和尚道：「我也只有五六塊，還不夠我到南方的，年輕人呀，你走啦！」

年輕人搖搖頭道：「我如果拿不走你那幾塊窩窩頭，我就不會走的。」

空空和尚一瞪眼道：「好哇，你也太貪心了，還想我這幾塊窩窩頭，我看你免了吧！」

年輕人笑笑，他突然撮唇一聲胡哨響，噯，在附近，剎時間冒出二十個花子來。

看上去一個個似餓狼，舌頭帶口水滴在嘴巴外，一步步的往空空和尚逼上去。

空空和尚看着這些花子臉無表情的往他圍過來，心中暗自好笑，來硬的你們一個也打我不過！

二十個年輕花子肩併肩的把空空和尚圍了個密不透風，那個年輕花子再看看手上的一塊窩窩頭，對空空和尚一笑道：「和尚，你跑不了啦，還是大方些把剩下的幾塊窩窩頭取出來，要不然……」

空空和尚道：「怎樣？」

年輕花子道：「他們一旦動上手，連你的衣褲也會扯破掉，何不乾脆拿出來？」

空空和尚哈哈笑了道：「玩硬是不是？行，看你們怎麼搶我袋中的窩窩頭吧！」

年輕的花子咧嘴巴跺跺脚，他冷然的對二十個花子下命令，道：「動手啦！操，火星爺不放光不知神靈嘛！」

「上啊！」二十個花子齊聲吼，剎時便往空空和尚撲上去了！

空空和尚冷笑未出聲，忽然拔身二丈餘，半空中一個空心觔斗往右落，花子們立刻撲個空！

五個花子翻身再撲空空和尚，不料空空和尚施展出少林絕學「伏虎拳」，就聽幾聲「咚咚」響處，五個花子已被他打得往地上倒去！

這光景引得另外十幾個花子既驚且怒的齊發一聲喊道：「打！」

剎時間又把空空和尚圍在正中間！

空空和尚一路伏虎拳才使一

半，地上又滾了六七個年輕花子直哎呀！

一旁看的年輕花子突然一聲吼道：「閃開！」

十幾個花子眞聽話，紛紛往一邊掠退！

這年輕花子走向空空和尚道：「看不出你的本事還不小嘛！」

空空和尚道：「勉强用來防身還可以！」

年輕花子指着自己鼻尖道：「我叫西門風，我在中原不出名，我師父出名！」

空空和尚道：「令師何許人也？」

西門風道：「我師乃『九節公』石不悔是也！」

他一頓又道：「怎麼樣，你可聽過『九節公』的大名？」

空空和尚雙眉一挑，道：「花子幫幫主，我和尚早幾年就聽過！」

西門風道：「如何？」

空空和尚道：「『九節公』名揚中原！」

西門風道：「既知我師之名，還不快把窩窩頭取出來？」

空空和尚淡淡的道：「便是九節公親來，我和尚也不會雙手奉上我這保命的窩窩頭！」

西門風突然指着空空和尚對二十個花子道：「聽聽，你們聽聽，連師父也不賣帳，太可惡了！」

有個花子吼道：「咱們拚了！」

西門風搖搖手道：「你們打他不過，你們已盡了力，看我的！」

這西門風面對冷然的空空和尚道：「和尚，你的一路伏虎拳還不錯，我西門風領教領教！」

空空和尚道：「那你還等甚麼？」

「咻」，西門風忽然揮出竹杖直搗空空和尚下盤，竹杖彈出五七條影像，令空空和尚分不出那是虛那是實！

空空和尚嘿然躍起，空中虛走連環，人已撞上那西門風的左肩處，就聽得空空和尚聲低吼道：「撒手！」

西門風右臂無力，但他的左手急忙回扣接住落地的竹杖，這動作也算乾淨俐落，空空和尚側身落地，忍不住對西門風讚道：「好！」

西門風竹杖抓在左手，穩穩的站定身子，立刻像是變了個人似的，忽然坐地捂臉大哭起來。

這光景倒叫空空和尚十分不解！

就在這時候，另外二十個花子也搥胸頓足的哭嘷着，好像遇到令他們傷心的事一樣！

空空和尚摸不着頭腦，他嘿一聲道：「喂，你們怎麼了？」

西門風好像正等他如此一問，立刻指向西邊道：「和尚啊，我不說你怎會知道，我師父七天未吃東西了，人在半坡草棚中如害大病一般好淒慘，要不然我們怎麼會向你和尚搶吃的呀！」

另一人接道：「咱們搶你的東西，也是爲救師父掌門的，如今打又打你不過，看樣子咱們掌門完了，嗚……」

西門風又道：「你瞧瞧，這是我搶你的一塊窩窩頭，我爲甚麼不往嘴巴塞？就是留下爲家師呀！」

空空和尚心中想，這幾塊窩窩頭原是已送了席本初那些人，席家李家有騾子肉，窩窩頭又還給自己！

他想到此，便忍不住嘆口氣道：「眞可憐！」

一聽可憐二字，幾個花子放聲大哭起來！

空空和尚又想，誰說花子沒良心，他們也算忠義人物吶！

和尚想，送就送吧，自己留下一塊，餘下的便送他們，等於送給席本初他們！

「好了，別再傷心了！」

西門風抹抹淚水看向空空和尚道：「打你不過咱認輸，怎麼哭也不許呀！」

空空和尚道：「拿去，拿去，我送給你們了！」

窩窩頭就快送到西門風的雙手了，空空和尚突然又把手縮回來！

西門風道：「和尚，你後悔了？」

空空和尚道：「不是後悔，我問你，你的師父『九節公』石不悔眞的餓壞了？」

西門風道：「我沒騙你呀！」

空空和尚道：「好，你帶路，我去瞧瞧，石幫主若眞如你所言，這些全送你！」

西門風點點頭道：「一言爲定，和尚，你跟我來。」

西門風拔腿西邊跑，二十個花子也跟着跑，空空和尚抬頭看，半斜坡那面還眞有一間草棚子！

相差半里遠，西門風已喊叫着，「師父！師父！有吃的來了！」

草棚內沒聲音，只不過空空和尚已信了一大半，等到奔到草棚前，嚄，有個白髮老者奄奄一息的正翻白眼！

那西門風走上前，伏在老者一邊道：「師父，師父，你醒醒！」

白髮老者緩緩的睜開眼，他似乎還看不清面前圍的人有多少！

西門風指着空空和尚道：「師父，這位大師身邊還留有幾塊窩窩頭，他聽說你老人家餓癱了，便把這窩窩頭送來給師父吃！」

那白髮老人忽然目中流露出懾人光芒，目光在空空和尚的身上，道：「你是個和尚？」（未完・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重上凌霄殿　窺見人激戰

上文提要：小余邂逅陶傳芳，追查他是如何避過了幾方面人的追緝，並從他所說，知道「太極圈」藏在崆峒山凌霄殿之後。小余趕到藏寶地點，却遇到上官羽，便一起挖掘，遭到崆峒派門主一元道長干預，雙方搏鬥，幸辛沁趕來解了圍。小余和辛沁在路上遇一中年人，告知「太極圈」可延長辛沁的壽命，妙用無窮……

「剛才行兇，你又怎麼說？」小余道。

「誤會。」年輕人道。

「你把我當作了什麼人？」

「看錯了人！」

「你把我當作了誰？」

「清廷走狗！」

「胡說！你就是來殺我的，說吧！爲什麼？」

「我的話你不信，那就不必再說了！」

「你想死？」

「不想死又如何？但至少我要在你殺我之前告訴你一件事。」

「在你死前可以暢所欲言。」

「我和辛沁私交不錯，至少是自幼相識的。」

「你殺我是爲了她？」

「這麼說也可以。」

「你說出此事的動機是要我不殺你，以免別人說我殺了情敵？」

「我可不是這意思。」

「是也無用！」

「怎見得？」

「因爲辛沁心中沒有你！」

「你是說她心中有你？」

小余肯定地點點頭道：「你的名字是……」

「齊飛！」他道：「你對辛沁知道多少？」

「不多，至少知道她目前在數着日子苟活！」

齊飛一楞道：「多久？」

「三年，目前只餘兩年多一點了！」

齊飛道：「在目前，幾乎是誰能延長她的生命，誰就可以娶她，你有什麼辦法救她？」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你呢？」

「一樣。」

「你既然和辛沁認識，自斷一指我放你一馬。」

這工夫的房外有人道：「余少俠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齊飛精神一振，道：「爹，快來救我！」

齋叫天冷冷地道：「你眞有出息！」

齊飛道：「爹，這小子欺人太甚！」

齋叫天道：「余少俠，有所謂：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似乎並不領我上次援手的情！」

小余道：「正因爲領情，才從輕發落。」

「你是幹捕頭的，應該知道妄動私刑是犯法的。」

「當然！但對陰謀行刺的人，也該予以懲罰。」

齊飛大聲道：「爹爹，他根本沒把你放在心上。」

小余道：「齊飛，你不必煽風點火，你爹也不會放過我的！」

齋叫天道：「這倒不是，而是

久聞余捕頭的大名。」

小余道：「齊大俠只是找個藉口而已。」

「不是，我只想和少俠印証十五招。」

小余心想，你再厲害，十五招內想使我失招，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吧？他道：「齊大俠的十五招，我也毫無把握。」

「不要客氣，請出手吧！」

小余以爲，就讓他在十五招前佔點上風，也許會減少一些困擾，於是他出了手，招式很通俗。

當然，太通俗了對方會疑心的。

太犀利却會引起對方的殺機。

七八招過後，齋叫天對他確有些輕視。

只不過他是老江湖老經驗，雖有此念頭，却絕不輕敵。

十招過後，齋叫天見他變招，頗具威力，却以爲仍不足爲懼，不免心想，盛傳年輕一輩翹楚的余心齋，原來也不過如此。

在第十五招上，小余被震退了三大步。

這一點點的勝算，齋叫天當然不會滿足，道：「余捕頭，你未出全力，咱們還要再來十五招。」

小余道：「怎麼？齊大俠非要我難堪不可嗎？」

「當然不是，少俠藏了拙，打起來沒什麼意思。」

齊飛道：「爹爹，你又何必手下留情？」

齊叫天道：「你給我閉嘴！你那有置喙餘地。」

小余被迫延長十五招，他暗暗決定，仍然保持小輸局面，那知這一次不大靈了。過了十招，齊叫天的攻擊有如驟雨狂風，小余感覺對方根本不讓他接下第十五招。

「陰陽會」的副會主豈是等閑？

在第十四招上，小余挨了一掌，但很輕。

齊叫天上次在「陰陽會」中遇上余、秦兩人，就很不喜歡小余。

原因很單純，他早想使自己的兒子得到辛沁，盡管她只有兩年多的壽限。只不過雙方有了這關係，將來令主之位就不會傳給別人哩！

那知見了勝負還不停手，而且全力搏殺。

小余心頭一凜，原來想趁機除去他。

小余自然想到了齊叫天殺他的動機了。

上次在「陰陽會」中引導去見辛沁的石棺，不過是看在秦蝶面上，另外也有個動機，那就是使小余看到那情景而生畏懼，進而打退堂鼓。

小余怎麼賣力都不成，終於在三十招上又挨了一掌。這一下比較重些。

齊叫天往上一逼，齊飛道：「爹，殺了他！」

此時此刻何須他來提醒？

齊叫天五指箕張，正要抓向他的心窩，忽然有人在背後道：「齊副會主，適可而止吧！」

齊叫天陡然一震，立刻收手迴身。

其實他還沒有廻身就已經聽出是秦蝶的口音了。

「原來是秦大妹子。」

「叫天，你剛才似乎……」

「妹子，我心儀余少俠已久，剛才只想和少俠印証一下，可惜余少俠藏了拙。」

小余心想：老狐狸，你眞會辯。

秦蝶道：「小余，你走吧！這是一次誤會。」

小余抱拳道：「秦姐，後會有期。」却聽到耳際有她的細微聲音道：「小余，在十里外『二郎廟』處等我，我有那大秘密的最新消息。」

小余此刻眞不想見她。

只不過看在「大秘密的最新消息」份上，他不能不去。

他當然知道，這可能只是個美餌。

小余走後，秦蝶道：「齊叫天，剛才你似乎動了殺機。」

「沒有，只不過他不久前想殺孽子，我不能不給他點顏色看，如此而已，你可以看出，此子很狂！」

「當然，但他有時也很含蓄。」

「甚麼時候？」

「剛才！」

「甚麼？妹子是暗示剛才他留了一手？」

秦蝶肯定地點頭，又道：「只不過你也不必難過，就算他留了一兩手，和你認眞打鬥，最多不過是平手之局。」

這麼一說，齊叫天就比較好受些，解了齊飛的穴道，道：「飛兒，你先回去吧！不要在路上惹事。」

「是，爹……」看看秦蝶，躬身而退。

秦蝶道：「叫天，我還有事。」

「妹子，妳不必冷落我，我知道妳對我膩了。」

「不，我目前已厭透所有的男人。」

「怎麼？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

「你是知道楊秀清那個賊……」

「『東王』楊秀清？」

「當然，所以我沒有勇氣再接近男人。」

「妹子，這叫着因噎廢食！何必呢？」

秦蝶恨聲道：「我恨……」

「是不是恨傅善祥？」

秦蝶不出聲，看她咬牙切齒的表情，必然如此。

傅善祥是「太平天國」實行科舉後的第一科女狀元。有學問，人品當然出衆，不久就變成了「東王」楊秀清的禁臠。

楊秀清在「太平天國」早期，是個軍功顯赫的將才，十分突出，也十分好色。

傳說他曾派心腹南下百粵（他是廣東人）搜羅俊童三千餘人，回來後全部閹割，由於閹割之人技術太差，死者十之八九。

三千餘人僅活了百餘人，再由這百餘人挑選三十人予以歌舞訓練，且予以纏足，作一些女兒態。

這些變童之中，最受他寵愛的也不過三人而已。

原來秦蝶就是「太平天國」之主「天王」洪秀全之妹洪宣嬌，易名秦蝶在武林中走動。

她恨傅善祥更恨楊秀清。

只不過楊的實力極大，洪秀全很忌憚他，所以洪宣嬌只能恨他却不敢動他，唯一能反擊的方法，那就是在外面接觸男人，作爲報復。

最早是齊叫天。

不久她遇上了小余，齊和小余比，當然是差得太遠，但小余的心已在辛沁身上，她也知道。

她絕未想到會弄巧反拙，使小余知道辛沁的壽限只有兩年多，反而使他們更珍惜這段情。

小余奔出不久就遇上了小毛。

兩人互道分手後這段時間的一切情況，然後小余和他私語後暫時又分了手，小余也知道這麼作不妥，但事非得已。

他在「二郎廟」前等了一個時辰，秦蝶就到了。

「小弟，你很守信。」

「我一向如此。」

「如不是爲了那個大秘密，你會來嗎？」

「秦姐，再見。」小余掉頭就走。

秦蝶迎頭攔住，道：「姐姐和你開個玩笑，你就當了眞哩！」

小余深深以爲和秦蝶的事對不起辛沁。

＊　＊　＊

小余和秦蝶在喝酒。他們已喝了不少。

小別勝新婚，秦蝶很興奮。

要是以「東王」楊秀清和小余比，不論那一方面都差得遠了。

「小弟，有八分酒意了吧，再喝就會誤了佳期了。」

小余道：「不會吧！大姐是海量。」

秦蝶推杯而起，有點踉蹌。小余扶了她一下。

找了個上等的客棧偏院，她迫不及待地要上床。

「大姐，妳先上床，我要洗個澡。」

「你快點成不成？」

「不會太久的。」他爲她熄了燈。

秦蝶在床上等他，却又亮起燈。

小余暗暗焦急，他發過誓，不再和別的女人……

今夜如果不和她上床，不能把她侍候樂了，她可能會食言不說出那秘密的最新消息。

這對他太重要了。他必須盡一切努力救辛沁。

似乎秦蝶也知道這一點。

小余暗暗焦急，只好拖時間，以便等她睡了，然後再熄燈辦事。但她似乎在盡力保持清醒狀態。

午夜了，秦蝶似已入睡。

屋內的燈「卜」地熄了，有人上了床。

她當然並未睡熟，有人上了床也上了馬，立刻就清醒了。她似乎震顫了一下，却已立刻主動地展開肉戰。

她是個老手，加上一種報復楊秀清的心理，她反客爲主，把對手壓在下面成爲絕對的主動。

像火山突然爆發開來一樣，烈炎烤人，無休無止，中年女人的慾火，眞是令人吃驚。

當年楊秀清和女狀元傅善祥打得火熱，她到「東王」府興師問罪，反被毒打了一頓。

若非「天王」洪秀全及時趕到，可能她的命也沒了。

此仇此恨，永生不忘。

由床上滾到地上，在地上又持續了半個時辰才結束。

秦蝶忽然一把揪住了他的那話兒道：「你是余心齋嗎？」

對方不敢出聲。

秦蝶道：「你要不要命了？」

這人當然是小毛了。

傍晚他們在路上相遇，小余託他代作這件事。

這行爲當然不夠光明，但小余對辛沁的情感負責，決定不再碰別的女人。

小毛痛得一頭大汗，道：「秦大姐……這不能怪小余，是我心儀大姐的姿容已久……」

「少來這一套，你不過是忠於小余而已！」

小余站在門口，道：「大姐，要怪就怪我！」

秦蝶冷冷地道：「剛才可惜我發覺遲了些，進去後，由於動作和你不同，我才知道不是你，所以只好完了再說，反正已經是作了。」

小余道：「大姐，請放了他，你可以處罰我！」

「是否處罰你，暫且不提，至少我要去閹了他！」

小毛發出一聲慘叫，昏了過去。

小余沉聲道：「妳把他怎麼了？」

「至少他已不能傳宗接代了。」

小余大驚。

小毛是代他作這件事的，果眞失去了傳宗接代的功能，他怎能對得起小毛的列祖列宗呢？

小余緩緩走近道：「大姐，妳把他……」突然出手，搶過了小毛，抓起了衣衫衝出屋外。

秦蝶道：「小余，你敢跑……」

小余已經去遠了，到了郊外放下一看，原來她捏碎了小毛的睪丸，八成是不能傳宗接代了。

小毛醒來道：「小余，我怎麼了？」

「小毛，先別問，都是我的錯，我馬上帶你去找名醫。」

小余先爲他穿上衣衫，抱起他向西疾奔。

「小余，你也不必自責，其實我該負大半責任。」

「小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我犯了大錯。」

「小余，其實我也有換換口味的色心，所以不能怪你，我對這個女人早有覬覦之心了。」

「小毛，我把她得罪了。」

「小余，我不以爲她眞有甚麼新的大秘密。」

小余道：「至少她這一手吸住我，因爲我太需要這個秘密了。」

「爲甚麼？」

「救辛沁必須『太極圈』。」

「你怎麼知道？」

「大概是『陰陽會』會主辛勤說的。」

「爲甚麼要用『大概』二字而不能確定？」

小余說了遇見那中年高手的事。

「噢！那八成是他。可是連他都弄不到『太極圈』，咱們怎麼成？」

「小毛，上天不負苦心人。只有盡人事而聽天命了！」

* * *

江淼是個名醫，人稱「浪醫」。這是因爲他的醫術很高，但作人却很差。

他一生吃喝嫖賭，浪蕩逍遙。

小余見到了江淼。說明了來意。

江淼看一下小毛的下體，居然向他的下體上吐了口唾沫。小毛道：「江淼，你幹甚麼？」

江淼懶得和他搭訕。

他可能以爲，小毛有此下場八成是强姦婦女的後果。

小余道：「江大夫，能不能治？」

江淼道：「治是能治，只不過……」

「江大夫自管開出價碼來。」

江淼道：「代價有兩種，一是一萬兩銀子。」

小余道：「江大夫，是否太貴了些？」

「本來是高了些，但江某治病，病人如果不正派，加收五倍的診療費，這小子不是好人。」

小余道：「我却以爲他不是壞人。」

「你說他是好人，你也不會是好人了！」

小余道：「你是說還有另一種代價？」

「對。」

「請說說看如何？」

江淼的嘴唇噏動了一會，小余色變。道：「還是以十萬兩的代價來治病吧！」

「你有十萬兩？」

「雖然不夠，我可以在十天內補上。」

「江某看病從不賒欠。」

「我可以馬上回去取來。」

「我等你，銀子付清，我馬上着手治病。但時間拖得愈久，治起來就必然痲煩些！」

小余道：「我知道，以一天爲限。」

小毛道：「小余，我陪你去就有把握了。」

小余道：「我一個人回去取吧！」小毛當然知道，小余要到賭場去。他躭心小余一個人未必有把握。

小余向他使個眼色匆匆走了。

江淼道：「十萬兩可不是個小數字呀！」

小毛哂然道：「在他來說，不過是箋箋之數！」

「好大的口氣！」江淼道：「一個下野捕頭，他的銀子從那來？來路只怕不明吧！」

小毛道：「你少操心！反正能付你的費用就成了！」

「對了！只要付淸費用我就治病，管他偷來還是搶來的！」

* * *

小余在三十里外一家賭場中，正在玩牌九。

他身上只有萬餘。

不知是手氣不順還是對方是個賭場中的高手，連賭了三把，把把都輸，只剩下一千多兩銀子了。

小余內心焦急，小毛的病可不能久拖。

在目前，剩下千餘兩，又不能作莊。

把千餘兩押在「出門」，心中暗暗禱告着。

同時以內力暗暗干擾莊上擲骰

子。

他以爲，只要不使莊上擲出他自己想要的點子，那就有憑運氣的機會了。但是，他還是輸了。

不知道是不是莊上仍拿了他想要的點子，抑是運氣太差而拿到了太差的一副牌，現在他輸光了。

過去在賭場，十次總有八九次十分風光，呼風喚雨，予取予求，而今夜正是急需銀子時，却又不靈了。

這工夫他身後有個人道：「老弟，咱們合伙如何？」

小余攤攤手道：「在下輸光了，如何合伙？」

這人看來三十左右，長相很清秀。

尤其眼大而淸也很活，牙齒很白。

小余對他的印象很不錯，只是有一點點的流氣。

這人道：「我出錢你憑賭技。」

小余正是求之不得，道：「兄台貴姓？」

「我姓賈……」他自衣內取出一個鼻烟壺往桌上一放，道：「我們要作莊。」

莊上看了鼻烟壺一眼，哂然道：「就憑這個？」

這文士傲然一笑道：「正是！」

莊上是個四十左右的人，看來必是武林中人，道：「你還是收回去留下當作傳家之寶吧！」

文士道：「你以爲這是普通的鼻烟壺？」

「老弟是說它與衆不同？」

文士道：「你仔細看一下！」

莊上這才拿起來，就近巨燭瞇着眼看。

他邊看邊唸，「甲丑年十一月，高麗李王朝貢品，乾隆御筆……」

這人一驚，立刻仔細打量文士及小余。

這二人不論是哪一個，都是儀表不俗，衣著也不俗。

莊上站了起來道：「作價多少？」

文士淡然一笑道：「你老兄以爲能押多少？」

莊上不假思索地道：「可押二十萬兩，但能值五十萬兩以上，這種珍寶是無價的。」

「好！」文士道：「老兄總算不外行，就押二十萬，由這位小兄弟作莊，咱們賭個痛快！」

小余坐了下來，他必須贏。

小毛在等他的十萬兩治病呢。

他又不好意思向一個陌生人伸手借錢，如果贏了，至少可以分紅一二十萬兩，於是他把骰子拿過來開始洗牌。

他當然暗暗地作了牌。

在擲骰子時，也換了骰子。

只不過擲過之後原先的莊家要看看骰子。

一般來說，如弄鬼，此刻一看八成要穿梆。

小余眼明手快，急忙收回。

先前莊上那人道：「老弟，你怕看？」

「不是，這對在下不夠尊重。」

「看過沒有毛病才是尊重。」

「我以爲你已經失禮了！」於是他分了牌。

這人不死心，鼓動其他兩家，一定要看骰子。

他表示對骰子懷疑。

小余道：「老兄，如果沒有毛病又如何？」

「沒有毛病是應該的。」

「就賭一下如何？如果沒有毛病，你枱面上的錢全是我的了。」

「這怎麼可以？」

「不可以就別看。」

那文士道：「你這人就太差勁了！既然以爲他弄鬼，爲何又不敢看？就像賭一樣，要揭開這個底，不花點代價怎麼成？」

那人似在考慮。

要看就要冒險，他的枱面上有十來萬之數。

不看吧？又以爲小余弄鬼，實在不甘心。

小余道：「不看就揭牌吧！」

「慢着！我要看！」

「這麼說你願意以枱面上之所有看看骰子了？」

「對！」

小余道：「各位都聽到了吧！請作個見証。」

衆人一齊答應願意作証。

小余把兩枚骰子放在他的面前。

這人正要去拿，小余道：「慢着，我也要看看你的雙手。」他怕對方以假骰栽贓。

看過雙手之後才叫他拿骰子查看。

結果証明骰子沒有毛病。

小余一下子就把他的枱面划了過來。

這人似乎想有所動作，小余道：「老兄，你還有一次賭的機會，我勸你最好不用動粗！」

這人臉紅耳赤，道：「小子，你敢讓我搜身嗎？」

小余道：「你還有多少枱面？」

「幹什麼？」

「如果搜不出來，是不是也該賠出來。」

「那有這種事？」

「你可以不搜呀！要搜，至少也要和剛才的枱面一樣多。」

這人猶豫了，萬一再輸了怎麼辦？

他伸手一抓，被小余格了開去，再抓也是一樣。

這才知道，這二人太不單純，

這人道：「你說我還有一次賭的機會？」

「對，就是已經分了的牌，我們還可以賭。」

這人一想，如果小余未弄鬼，這把牌當然還可以賭。但是，他對小余已經不大信任了。

這人在猶豫，小余就收起銀票要退出。

其餘幾家抗議，他們押得少，既然分了牌，一定要看牌。

小余道：「朋友們，要看牌必須和這位仁兄商量一下。」

這人又想了一會，掏出一把銀票擲在桌上，道：「看了！」

小余道：「老兄，點點看是多少？」

這人大怒，道：「小子，你欺人太甚了！」

小余攤着手，道：「各位評評理，是誰欺人太甚？」

這人點了一下，十一萬多一點。

小余道：「上次是十六萬五，這一次必須一樣才行。」

這人又把不足之數擲在桌上，道：「掀牌！」

小余道：「老兄先翻。」

這人把兩張牌擲在桌上，居然是九點。

而且是「地七九」。

要拿上這等大牌是相當不容易的。

另外兩家一家是三點，另一家是七點。

小余把牌一掀，引起一陣嘩然。

他的牌是「天七九」，正好壓住「地七九」。

那人跳了起來，指着小余道：「小子，你要是沒弄假，我就是你的孫子！你少來！」

文士道：「你本來就是個灰孫子！」

這人向文士砸出一掌，文士一閃差點中掌。

可見文士的身手很差。

小余一擋，正好接下了他的第二掌。

這才試出，此人的底子也相當厚。雙方打了七八招，小余才佔了上風，道：「老兄，輸不起以後別進賭場吧！」

這人全力施爲，到了二十招左右，反而更不濟了，道：「小子，留下名字。」

文士道：「你連鼎鼎大名的王牌捕頭余心齋也不認識？」

「好，原來你就是余心齋，咱們走着瞧。」

小余道：「你不報出大名是不是怕我們嚇破了膽？」

這人道：「我叫爾渾！」

文士道：「原來是八旗中的高手，不知是不是『錦衣衛』？」

這工夫爾渾已經走了。

* * *

深夜，小余和文士在飲酒，這是因爲文士和這酒樓的掌柜的是熟人，特別通融。因爲已過了午夜。

依小余要立刻回到江淼府上。

文士却說，也不差這點時間。

小余以爲，若無此人協助，眞不知道如何去交差，沒有十萬兩，以江淼的爲人，可能拒醫。

小余端起杯子道：「仁兄，我敬你一杯。」

文士道：「我也敬你一杯。」

「爲甚麼要敬我？」

「因爲我見到你很高興。」

「不知仁兄高姓大名？」

「我叫譚丹。剛才在賭場中說是姓賈。」

「言西早的譚，丹葯的丹？」

「正是，來，老弟，喝酒。今夜我太高興了。」

「譚兄你眞熱情。」

「對，我是熱情，以致有人不敢恭維。」

「那倒不致於。來，譚兄我再敬你。」

於是杯來盞去，一直喝到近四更天才離開酒樓，下了樓小余就人事不省了。只不過他們喝得不算多。

小余醒來時，忡怔了很久。

昨夜雖然他以爲喝醉了，但如今想來，那不是酒的力量，而是一種葯的力量。譚丹却不見了。

甚至他還隱隱記得，譚丹和他在床上纏綿。原來譚丹是女人，而且是個性力極强的女人。

他是忙掏掏衣袋中銀票一張不少。

小余本也看出，譚丹有女人的秀氣。

尤其是一雙大眼很活，有一股特別的風韻。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會武功却不太高，似乎頗有倒採花的經驗，看她的風度，應不是個普通女人。

小余心想，自己很夠老練，居然被一女人佔了便宜，說出去可眞糗。他立刻起程返回江淼處，大約是午時頭了。

他交出了十萬兩。江淼立刻救人。

江淼一邊治療一邊問：「小子，這十萬兩是自甚麼地方偷來的？」

小余道：「如果你不是個大夫，我會讓你吞下這句話，反之，我會揍你一頓！」

江淼道：「小子，不是偷來、搶來，必是詐賭來的。」

小余道：「是又如何？」

「好小子，你的賭技不賴！」

「還湊合！」

「要是贏不了，你這小子怎麼辦？」

「不會不贏的。」

「別吹！小子，事了，咱們賭一場。」

「好啊！」

* * *

小毛的傷在江淼的治療下已愈，只不過傳宗接代的功能已經不存在了。唯一可行的是房事。

在離去的前夕，小余和江淼賭骰子。

小余道：「賭甚麼？」

江淼道：「你想賭甚麼？」

小余道：「我想賭的只怕你沒有。」

江淼道：「你說說看！」

小余道：「武林中有個大秘密你知道？」

江淼忽然拍拍前額而低笑，却未說話。

小余道：「甚麼意思？」

江淼道：「你問對了人。」

小余心想，身爲武林名醫，這個大秘密，他最可能也最有資格知道。果眞如此，小毛變成他和辛沁的恩人了。

小余道：「就這麼辦，你輸了把那大秘密告訴我。」

江淼道：「你輸了爲我辦一件事。」

「甚麼事？」

江淼以「蟻語蝶音」道：「陪她三次……」

小余不由色變。

原來小余帶小毛來此求醫時，江淼就提出兩個補償之法，即有這一條——和江淼的老婆上床。

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怕戴綠帽子的人了吧？

不是吃軟飯而爲老婆拉皮條，算是一絕。

小余當時自然反對，就選擇了以銀子償付的一個辦法，那就是十萬兩。沒想到江淼還不死心。

小余十分反感，況且他要對辛沁負責。

正要拒絕，忽然門外走進一人，而且是個女人，笑笑道：「既然極需要那個大秘密，何不答應他？」

小余忽然震住了。

原來這女人正是譚丹。

也就是在賭場中助他反輸爲贏，弄了數十萬兩銀子的人。

這女人最後還奉送上身體和他歡娛一宵。

然後，她不辭而別，飄然而去。

而她，居然是江淼的老婆。

雖然他們都未發一言，江淼是何許人？一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却故作不知，道：「小余，怎麼樣？」

小余吶吶道：「這位女士是……」

江淼道：「都不是外人，她是我的老婆。」

「噢！原來是江夫人……」

譚丹撇撇嘴，好像在說：都已經吃過了，還撇甚麼清？你要是答應，包你有好處。

小余正在猶豫。

江淼道：「還猶豫甚麼？你只佔便宜不吃虧。」

事已至此，小余只有忍下。

本來他會有火爆場面的，他等於被佔了便宜。

現在，他一切都是爲了辛沁，只要能使辛沁延長壽命，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甚至相信，辛沁必然也知道他和秦蝶的事。

小余點點頭。

江淼先擲，三擲之下，最大點爲七點。

小余和小毛都以爲，要趕上七點太容易了。

只不過，小余連擲三次，最大爲五點。

他以爲這有點邪門，道：「江淼，再來一次。」

江淼道：「這本來是賴皮的行爲，但我同意。」

這次是小余先擲，一連三次都是八九點。

九點就很高了。

那知一連三擲，江淼擲了兩次「豹子。」

小余輸了，就要和他的老婆上床。

這工夫譚丹已走了出去。

小余道：「你爲甚麼要這樣？」

「當然有原因。」

「甚麼原因？」

江淼以「蟻語蜨音」道：「我的醫術是她父親傳授的，以前我有『五陰絕脈』，也是岳父治好的。」

「報恩的方式很多，爲甚麼偏要選擇這一種方式？」

「因爲她最喜歡這一種，而我已經不行了！」

「她要這樣你就順從她？」

「她也救過我一命，我欠他們父女的太多。」

「也不一定非以這方式報答不可呀！」

「告訴你吧！她是『花痴』！」

小余想想大概錯不了。

譚丹的性力强，全是主動，好像有取之不盡的精力。

由於他們談這事是「蟻語蜨音」，小毛不知道。

譚丹是個很不錯的女人，以她的容貌及身體來說，都夠得上是中上之選了。

在一個半時辰的鏖戰之下，譚丹豎了白旗。

在大呼過癮之下，他對小余耳語了一陣。

於是小余任務完成，也等於還了賭債。

他和小毛離開了江宅。

只不過到了郊外，小余叫小毛等他，又折了回來。

小毛也看出小余有點神秘，却不知原因。

小余返回江宅，十分小心。

此刻譚丹正在和江淼密談。譚丹道：「江淼，那個武林大秘密，除了你之外還有多少人知道？」

「沒有了！」

「沒有？至少告訴你這秘密的人知道吧？」

「那人已經死了！」

譚丹道：「到底寶藏在何處？」

「妳問這個幹甚麼？」

「我沒有資格問？」

「有，當然有。」

「那就說吧！」

「我曾向告訴我這秘密的人保証過，我不動這寶藏。」

「如果你剛才輸了，不是要告訴他這秘密？」

「我還不是爲了妳而想籠絡他。」

「謝了！江淼，你爲了我的確作了別人作不到的事。」她道：「那就告訴我寶藏地點！」

江淼猶豫了好一會才道：「妳千萬要保密。」

「放心吧！」

江淼道：「在崆峒山，凌霄殿後二十五步處地下。」

此刻小余正好在後窗外聽到，不由大樂。

小余走後，譚丹道：「江淼，你說的一字不假？」

「我對妳不說假話，對別人就不同了！」

「那就好！反正我也不會對這個有興趣的。」

* * *

小余和小毛又去了崆峒。

總是不離崆峒山，可見這秘密有其可靠性。

秘密來源不同，地點却是大同小異——都在崆峒。

這也正是小余深信寶藏在崆峒的主要原因。

快到崆峒時，兩小在林中小憩，忽然聽到奔掠及衣袂破空之聲逐漸逼近，兩小上了樹。

不久，有兩人狼狽奔掠入林，還回頭察看。

第一個正是秦蝶，汗水把青絲粘在臉上。

看來他們奔行了很長的路。

第二個是司馬雲，和小余認識。

這工夫後面馳來五騎，前面二人知道逃也不是辦法，立刻停下準備應戰，五人下了馬。

其中一人是爾渾。在賭場中被小余及譚丹整過。

另外三人有一人是個頭目，四十多歲，頭戴馬連坡草帽，因而面孔不易看清，因爲這是夜晚。

爾渾道：「你們兩個還不向我們的門大人投降？」

小余突然想起了此人——門耀祖。

此人是清廷錦衣衛的一個頭目，綽號「三手韋陀」。

秦蝶道：「門耀祖，憑你也要以多爲勝嗎？」

門耀祖哂然道：「妳以爲門某會嗎？」

秦蝶道：「你我以百招爲限，我輸了跟你們走，你若是輸個一招半式，馬上撤退走人！」

門耀祖道：「這不是佔了妳的便宜？」

秦蝶道：「我無所謂，出手吧！」

門耀祖用杵，秦蝶用鐝。

鐝是打穴的兵刃，輕而靈巧。

杵爲重兵刃之一，杵鐝硬碰，當然是鐝會吃虧的。

門的內力渾猛，招術霸道。

秦蝶的鐝靈巧活絡，變幻莫測。所以二人在五十招左右還未分出高下。但兩小却很吃驚了。

秦蝶果然是個高手。

小毛以「蟻語婕音」道：「小余，幫不幫她？」

小余道：「看看再說。」

「秦蝶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人？」

「一共是三方面，至少已知她不是清廷方面的。」

「那是當然！」

這工夫已折騰了七十招左右，小余以「蟻語婕音」道：「秦蝶內力不繼，招術稍高半籌，時間久了，只怕支持不住。」

小毛道：「你總不能袖手不管吧？」

這工夫門耀祖一杵落空，秦蝶一鐝刺到。

這一鐝的角度太妙，門耀祖可能無法避免。

果然，「嗤」地一聲，門的左腋下衣衫被挑破，肌膚也受了點傷，秦蝶抱拳道：「承讓了！」

二人掉頭要走，另外四人包圍了上來。

司馬雲冷笑道：「怎麼？要羣毆？」

爾渾道：「當然不會，只因爲你們是『太平天國』的長毛匪徒，上面通緝令不斷傳下。」

司馬雲道：「造謠生事！」

四人已經動上了手，門耀祖也沒有阻止。

二對四看來一時半刻也分不出勝負。

（未完・九）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